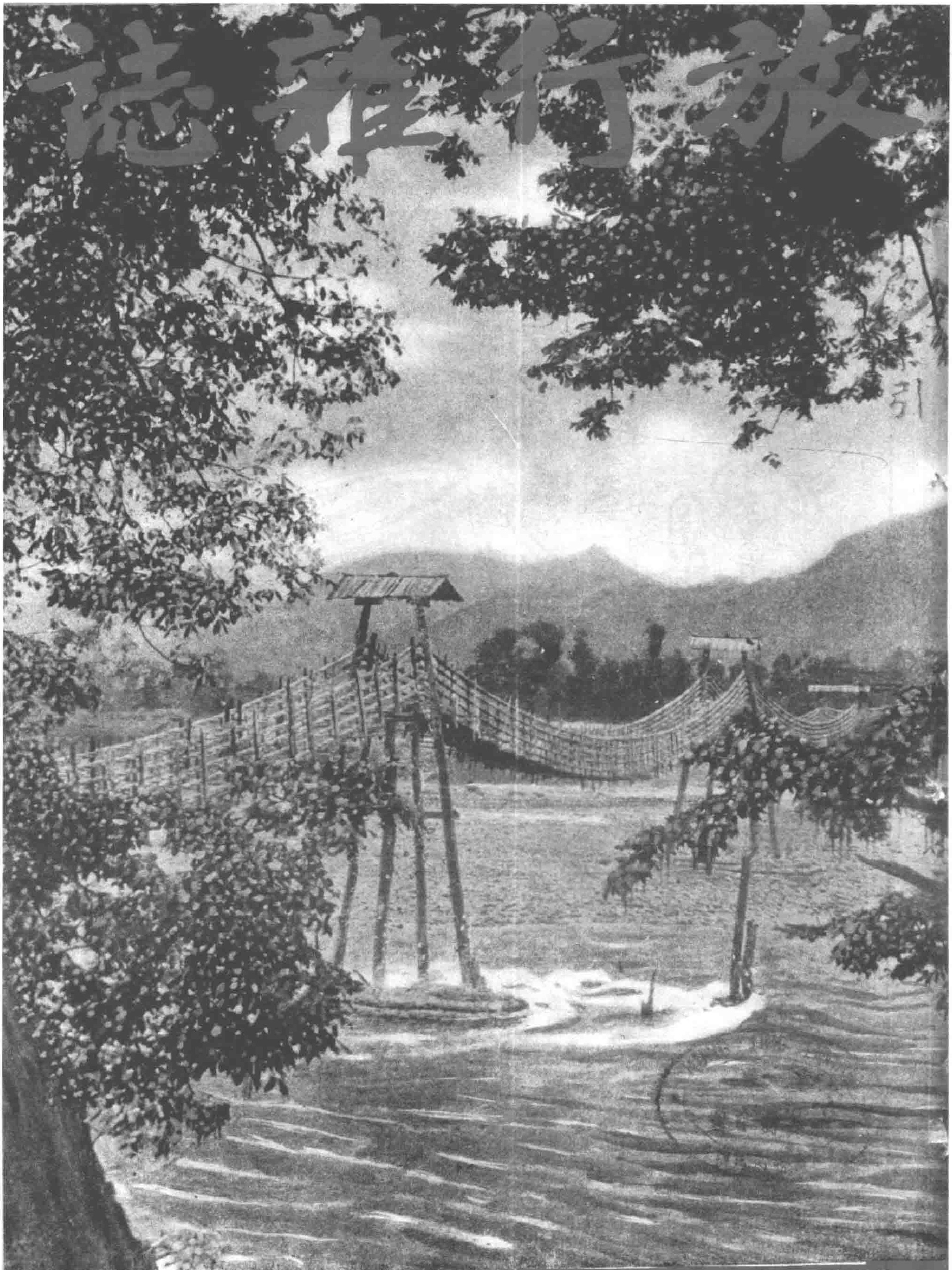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第二十一卷・六月號

CHINA TRAVELER
Vol. 21, No. 6 - June 1947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發展國際貿易。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虹口　上海提籃橋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長沙北城　南昌
屯溪　漢口　漢口漢正街　武昌　蕪湖　南京　南京珠江路　南京下關
南京大行宮　鎮江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廣州漢民路　北平　北平東
城　北平西城　天津　天津黃家花園　天津梨棧　青島　濟南　蚌埠



Int. Copr. Res. Copr. 1942 Borden Co.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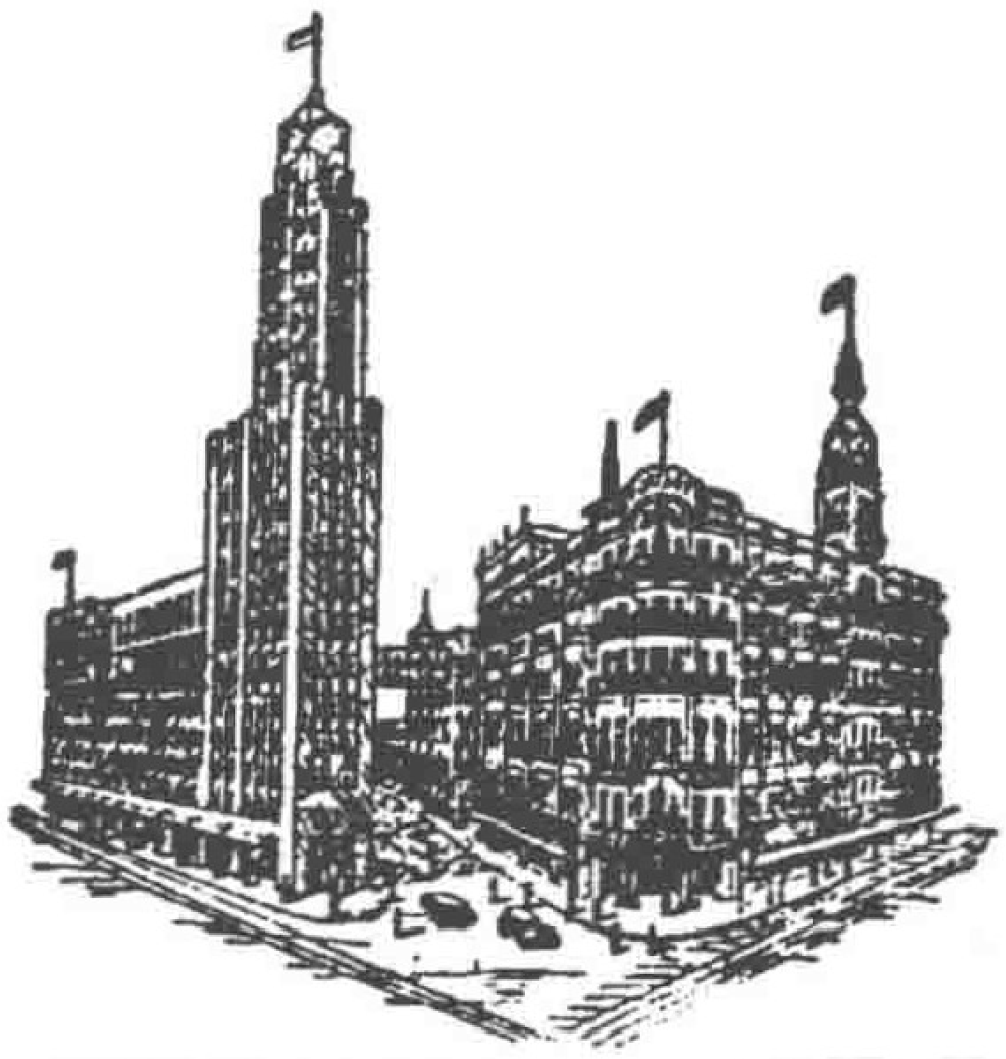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郵政信箱第五六七號

地址 南京東路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舖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每年至少要旅行兩次
每天至少要看報一遍
新聞報
日出三大張
消息最詳捷
銷數全國第一　廣告效力最宏
館址：上海漢口路二七四號
電話：九四一六六（轉接各部）

請看：

全國著名
歷久彌新
獨一無二的大日報

申報

服務最久
貢獻最大
所
銷行最廣
聲譽最著
以
讀者最多

我們的通信網遍佈各地：消息完備
評論由權威作家們執筆：態度正大
我們取精編精印的制度：醒目大方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一卷 六月號 目次

四川灌縣索橋……郭祝崧……封面
夜度繩橋看伏龍……郭祝崧……二
東方的梵諦崗—拉卜楞……何正璜……一二
東台灣環游記……朱梅……二一
記西昌卭海……朱偰……二六
故都使館區史跡鱗爪……佘貴棠……二八
旅行病……沁樂……二八
大龍湫寫景……陳適……三三
莫斯科生活素描……郁陀……三九
美國的旅行事業……張延祥……四五
三藩市唐人街巡禮……徐同鄴……四九
英倫的早晨〔美術圖景〕……費求……五一
復興中之浙贛路〔美術圖景〕……阿瑛……五二
浙贛路杭金段考察記……陳其英……五三
華爾道夫……張蔭槐……五七
智利風貌……雷紅……六一
新疆大而不當……陳澄之……六三
飛行電報—信鴿……伍墨衡……六七
各國吸引遊覽客……范叔謙……七五
週末游閱行……裁園……七九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葉勁風……八一
交通消息……八九
京滬滬杭兩路行車時刻表……九〇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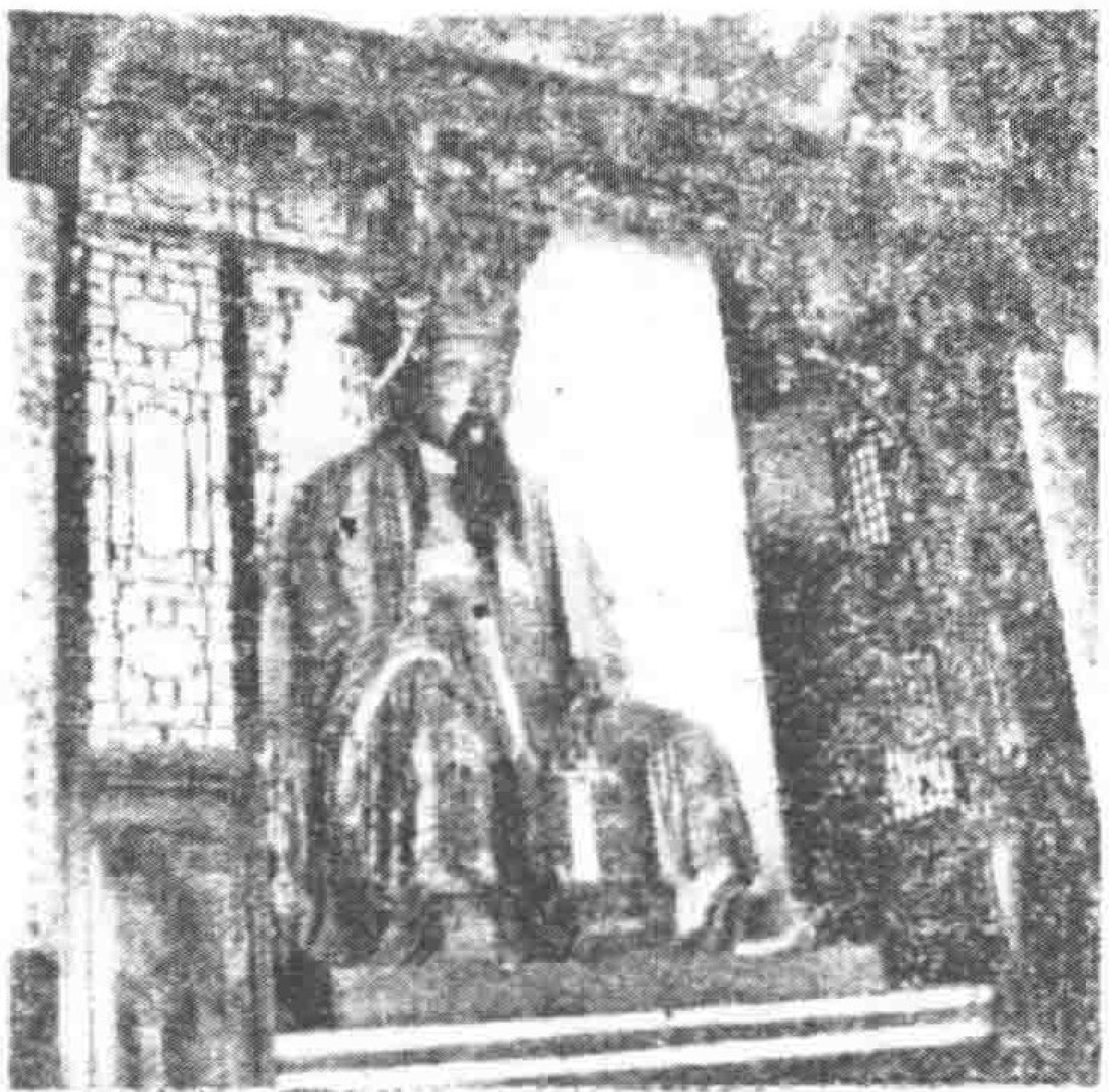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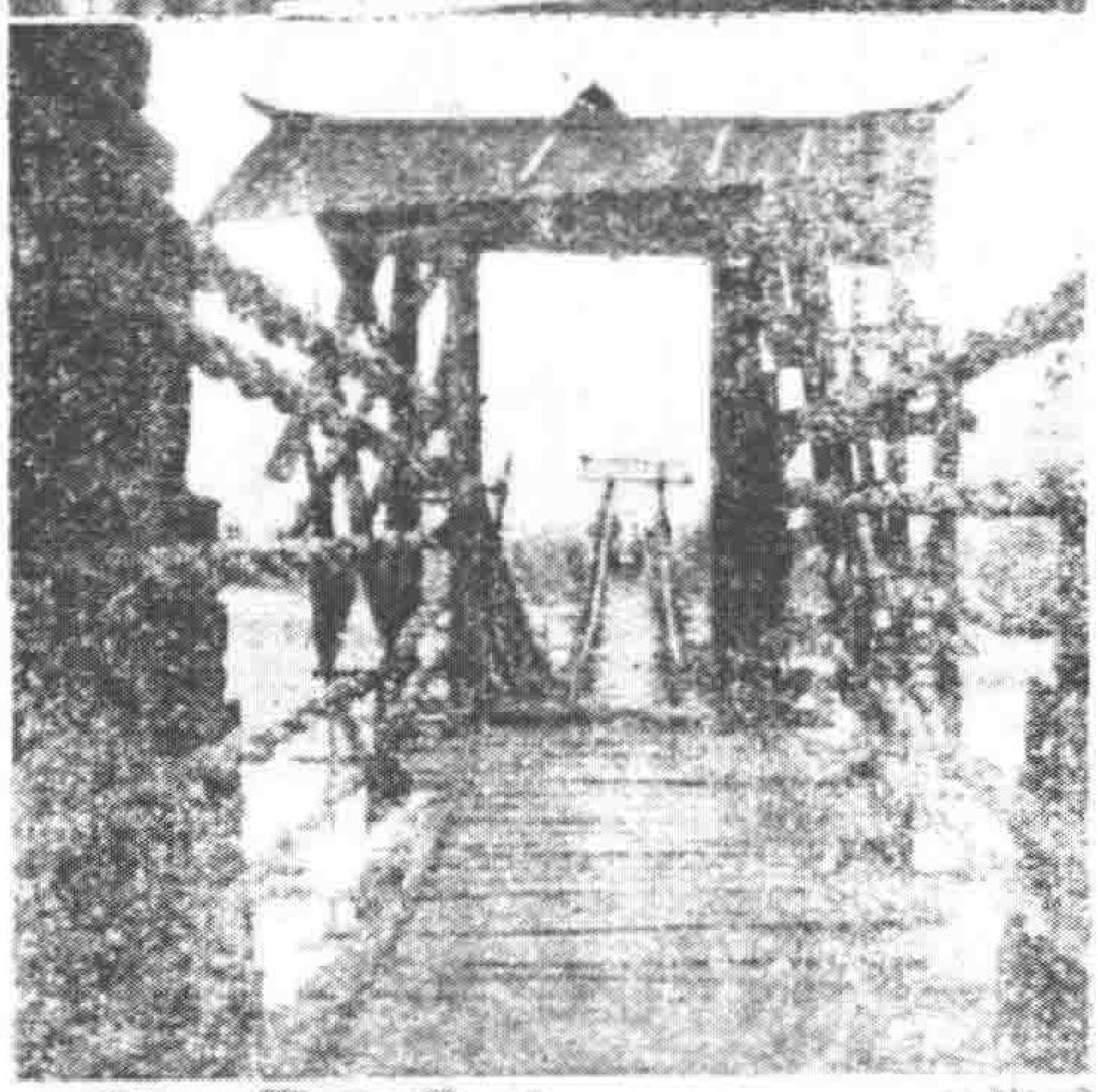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肆萬元
二、本社收欵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卽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欵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欵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 國幣 壹萬圓



・伏龍觀李冰塑像・



・索橋之正面・



・開堰後筏子順流入內江・

夜度繩橋看伏龍

郭祝崧

殘山狠石雙虎臥　斧跡鱗皴中鑿破
潭淵油油不敢唾　下有猛龍拴鐵鏁
自從分流注石門　西州秔稻入黃雲
封羊五萬大作社　春秋伐鼓蒼煙根
我昔官稱勸農使　年年來激西江水
成都火米不論錢　絲管相隨看甕市

——范成大：離堆詩

說句大話，抗戰勝利的首功是四川；再說句大話，四川的功績應當歸之於都江埝。

這理由很明顯：因為在勝利之後，國家曾特頒明令，贊揚四川的豐功偉績，並且說了一些要全力建設四川為酬答的漂亮話；此乃政府既定國策，未可厚非，但明令褒揚却是實在的了。我們看一看四川對抗戰究有些甚麼貢獻，這也很明白簡單，就是四川在戰時出了不少的「人」與「米」。「人」據說是四百萬，也有說是七百萬的，好在相差並不算多，三百萬這個數目，在今日人們的眼中，已不算什麼了不起的數字。但是大多數人到現在未見回來。至於米呢？筆者手頭沒有統計表，恐怕政府機關也無此項統計表；我們知道的去年的徵實本定為一千九百萬石減半徵收為一千三百萬石加上其他如徵收者的剝削，地方費用的副加同中央機關的徵購，則其數必不下三千萬石，以七年計則為二萬萬石，合目前蓉渝時值，當在一萬二千億元左右。讀者諸君，四川出了四百萬人二萬萬石米就可以居抗戰首功了。

古來所謂「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就是這川西平原。她的面積約三千方公里，包容成都、華陽、灌、郫、溫江、雙流、崇慶、崇寧、彭、新都、新繁、彭山、眉山、新津、金堂、廣漢、大邑、邛崍、德陽等十八九個縣份；假若我們打開四川地圖一看，會看出上面十九縣中有十四個縣份在都江埝流域內，此十四縣就是四川的糧食寶庫。

十四縣中直接受灌溉之益的田畝據說是六百萬畝，平均每畝每年產

谷五雙市石計，則合共產三千萬雙市石谷，合米一千五百萬雙市石，此數已足抵全川徵實數額而有餘，再加以每年春收之大小麥及各季雜糧，以之折米又可得五六百萬石以上。如此豐富的糧食生產，造成了成都平原的富足，也造成了成都的繁華同其歷史地位。過去的一切已有歷史的記載，經過二千多年的天然淘汰，無數次的浩刼變亂，她都沒有失敗；與她在漢代同稱五都市的臨淄、宛、邯鄲、洛陽都已衰弱下去，在唐宋高過她的長安與揚州，今日對她也有愧色。不幸在最近一二年，她有點在變像了，全國性的經濟崩潰，使她不再知道什麼是繁華，什麼是富足？抗戰勝利以後，她未得到片時喘息。

× × × ×

不管怎樣，川西平原總是四川產糧食最多的地方，最富庶的地方；而都江堰就是她的動力，她的命脈。

都江堰不是像美國因納西水閘那樣全是由機械作成的，也不像若干中國的水利工程是半由機械半由人工作成的，而是全由人力作的，直到今日亦沒有兩樣。建築的材料，不是什麼鋼骨水泥，只是最原始的竹籠石塊，在一些不大緊要的地方，糊起些石灰與泥土混合而成的混凝土而已。那些用機械同鋼骨水泥建成的堤堰，是有其保險期限，在若干年內，它可以不另花多大的費用去治理它，只是在某種情形下，它會有例外的危險；都江堰的原始形狀的工程，則每年皆要重建，只是二千多年來，尚未出過岔子。

江都堰的來源是很古很古的，在四川尚未有可靠的歷史記載之前就可能有了，其史實推溯得最早的是晉常璩理的華陽國志：「望帝之時。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以除水害。遂委以政事。已而禪位於開明。之西山隱焉。」這一段記載，是舜禪位與禹的事蹟的縮影。望帝與開明是四川傳說上的兩個最古的帝王，望帝又叫杜宇，開明又叫鼈靈，除此禪讓記載，又有以為開明是篡奪望帝的王位的。總之在今天我們除開看到有些地方有一兩座廟宇叫望帝祠開明祠蠶叢祠魚鳧祠之外，我們再也找不到有何遺蹟同可靠的記載，證明這許多古帝王的存在及其年代。

但都江堰的確是在四川古史的傳說時代就有了的，傳說中的李冰父子鑿離堆建都江堰的故事，很有相信的價值；第一是此兩千年的傳說，沒人反對；第二是有鐵器出土，此鐵器經專家鑑定為水則，其上有凸起的銘文，證明是一名李冰者所造。關於李冰父子築都江堰的紀載，茲引出數條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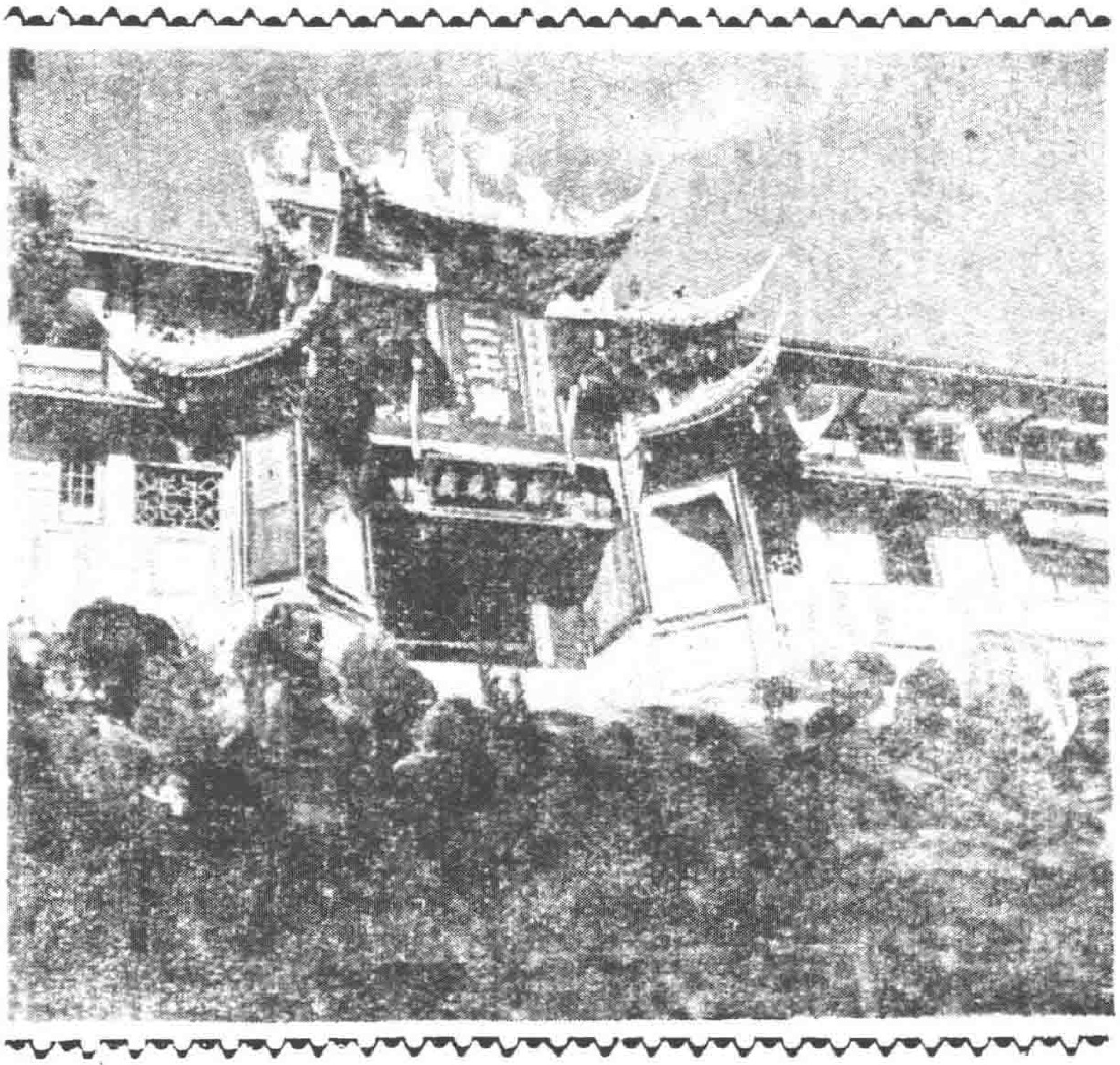
「秦李冰為蜀守。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為天彭門。乃至湔堋江。見兩山相對如闕。彷彿若有神見。遂於水上立祠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瓚。」——道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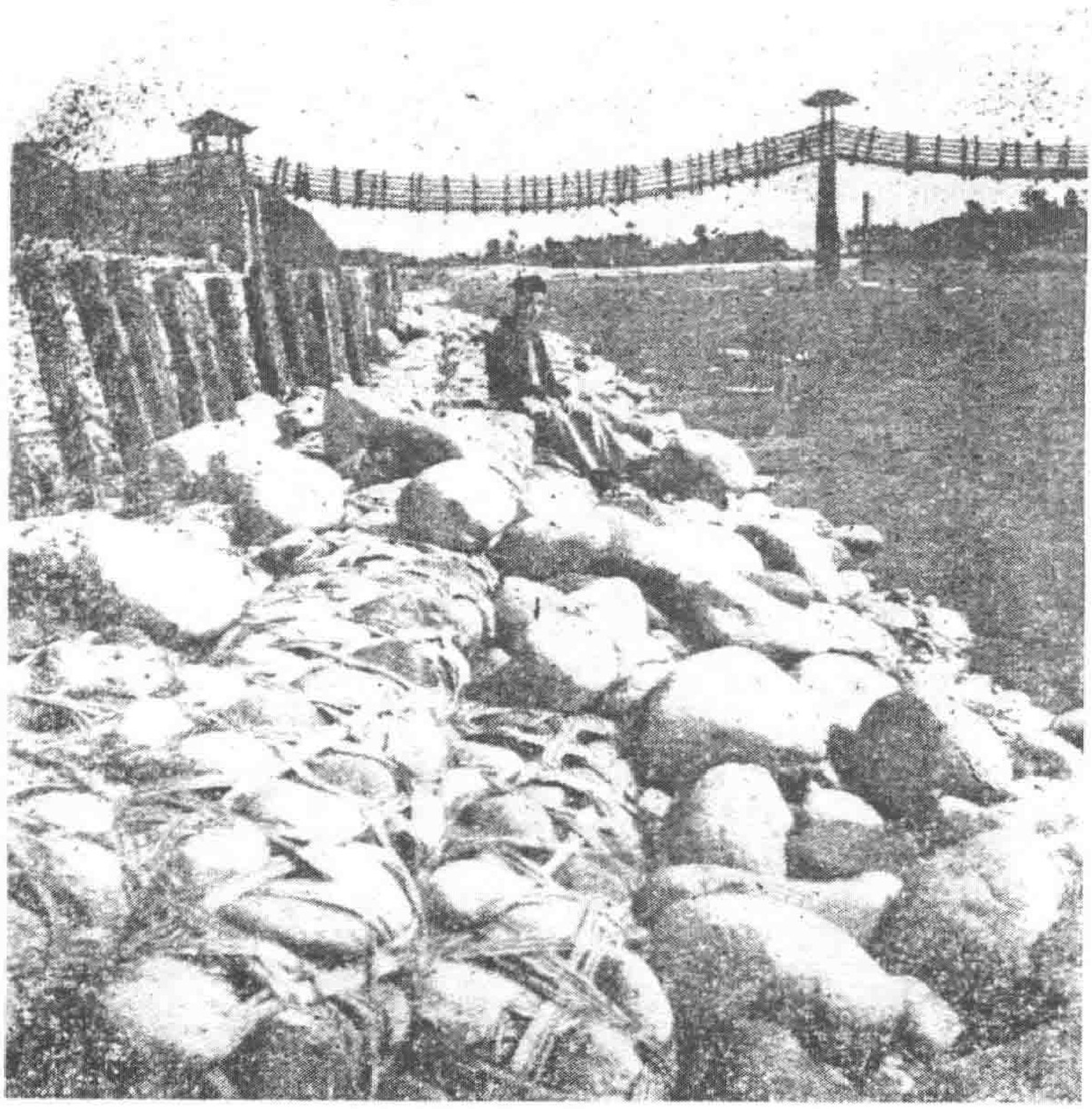
「李冰以亡者過天彭闕。精靈數見焉。」——揚雄蜀本紀。

「江水又歷都安縣。……李冰作大堰於此。立碑六字曰。深淘灘。低包隔。」——酈道元水經注。

「李冰使其二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鎮湔江。五石犀以厭水怪。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穿三十六江。灌溉川西南數十州縣稻田。自禹治水之後。冰能因其舊跡而疏廣之。今縣西三十三里犍尾堰索橋有李冰祠。按

·二王廟門額為馮玉祥書·





都江堰水利工程堤堰之一段

卽崇德廟也。」——古今集記。

「沿江兩崖中斷。相傳秦李冰鑿此以分江水。上有伏龍觀是冰鎖孽龍處。」——范成大離堆詩序。

「粵自神禹導江正源至石紐。出汶川而南。其無北水。秦昭襄王時。蜀守李冰鑿離堆虎頭。於江中設象鼻。……」——隄堰志。

此外宋史元史及其他故事小說書還有很多記述；根據上面所引的書看來，約略可以認爲「秦昭襄王時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導湔江，鑿離堆，而作都江堰。」

二千年來，有一個神話故事跟着李冰作都江堰的傳說在陰影裏，慢慢的成長：這故事在近三四年中，因爲兩三篇文字的出現，而達到登峯造極最完全的境地。不過它已分作兩途：一是說都江埝伏龍觀的孽龍是如何由人而變爲龍，又如何的作孽，還有兩篇文章，一爲文友陳志良先生的沉城的故事，一爲S．Y．（劉盛亞君）寫的望娘灘；另一則是張璞君作的李冰父子事蹟考，他從很多的書裏考證出這一篇三五千字的文章來。在張君的大作中，實際上不僅說了李冰父子斬孽龍的事，還記有隋朝隱居大面山的趙昱斬逆龍及唐朝李冰顯聖斬蛟的故事，所有還些斬龍斬蛟的經過描述，幾乎完全相同，只有詳略之別。

·孽龍的一段神話·

相傳很多年以前，在灌縣江邊住有一家貧民，家中有一母一子，過着很艱窘的生活。一天，這家的那個小男孩在河邊玩耍，檢到一個豌豆般大小的紅珠子，光彩奪目。他把它攜回家中，他的母親認出此定是一個値價的珠寶，就把它藏起來，準備待價而賣。爲的怕隣居發覺，就把它藏在破的箱子內；後來一看，那破箱子竟裝滿了許多綢緞；同樣，那紅珠子爲他們弄來了金銀柴米甚至飲水之屬。這般的突然使此貧家立刻顯得富足起來，隣居們起了疑心，認爲他們不是竊盜就是自行偷竊；驚動了愛管閒事的保甲同百事不理的縣大老爺，來到他家，果然抄出了不少的金寶細軟；自然少不了一番拷問。他母子聲聲寃枉，矢口不承認有通匪及偷盜行爲，最後纔供出了是檢得了一枚紅珠子而引起此種「福」與「禍」。縣長不信，要他們把紅珠子交出一看；那小子的母親在無可奈何之中，把它從藏着的地方取了出來。自黃帝歷三皇五帝以迄今天，我們中國的大小行政官員，都鍊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一俟「錢財」或與「錢財」有關的任何東西一出現時，那這雙眼睛就天然的會有一種特別而神秘的感應，而張大與光亮起來；一次也沒有例外，所有保甲與縣令都看出這是一個眞寶貝。保甲們在低聲的向縣大老爺道喜，縣大老爺却心中暗裏快活得了不得，只是嘴裏說着照例當官的要用來威嚇辱駡人民的惡言：他說這兩母子是借故推脫，非加以重懲不可，並親自走向前去，要奪取那被他駡着妄誕不經的紅珠子。只有齷齪的錢纔會入貪官汚吏的骯髒的手；那小子忽的從他母親的手中把紅珠子，由那縣長的心上與眼中奪過手來，放入了口，吞了下肚。我們的値得稱頌的縣太爺此時愛起子民來；他說這珠子落在那小孩的肚子裏，可能把他的腸胃弄破而死，所以他主張用各種方法——只是沒有用剖腹一法，把它弄出來。經過若干時候，縣長與保甲人員是失望的走開了。

人們散盡了之後，小孩叫起口渴來；當時他的母親被拷打得一死半活，家中的一切物件都被拿去充公了，只剩下一缸清水；現在灌縣還有許多人是用冷水解渴的，當時那孩也是那樣的跑到水缸邊去喝水。一缸水都被他喝完了；他離開了他的母親、他的家，他伏在河邊去喝那流不盡的江水。時間是慢慢過去的，他的母親直等到黃昏還沒見到他回家，就扶着枴杖，忍着傷痛，顫着，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河邊走來。藉着朦朧夜色，她看見一堆生着鱗甲的東西，在水邊喊她「媽！」呵！她明白了，那紅珠子一定是龍的寶珠，她的兒子吞了它，現在變成了龍了。她更明白，若是她的兒子變了龍，那眞不得了，到老來，她依靠誰呢？她就不顧一切的上前，俯下身去，把她的兒子的一隻脚拉着。但是他的兒子由不得自已，掙脫了，躍身入河，就興風作浪而去。她的可憐的母親，啜泣着，痛恨並咀咒她的兒子，說他忤逆不孝，不顧母親，將來定是一條孽龍。



開堰之日參觀人衆在江邊兩岸築成二十里長之人堤一道

從此她的兒子聽了她的話，在望了三望他的母親後，順流而下，潛身今日象鼻石側那萬丈深潭作起孽龍來，時時興妖作怪，泛濫爲災。

孽龍開始爲患的若干年後；秦孝公時，巴東地方（論理這地方是屬於楚國地方的）生了一個人名叫李冰（有人說他姓杜宇，後來隨家庭住在蜀國的郫邑。周顯王四十四年時，秦君稱王，後三年，六國相繼稱王，這一位李老先生保守性强，深爲不滿，就隱居岷峨諸山，與鬼谷子爲友，並認得了蘇秦張儀（此爲一大史實發現，佩六國相印的蘇秦同爲秦滅蜀及破六國合從的張儀曾到四川修道，有志諸君子，盍興乎來。）到秦孝文王時，因前此張儀的舉薦，起用李冰爲蜀守，以治水災；李老先生本來不想出山，但爲憫民之患，就承認下來。

他老先生承認下來後，就同着他的兒子（是第二的一個，他沒有名字。後來的人說他是跟着他的外祖母姓趙，叫趙昱；他的大哥叫趙冕：趙昱是隋朝的嘉州太守，與其兄趙冕隱居大面山，即今青城主峯趙公山。又有人說他跟着他的母親姓楊，名叫楊戩，就是在南天門同孫悟空變化鬥法的。）四處查看。這李老二，人很漂亮「喜遊獵，精詩理，講地理，通韜略，」文武全才；他還有七位文武全才的朋友：合稱八俊（若是李二郎又名趙昱，又名楊戩，那麼此八俊定是李膺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另一就是「趙」昱，注意此處的趙字非肖字的筆誤。）他們父子經神靈的指示，查得要避水害，必須要鑿離堆，分岷江爲內外兩江，築大堰於桃關，然後引水來灌溉田畝。

他們的此一偉大工程爲孽龍所阻。這時候孽龍已據此稱王，每年以狂濤猛浪來與人們開玩笑，他的目的在於人們按時送兩名美女與他，並自號河伯（這是國語上西門豹事蹟）。如今不識相的李老先生父子公然要在他的龍宮所在鑿一道河，眞是「批龍之鱗」，他大王豈肯干休。於是乎一場大戰，殺得來與許眞君（靖）斬孽龍故事大同小異，再加上孫猴子同楊戩的變化同鬧天宮的殺伐，大家變了犀牛之後，李冰把龍打敗了，李二郎用了一根鐵鍊把他拴在他的龍宮裏。如今我們還可以看見鐵鍊吊在伏龍觀崖腰。李氏父子並鑄了些鐵人鐵犀來鎭壓他，使他以爲那李氏父子變的犀牛還在等他。孽龍一經降服，他們的工程也就在堅苦卓絕的工作下，圓滿達成。

上面那故事的荒誕不經，簡直要叫我們懷疑到是不是有李冰這樣子的一個人；單以降龍那一段看，他可能是許靖同西門豹等的合體，而李二郎則成了楊戩的化身。不過我們中國人是有一個天大本領的，那就是能把有偉大建樹的人把他變作神，這就是「人神化」。先是把一個人的歷史，加以神話化；所以我們要找這些人的事蹟，只須從此項神話故事，加以分析還原即得；此所得者，雖非眞正原樣，但至少是有一半可信的；若不能再找到其他的材料加以證明，那麼我們在萬不得已中只得信它了。就由上面那些故事，我們可以推至在戰國時，有一位蜀人，大約是叫李冰的，秦滅蜀後，作了蜀郡太守。當時年年水患病民，他率同他的兒子及僚屬與其他懂得水利的人四處查勘；後來他發現只要在今日郫江埝地方作一個埝就可以解決嚴重的水災問題，並且還有助於農業灌溉。不但是除害，而且也興了利。

×　×　×

李冰的偉大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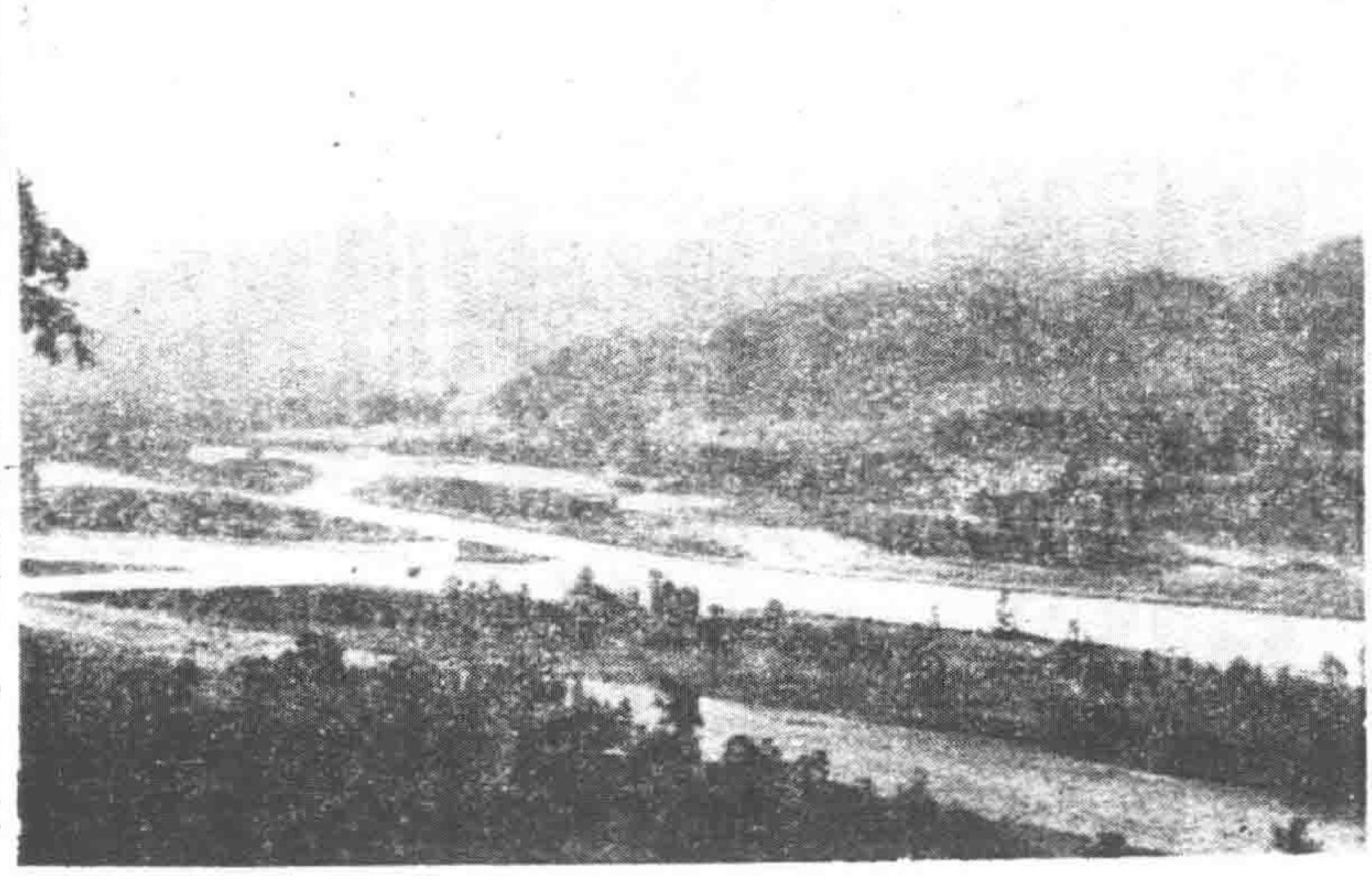
在前節，我們可從引那些書中，得知李冰是在如何的作那除害興利的工程，諸書說他——李冰在都安縣（今灌縣）鑿離堆，並在桃關築大埝。至於他的工程如何，我們還得引些古籍的記載來：

「……隅者。於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水經註

「……李冰鑿離堆虎頭。於江中設象鼻七十餘丈。首闊一丈。中闊一十五丈。後一十三丈。指水一十二座。大小釣魚護岸一百八十餘丈。橫潴洪流。故曰都江。以分岷江之水。北折而來。……於所逼處又設護岸。蕕籠石附岸。水不齧土。而渠可堅久。指水敳十餘處。如象鼻狀以扞之。皆冰之所作也。都江口舊有石馬埋灘下。凡穿淘必以離堆石記爲準。號曰水則。其下灘深二丈二。而水則下亦深七八尺。石渠水口橫一丈五尺。從一百二十丈。深六尺石洞水分爲三。曰灌田水口。橫一丈。從一百二十丈。深六尺。曰彭州水口。橫三丈。又分爲二。其一從十有五丈。深五尺。其一從四十丈。深三尺。曰將軍橋水口。橫二丈三尺。從四十丈。深三尺。外應水口。橫四丈。從一百四十丈而中分之。上流深六尺。下流二尺。保堂水口。橫一丈五尺。從一百三十丈。深四尺。倉門水口。橫八尺。從五十丈。深二尺。馬騎水口。橫六丈。從一百九十丈。深二尺。鼓兜石趾水口。橫二丈五尺。十從六丈。深二尺。東穴水口。橫三尺。從一百五丈。深五尺。投龍水口。橫五丈。從八十丈。深三尺。



大堰榪槎之一段



自玉壘關遠眺青城山，圖中溝渠縱橫，全係外江。

北水口。橫四丈。從一百八十丈。深三尺。鐵溪水口橫一丈。從六十丈。深三尺。揜下水口。橫五丈。從一百二十丈。深三尺五。徙水口。橫三丈。從六十丈。深一尺。歲以爲度過與不足。其害立見。由漢以來數千百年。或因舊葺治。或因時疏築。而功實原於秦守冰。」——隄堰志

所引兩書，水經註所云較簡，隄堰志所記則甚詳，但此種詳細記載與今日情形大抵相同，可見此爲都江埝已發展到最後階段的時，當李冰所築恐不會如此完備。

繼李冰而修治都江埝的人，還很多，最早見於記載的是文翁，文翁漢時爲蜀守與辦學堂，以教育蜀人爲第一要務，他也培修過都江埝。其次就是諸葛亮；他北征時以此堰關係軍糧民食，如徵丁一千二百人去守護它，從此都江埝就設起埝官來，直到清朝特專設一官名爲「水利知事」，專管治水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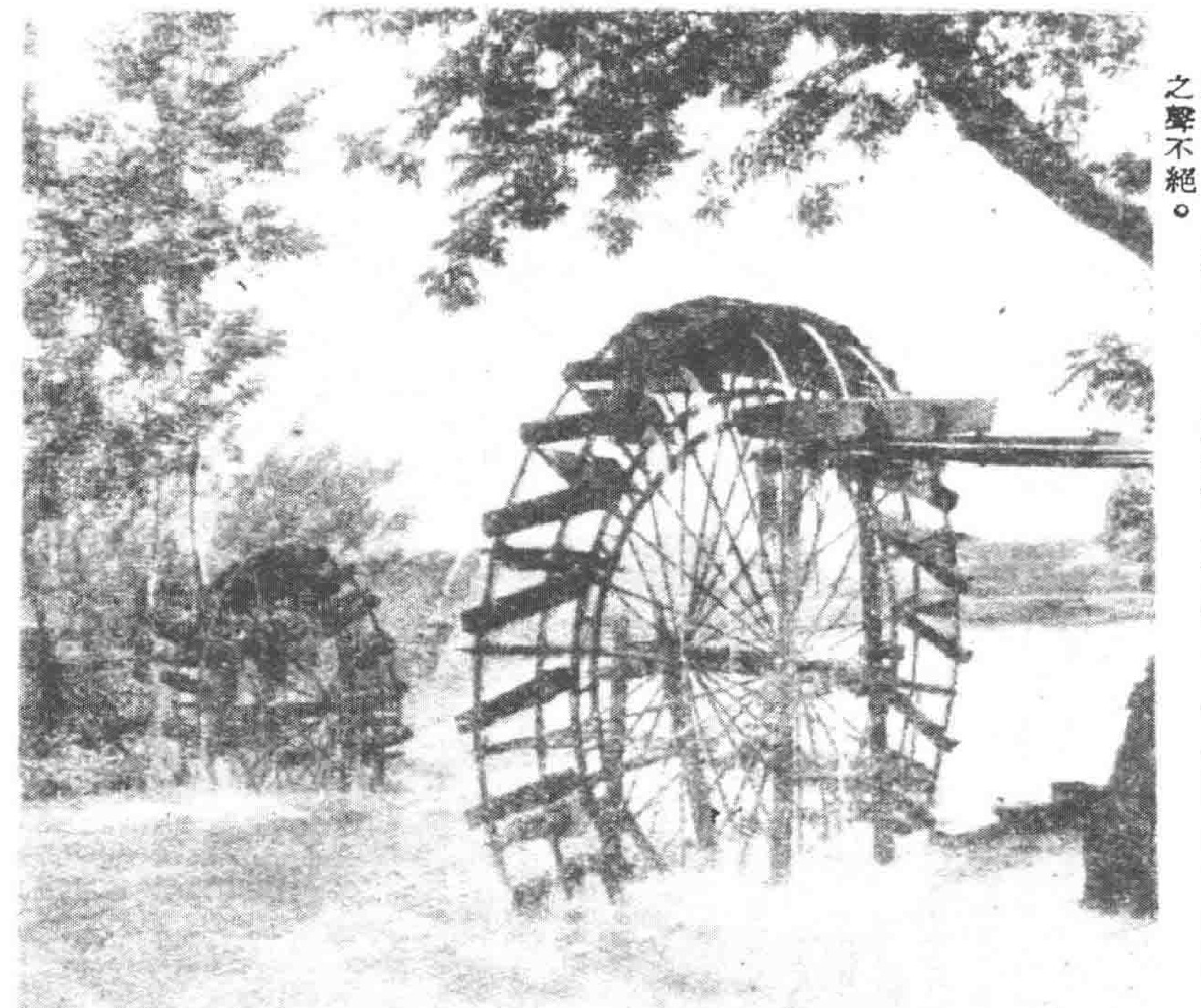
都江埝雖然是一座已有悠長歷史的水利工程，可是它的工程建築都不是永久性的，必須每年「歲修」一次，若干年「大修」一次。關於此項歲修與大修的記載，是很貧乏，除開水利局自存的檔卷而外，幾乎找不到甚麼，下面是僅能從宋史及元史中引出來的：

「……離堆之南。實支流。故導以竹籠石爲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捍之。離堆之趾。舊鑱石爲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漸泄而歸諸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爲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爲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復湍羨沙石壅委。多成灘磧。歲暮水落築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役工濬治。謂之穿淘。」——宋史

「蜀堰舊爲李冰作。歷數千百年。所過衝崩蕩嚙。又大爲民患。有司以故事。歲至隄防一百三十有二。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猶數百人。役凡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日出三緡爲庸錢。……會其費歲不下七萬緡。〔元統二年。用灌州判官張宏議。〕徵工發徒。即都江舊蹟而治之。鹽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分江導水。因勢潴堰。以鐵六千斤。鑄大龜。貫以鐵柱。鎮其江源。然後諸堰皆甃以石。範鐵以關其中。以桐油石灰雜麻絲搗熟。密苴罅漏。岸善崩者。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荊。櫛比鱗次。賴以爲固。……是役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役徒三千九百。蒙古居二千。糧千石有奇。石材萬餘。灰六萬餘斤。油半之。鐵六萬五千斤。麻五千斤。共四萬九千有奇緡。……仍免灌之兵民常役。俾専力堰事焉。」——元史

我們不僅從此看出歲修與大修的概況，而且得知都江埝的工程是如何的情狀。從李冰到宋末元初，埝是「以竹籠石」而成的。到元代纔「甃之以石」「灌之以鐵」並用「桐油石灰絲麻」之屬「補苴填隙」。這正是今日都江埝的形狀。現在都江埝用的工程材料，還是這些東西。

隄堰志所稱爲石渠水口與石洞水者，就是現在的內江，內江便爲灌溉川西平原的主流；外應水口以下各水口就是現在的外江，外江在灌溉方面的功用要小得多，它只流經崇慶同新津縣境，主要作用是在宣洩岷



成都平原，水利甚修，溪渠縱橫，水車林立，一屆暮春盛夏 轉動無已，咿呀之聲不絕。

江上游流下的過多的水，這些過多的水爲內江水量的十倍以上，若全引入內江，那麼夏秋之季，成都平原便會成爲澤國。實在說來；外江纔是岷江的正流。在索橋前百丈堤附近，都江大埝把江水分爲二流，其一爲外江；一卽爲內江，內江只是從側旁開有一條長數十丈的缺口。這缺口上建有二千年來未變什麼樣式的水閘。水閘是用一着叫榪杈的東西構成的；榪杈的前面——向江的一面，陡斜的舖着一列一列並重重叠叠的堆積起不少的竹籠，籠內裝滿大小石塊，用以堵住水流。榪杈是用一種川西平原同岷沱兩江流域特產的榿木作成，榿木就是錢牧齋注杜詩都弄錯了的那一種木料；榿木的形狀很特別，葉實像榛，幹身像楊，爲落葉樹，它有一種特性，就是入水不但不腐爛，反而越更堅硬，因此它成爲最有價值原始水利工程材料。用榿木若干條，每條七八尺長，像軍人架槍那樣的把它們用竹索束在一起，立在缺口處，如此幾十座榪杈聯結在一起，就成功了一座水閘的基幹。在加入石籠，水閘就完成了。

石籠就是用一種極富韌性的竹子——大約是斑竹，剖成竹條，再編成竹籠。此項竹籠長短不一，最短的通常也在一丈以上；竹籠本身並非是密緻的，而是有着大大小小的孔眼。竹籠在沒有放入石頭之前，可以自由屈曲；在因地勢而屈伸的放好後，就加入巨大的石頭——可大至二三尺徑，或者小卵石。關於都江埝系統內的千百處隄埝同湃水壩都是用此種石籠堆成，內江的河床也是如此。除了湃水壩及河床外，其他的隄埝，在數重石籠之後，就是元史上所謂「甃之以石」亦灌以桐油石灰鐵汁絲麻的隄埂。這隄埂是不歲修的，只在大修時，加以改築，現在的隄埂是用混凝土——石灰同泥土及石頭築成的；作爲石籠的後勁。爲甚麼這樣偉大這樣重要的一座大埝，至今不變的用着原始的材料——石籠來建造呢。而且每年還要修一次，不如用最新式的鋼骨水泥來建，豈不一勞永逸？要解答這個問題，且待我述兩件過去不久的悲喜劇。

鐵骨水泥不濟事

廿三四年時，有兩位自命爲學者的坐上了四川省府建設廳同水利局的寶座，他們一心要想爲人民謀福利，而認定第一要務該是改築都江埝，經多方商量後，決定聘請多位工程師，採辦現代化的工程器材——只是他們心目中的現代化器材，要澈底的把都江埝改建成鋼骨水泥的。在半年的時間，所有主要的隄埝皆已改建完成，次年春季清明節那天依照慣例擴大舉行開埝典禮，盛況空前，人皆以爲從此一勞永逸，水是不再爲災，年年定卜豐登。自春及夏，流量合度，各地禾苗欣欣向榮；迨初秋時節，稻穗已茁，收成可望；突然有季節性的霖雨依舊降臨，山洪暴發，水位增高；各方報警文書，如雪片飛來，當道諸公不禁大驚失色。原來孽龍又出來大開玩笑，冲隄毀埝，拔禾倒屋，滔滔之水竟挾人畜竹樹之屬而東。在冲走數不淸的錢財之後，又花了數倍於「大修」的費用，纔截住了水勢。第二年的都江埝仍舊回復了老樣子。

卅二年，水利局及其所屬多位工程師，合作出來一座新式鋼骨水泥的橋梁在馬家渡地方——由灌縣到靑城的必經之路。這是外江的主流，水流湍急，不能建舊日形式的大橋，交通全賴木船。這是一種具有特殊設備的木船，先是在兩岸設有甚多土墩，兩兩相對，彼此跨江聯一巨索，又在一較大的一對土墩間貫以竹索同鐵練，此兩墩係斜對的，上下約二里。渡船上立有幾根木棒，上各有竹環及鐵環，以環套索，再用很多的人搖櫓循索擺渡。其他的竹索高低不一，有平水面者，係備船敗時，救命用的。在鐵橋——中正橋建成後，行旅稱便。不過只兩年多，在三十四年初秋，一夜之間，這一座巨橋的二分之一，突然失蹤了。

根據上面兩件事，我們可以看出，鐵骨水泥的工程是敵不住岷江上游的水的衝擊的。那麼石頭與竹子作成的隄埝又怎不見爲洪水冲毀呢？這很簡單，假使我們明瞭這一帶江流的水性，就很容易的明白這不是一個了不得的問題。從岷江發源地岷山羊膊嶺起直到灌縣白沙峽止，都是被束在陡峭及狹窄的山谷中下瀉，（按據張保昇教授測得岷山海拔五千三百公尺，岷江海拔爲三千一百公尺，成都平原則爲九百公尺。）流速至大，遂挾巨石南來；此等巨石有重達千斤的，平均重量在二百斤左右，以量昇，一立方公尺的流量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地位爲石頭所佔據。俯衝而下的「石水」，眞可說是具有千鈞之力，一立方公尺「石水」的衝擊力，或不下千斤重，你想那有混凝土及普通鋼骨水泥的隄埝經得起衝擊。要對付這「石水」只有以柔克剛，於是古人想出石籠堵水的妙法。水挾石衝來，一遇石籠，水就鑽入籠中石隙而去，挾帶來的石塊是被它拋棄了；原來石塊的動力是水，如今動力減却，它就在與石籠中的石塊一碰之後，停在石籠的前面，一個一個的順次停下來，石籠只要壘過最初的幾次猛擊之後，以後遭遇的只是力量漸減的攻擊。所以用石籠築成的隄埝，只要在開埝後一二日內不被冲毀的話，那它可能保持下去，直到水道被石塊阻塞河床被石塊塡高之後纔有加以改建。不過要說開埝後就有足够冲毀隄埝的水，那是事實上不可能的，因爲仲春時節，流是較小較緩。

整個都江埝流域的溝渠，不下十萬道，闊在一丈以上的，恐亦不止

千條，闊在五丈上者亦必不下百數，但是比較大的有四。最大的是外江黑石河，流到新津鄧公場與另一河流匯合處時，河面寬達十餘里，從前杜工部到那裏去看過水漲（此地距成都九十里），今日要過河也得花上三四小時，枯水時候，要搭三次渡船。內江分爲三，一是北支，匯合鹿頭山西麓諸水（東麓諸水歸嘉陵江），成爲四大川之一的沱江。中支即是今日成都郊外的錦江；南支流經溫雙兩縣與黑石河合流。到仁壽江口時，除沱江外，內外江合即是岷江。

× × × ×

開埝大典的隆重

從前李冰作成都江大埝之後，「穿三十六江，灌溉川西南數十州縣稻田。」（古今集記）後經多次增修，到晉時「蜀人旱則藉以爲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水經注）此等化災害爲吉祥，安民利農之大功，「實原於秦守冰，故歷代廟祀之。」（隄堰志）蜀人爲李冰作祠，不知始於何時，古今集記謂「縣西三十三里，犍尾堰索橋，有李冰祠，按即崇德廟也。」此廟當非今日的二郎廟。二郎廟亦不知建於何時，灌縣縣志謂「縣西二里崇德廟，李文饒鎮蜀時重建，段全暐爲記」：據此僅知唐代已有斯廟。伏龍觀建於何時，亦不知，范成大離堆詩序中，曾提及「……上有伏龍觀，是冰鎖孽龍處，蜀江水涸，則遣官致祭，壅都江水以自足，謂之攝水，民祭賽者率以羊，歲殺羊四五萬計。」現今各廟皆住以道士，可推知或係唐代所建，但蜀人之崇祀李冰恐係漢時始。范氏詩序，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孽龍故事，宋代已盛傳；二，如今日開埝典禮之事，宋代已行之。

現今每年春天都江埝開埝的儀式，大率是沿率清代舊制。清代有一位宮保，名叫丁宮保的，曾整修都江埝，蜀人受惠不淺，他的塑像還在二郎廟中陪祀。今日可見的典禮，是一套繁重而嚴肅的。

在開埝那天——約在農歷清明或前後一二日，一位政府首長出而作主祭官，有關各機關的首長及各縣縣長均須出席。清代的主祭不是總督，便是巡撫；民國時代的主祭官則是省主席或廳長代表主席，十年來有幾次是由國府院長或副院長主持的。是日由各地去觀禮的民衆達二三十萬人，在兩岸築成一道人隄。去年爲抗戰勝利後的第一次典禮，據水利局發表由成都開去的大小汽車爲一百八十餘輛，公路局及建設廳水利局客車四五十輛整日輪流往返成灌道上（長六十二公里）。

典禮開始時，大約是午前十時；主祭官等在伏龍觀致祭李冰。祭物用三牲；祭儀亦不過宣讀禱文及三鞠躬；當主祭官鞠躬時，除放爆竹奏音樂外，並放鐵炮三響。伏龍觀祭畢；祭祀人員又跋涉到二郎廟去祭二郎，祭物與儀式仍是相同。二郎廟祭畢，就在百丈堤祭水神，祭儀依然一樣。在放幾次鐵砲時，聲應羣山，激盪空氣，須大晴天，亦必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去年且引出春雷，歷二三小時。當下雨時，恒在砍榪杈之際，所以一般人故神其說，傳謂此係龍王河伯出來受饗祭儀。

一般人來看的不是三次祭儀，來看的是砍榪杈。祭河神後，鐵砲響處，一些有經驗的人，一面用利斧砍榪杈與榪杈間相連的竹索，一面用早預備好的巨索套在被砍開的榪杈上，由百來人拉着；一聲吆喝，就把已砍的榪杈拖離埝堋，外江之水，立時向內江灌入。水源旺時，波濤洶湧，滾滾南下，水位低時，便是涓涓細流，蜿蜒盤旋。當水流入內江，兩旁觀者多以石擊打水頭，據說有兩項用意：一是可以水流快，象徵一年不致天旱；一是予以迎頭痛擊，含有儆戒之意，俾免水潦爲災。清時，主祭官員在水入內江時，便得上轎，由精壯轎夫抬返成都，晝夜奔跑，必須於水頭抵達成都時，回歸官邸，若水比官先到，會有不祥。

水流入內江後，若水大時，作榪杈的木料被水沖走，有一等不顧生死的人，便赤裸跳下去，游泳着去搶奪那些木料，搶奪到手，少不得會博得兩岸的人一聲喝彩，既受實惠，又出風頭；可是也有不少因此葬身水底的。還有人爲好奇心所驅使，乘上一些以生命換錢的筏工們所做的臨時筏子擺渡的；也有人因此而喪命。

× × × ×

伏龍觀和二郎廟

灌縣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城，所謂不小者，是城垣廣大，所謂不大者，是面積寬廣的城內，有一半地域沒有房屋；這城有一半在平原上一半在山上；在山上的一半沒有房舍，房舍盡建在平地上。這縣地界正是高山峽谷區的出口，向西北一望，雪山重疊，終年不化。岷江江水由高寒地帶在陰深河谷中流出，水溫甚低，我們在盛暑天遽臨河畔，禁不住要打一個寒戰；以氣溫表測量，跨江各橋橋面氣溫，要比離河百尺遠的地方，低下二十度（華氏）。寒暖既如此大異，空氣對流作用甚巨，故風雨時至，全年甚少連續三十小時以上的晴天。

伏龍觀是在灌縣南門外，過南橋就到。伏龍觀前一座空壩，略加佈置，便成公園，園左有一座森林，其中道路曲折，甚爲清幽。觀宇在園

西一高丘上，約高十丈，丘前有楠木數十株，聳幹入雲，最大最高的兩株，或者有二十丈高。由一道陡峻的石級上升，就到觀門，內共大殿三重，每重皆供李冰；塑像作帝王狀，身着黼黻，頭戴冕旒。蜀人千百年來慣稱李冰作川王，沿岷江沱江流域，多有川主廟，探問貴州省內也有川主廟。後殿之後，有一陽台，正對都江大堰，內外江由左右兩側流去，舉凡索橋青城靈岩雪山諸勝，羅列眼前。離堆與孽龍潭則在足下；俯矙深淵及寶瓶口急湍，靡有不股戰心搖的。

二郎廟在西門外二三里地。西門是築在山上的，絕壁千仭，下臨離堆。出西門，又要過一道關門，就是有名的玉壘關，爲唐時松維道中十二名關之一；由灌去松，此等關隘，不下百座，昔日備作阻止吐谷渾及吐蕃由松州南侵成都的，今多已破敗不堪。玉壘關亦在懸崖上，比灌縣西門還要高些，臨江新建有一飛閣，斜插半空，名爲挹翠，下視隄上人影，細微如塵埃。出玉壘關不多遠，就是二郎廟。這廟宇因地勢優點，倚山建築，氣象雄偉，規模宏大，自山腰達山嶺，閣樓重重。正殿祀李二郎，亦作王者裝飾，只是沒有鬍子；丁宮保的塑像及其他有功水利的歷代官員木主，在正殿後一簡陋神龕內。李二郎，俗稱鎭江王爺，川江人家多有供彼者；其塑像則與此廟中塑像不同，該項塑像，爲一着甲胄的美貌武夫，騎在龍背上，手持板斧。二郎廟的前殿亦供有一神，又是李冰；故二郎廟，正當稱作二王廟，廟額是馮玉祥所書。殿側有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行轅，前章嘉活佛居住於此；由此行轅側，可登飛鳥殿玉皇閣諸樓閣以達山頂。

索橋在二郎廟右側。跨岷江立有二橋墩；橋墩與兩岸間，立有木墩八九座（都江埝內外江所有橋樑，皆用木墩，無用石墩的）；每墩之間聯以巨索（徑達二三寸），上搭木板；人行其上，搖搖欲墜，外地人每不敢步履其上，惟該地居民及苦力，則健步如飛。橋之南端臨外江，有路去青城；此端窩內江上，百丈隄同都江大埝就在橋西；每年開埝之日，例必封鎖索橋，因人衆壓斷演成慘劇。

× × × ×

薩凡奇實地踏勘

二郎廟前有一石刻，上刋「深淘灘，低作堰」六個大字；又有「遇灣截角，逢正抽心」石刻，前者據傳爲李冰遺訓。（前引水經註作「深淘潭，淺包隔」。）深淘灘低作埝的意思很淺顯，但是其中道理却非常深妙，此等訣竅，定是鑒於黃河之患而立下的。就是說，埝不可過高，一遇水猛隄潰，則平地成澤國；隄一低，則必須淘深河床，多容水量。「遇灣截角，逢正抽心」兩句較爲費解，人人解說亦不一，大抵是指引正「水經」減弱「水經」力量而言；「水經」爲蜀語，有主流的意思。淸中葉水利知事文煥會以李冰遺訓爲引首，作了一篇治水三字經：「深淘灘，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鑑。挖河沙，堆堤岸。砌魚嘴；安羊圈；立湃闕；留漏罐。籠編密；石裝健。分四六，平潦旱。水畫符，鐵樁見。歲勤修，預防旱；遵舊制，勿擅變。」兩千年來，工程方面從無大的革新；十年前，遽一革新，即出亂子，亦即回復了原狀。

但是就不想革新嗎；革新是必得要革新，未必廿世紀的已邁進原子時代的人們，就無法想嗎！都江埝因爲採取深灘低堰的工程方式，所以埝水不能直接灌入田地，必須用抽提的方法；抽提全是用竹木架成的水車，不能架自動水車的地方，就用人力或獸力推動水車。一屆秋霖時節，山洪暴發，大埝榪杈全被沖毀，該時水量雖不致釀成水災，但用以灌溉則過多，溝窄田低，宣洩不易，致減少收成。以上兩點是都江埝最大的缺點，——水位低固不能自由調節水量，至於每年耗費之大，尚其餘事。(若以收益相較，此點不值重視。)若能針對此兩點，加以改良，可能增加三分之一的收成。要改良工程，第一件事不是怎樣的選購頂好的鋼筋與頂上等的水泥，而是怎樣阻止巨石乘水而來，猛力的礮擊隄埝。說來也極簡單，要水不帶石，只有減低水的流速；減低水的流速不外築閘。築閘工程，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普通的鋼骨水泥的隄埝都很容易的被沖毀了，若以那等材料同那樣的技術人員去築閘，直接承受水石的衝擊，又豈能抵擋得住。所以必須要有最現代化的工程，纔能濟事。

事情必竟是來了。美國的水利工程權威——主持田納西流域水利工程（TVA）的薩凡奇博士來到中國設計揚子江水閘（YVA），因震於都江埝之名（曾有德國工程專家說過，都江埝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之一），特地去參觀。參觀之後，他告訴當局，都江埝地方岷江水力可發電八十萬瓩的電力，可使四川西部及西北部的農村生活水準超過美國一般農民的生活水準，而要十年纔能成功，他要設計長江水閘，無力及此。後來前任加大拿大駐華大使歐德倫將軍在參觀都江埝後，決定下來由加拿大投資興築。

現在初步鑽探工程正在進行中。一年來，加方已有兩批工程人員前來探測；第一批是觀察此水閘的經濟價值；第二批是在第一批回國後半年來的，是搜集水文紀錄，及探視可能築壩的地區；以後恐怕還有若干批來勘測，最後纔能定出計劃。加籍工程師的意見與薩凡奇不同；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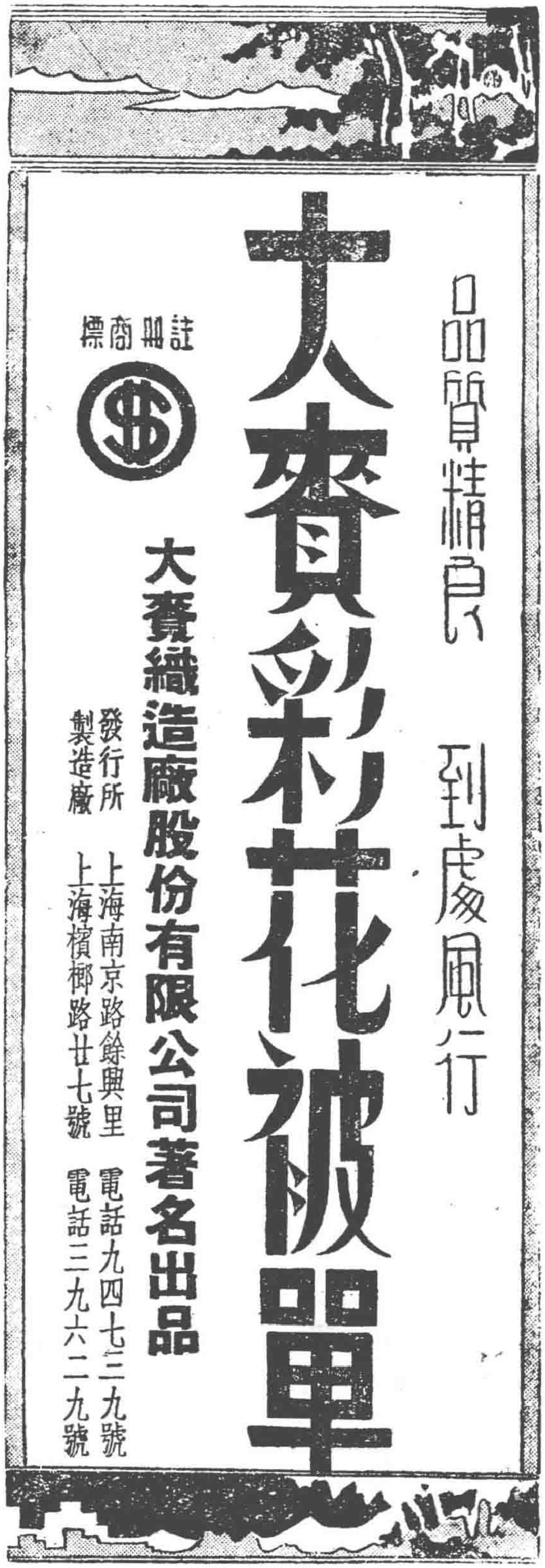
五七—五〇四

認爲川西平原一下子消化不了八十萬瓩電力，而且這一項建築費用也非地方政府所能勝任，全由加拿大投資又覺不合算，所以建議先完成三十萬瓩；這樣在三年內便可完成。以後若要增加電力，只須利用已有電力進行增建工程卽可在省工省費下完成。

目下認爲可能築壩的地方有三個；一是都江魚嘴（內江），發電量只一萬五千瓩，可供灌縣一縣用。（成都全市用電現僅三千五百瓩。）其次是在猴子坡（距灌縣十五華里）築壩，打一四里長的隧洞到紫坪舖，可發電三萬五千瓩；第三壩築在百花灘（距灌三十里，）打一九里長的隧洞，可發電二十五萬瓩。不要說八十萬瓩，就是此三十萬瓩，已足够使川西農村全部電氣化；據說電價每度幾元錢，想當時鄉村裏連電燈都未見過的農民，一旦用起電灶電掃帚電剃刀來，不知要鬧多少笑話。

不過那笑話也不是很容易演出的，這美麗的夢，不知道那一天纔得實現。現在進行中的還只是鑽探工作。鑽探的進行，也還是用的極舊的方法與器材，中央不給地方一點助力，而地方政府的物力與財力又不够，此外還有一種特別的力——姑且名之曰「勢力」也付之缺如。用以鑽探的是自製的鋼管鋼錘，再用人力攪動木製的最簡單的滑車擊打；鋼質不甚佳，時時破裂，補充不及，便常常停止工作：加拿大的工程師說，若照這樣下去，鑽探工作至少要十年再能得到成果。還有一件趣聞，就是我說的地方政府的勢力不够：原來要進行水電工程，必先要用火攻——火電廠，所以決定在灌縣蒲陽場地方先建一火電廠發電運用，四川省府乃向外購進三千瓩發電機二部備用。去年秋天，電機運到上海，突由行政院宋院長及主管機關扣留以高價轉售青島民營工廠；一時川中輿論大譁，各縣市議會連電請願，連中央日報在內一切報紙均著論抨擊政院此舉。我們爲民父母的官吏却本着嚴父的精神，毫不理睬。四川政府遂派建設廳長並水利局長何北衡偕同省議會議長向傳義晉京呼籲求「救」，先上呈文與宋院長，他不理；求面見，亦不可得。經過了二月半的奔走，算得了一點兒結果，政院是發還了一部二千瓩的電機，此數不敷應用甚巨。所以我們不但不要幻想美化的川西農村，恐怕十年後，讀者要來看舊式的都江埝開埝，也還看得到呢！

三十六年四月五日都江埝開灘作；拈蘇東坡詩句爲題。



東方的梵諦崗—拉卜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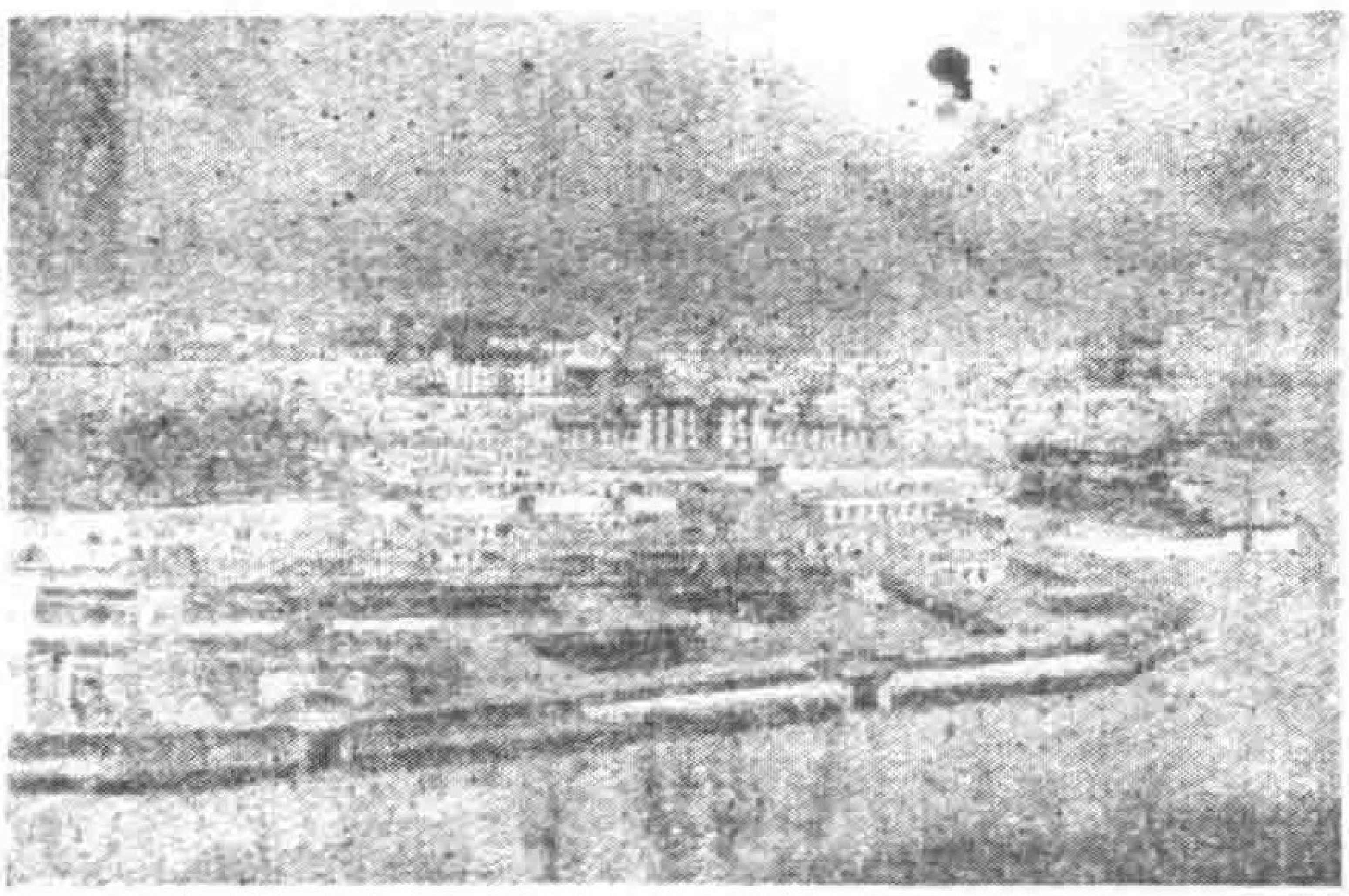
為紀念嘉木樣五世而作

何正璜

報載蘭州訊：「拉卜楞嘉木樣呼圖克圖因病圓寂」。這消息也許不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但卻使我非常非常的悵惘，翹首西方的天末，對這甘青邊界的一代權威僧人，不禁從衷心生出誠摯的哀悼，並且同時回憶起前次訪問拉卜楞的一段往事：

初春的蘭州，正在杏花與梨花的包圍中，黃河業已解凍，春的魅力，正在向我們逐步施展，那時抗戰的烽火，雖仍盛熾，可是蘭州卻因遠在西陲，花香代替了火藥氣味，一片鳥語花香，急得我們遍處向人詢問春遊的去處。

忽然在三月十日的清晨，民廳長王藝圃先生到甘蕭學院來找我們，帶來了一張漂亮得驚人的桃紅色喜柬，（在抗戰時後方各地確是不可多見的）向我們說：「你們藝文考察團有了好的考察機會了，這是拉卜楞的請柬，千載難逢的蒙藏貴族聯姻大典，你們運氣眞好，我向他們駐省辦事處介紹過你們，他們特請我轉來喜帖，歡迎你們去觀禮。」又轉身向我笑道：「我都想去，但可惜是辛苦命，這幾天省府要開的會太多，不能奉陪，只好以後藉你大作作臥遊了。」



拉卜楞

我們接過喜柬，除了當中的漢文外，右邊的藏文，左邊的蒙文，竟都一字不識，只見一邊橫彎彎，一邊直彎彎，眞是有趣，這種三種文字的帖子，我們還是首次看見，它代表一個熱鬧而富有民族風俗的婚禮儀式，這種民俗資料是考察團最想收集的，春光中有此佳遇，我們的愉快眞是無法形容。

王廳長辭去後，我們即開始準備，因為時間匆迫，明日卽需起程，于是忙着買膠捲，備乾粮，收拾一切必需的行裝。

坐架窩子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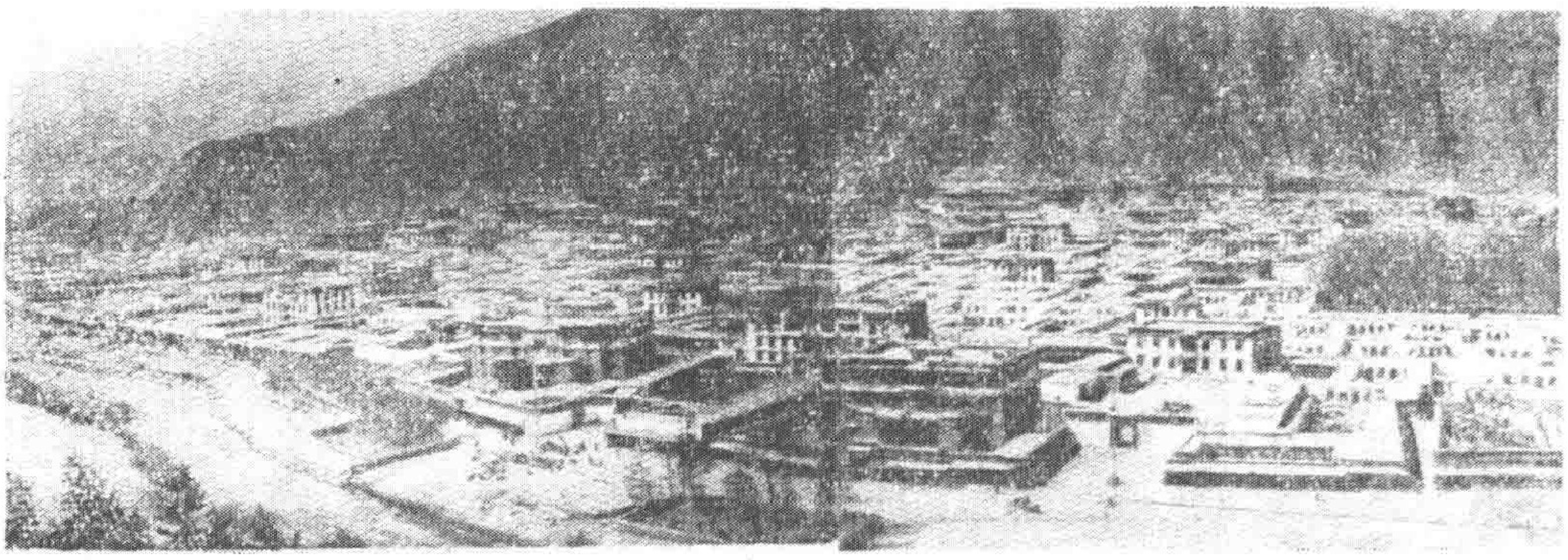
晚間，與即將同去的楊處長及貿委會的薛協理商量好了兩件重要的事：一件是交通工具，拉卜楞雖屬甘省，卻是在甘青川康四省的交界處，從蘭州去，要有五日四夜的路程，並且全是翻山越嶺，又沒有正式宿店的。「車」用來作此行的交通工具，絕不可能，即係最簡單的獨輪木車，也走不了那崎嶇的山路。「馬」也不行，因為我們沒有連續騎五天馬，翻越高山的信心。「滑杆」還可以，但五日的山路我們不忍如此。結果，選定了「架窩子」，架窩子一名「騾轎」，結構和滑杆差不多，不過兩端是兩頭騾子，上面有棚而已，這種交通工具雖是原始，但在這種交通情況下，卻是非它不可。第二件是送禮，楊處長代表省府致賀，有公家備好的禮物，薛先生和我們卻不好意思過于白叨人家，雖然辦事處人一再聲明，只要我們肯去，他們已經感覺非常的榮幸，不必送任何東西，但我們總覺不好，于是商量好，各買了兩塊一尺五寸長的大茶磚，算做賀禮。

三月十一日出發，這是行程中的第一日，晨十時，架窩子才架好，我們也都吃了早點，由騾伕照料，分別上了架窩子，一陣呼喝聲中，八匹騾子都開步了。它們是訓練有素的，快慢左右，完全合拍，所以坐在上面，到很安適，出蘭州西門，一直向南走去。

我在架窩子上想着，今天會坐在這特別的乘物中，並且是到一個那麼奇特，那麼陌生，那麼有趣的地方去，我覺得自己變成了阿麗絲了，越想越高興，差不多要笑出聲來。

等我定神回到現實來，發現騾子的脚是白的，向下一看，才知道這地方不久剛下了雪，雪也落在梨樹上，好像已經是開了花似的，特別好看。可是路卻有些泥濘，不到天晚，就停下了，據說只走了四十里，所停之處，名蔣家灣。

我們今夜所將歇宿的，並不是什麼旅館，



全景

這叫做騾馬店，連人帶騾子都歇在一處。晚餐由店家預備，我們則坐在店外，以避燒飯用的牛糞氣味。

皋蘭山在還裏看更好看，並且山上也下了雪，在夕暉中映得眞美，子雲畫了一張。

飯好了，大家進去吃，原來是頂黑的麵，又寬又厚，像一條條皮帶，不但油鹽醬醋，一概豁免，並且還有牛糞味，大家面面相觀，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因爲天冷，不吃熱食物不行，只好撇過一次湯，拿些肉鬆和鹹菜出來和上，免强吃了。吃完，薛先生向楊先生說：「你是衛生處長，今日如何？」楊先生將兩手一張，做了一個鬼臉。

夜宿土炕上，炕了升內火，是熱的。燃料仍是牛糞，這氣味令人難以忍受，但能不睡嗎？我這個可憐的阿麗絲，也就只好夢遊去了！

到達回教中心地

第二天，走了不遠，就開始上山了。先走山溝，彎彎曲曲；又走山窩，四面高山圍繞；又走山脊，兩邊深谷如削；處處都令人害怕，中經一段，地名沙溝，地形複雜，眞是山迴路轉，令人迷離，據說是有名的土匪出沒之地，土匪利用彎曲多，行人前後相離二丈遠即不得互見，土匪將前面一人捽入山谷中，後者毫不得知，如此一一捽去，即大批行旅，亦可實行摽掠。幸而過沙溝後，騾伕才說，否則更要多提牛天心了。

十一時，到達一小村，已忘其名，在那裏午餐，四人吃了一個大餅，還好。飯後續行，下午過洮河支流之唐汪川，水頗深，有擺渡可通。晚抵一鎮，鎮名亦爲唐汪川，爲臨洮縣屬之一大鎮，有一宿店，較昨日所過者大而富，有餅有麵，麵也白些，附近有一大片果園，全是梨林，梨花含蕊牛放，已有幽香，順風吹來，頗爲襲人。

第三天，又下雪了。雪中過牛心山，但未至山頂，即有一甬道通過，這甬道直穿牛心山而過，省却不少上下之苦，不知是那位工程師的大作，值得褒揚。下午抵鎮南垻，有三五家人家，是瓦屋，很難得，在此打尖，吃了開水，餵了騾子，繼續走，但是雪很大，雖然落在騾背上一下就變成了水，但我想我的棚上一定堆起了一層雪，因爲我插在竹竿頭上的一枝梨花，已被雪加的更白了。我們這一行行旅，自己不覺得，我想若有一人在遠的地方，將我們連山畫入畫裏，一定會好看。

當日下午，趕抵河州。河州一名臨夏，是回敎中心的地區，因事前省府有通知來，得被招待住在馬步青先生在所開的一家商行裏，一切床氈簾帷俱甚講究，我們從騾馬店來，倍覺今夕享受之豐適。

時已黃昏，但仍欲一遊街市，市面不大繁榮，因此處僅對「草地」有交易，故市上所售，亦均係「草地牧人」所必需之簡單物品，但



藏蒙締婚主角：新郎恭寶朗嘉（藏）　新娘札喜才朗（蒙）



新郎新婦及家屬合影

因地處夏河之濱，土地肥沃，農產相當豐美。

河州是回教神經中樞，並且人才輩出，他們所自豪的是全國從未有一縣之內，能出六位省主席的，河州則以邊區一小縣，連接出了馬麒，馬麟，馬鴻逵，馬步青，馬步芳，金樹仁等六位主席。想不到這小小縣城，却是六位貴人的故鄉。

第四日，出城西行，極目所視，盡是麥田，回教男女青年，多在田中工作，女人多着綠色衣褲，戴蒙面紗，僅露眼部，如土耳其人，她們的清潔與勤奮，是頗堪欽佩的。

續行，過一鎮，又入山路，山路崎嶇，經一土門關，乃番漢交界處，出此關即爲俗稱之「番界」，有山田，田中有很多番女，正在耕種，穿皮衣，戴皮帽，繫紅腰帶，帽下露出無數小辮和一塊飾滿銀器之彩帶，老遠望去，就非常「打眼」。在不到十里之內，遇此迥然不同的二種少女，眞是邊區的奇觀。她們也望我，我覺得這一望中，親切勝過了驚訝，她們雖係回藏二族，但和我一樣，同是中華民族的兒女，她們都是優秀的民族細胞，希望政府能顧到她們。

沿夏河行，河淺，但頗曲折，水面有浮冰一層，冰下可聞水流淙淙作響，河兩岸全是峻壁崇崖，使夏河成了一個掙扎的象徵。夏河這名子很可愛，民族西來說的人們，以爲夏河實是中華民族東移的第一程。觀夫書經：「用肇造我區夏，」以及「華夏」相聯的用法等，總覺得這條夏河，與我們的祖先很有點關係。

夏河既曲，我們沿河行着，亦隨之而曲。極盡崎嶇之能事，一時順河邊小道，有時無路，需得翻越高崗，一路上無一村莊，偶有建築，必定是廟。在沙溝寺午餐，餐後更行過一鎮，頗大，有三四十家人家，我們走近，番人羣來圍看，我看見鎮的壁上寫有以漢藏兩種文字合書的國民公約，後見各鎮皆如此，亦邊省之風景線也。

夜宿晒經壇，是住于山窩中的一座小型番廟，其中設備，却具體而微，吃了羊肉的晚飯，四周另外無一人家，可謂深山孤寺。

入夜將睡，忽有人羣聲。敲門頗急，喇嘛迎出，隔門問答半晌，又以是藏語，不能懂，我們都不知發生了何事，後來喇嘛進來，用漢語告訴我們，才知道拉卜楞大寺，恐路途不靖，特派了番兵數名，前來保護，于是大家相見，來兵四人，皆騎馬，着尋常便裝，露右臂，除腰間插番刀外，不見有何武裝，想是因此地已屬拉卜楞大寺範圍，特來迎迓以示敬意耳。

武裝番兵相迎

第五天，早發晒經壇，一行一共八人了，四名番兵前導，在橋灣午餐，餐後西行不久，遠遠望見大批人馬，簇擁飛奔而至，馬蹄沙塵中，隱見刀光矛影閃動，令人不覺驚訝。但因前導番兵，鎮定如故，想當不致是何惡遇。果然，在走近後，爲首一人，翻身跳下馬來，說明來意，原來是黃正淸司令派的所屬十三莊番兵，前來迎迓，爲首的戴極高之皮帽，言行莊肅，頗似白金漢宮前的守衞，拿出淺藍色的綾質「哈達」幾條，很恭敬的親自繞在我們各人頸上，此謂之獻哈達，乃藏人之大禮。同時二三百名番兵，一齊在馬上高高舉起手中所執各式武器，以爲示敬，但見刀劍戈戟，長矛短鞭，在駿馬健卒的上層，高列成林，蔚爲大觀。恍如回到了中古時代，也像扮演一幕古裝的武場，又像是在拍攝一張國產的武俠影片，令人好不迷惑。一時，首領一聲號令，刀矛橫下，馬首一齊回轉，旌旗搖曳，返身導路。我們的架

窩子，就在這三百騎裝武騎士的後面緩緩而行，眞是「威武」之至，我們以此種威武而奇異之鹵簿儀仗出行，實在有些好笑，亦平生一可紀念之事也。

十里，盡在平原上走，路道雖不寬整，但因儀仗威嚴，也就有了行于御道的感覺。尤其端坐轎中，拂分幕帷，流目四顧，大有中古時代亞拉伯王子公主出行的風味。

行行重行行，又是十里，在將越一小山時，有黃司令派的代表漢人某君（已忘其姓）及夏河縣之李縣長騎馬來迎，大家見面寒喧後，即一同越過小山。

當三百名騎士，一一馳落過山頂時，我們發現一張驚人的畫面，展開在我們的眼前。



嘉木樣五世遺像

約在六里方圍之內，一概是滿滿的白色平頂，三四層樓的高峨大廈。整潔而嵯峨的，集體而現代的，在這邊省荒山中出現。這就是我們此行的目的地——東方的梵諦崗拉卜楞大寺到了。

我們下得山來，越過夏河，進入這如古代希臘城市一般的寺境，衷心感覺新奇，如入另一世界，又若身在夢中。我以前以為拉卜楞是和塔爾寺一樣的畫壁金瓦，彫柱飛簷，不料卻是全白色的西式建築，若非沒有汽車來往，簡直會以為是到了紐約，境內一切極其安祥恬靜，我想「寺」與「市」的分別，或即在此，

被招待入他們特設的招待所中，有客室臥室等佈置，並有十餘名通漢語之喇嘛，派作招待，來往照料，殷勤可感。

在招待所內晚餐，與塔爾寺相同，是牛羊肉與酥油青稞粉等，飯畢，略事休息後，因黃正清司令已數派代表與騎兵相迎，今既到達，特去拜訪。

黃氏所居，亦為寺境內之一座大廈，名保安司令部，由守戶喇嘛通報，黃司令出見，行握手禮，並以不頂流利之漢語略作寒喧，黃氏身材魁偉，可稱得起是「巨人」，昂然直立，威儀逼人，內着黃緞緊袖裏衣，外披藏式大紅緞長袍，四周全鑲以很寬的貂皮為飾，下着高底藏靴，可是頭上卻戴一頂禮帽，為人似極精明，雖漢語不大流利，但是出言非常確當，嗓音低而洪朗，不愧是拉卜楞大寺所轄四省藏民政權的實際統治者。

拉卜楞簡史和現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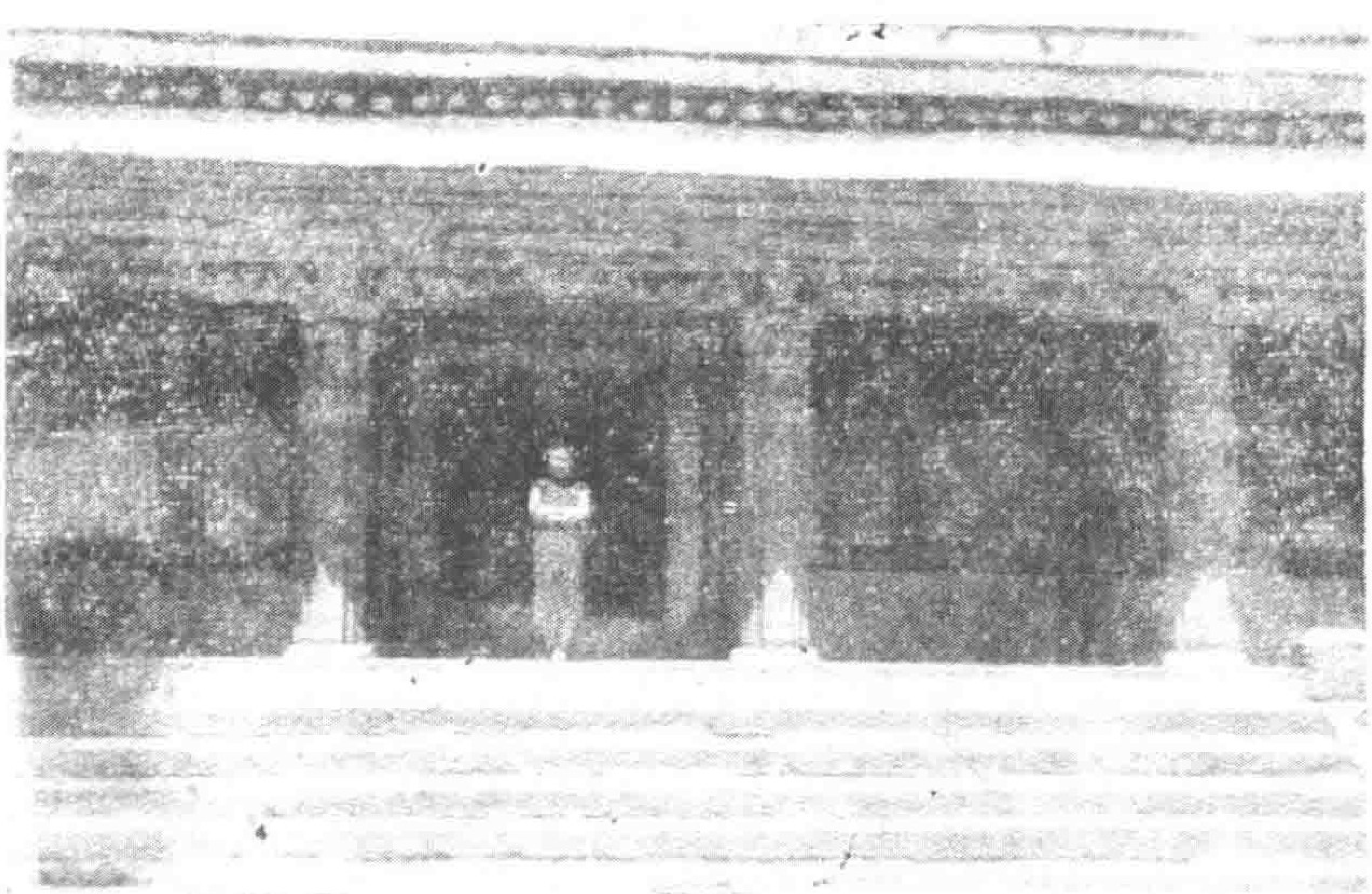
返招待所，寫本日筆記，謹抄錄喜帖上所印之「聯姻介紹」，以說明拉卜楞之歷史及現況：

「甘肅拉卜楞，漢唐時屬藏族牧地，元太祖建帝業，衍為蒙藏錯牧區，遣弟哈布圖哈薩爾領黃河南旗地，傳至十代孫哈民諾諺洪果爾，飭第四子襲固什汗，遞傳至清康熙四年（一六六五），授多羅貝勒職，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晉封黃河南親王，並將旗屬三札薩克，俱封輔國公，以同奉佛教，兩族感情彌篤，康熙四十八年，甘家高僧嘉木樣，學行超絕，親王由藏迎拉獻，地建拉卜楞大寺宏法，嘉佛感報德施，供奉親王夫婦遺骨於大經堂，永使僧民頂禮，嗣後佛眷姻婭，綿奕罔替。

親王轄蒙古族和碩特前頭旗，奄有青海同仁同德及甘肅夏河等縣間之廣大牧地，支系十有一，諺稱十一枝箭，歷設三札薩克分治之，牧民約七千戶，三萬五千人，因與藏民錯牧，語言文字俗尚，幾均藏化。親王札喜才朗，以妹序襲胞兄前親王滾貢環覺之爵位，年二十有二，旗內大政，仍秉請慈親羅曼藻之命處理之，淑懿溫恭，蒙民傾心愛戴。

嘉木樣五世，自西康理化轉世主教，胞兄黃正清氏偕來贊襄，歷任番兵司令及現任拉卜楞保安司令，嘉佛以法學圓融，蒙藏兩族皈依佛法，國府冊封輔國闡化禪師嘉木樣呼圖克圖尊號，甘川青康藏邊區及蒙古北平五台山等一

零八寺均屬之。教權廣大，僧民衆多，實居西藏六大黃教中心寺院之第五位，其領教有方，望重西陲者，黃氏弼助之力居多，黃之長公子恭寶朗嘉，漢名黃文源，與女王年事相若，精



⇦本文作者攝於嘉木樣活佛之大經堂外

通漢藏文語，思想新穎，英勇有爲，委員長蔣公會委以軍委會參議，藉資贊助。蒙藏兩族，既以同奉佛教，感情雍睦，今又新締婚姻，必能通力合作，建設邊區，効忠黨國，其意義尤爲深長也。」

由此介紹中，得知政權及教權實已集中，在治區內，政治即是宗教，信仰即是法令，拉卜楞是四省藏民生活動向的司令台，同時是心理上的聖地。他們服膺維謹，仰高稱尊的心情，與其說是對政令的順從，不如說是對活佛的虔誠，他們分不開什麼是人，什麼是神，他們的統治者是在神人之間，他們不必了解政治的設施，統治者的任何咳唾，都是當然的眞理。他們已將善良而純潔的靈魂，全部不加任何考慮的交付與支配者了。這次襲黃河南親王的札喜才朗小姐，與黃正淸司令之長子兼爲活佛胞侄之恭寶朗嘉先生聯姻，在藏蒙二族的前途上，是有很大的意義的。

正各自休息，忽報黃司令來回拜，我們固是出迎，全招待所中人更是沸騰了。黃氏僅小立後，即行辭去，行時喇嘛一路聞聲匍匐，黃氏昂首緩行，若無所見，出門上一精緻之騾車而去。

今夜未再外出，各早休息，呼喝方便，寢處亦極「闊氣」。

黃司令的午宴

第六日，早起登招待所之平頂上，鳥瞰全寺風景及建築，只見靜靜的夏河淸瑩的半繞寺區而逝。一片平頂白色的高廈，沐在淡淡的旭輝中，來往盡是喇嘛，他們喃喃的走過來，又喃喃的走過去，他們紅色的袈裟，在白建築中，特別顯得鮮明。遠近送來一陣陣輕微的誦經聲及鐘磬聲，一切浸沉在極其靜悄的，嚴肅的，安祥的氣息中。

我呆立在這平頂上，心境非常安恬，既不羨慕他們，又不可憐他們，因爲我與他們之間，距離實在太遠。我之不能了解他們，也如他們之不能了解我一樣。我會問：他們喃喃一生究竟爲了什麼？他們又何嘗不奇怪，我們碌碌終日，可又是爲了什麼？他們目前雖在空門，但是心情却有寄托，他們有以天堂做歸宿的希望，這種美麗的希望，使存在于人間的這幾十年生活，變得有目標，有意義，有價値，一切情感在希望的憧憬中得到了昇華！他們生活雖空虛，心理上却不空虛，而我們則適與之相反。我是從紅塵中來，也仍將返回紅塵中去，偶染宗教上無形的洗禮，不覺對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起了疑問。

中午，黃司令請我們在司令部內午餐，我們這次被請在樓上，几淨窗明，佈置簡單名貴，壁上並懸有中央要人們送的一些題字及匾聯等。政治氣味在這所屋子內勝過了宗教氣味，因此處固保安司令部也。

總管嘉錯君當招待，並另有譯員一位，宴前，黃夫人並出見，年約四十餘歲，着華麗之藏服，容顏端整，儀態大方，向我們微微鞠躬爲禮，未作一言，即欵欵退去。這固然較漢族夫人之陪舞鷄尾酒會者爲「古板」，但較前去西寧赴馬主席宴時，馬夫人之絕不一出，則又開明多矣。

筵中無可述，飯菜均爲藏式，與塔爾寺所食相同，主人敬酒頻頻，此酒爲乳製　味甘酸，不慣飲者多不喜，而據慣飲者言，則其甘美又非他酒所能比擬，我也隨飲一杯，因人間事，無妨均一作嚐試也。

銀元原來在這裏

席間，樓下院中忽奏樂，時響時停，問翻譯得知乃歡迎藏民送禮之賀客者，時已宴罷，黃氏欵辭以有事待辦而退，囑嘉錯君陪覽各處

，我們即下樓，至前院中，見喇嘛持長短喇叭吹奏嗚嗚之樂，藏裝少女多人，更作各式舞蹈，以娛客人。

客人絡繹不絕，所送禮品大約均係現洋，豹皮，狐皮，猞猁皮，貂皮，獺皮及藏人手工所織之「褐子」等，我們立于廊下靜觀，一藏民自提名貴之皮毛一捆，後隨一衣着破舊之藏人，背一桶狀物，內滿盛雪白之銀元，由接待送禮者，引至大廳中，我們才看見裏面巳堆滿了皮毛及現洋，皮毛並未分類，堆了大半間房，現洋也巳堆成高丘，當這藏人傾倒其桶內之現洋時，白亮之光，鏗鏘之聲，令我呆了半天，因為我實在有十多年未見過一塊現洋了。尤其在這成山的現洋，恐怕除了當年銀行的出納，常人也定少見及，我們手包中盡是法幣，誰知道許多銀元，原來却在這裏。送禮人將禮物放下後，即由招待在院中為其置一碗羊肉，一碗酒，幾根似油條之食物，送禮者即坐下休息，一面吃酒，一面看舞蹈，吃畢即辭去，臨行由招待拿出一隻生羊腿，送禮人即藏入懷中，欣辭而去。我們看完這有始有終的一段，也就辭出，因連接送禮者不斷，而禮物及儀式均完全相同也。

出門後，看見一路向司令部來送禮的，不絕于途，我心中不覺非常難過，藏民背着沉重的現洋，提着名貴的皮毛，毫無表情的進去。現洋既未點數，皮毛也未開視，送多送少，送好送壞，實無人得知，並且始終沒有留下姓名，送與未送也無人查問。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並不考慮少送，送壞些，甚至不送，相反的，他們仍舊抱着能開金石的虔誠，自動的，陶醉于宗教感召的，將幾十年甚至于一生的辛苦儲蓄，默默的都傾倒在那大廳裏。然後用襤褸的衣服，拭着污穢的手，抱了一隻全世界最昂貴的羊腿，回到那破舊的帳蓬中。那帳蓬遠在「草地」，窮困隨着他一同跋跡歸去。

下午，參觀夏河縣城，城與寺相距約三里，途中經過許多喇嘛家眷的居處，縣城很小，番漢雜處，由李縣長招待，參觀小學一所，縣內一切小而陋，無可觀，在此做縣長，未免寂寞，但以臨夏河之濱，尚可散步。

返招待所，楊君借了一件番衣，一頂番帽，一柄長番刀，要子雲為他照了一像，薛君說：「楊處長穿番衣，更年輕了。簡直成了楊四郎，就要被留在番邦了。」楊君也不示弱，反攻他：「薛平貴才是番邦最喜歡的，你就在這兒吧，我回去向薛太太說，不用守寒窰了。」大家都笑起來，他們二人的姓眞巧了，好像故意編成似的。

參觀拉卜楞寺宇

第七天，聽說寺外今日有「趕場」，我們忙着起身去參觀。場擺在夏河沿岸，規模宏大，賣的東西五光十色，有吃的，有用的，有牛羊馬匹，熙熙攘攘，交易頻繁，我們選購了小番刀數把，大粒紅念珠一串，紅花一包，藏香一束，以作紀念。我們因無現洋付欵，乃以法幣合現洋計算，故價值頗昂。

離場北行，參觀拉卜楞的個別寺宇，大概均以一所為一單位，一單位中，經堂僧居俱全，所屬喇嘛，亦有一定，凡屬此單位之喇嘛，自剃度始，一生的食宿行動，均由此一院負責。

最後到大經堂，即拉卜楞大寺靈魂所在，乃活佛嘉木樣五世之居處，連日無暇，今日特來拜訪。

由譯員前導，並由喇嘛層層招待，我們在大廳中晉謁活佛。嘉木樣活佛在正座中和靄而莊嚴的起立，光頭，穿深紅色喇嘛教衣，年約三十餘歲，他的態度恰到好處，「和靄」說明了他原來是「人」，而「莊嚴」却又暗示他同時是「神」，我以前只聽過「紅衣主教」這個名詞，想不到今天眞有一個實在的紅衣主教，站在我的面前。

活佛離開了黃緞大傘的寶座，向我們走近，並且伸出右手來，我們這時眞有點受寵若驚了。他和他們握過後，對我稍稍躊躇了一下，但是仍舊握了手，我回首發現全院的喇嘛，都不知在何時全伏到了地下，他們為活佛的尊嚴和施福，感動得不能昂視了。

活佛向總管嘉錯吩咐，譯員告訴我們，活佛想留我們午餐，我們當即道謝，並辭出，順便參觀大殿各處。

大殿及大經堂一切，與在塔爾寺中所見大致相同，可以「富麗莊嚴」四字包括之。

這一次午餐，洋氣得很。餐桌根本就是長方的，上舖潔白桌布，桌上滿置雪亮之杯著刀叉等銀製品，菜餚並是每人一份，可謂「藏菜西吃」，菜點均為前此各宴大同小異，但飯則特別，乃酥油拌米，米晶瑩如珠，輕腴可口。奶茶奶酒，添酌不已，手抓雞及手抓羊肉之鮮嫩，尤非大都市中所能一嚐。

嘉木樣活佛亦參與進餐，這使我大感興趣，在席間，我更感覺到，他和我們接近，對于他也是一件愉快的事，雖然他大部份的時間是「緘默」，絕不輕易發言，那也許是習慣，也許是保持尊嚴，但他簡單的動作及表情，巳經坦白的告訴我們，他希望知道一些宗教以外的「人間」，他一方面固是至高無上的活佛，一方面却是才三十多歲的青年人，他有生命力，有好奇心，有感情，在他一沉思，一微笑中，尊嚴掩飾不了青春的活力。我平時喜歡朗聲的笑

，尤其在盛筵上，但今日不敢，我恐怕活佛會感到過分的驚奇。

餐畢，告辭出來時，嘉木樣一一握手，顯然他對于我們這些俗人，並不「討厭」。他的地位，不許可遠送我們，可是他却一直目送我們走出殿門，自己在匍匐的喇嘛羣中，依依獨立甚久，無語亦無表情，這給予我一個很深的印象。

傍晚，在招待所內寫日記，什麼地方也未去，並早睡，以備明日黎明參觀婚禮。

看藏蒙通婚大典

第八日，天未明卽起，赴司令部。被招待在大廳上位上，得見新郎恭寶朗嘉君，（漢名黃文源）已由其父母打扮停當，着黃緞暗花大袍，滾寬貂皮邊，高底藏靴，頭戴覆盆式高頂藏帽。容儀不僅端整，簡直可以稱得起軒昂，他是這次聯婚大典的主角，眞是天之驕子，父親是全權在握的黃正淸司令，叔叔是衆心所歸的嘉木樣活佛，夫人是成吉思汗嫡緒的黃河南親王。

儀仗起動，三面緞製大三角旗領路，長號短笳，一齊吹奏入隊，接着十三莊所屬番兵三四百名，每人背長槍一枝，也排成行列。新郎騎上一匹高頭白色大馬，由其叔（另一叔非活佛）在後騎馬隨送，父母送至門前，其母頻頻拭淚，我們才知道是入贅，公子從此要從蒙習了。

其實，女家的王府就在司令部不遠的地方，互相可以望見，但因要表示新郎是從外面來的，特沿夏河向西繞行了十里，在返回時，王府也派蒙兵百餘人及女家親屬多人，遠遠相迎。全寺喇嘛以黃絲長號出動，在王府附近迎接，一直鬧到九時，迎送人等羣集王府大門下馬，婚客新郎被簇擁入府，王府門外道上，均以紅白顏色，畫成圖案，頗為美觀，讓新郎在圖案上走過去。入門舖大紅毡，由紅毡步入大廳，廳內佈置華麗，燈彩四射，眩人欲昏，首由其叔代表活佛誦經，同時並舉行羊鷄等祭祀儀式，祭畢，新娘才由新房中被扶出來，扶上側面一座，與正座上之新郎並肩而坐，由喇嘛獻茶，再由寺中長老出來，祝頌一大串新婚的吉利話，並述親王世系來歷等，說的是蒙語是藏語，我們一概不懂，只聽聽翻譯低聲而片斷的譯詞，卽行退出廳外。

新娘札喜才朗，是一位標準的蒙古小姐，在外表上說，配恭寶朗嘉君是高攀了。但是她的身份，她的財富，她在蒙人心中的地位，都可以使這婚姻成為美滿。

她穿一件淺棗紅色長緞袍，滾的獺皮邊，項上帶了好幾串珊瑚珠，頂大的足有碗口大，並於胸前懸一金鏡，重約數斤，如此打扮，以致上重下輕，行走一步，也需扶持，這麼大的珊瑚珠，不知現值幾何，顏色紅湛可愛，但因戴得太多，反而不及一粒之好看了。

新娘之母，出來招待，久仰這位老夫人，是當年有名的高加索美人。今雖已年近五十，但和新娘立在一塊時，却還令人不信其為母女，子雲為她們照了兩張像，可惜那時蘭州不易購得好膠捲，致令此難得之機會，未能留下滿意的痕跡。

午間，在王府赴宴，未發現多大之蒙古風味，一切非漢化卽已藏化，這說明了今後此地蒙藏勢力消長之趨勢。因言語不通，除楊處長代表省府略作賀辭外，我們則均只好笑而不言。

下午，親王府猶强留晚餐，我們因連日疲倦，想小作憇息，同返招待所。

別筵間情感交流

第九日，回媒，黎明不久，新人一對，卽由蒙兵擁返司令部，拜見黃氏父母。我們去時，新人已到了有一會了。新娘今日珊瑚珠取下了很多，金鏡也巳卸去，我替她都輕鬆不少身穿淡紅色緞質寬袍，繫黃緞腰帶，比昨天似乎好看了些，從前看元代皇后畫像，眉毛都畫作一字形，今特注意看她，却並未剃改，仍是任其天然。她不大笑，也缺乏少女風度，她看着我們，毫無表情，和看見空氣一樣。

一會兒，嘉木樣活佛也來了，入門看見我們，殷殷握手，如見故人，這在莊肅中飄出的一絲友情，頗能令人為之感動。

恭寶朗嘉君，有游牧民族的雄健體魄，同時又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舉止。確是藏族的英俊，並精通漢語，不知者初不信其為藏人，國家對此優秀之藏族青年，似不應僅予一無聊之空銜，以他的地位聲望及年齡，均應盡量施以向心力，則他不僅可作漢藏交融的橋樑，並且可以因他而逐漸奠定藏民內向的百年基業，邊省多故，人有離心，念祖宗創業維艱，凜强鄰言甘幣重。今蒙藏新聯婚姻，如能把握時機，循循善導，使廣大草原邊區，如練有繫，庶主權無缺，版圖完整，既免代庖之辱，又省征伐之苦，為國家謀長遠者，得功得罪，僅在一注意間，望我政府能對此稍分精神而顧及之。

子雲為新人合畫了一張像，並且送給他們。新郎高興的舉了起來，新娘也開顏一笑，這位蒙古的伊麗莎白公主，總算難得笑了。

司令部又堅留午餐，為陪新人，而我們卽將東返，也很樂于留此。

餐後，嘉木樣向譯員說請求子雲為他畫一像，子雲當然欣然答允，並且畫得很仔細，

五七—五一二

很像。畫畢送給他時，喜悅之情，衝破嚴肅而流出，笑了一個身爲活佛所不當有的笑。

臨行，我們正式向一切人告辭。感謝他們幾日來的盛情欵待，告訴說，我們明天即準備轉返蘭州了。

黃司令與恭寶朗嘉君殷殷相留，並謙遜了許多招待不周的話，嘉木樣則默立一邊，一言不發，我們和他們一一握手辭出。嘉木樣送到廳前階上，黃司令及恭寶朗嘉送到門外，當我們在門外回首時，看見嘉木樣像一座紅色的塑像一樣，兀立在黃昏的夕陽裏，目送着我們——這是嘉木樣和我們的最後一面。

返招待所，收拾行裝後，即擬早睡。以備明晨起程，而喇嘛來通報，活佛派人來挽留我們再住一天。我們爲此盛意非常感激，但只有對來人聲明，因時間關係，不能多留，明日必須返蘭，謝謝活佛美意。不過我們希望活佛能送我們一點小紀念品，以作永遠的紀念。

拉卜楞最後一瞥

第十天，這是在拉卜楞的最後一個早晨了。架窩子業已架好，我們即將東歸了。正束裝待發時，黃正清司令親來送行，並派人搬上贈品，送楊處長三匹高大的褐色馬，三疋「褐子」，送薛協理三疋褐子。送我們三個整狐狸皮，兩疋褐子。我們都頗出意外，不料他們竟如此多禮，尤其是楊處長，看見這三匹毛光得發亮的大馬，高興得利害。

同時，嘉木樣也派人騎馬送紀念品來，送楊處長一座小金佛，送我們一張他的題名照片，一塊題字的黃緞子，一座金佛，以爲紀念，我們爲此重禮呆了。依依之心實更勝過喜悅之情，我撫着那座小佛像，不覺熱淚盈眶。

架窩子空着先行，我們步行後隨，黃司令，李縣長，活佛代表，嘉錯君，譯員等均要送行，堅辭不獲，一直送過夏河，才肯停步，禮隆意周，令人銘感。

別衆人後，我們仍隨架窩子步行，走到小山麓下高崗上子雲在此拍拉卜楞全景。

這是我對拉卜楞的最後一瞥了，幾日來的經歷，恍然若夢。這一片白色大寺，原是飄渺的仙居，我匆匆的來，終是會匆匆的去，返回到那熙攘的紅塵中去。只有珍重，珍重此行的收穫，它將是我平生回憶中最堪留戀的一段！

十三莊番兵均駐馬山頂，候我們上山後，一直護送到晒經壇，才敬禮轉去，另餘八騎，一直送到土門關外。

此文完稿時，報載嘉木樣五世法身，已定于舊歷三月初旬在拉卜楞大寺荼毗。我扶欄西顧，但見白雲，一樣又是初春天氣，而人事盡已全非，再見之聲，猶留耳際，而即令我能再入深山，也只能看見盛骨灰的舍利塔了。我珍重的取出小金佛來，置在我的案頭，並爲它插上一朵白色的鮮花。

民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船牌商標出品種類

捲烟紙　連史紙　打字紙　二號紙　白紙版　灰紙版

總公司　上海寧波路七四弄三號　電話　一六四六一

製造廠　嘉興東門角里街

電報掛號　五二七一

東台灣環游記

朱梅

三十五年七月十二號，我曾藉視察西部與南部的酒工廠，旅行過新竹、台中、埔里、日月潭、嘉義、阿里山、台南、高雄及屏東，本來還要去台東與花蓮的，由於陸路交通沒有恢復，祇有海路可通，我怕暈船，沒有去成。這次陳先生向我說：屏東到台東的公路已通，台東到花蓮的火車，從花蓮回蘇澳的公共汽車路已恢復。聽說不坐船，我就高興，因為台灣我沒有去過的地方，就剩下東部，不去旅行一次，彷彿總有點遺憾。

我們決定動身的日子是一月廿八號，搭夜快車。頭等臥車，祇有四個房間，七個舖位，設備相當舒適，上車後，我們就睡，一覺醒來，已到了高雄，正是早上七點。高雄我曾到過一次，地方不算陌生，出車站後，看見張先生，事先我曾通知他，不過希望借用他的汽車，那知他自己也從屏東趕來了。

私烟私酒充斥高雄

高雄破爛的情形，還是與我去年來時一樣，專賣分局的公事房老是搖搖欲倒的樣子，當陳先生和密先生等談話的時候，我借吳到外面去蹓馬路，見私煙私酒到處都是，有的私酒還大胆地印上製造廠的名稱與製造的地點，有的甚至還做印着專賣局的商標，賣酒的人也公然的說：「這是假造的。」如果說，這樣的商人也算是守法的商人，我們不知道不守法的商人又是什麼樣子。

太陽刺着眼睛！在台北已好久未看見這樣的太陽了，南部的天氣，本來也很暖和，大衣不但穿不上，就是毛衣也嫌多，它與台北的天氣比較，台北的秋天好似南部的冬天一樣。

在去屏東的途中，看見秧苗已有一尺來長，有的正忙着插秧，今年的收成好可以預料的。我不大明白，為什麼米一斤從十四五元一跳就跳到二十七八元？

高雄到屏東，汽車一小時就到了，路上要經過兩個著名的地方，一是鳳山，是高雄縣政府的所在地，一是屏東大橋，長一公里七，河水枯竭時農民都在橋下種西瓜，台灣冬天的西瓜，都從南部來的，沙為黑色，甚為肥沃，從沙中掘一坑，即可得水，故農民用水澆瓜苗甚為方便。

卅號我們起來得很早，吃完早餐，便去附近的煙草試驗場參觀煙苗，從屏東去試驗場的一段路是土路，從試驗場到里港的路是洋灰路。據說當初修路是各段修各段的，屏東是因為窮，沒有修洋灰道。張先生的司機實在是一個好手，在那樣壞——左一個大坑，右一個大坑的路上，並不使坐車的人感覺顛簸，我們看見路旁輕便鐵道上的火車載着滿車的甘蔗，向糖廠開去，廣大的蔗田中用機器在犂田，陳先生告訴我們糖業公司自已有鐵道二千多公里，它的生產佔世界第四位，有時還佔第三位，要以資本來說，它是世界上頂大的公司，要是辛克萊在台灣，恐怕他除煤油等外又要寫一部白糖，不過現在的台灣，一切主要工業，屬於國家所有，從最高的長官至最小的工人全都是公務員——勞働者，在這兒沒有勞資對立的問題發生。

南國氣息的里港

里港這一帶當初也是荒原，在沒有修堤以前每到四五月山洪泛濫時立刻把一個平原變成



高雄港旗山之一瞥



南灣阿鸞鼻燈塔之遠眺

大海，就是現在有了堤，一到山洪暴發期（四月—十月），現在看起來的平地立刻也要變成大江，兩面交通，利用竹筏。這兒也就是淡水河的上游。日本人統治時期在這附近一帶大肆移民，日光村便是最著名的，他們主要的工作是耕種煙葉，那些房子的樣子都是一律的，燻煙房旁邊便是人居住的房間。自從光復後，這些燻煙房便被當地的一部份農人佔有，據說他們中有許多不是耕種煙葉的，這給了高雄縣政府一些麻煩，因為耕種煙葉的人，沒有房住，住着的人又不會耕種，說話的人帶着非常憤慨的樣子，其實這種事在我們中國，何嘗祇此一件，那值得大驚小怪。

在里港，我有一個感覺，這地方就好似我所到過的馬來聯邦的許多村落一樣，椰子，香蕉，使人呼吸着南國的氣息，人民是純樸簡單，在無風的太陽下，都是懶洋洋的樣子。

我們回到屏東後，去看燻煙廠，在台灣一共有四個燻煙廠，除屏東外，一個在台中，一個在花蓮，在嘉義一個已被炸毀，其中屏東是最大的，每年可燻一千萬公斤煙葉。據說像這樣大的燻煙廠在內地也不多見。陳先生的計劃預備到內地去建立一個燻煙廠，使將來台灣與內地的煙葉交流。台灣的煙葉，因為氣候，土壤，與種子的關係，顏色發黑而辣。台灣如果要改良煙捲，必須要滲用一部份淡黃色煙葉，但台灣却很少，因此他想把一部份台灣的煙葉輸送出去，內地是需要的，把內地淡黃煙葉換回一部份。

四重溪邊小白花

去台東的公共汽車，一是從高雄經過屏東，一是從林邊出發。在屏東沒有直接的車。我們決定了坐張先生的汽車，先到四重溪，在那兒過夜，第二天一大早到瑞春，再去阿鸞鼻，十點前趕回楓港，搭由林邊來去台東的公共汽車，票子頭天買好，因為楓港是不賣票的。

我們下午一點動身，因為沿途看配銷會煙草集合所等的關係，到四重溪已經六點，天快黑了，到後讓司機把行李拿進旅館，我們在溪邊先散了一回步，看見在那雜草叢生的堤岸邊上開着一朵小白花，使得我詩興大發，寫了一首打油詩，題目是四重溪邊一朵小白花：—

無論白日與黃昏，
這一朵小白花無語的站在溪邊，
靜聽着過往的溪水向她低語，
—我走過大山和小嶺
—要到汪洋大海去，
—看過了多少奇花和異卉，
—沒有你，小白花，美麗和純潔。
小白花含笑的臉，對着過往低語的溪水，
從白日到黑夜
永遠無語。

我們到了四重溪旅社，好的房間被一位過路的縣太爺預先訂去了，好在我們的目的是休息，要在溫泉洗洗身上幾天來的塵土，也沒有想到房間的好壞了。在四重溪除了縣政府管理的這個四重溪旅社外，還有三個旅館。泉水清亮而帶滑，水裏好似放得有肥皂似的。它與西安的華清池的水相差不多。美中不足的是四重溪的電燈要六點半才亮，十點就沒有電。這道理我就有點想不通。我們知道台灣的電，用不

了的，既然用不了，又何必限制得這樣嚴，至少對我們旅行的人感到不方便的。十點以後旅館點瓦斯燈，氣味難聞極了。好在同伴們途中旅行辛苦，大家吃了飯，就早早睡覺了。

阿鸞鼻風景佳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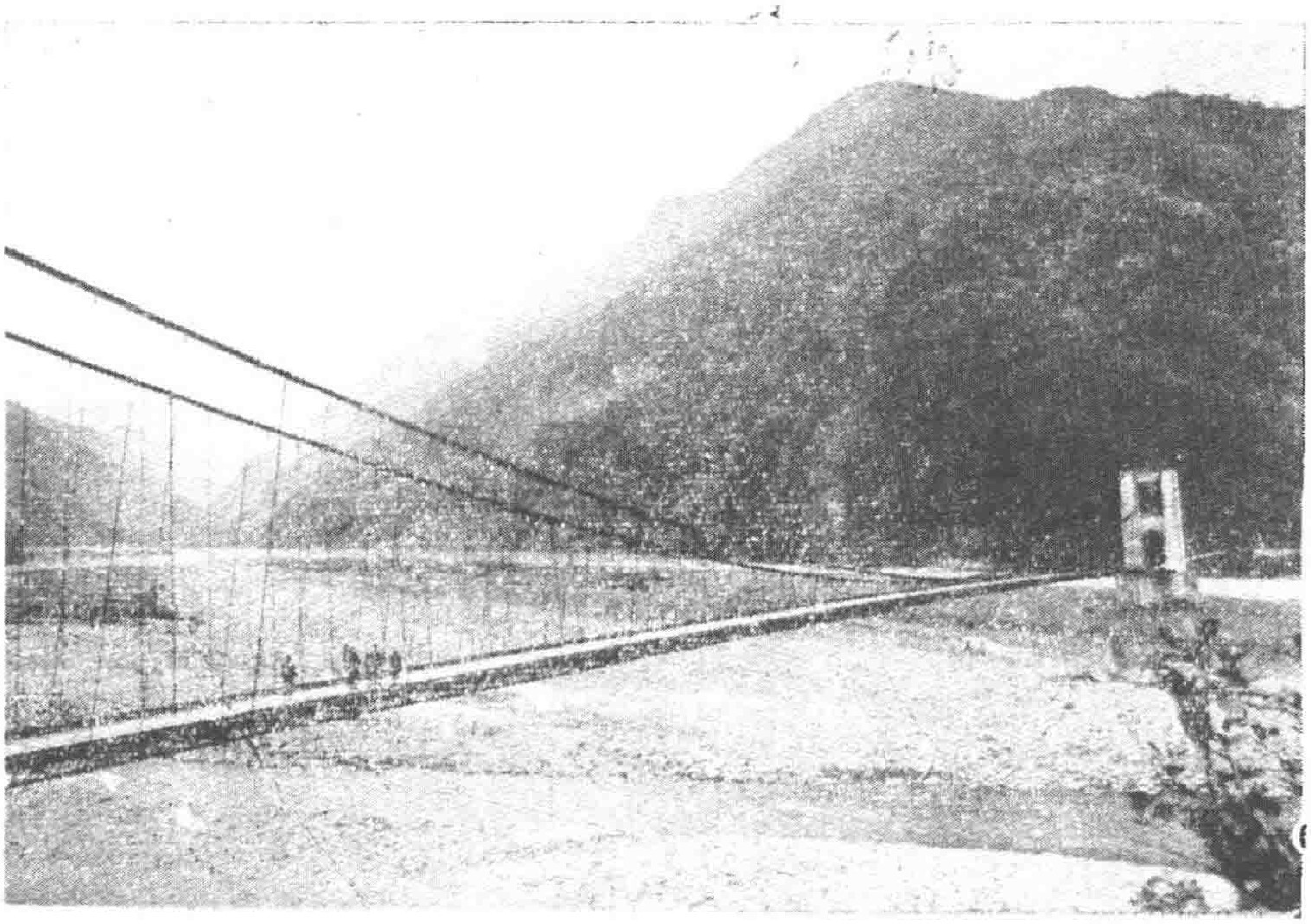
第二天五點半，大家都起來了，為的要趁這個機會去看瑞春和阿鸞鼻。我的想像中瑞春一定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因為在高雄的時候，有人曾說瑞春攝電影最相宜，我以為它一定是四季如春，風景如畫，眞是聞名不如見面，到後一看，不過一個小城，房屋幾乎被炸光了，這種現象南部一帶都差不多，這地方不是沒有特殊之美，那便是城牆，這却是台灣其他地方沒有的，當初琉球人曾至此地住過一些時，在歷史上它是一個戰爭的根據地，救濟總署去年在這兒蓋了許多小房，租給當地人住，每座房每月祇付租金十元，恐怕這也可稱是特色之一吧！



清水斷崖

阿鸞鼻是台灣南部最尖端，風景絕麗，人煙稀少，有公路可通，每天有公共汽車來回，它的燈塔被炸壞了，我們上了塔頂，看見玻璃被機關槍掃射得粉碎，燈也破了，遠遠的看見洋中一個小山堆，當初美國船曾至那裏被衝沉過一隻，所以美國特別注意這個地方，這個燈塔建築於六十年前，日人佔領後重新加以修理。阿鸞鼻的雨水不多，井也打不出水，燈塔旁邊建築得有一個蓄水池，每到雨季就把水儲藏起來，預備一年之用。

我們下了燈塔以後，看不見葉君，等了十來分鐘，才看見他從燈塔上下來。阿鸞鼻海灘出產化石，各種顏色和樣式都有，這是幾百年來，石頭被水冲與風吹的結晶，所以大家到海灘上去檢幾塊，以作紀念，在檢石頭的時候，吳君告訴我葉君在塔頂頭，遲遲下來的原因，他說是為了來這兒不容易，留一個紀念起見，葉君在燈塔上把陳先生和我的名字，留在牆上，我聽了後笑了笑，這種留名題字的行為大約是年



台北縣與花蓮縣交界之大湯水溪鐵索橋為臨海道路形勝

青學生們最愛弄的一種玩意兒，葉君留在內地甚久，也傳染了這種嗜好，我把這件事告訴陳先生，他也笑了，並且還說：「祇要沒有作一首詩寫在上面還好。」

對號入座名實不符

我們趕回楓港，時間不到十點，為了等汽車，在亭子旁邊買了兩節甘蔗，大家坐在亭中的長欖上大嚼。在這兒沒有賣水的人，惟一解渴的便是甘蔗。但這甘蔗是做糖的一種，甜而硬，我吃甘蔗便想起了我的家鄉，我的家鄉也有甘蔗可吃，但它是很碎的，不必要旁人削皮，自己把皮用口咬掉，彷彿那有意思多了。

十點十分公共汽車到了，我們擠了上去，事前我曾想坐張先生的小汽車爬這個山，但汽車大說車的機器有毛病，爬山時機器受不住壓力，中途恐怕要拋錨。陳先生主張坐公共汽車，他的理由是公共汽車剛從美國來，機器新，此較有把握，萬一拋了錨，人也多，還可以熱鬧一點，我怕的是擠，陳先生說：萬一眞擠呢，我們就想着我們好似在逃難。我們奇怪的是票上明明註明對號入座，大家並不對號入座，而且連走道上也擠滿了人，長途旅行本來對於旅客相當辛苦，車上的座位已經很不舒服，似乎不應當再增加客人，使得車廂裏擠得透不過氣來。既然客人坐滿了，為什麼沿途還要上客，擠得來彷彿逃難似的。

我們經過好幾個站，有一個地方叫××，那兒有一個小學，有一個女子，我猜想她也許是那個小學的教員，站在學校門口看我們的汽車過去，我想她應當是一個很有勇氣的女子，不然在這窮鄉僻野是住不下去的，我以為像這樣的人，才是我們中國人中最好的國民，在那人少的地方，勤勤懇懇教育第二代國民，他們應當受到人民和政府最大的尊敬，在物質上，我們應當給他們較高的待遇才對。

高山同胞喜歡喝酒

將到台東前，遠遠地可以看見一個小山，那個小山就是台東的前哨，小山前面有一個糖廠，屬於糖業公司的，據說該廠本有搬去屏東的計劃，後來台東人民以影響市面為理由反對，沒有實行，台東的工廠，重要的是一個糖廠和一個酒廠，但酒廠同專賣分局，炸得精光，就剩下兩個倉庫完好，分局和酒廠都在倉庫裏辦公，雖然勝利一年多，看起來，彷彿還像是昨天才轟炸過似的，街上的復舊工程也非常遲緩，我想最大原因還是台東處於交通不甚便當的地方，工商業不發達，人民經濟能力困難。台東縣有九萬人口，其中以高山族同胞為最多，他們最喜愛的東西是煙和酒，我想為了繁榮市面，為了使高山同胞有好的酒喝，台東應當恢復酒廠。而且我還打算請一個技師專門研究高山同胞喜歡的顏色和香味，使那些出品適合他們。再就是一到雨季，台東與花蓮之間的鐵道必會斷絕，如台東不自己生產，一到雨季，花蓮不能運貨來時，台東的酒，必然會斷絕的，那時給製造私酒的一個機會，尤其是聽說有××廠，為了私自圖利，將變性的酒精賣與高

山同胞，讓他們自作自售，因之有瞎眼，有中毒死的，這種不道德的行爲沒有想到發生在公營機關。酒精管制是今後一種最大的工作，這倒不是我們酒生產者的利害關係，而是人民公共衛生問題。

知本在台東附近，坐汽車約四十分鐘，這是東部最有名的溫泉，屬於縣政府的，設備好，泉水含石灰質，清澈而熱，與宜蘭附近礁溪的相差不多。它在大山脚下，門前便是一條大溪。現在因爲不是雨季，許多高山同胞在乾涸的溪中搭毛棚住着，那就是他們的醫院，有了病的人在那兒洗溫泉。這地方雖好，可惜電燈已經許久沒有修理，用瓦斯燈代替。

花蓮縣幽靜人稀

從屏東到花蓮，一百七十公里，公路不通，惟一的交通工具是鐵道。每天早上台東與花蓮對開快慢車各一次，快車九個鐘頭，慢車要十二個鐘頭。午後一點對開汽油車一次，這車祇要六個半鐘頭，汽油車的價格與快車價格相差頗大，快車七十元，汽油車要三百廿元，因此汽油車的客人常常不多。這種汽油車，就是上海杭州與無錫之間，來去行駛的遊覽車一樣，車身小，位置却相當舒適。

我們到花蓮港時已七點半，這地方街道很寬大，燈光很明亮，與台東完全兩樣。我們住縣政府招待所，花蓮賓館，賓館雖小而乾淨，管理的人並不多，祇有一個職員和一個女侍。

未到花蓮前，有人告訴我，街上可以看見三分之一的人是臉上刺花紋的高山同胞，我們一共住了兩天，陳先生祇看見一個，我一個也沒有看見。當然事實上，在花蓮高山同胞很多，但他們都已經生活得與我們沒有兩樣了，同事們爲我們請了十幾個高山女同胞來表演一次舞唱，舞唱服裝都很美麗，比有一次我在中山堂看見的好許多倍，如果她們到內地去表演，一定會受到極大的歡迎的。

花蘇公路窄灣多

離花蓮五公里有一個築港，也是蘇澳到花蓮的下船碼頭，換句話說，坐船到花蓮須在此地下船。築港還有兩個最大的工廠，一作鋁，一作鎳，可惜都被炸壞了。我們在海灘上拾了不少不同樣式和不同顏色的貝壳，因爲我想把這個帶回去給我底三個小孩作爲禮物。

從花蓮回台北在目前有三條道，一是從我們來的道路回去，一是從築港坐船到蘇澳，一是坐公共汽車，坐船是最不好的，因爲到花蓮的船都很小，經常來往的船祇有三五十噸，沿海風又大，坐在上面據說好似坐浪橋一樣，很少人不吐的，最好是坐公共汽車，但他們形容那條公路彷彿危險得不得了，經過那兒任何時都有掉在洋裏的可能，因爲公路是在半山絕壁之中，路窄灣多，據統計一共有一仟九百八十八個灣，當然這種危言能使我們相當害怕的，但我們調查每年出事的汽車並不多，平均大約一年最多有一次，足見翻車也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我又想，難道我們就是一年中那部該被翻下洋去的車麼？我們決定了要看看這條公路究竟危險到什麼程度。花蓮與蘇澳每天對開三次，都是上午，七點九點十一點，我們買好了四號早上九點開的車票，但汽車公司臨時通知我們：蘇澳附近的山石崩裂，道路被阻塞，正在搶修，要等等看，等到十二點才知道沒有希望，必須改在五號早上七點動身了。

清水斷壁工程偉大

車情並不如理想的壞，五號早上七點，趙君等來通知，車要開了，我們住的地方離車站祇有一分鐘的距離，所以很快就上了公共汽車，這車的車身，比林邊到台東的小，秩序也很好，都是對號入座，不過一開到途中，沿途就有人上來，這一點公路局似乎要特別注意，因爲這樣無限制的上客，把我們擠得實在透不過氣來，休息時想下去，也不好走，我相信這不是公路局管理人的疏忽，而是司機與賣票人的不負責任。

我應當說的這條公路，灣實在多，最險要的地方是清水斷壁，我以爲與其說路險，不如說工程偉大，因爲這條路是沿洋而開，（路下就是太平洋，）在沒有平地的地方，便在岩中開一條路，這種工程雖不能比長城，比巴黎鐵塔，比舊金山大鐵橋，但上面那些傑作也不能和花蓮的公路比，這就是說各有各的偉大和美麗，我想到了台灣如不到花蓮旅行一次，並且不坐公共汽車，那就是白來一趟。

我們過了清水斷壁，不久又到了一個橋，有位旅客說：這是世界第一大橋，我看原來的橋被水冲得連影兒也沒有了，臨時用幾塊木板搭着，我看了看河身，也不過幾百碼，如果這樣的橋也算世界第一大橋，那麼舊金山大橋又算第幾了？我在台灣常聽說起[illegible]樣是世界第一，那樣是世界第一，這是中了日本人短視和誇大的毒，世界上我們沒有看見的東西多着呢，說他們是井底蛙又好像是太侮辱了。

花蓮公路我們走過了，祇能說這是一條艱險工程的公路，有美麗的風景，路也很寬，不致於一下就開到洋裏去。

我們到蘇澳時，才一點半，休息了一會兒，又坐車到宜蘭轉礁溪，在礁溪休息一回，搭晚上六點十五分火車到八堵，十點回到台北。

三十六年二月八日於台北。

紀西昌邛海

朱偰

邛池非海水　絶底暗通湖　天影落虛靜　山光隨動搖
如何挾夏雨　遽乃漫秋苗　不道長河廣　波瀾漸漸消



邛海風光

深山之湖泊

我國西部高原，多深山之湖泊，淡泊寧靜，蔚然深秀，彷彿瑞士之湖山，而雄偉過之。以余游蹤所及，有西康之邛池，有雲南之洱海，滇池，有峨眉之龍池，有螺髻之天池。茲先寫邛池，再及其餘。

邛池一名邛海，在西昌東南五里，當瀘山山麓，匯螺髻山脈之水，山光雲影，一碧千頃，誠西南勝景也。西昌縣志云：『邛海，縣東南五里，澄瑩芳淥，煙靄微茫，飛鶩涵青，矯鷺湛碧。園林纚屬，菱芡佳饑。南人名湖曰海，廣九十里，徑三十里，銀鯽翠鯿之產，輕舫小艇之游。微風不瀾，旭日始旦，魚龍之氣，晃於波心；塔寺之圖，開於天半。其足以娛靈矚，盪奇胸者，遠近殊姿，空水異色，莫能狀也。』

宛然西子湖

余久耳瀘山邛海之勝，三十年八月，余有西昌之行，遂出城作探勝之舉。是日晴雲曖曖，空氣中微帶水分。將近湖邊，初則遠山橫黛，湖水拖藍；繼則直駛湖濱，但見山光水色，上下一碧，空明澄澈，放眼盪胸。久居山國，覩此奇景，爲之心曠。然一轉瞬間，憶及西子湖，波光雲影，無異於斯；而六橋煙柳，久淪胡塵；十里平湖，腥膻滿目。捨故鄉之喬木，賞異域之煙霞，不知西子湖別來五載，幾經風飄雨零。興念及此，淚涔涔下，悲不自勝；繼思新亭豪語，稍稍

五七一五二〇

自抑，然國仇家恨，鄉思別愁，齊湧心梢。對此湖山，何以自遣？有詩一首，以誌感慨：『昔別西湖路，迢迢走百蠻。吳山長滴翠，越水每拖藍。今見邛池景，疑從夢裏還。故鄉風物好，清淚落潸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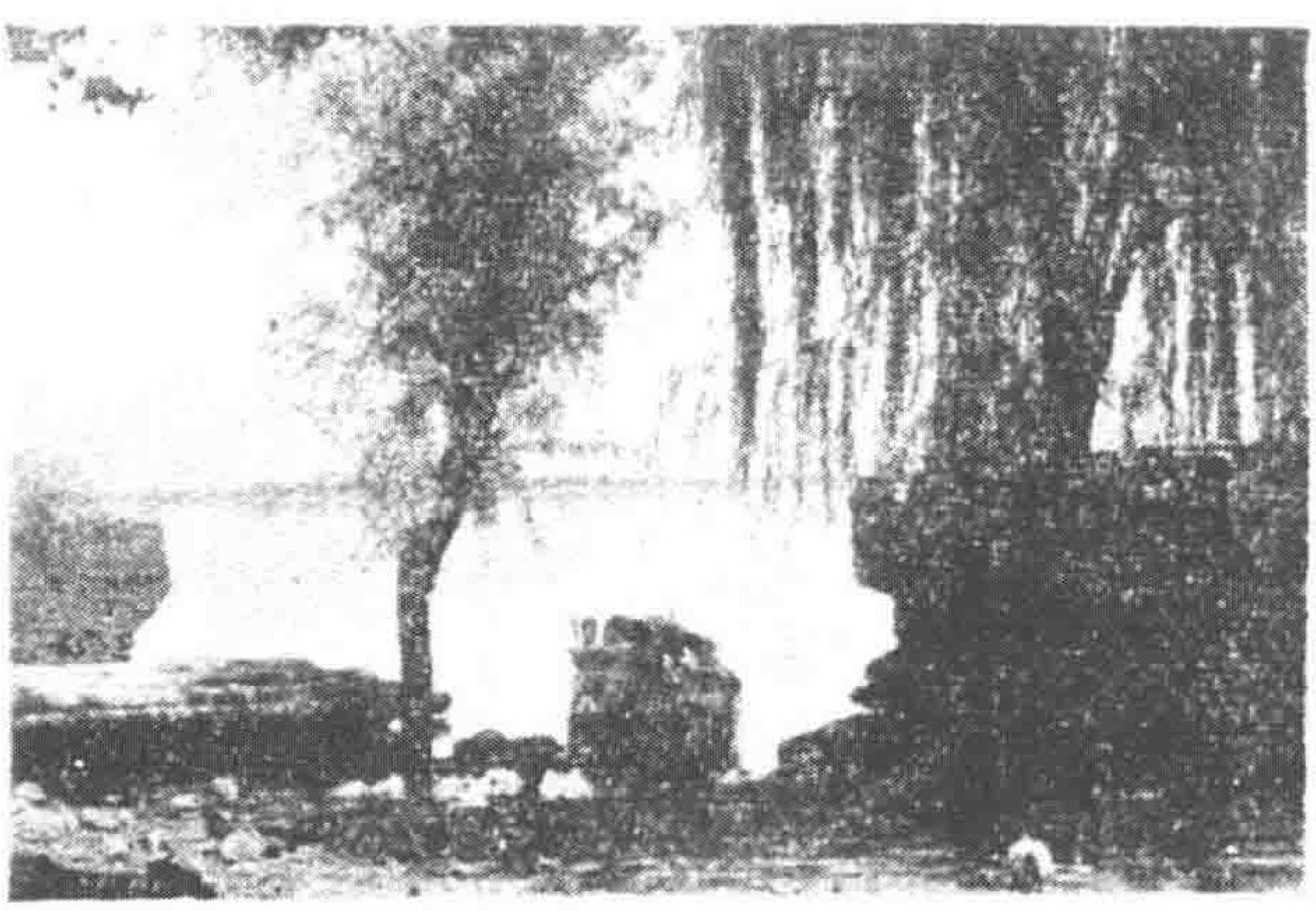
蓬萊遺勝

登瀘山路，赴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之宴，校址高踞半山，背山面湖，形勢至佳。舊爲光福寺，創自唐貞觀時，寺後古柏，鐵幹凌雲，蒼龍夭矯，拏空欲去，不知其幾千百年物也。寺門額曰『蓬萊遺勝』，前後凡四進，推窗遠眺，翠靄空濛，山光水色，渾然一碧，誠勝景也。寺東爲文昌宮，西爲劉將軍祠，祀劉廷珍，同光間有功於郡，父老祠之，以寄其遐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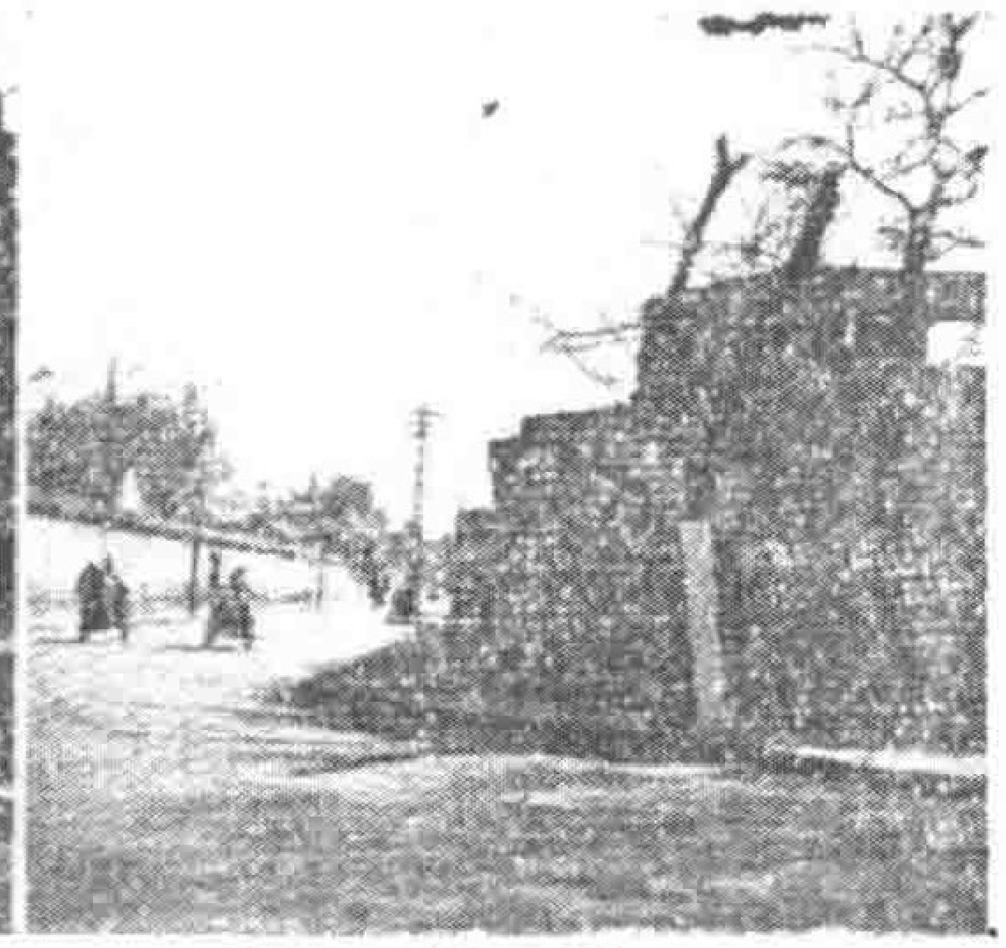
月下泛湖

是日向晚，微有風雨，夜來月色，更覺皎潔。乃從新村放舟，直駛湖心。上下晶瑩，空明一碧，如入琉璃世界，更闌人靜，猶容與中流，不忍遽去。歸宿新村，枕上成詩一首：『萬壑清泉匯，邛池一鏡涵。山光深似黛，水色碧於藍。波靜雲飛影，秋高月印潭。空明何所極，靈悟此中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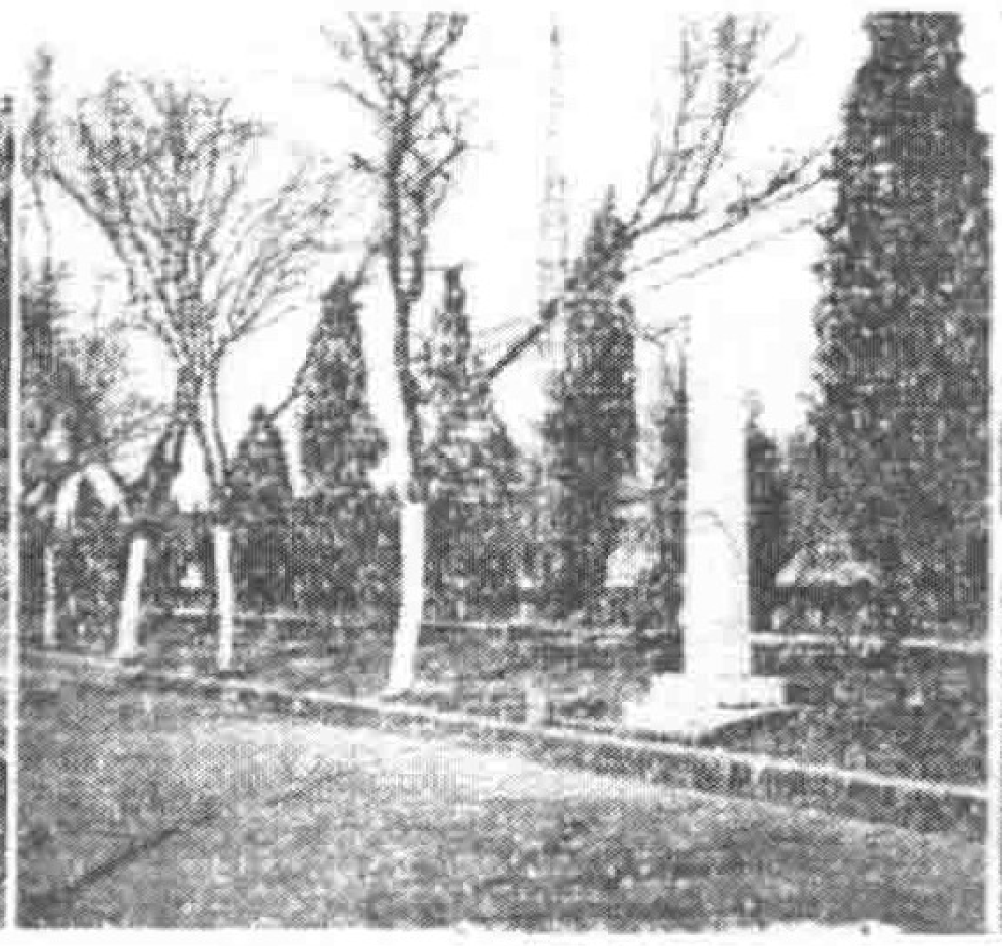
翌晨再度游湖，曉嵐橫黛，碧波弄影，和平靜穆，與昨夜風光，又不同矣。余嘗放舟西湖，鼓棹洞庭，泛太湖而臨鄱陽，游雲夢而浮邛海，覺洞庭雄闊，鄱陽奇偉，太湖深秀，雲夢滄漭，西子與邛池，並以柔媚勝；惟西子濃妝，邛池淡抹，各有千秋，而邛池尤以恬靜勝，其深山圍繞中之天眞處女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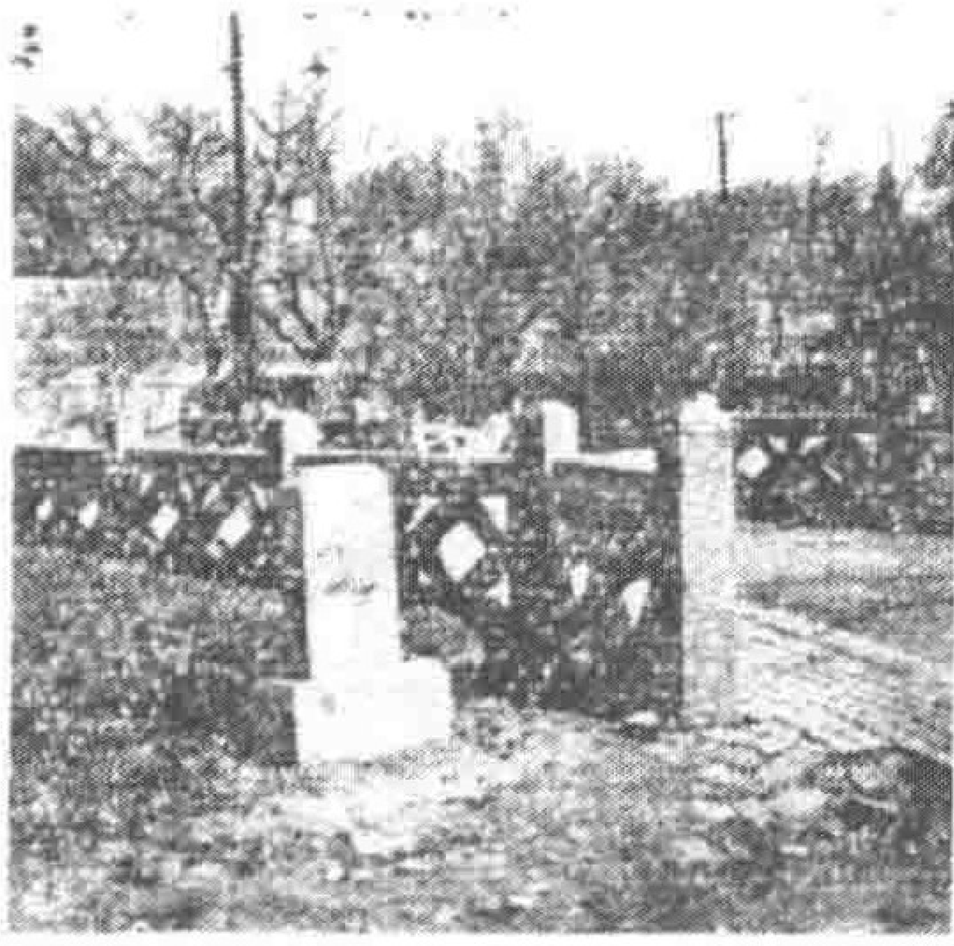
邛海風光



一・舊使館區界牆



二・使館被圍紀念碑



三・史特勞資紀念橋

故都舊使館區

史蹟鱗爪

佘貴棠

本文照片由康占元攝影

（一）舊使館區之界牆　圖之左部顯示中國式之牆垣，爲北平所習見，其右則爲城堡式之雉堞，爲舊使館區所獨具。按辛丑和約第七欵主文「大淸國國家允定各使館境界以爲專與住用之處，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准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以故外國使館自爲防衛，營壘駢闐，儼如敵國，爲故都特殊之怪現象。意大利使館位於臺基廠北口路東，其地爲淸代之「堂子」，蓋淸人未入關前久已崇奉之原始宗敎。宸垣識略謂係順治元年九月所建，每歲元旦月朔，國有大事，爲祈爲報，皆詣堂子行禮，崇奉之隆，殆與太廟相同。天咫偶聞云「堂子牆外松柏成林，滿人欲請神杆者具呈禮部任擇其一，而仍以稚者補之。」庚子中被焚，今無遺迹可尋。辛丑和約商談中淸廷原圖保存其地，以外國公使團之堅持不讓步而作罷，今東長安街路北之堂子，則議和以後新建者也。

（二）使館被圍紀念碑　碑在玉河西岸英使館門前，僅有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四日被圍之日期，別無其他文字。英使館爲被圍之役之防禦中心，各國人士之避難於此者計有美、奧、英、法、德、意、日、俄、荷、比、西等十一國之公使，各外國商民敎士約一千人，中國敎民約二千人。參予防衛工作之衛隊僅爲四百五十人，其構造防禦工事，大部份由中國敎民任之。外僑之被圍者頗多知名之士，如丁韙良博士Dr. W. A. P. Martin 一度曾爲京師大學堂校長，總稅務司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及倫敦泰晤時報著名記者東洋學家之莫利遜醫師 Dr.G .E Morrison（今王府井大街西名稱爲莫利遜街，以此）皆是。其時英使館前築有土牆砲壘，戰後撤去，立碑以爲紀念。按八國聯軍之入京以使館被圍爲主要之口實，此碑雖小關係重矣。（六月二十日德使被戕，各國公使及眷屬移居英使館，是爲被圍之始。）

（三）史特勞資紀念橋　橋跨玉河，在英使館大門前。史特勞資爲英使館衛隊上尉隊長 Captain B.M.Strouts 年三十歲，於防禦中任英公使（防禦總司令）之副官，在肅王府內被創戰死，時爲七月十六日，距被圍之始幾一月矣。史氏之死對防禦工作頗有影響。其墓在西便門外英國墓地，今存。

旅行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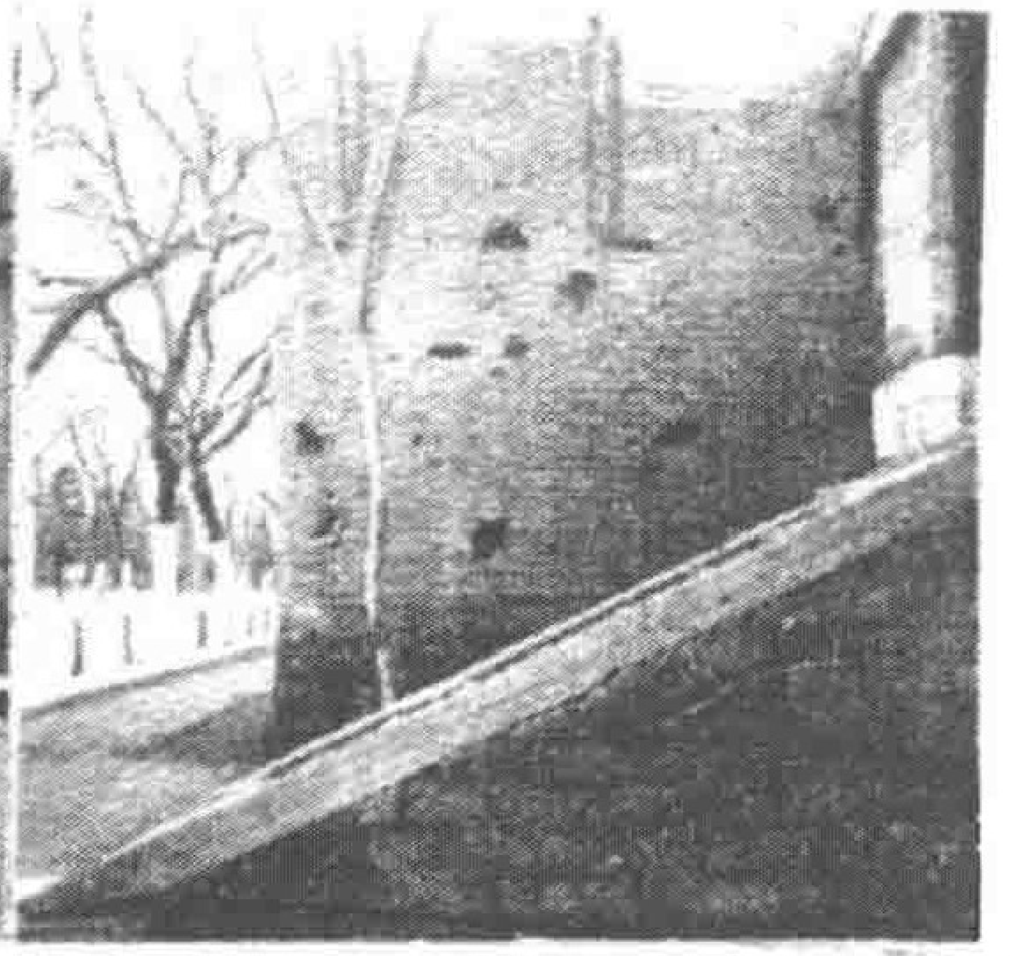
醫學博士季斯克著

沁樂譯

在此後數月中，美國人到埃及騎著駱駝旅行時，往往會感覺不適，其實不必遠到埃及，美國五百萬男女在乘火車船舶或汽車時大半會有同樣的感覺。不問它是否爲駱駝徐徐的振搖，飛機突然的下降，或船舶前後的顚簸，總之，我們會不絕地害那在經歷中者所害的最不愉快的病，——暈動病。

暈動病究竟出於何因，至今沒有一個權威能確切下一斷語，——雖然人人都以爲最重要的因素是耳朵敏感組織的騷動，——這種微妙器官使我們有平衡的感覺。

幸虧我們對於暈動病並非都具有同樣的銳感。這在人們各各不同，正像各人軀體的高度和重量，髮的顏色以及脚的長度，各有差異。假使你是幸運的，那末，僅在最艱難的旅行狀


四・英使館北垣之彈痕


五・臺基廠三條胡同


六・法國兵營紀念碑

（四）英使館北垣之彈痕　英使館之東北角，猶保存庚子被圍後之原狀，其上彈痕斑斑可考，牆顚標有英文字樣(Lest we forget)「永誌不忘」，亦復灼然可見。惟吾人今日感覺有「永誌不忘」之必要者，已非爲辱國之和約，而在於其附近地帶文物之損失。按淸代翰林院爲明代舊址明嘉靖七年建，其後堂東西樓建有藏書樓，院門北向，其中正堂南向，設有寶座，乾隆八年重修後曾臨幸其地，後堂南爲敬一亭，旁有鳳凰池，庚子亂後尙存（見Arthur H: Smith China in Convalsion今已無可查攷。永樂大典於亂中散失泰半，其原藏處當在此牆五十公尺之內，B. L. Simpson使館被圍記所述綢面華函書家字册，任意搬移，狼藉無次，卽此是也。龍顧山人庚子詩鑑曰「丹地飄烟萬瓦飛，琅函狼藉散龍池，鮫人拾得珍珠字，輦向西洲價不貲」，惲疏鼎日記云「五月二十七日（西六月二十三日）聞使館尙未蕩平，羣醜俱集，英館負隅抗我，鎗炮之聲終日不絕，敎匪據民房，伺間狙擊，甘軍死者約百人，董帥大怒，縱火焚之。東交民巷一帶，蕩爲平地。」Arthur H. Smith 記火焚之事頗詳，英館垣後多古樹，着火極易，經竭力撲救，二小時後始漸消滅，猶復烟氣熏騰，歷久不散。董軍謊報曰「使館盡焚矣。」

（五）臺基廠三條胡同　此胡同及臺基廠之轉角處爲巴黎商行，路南爲法國圖書館，路北爲法國兵營，帶有濃厚之法國情調，其西名爲Rue Labrousse拉布魯斯街，以紀念法使館衛隊長拉布魯斯上尉 Capitaine Alexis Jacques Labrousse，渠因防衛法使館被戕，時爲八月十二日，距解圍僅二日耳。其墓在西什庫後，今存。惲疏鼎日記云「七月十七日（西八月十二日）陰雨，氣象愁慘。正陽宣武及外城門均閉，惟留廣寧一門(按卽廣安門，外城之西門)，容單身人出入。大街潰兵，自東而西，行旅負包出城者如蟻。傳聞大駕已於五點鐘啓蹕。余八口俱寄危城，惟扃門加鎖，靜待命數而已。」其時聯軍大兵進迫通州，而使館區內糧盡兵疲，形勢亦岌岌矣。

（六）法國兵營紀念碑　法國兵營原名爲Caserne Voyron（門額上註明一九〇一年字樣），以紀念庚子之役法國援軍司令之Emile Jean Francois Regis Voyron 將軍，卽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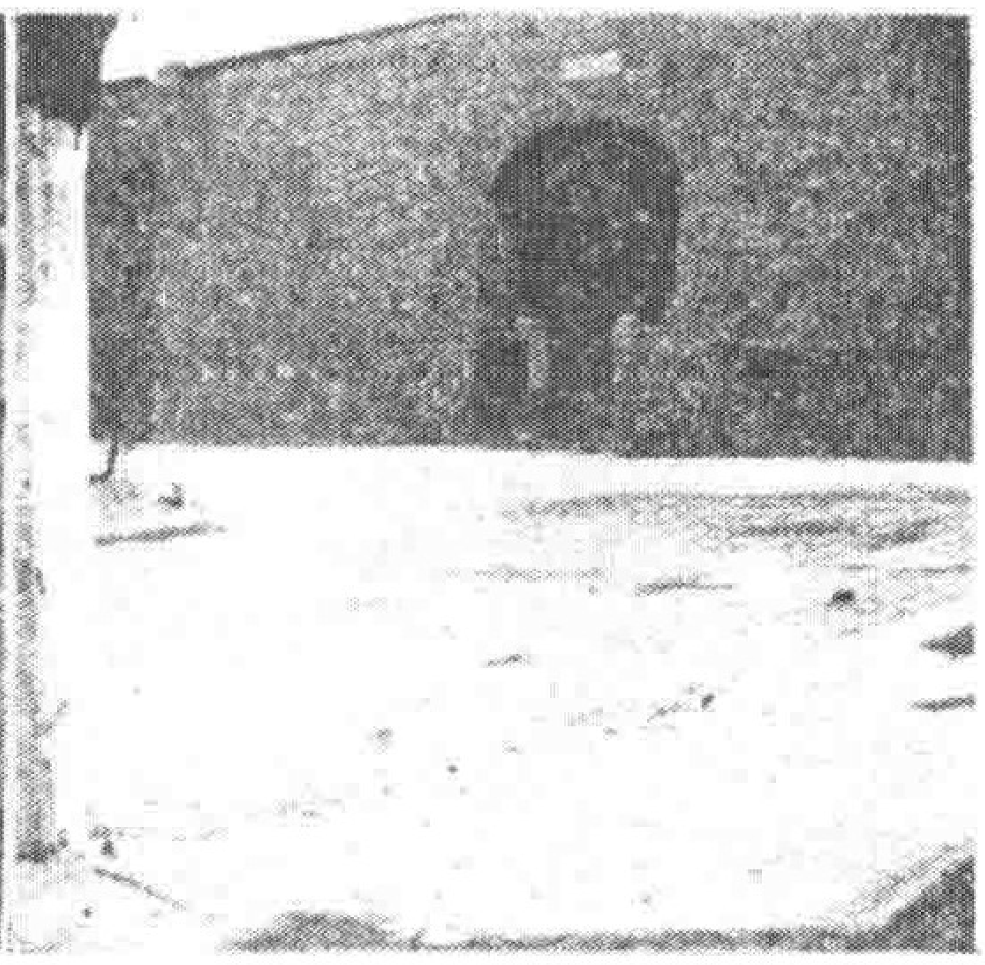
況下才會感覺不適，假使你在不幸者之列，那末，你每次受到不慣的搖動，便會感覺不適。最厲害的甚至在跳舞時也會引起暈動病。

暈動病乃是人們所知道的最不愉快的經歷之一。任何人曾在海上度過波濤洶湧的幾天，——或在飛機中受過顚頓的數小時，——都不致否認這事實。這病的第一豫徵是眩暈。有些人眩暈之外，並無他苦。有些人眩暈之後，便身上出汗，和面色轉白，更惡劣的便接着嘔吐。這雖不是很混雜性的徵象，但這病却使人感覺心神不安，無以復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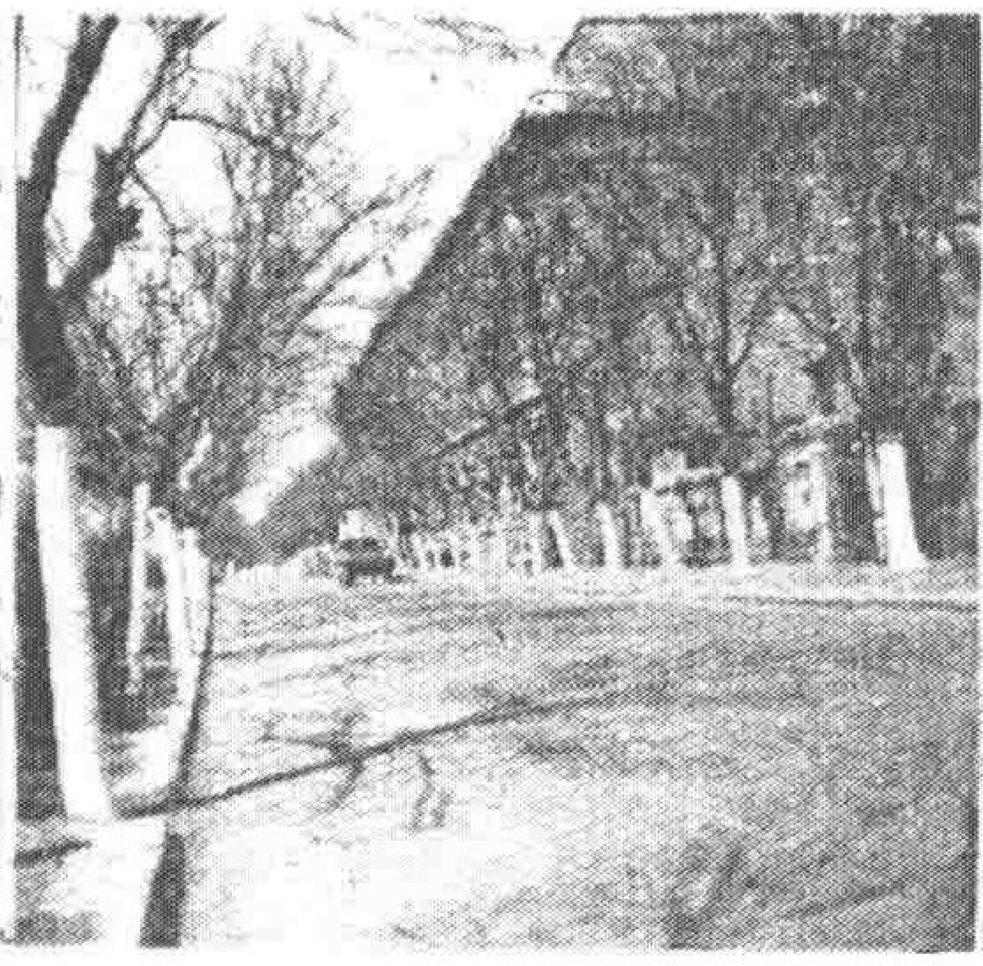
現曾試用的解除方法，有兩種藥品。一是普通鎭靜藥，使人週身鬆泛，另一是安靜所以引起旅行病的神經系統。阿刀平Atropine.盧密那Thenobarbital.司各撲拉明Scopolamine.麥角素Ergotamine.匹羅卡平 Pilocarpine. 苯齊特靈Benzederine. 司特拉母尼姆 Stramonium. 水化三氯乙烷醛Chloral hydrate.安眠特納Sodium amytal.莨菪Belladonna.以及碘酊Tincture of Iodine.這些不過是曾經試用的幾種藥品。當一種似乎覺得靈驗時，研究家在試驗之後很快地發見那只是於某種人有效。於是便重新開始研究。

現在醫師知道各種不同的暈動病都有密切的關係。暈汽車、暈火車、暈飛機、暈輪船、暈鞦韆、——都有一種共同性。一個慣於暈船的人以爲也會暈飛機，這並非時常如此。你能決定這一問題的唯一方法，便是乘坐飛機實地一試，也許你會不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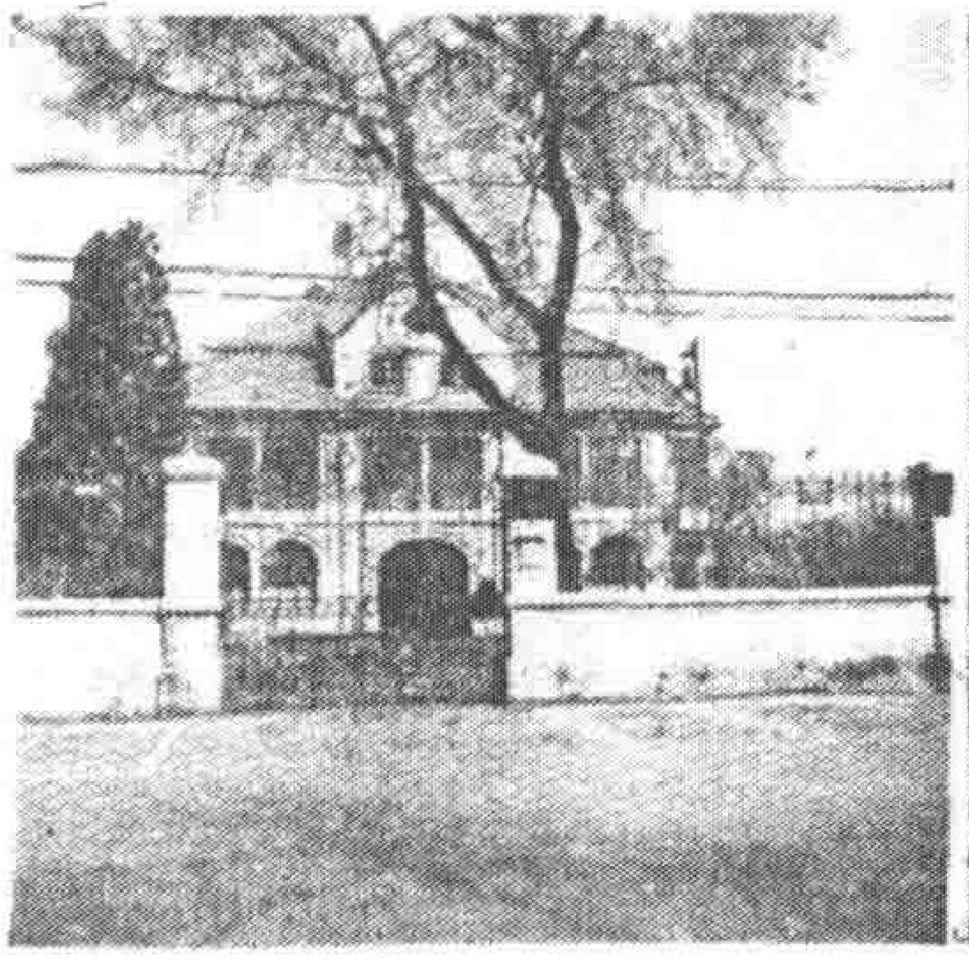
陸軍航空隊訓練指揮部保留着所有實習生最初十次練習飛行的記錄，發見約有百分之十在最初五次練習中會暈。但至第五次練習時，至多有百分之八暈否須視情形而定，其餘的大都被認爲無合格希望，而經淘汰。



七・水關



八・玉河東河沿



九・北京俱樂部

舊法租界華龍路所由名也。其人曾從事摩洛哥等處殖民地戰役，初無特殊之勛名，庚子中法軍駐在外城正陽門與崇文門之間，內城西單至西皇城根一帶，紀律亦欠良好，此項紀念，實無保存之價值。所幸勝利以還，此營房隨之撤廢，法政府方面已決定將該處房屋興辦文化事業，今爲中法漢學研究所所址，庋藏中西文書籍甚多。圖中兩紀念碑，一爲咸豐庚申英法聯軍之役，一爲庚子八國聯軍之役，上鐫統帥及死事者之官階姓名，中有古砲，上鐫葡文姓氏及製作年代，相當於明天啓七年，疑係庚子拳民焚毀南堂及阜城門外柵欄等處舊天主堂後所發現，聯軍入城後天主堂由法軍守衛，因而移置於此。

（七）水關　按此爲玉河流入正陽門外護城河之故道，玉河發源於玉泉山，庚子中有奏請決玉泉之水淹使館者。原有水關極低且植有木柵，其前卽南御河橋，今夷爲馬路，已無遺跡可尋。庚子中聯軍入京列强相互間猜忌甚深，各軍司令原定八月十五日攻城，後日俄軍向朝陽門方面推進較速，英美軍亦亟向外城進攻，十四日先遣部隊印度錫克族人，由英軍官率領經水關匍伏蛇行，進入使館區。時平津鐵路僅通永定門外迤西之馬家舖，戰後路軌展至城內，使館中人往來車站，以水關爲出入之捷徑，遂築爲城門，上有英文字「水關一九〇〇」字樣。按故都城門額，清時滿漢文並列，民國紀元以漢文石刻易之，惟水關僅用英文，爲特殊之事例。

（八）玉河東河沿　玉河東西河沿以景物幽靜見稱，明王家屛玉河新柳詩「水繞沙隄曲，橋看御柳眠，柔條輕着雨，嫩葉暗抽烟，影落澄波細，陰垂畫檻偏，亭亭依漢苑，遲日待鶯遷。」今河爲暗溝（民國十五年塡成），兩岸垂楊亦盡，惟東安門大街以北之東河沿尚可想像得之。圖示英商六國飯店，其先原爲民居，更北爲舊日本正金銀行，日本兵營及日本使館，則詹事府及肅王府之原址也。庚子以前英人對此原有 Canal Sheet 之稱，差近於「河沿」之原名，庚子後稱爲國會碼頭 Ouai du conge's，大致係因對岸三官廟爲美國武官駐地，（今美軍軍官華語學校）庚子後新使館始事營建，美使館館員暫駐三官廟辦公，故其地採用關係美國之名稱

每隻輪船和每種飛機都具有它自己個性的運動，所以一位旅客很可能的乘在瑪麗皇后號上時暈得要死，而改乘法蘭西島號時却從未感覺不安。搭乘星座號或其他四引擎飛機的旅客也許會一時暈倒，但改乘 DC-3 號飛機時甚至却從不感到眩暈。換句話說，暈動病並不以你所乘的飛機或輪船而定，——端賴你的本身。

科學家爲覓求暈動病醫治法起見，曾作種種不同的試驗。一種椅子名 Barany Chain，使人坐在裏面，於是迴旋不已，以引起反應。但是這迴旋椅並不有像你尋常旅行時所遇到的運動，所以它多少已被棄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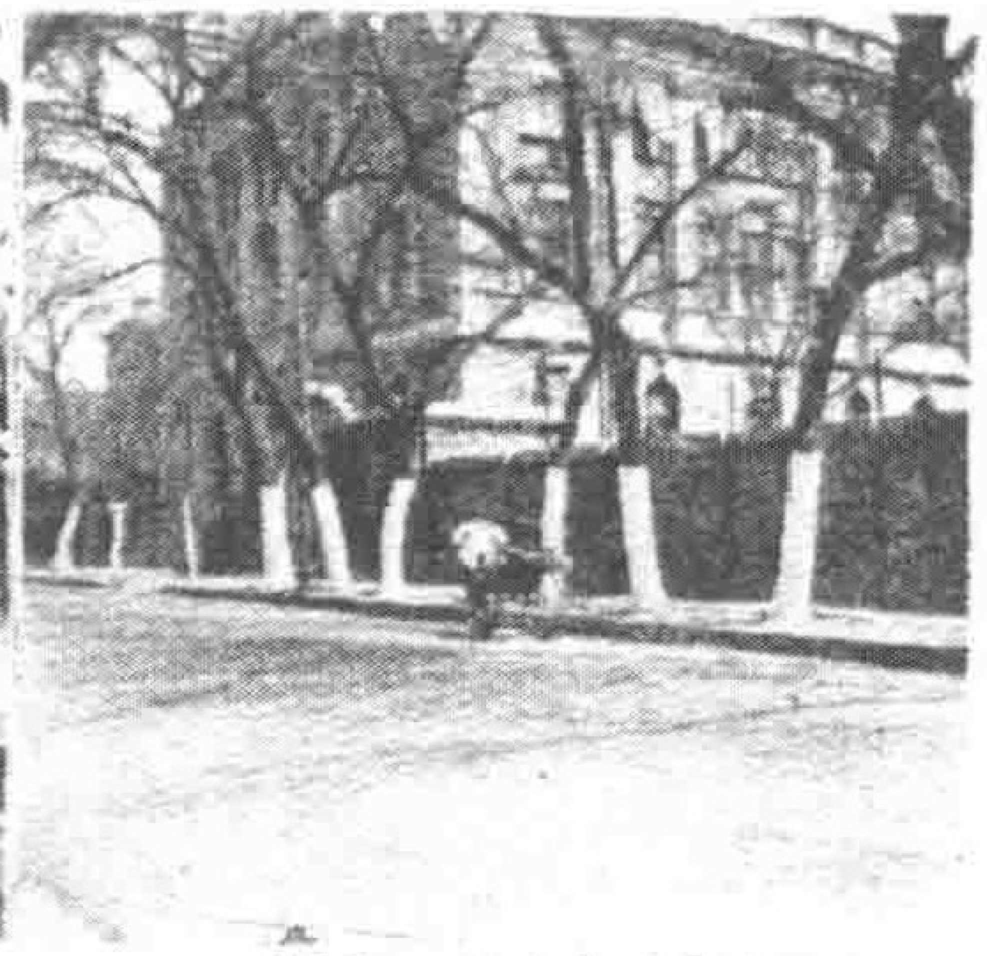
另一種試驗方法使人在一種調節的鞦韆架上前後擺動，藉控制擺動的速度和滑動的弧形可能發生一種類似在飛機輪船中遇到的同樣眩暈。在戰爭時期中會普遍地用這種擺動的試驗選取實習航空員。

康耐克蒂克特州韋斯萊央大學的心理學家會製成一種波動機，——類似升降梯的一種防禦聲音並控制氣溫的小舍，在一分鐘間可升降一千呎。試驗的結果證明在運動中的時間因素遠較運動本身重要。那便是爲何我們不被短而急拉或迅速的運動所困擾。我們的暈動病實來自一種含有比較長久的時間因素的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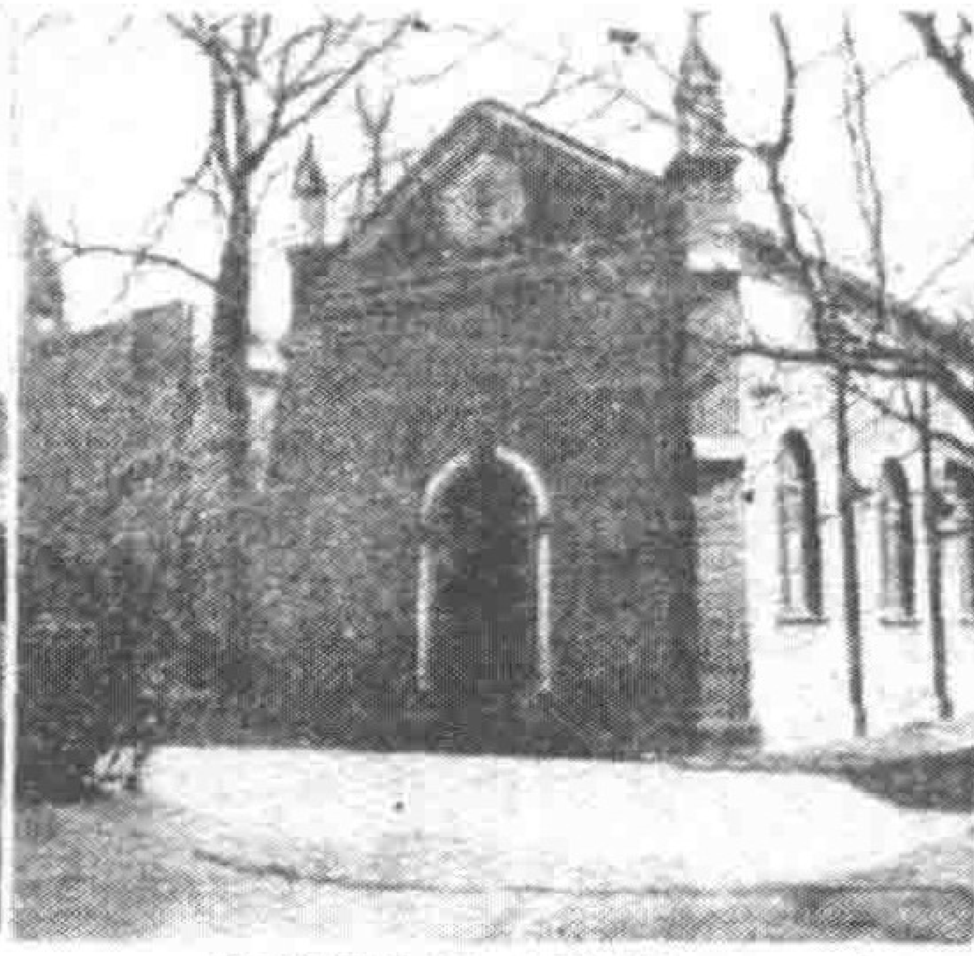
但是這問題除了被迅速或緩慢的運動、旋轉動、擺動、下降動、顚簸動、滾動所引起刺激以外，還有其他原因。暈動病是由不慣常的運動加上情緒的緊張所合而引起。對飛機或對水的恐懼心本身足够引起這病。如果使這些患者在實驗室中受同樣的運動試驗，他們大約會安然度過，而不受影響，這可見全是心理作用。

關於暈動病的心理，仍有數點須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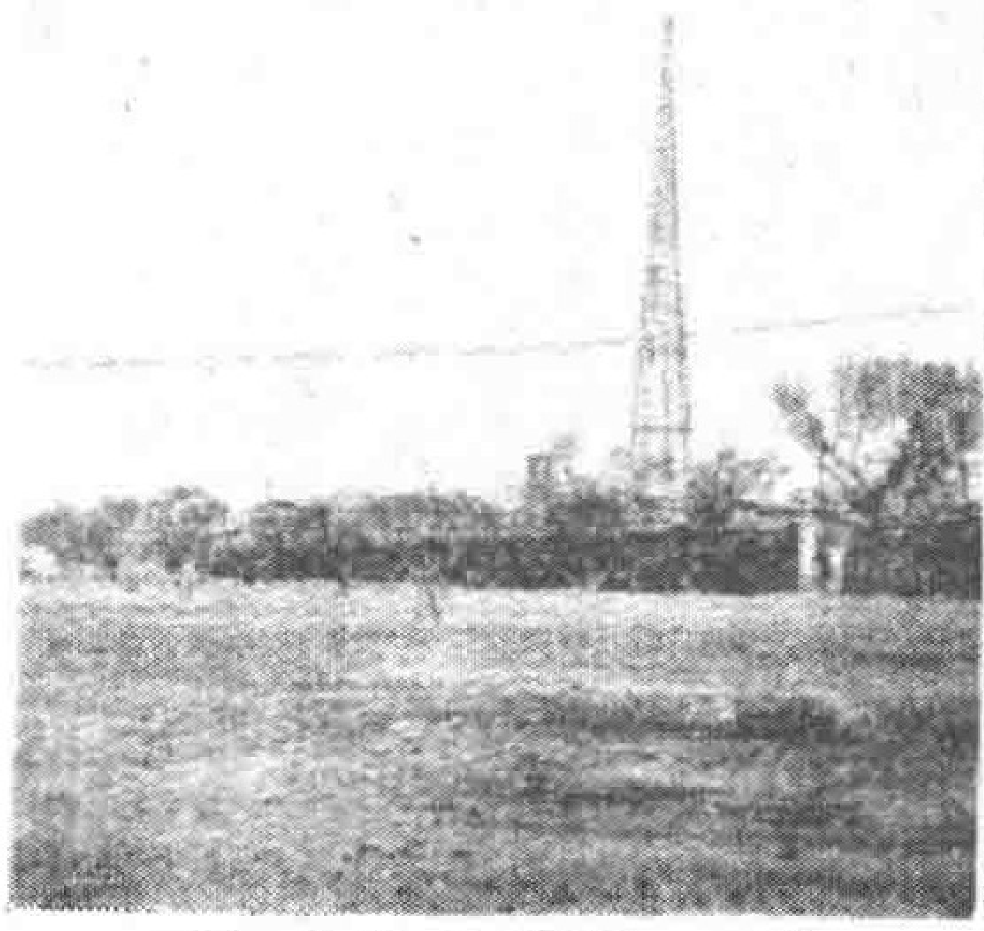
五七—五二四



十・東方匯理銀行



十一・法國使館舊教堂



十二・使館界外之操場

（九）北京俱樂部　在臺基廠二條胡同西口，俱樂部之組織遠在庚子之前，其會址原在法國使館對面，庚子後併爲舊德國使館之一部，而遷至臺基廠，內有圖書室（所藏以英法文小說筆記等居多）餐廳，球場等設備，此組織對國人原不正式開放，最近始得加入爲會員。臺基廠之稱昉自明代，爲堆放柴薪蘆葦之所，明工部五廠之一也。西名馬可波羅路，則其地元代爲城外麗正門文明門間之城根地帶，距市中心甚遠，徒以意大利使館正門位於此街，故以爲威尼斯商人之紀念。

（十）東方匯理銀行　庚子之前北平外商銀行僅有英商匯豐銀行及華俄道勝銀行二家，其中華俄銀行以光緒二十二年東省鐵路合同之訂立而組成，爲鐵路借欵之濫觴，庚子中被焚。厥後以撥付賠欵指定關稅存放等關係，外商銀行在平競設分行，多至十餘家，且均建築巍峨，氣勢雄偉。東方匯理銀行屬法國系，曾於光緒三十四年與匯豐銀行共同承借郵傳部借欵。其地址尤有歷史上之關係，蓋基督教教士於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後始入北京，其初以英使館顧問醫師之資格開設診所，漸乃展開宣教之工作。其地爲初期來平教士Dr. Wells Williams之私產，後賃之美人，爲美國使館所在地，庚子被圍中之美使館即此是也。屋後爲內城城牆，被圍之前，美使館衞隊即進佔城垣，其後乃得專注於北面之防禦，實爲被圍戰役中之重要關鍵。石濤山人見聞志記之爲六月十六日事，時前門大火，東交民巷西口已被波及，洋兵登城守禦，城上旗兵棄銆遁走。

（十一）法國使館舊教堂　法國使館原爲慶公府（淸世祖次子裕王之後裔），法人於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改爲使館，此教堂爲最初建築物之一，猶存天主教教堂之外觀，然庚子後改作辦公室，迄已多年。使館區內最左之教堂爲蘇聯使舘之東正教教堂，初建於雍正十年，惟厥後叠經修繕，原狀殘不可辨識(Juliet Bredon: Peking)，法國使館之教堂則內部雖更，外表仍維原狀。考北平天主堂以宣武門內之南堂爲最早，建於利瑪竇司鐸來華之始，原爲東林書院舊址。其堂正式成立於一六五〇（順治七年）經教皇亞力山大第八世核准，統轄蒙古、東北、山東、河北及朝鮮等教區，繼之者

費城有一個青年女子承認她每次瞧見船隻行駛在波濤洶湧中的新聞影片，便會有像暈船病的感覺。而每一碼頭和每一機場在旅客出發以前已知道誰會患暈動病，甚至船隻或飛機特有的氣味也足使某種旅客面色發青。

坦潑爾大學的醫學院的史畢琪爾博士警告旅客在飛機急速下降或上升時，或輪船變更駛行的速度時，切勿轉運頭部。慣於航海的旅客常常遵守他的勸告。他們知道在躺下時可以減輕不舒服的感覺。

視覺和暈動病多少也有些關係。往時有些人認爲只要閉上眼睛便可避免暈動病。但是現在我們知道甚至盲目的旅客也會有這病。即使你處在黑暗中，暈船病或暈飛機病正如白天一樣也會降到你的頭上。

雖然視覺是暈動病的一個要素，而每一條航空線上的駕機師當他駕駛飛機時從不感覺不舒服，可是當他在飛機中爲旅客時立即會有這種感覺。一部分的煩惱大約還是心理作用——但一部分是由於駕機師自駕機時他的視力有所注意的原故。

無論旅行病如何可厭，美國人仍舊乘着飛機、火車、輪船、汽車、漫遊全國和世界。但若遵守幾條簡單的規則，也許能够使他們的旅行更覺愉快。

下面的警告是免除旅行病的秘訣：精神上的鬆泛，並使你自己有所忙碌。如果需要的話，吃些特製的藥品，但不要希望它有神效。假使你心中以爲要病了，那病大約便會降臨。假使你暗自默告「我不會病的」，那你大可增加你旅行中的愉快。

◆　◆　◆

爲北堂東堂及西堂，而諸堂悉於庚子中被燬，惟北堂以樊國梁主教Monseigneur Alphonse favier 之防守倖免，然此北堂以光緒十四年移建於西什庫，已非原在蠶池口之北堂，故法國使館之舊天主堂，在建築上爲最早，饒有歷史之趣味。

（十二）使館界外之操場　辛丑和議既定，使館界內不許華人居住，各館館址遂均大事拓展，且多利用賠欵，重行建築。接近界址之處則夷爲平地，其中西面之操場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工部等署之遺址，北面之操場爲兵部署，鑾儀衛、翰林院、堂子等之遺址，迤東一帶原有廟宇（最大者爲化成寺，雍正二年建，但庚子前已頗頹敗）胡同（如化城寺夾道，賣羊肉胡同等）祠宇（昭忠祠，雍正二年建，祀清代王公大臣之盡節全忠者）盡遭拆毀，即今東單牌樓附近俗稱「東大地」之處也。圖示北面操場，後有無綫電臺，爲意大利使館舊址。無綫電爲意國人馬可尼所發明，光緒末年，意使館即設有電台與派駐渤海遊弋之意國海軍軍艦通音訊，是爲北平無綫電台之嚆矢。圖之左部林木菁密之處爲舊匈奧使館之後垣，庚子之役董福祥軍進攻使館，奧館衛隊以衆寡不敵，退往法國使館，使館被圍之戰，肇端於此。

馳名卅年　本地名點

喬家柵湯糰

鷄肉春卷
蝦仁餛飩
糟田螺
擂沙圓
排骨麵
蝦仁肉餃
麵筋百葉

質料精美　名不虛傳

端陽佳節　粽子上市

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　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

會員銀行

浦海商業銀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定存活存　利息優厚

手續簡捷　服務週到

地址　上海寧波路九十四號
閔行北大街

電話　總經理室一九〇四〇
經理室一四八七八
營業間一八二五七轉接各部

大龍湫寫景

——『雁宕十月』之三——

陳適

時光很快地已到了五月中旬，許多同伴約我參加去遊雁湖，這中間也有一個新來的客人。

我們早晨由靈峯出發，經過靈岩甌中分校和樂成中學的門口，越馬鞍嶺和東嶺，到西外谷的梅雨潭，由此上登險道，跨渡飛橋，爬過危岩，臥看羅帶瀑。再轉入明陽洞休息一回，喫些携帶來的乾糧，出明陽洞始登雁湖嶺。嶺道修長曲折上攀，到了一個山尖，仰頭看看上面還有一個山尖，這樣不知經過了多少次，在忍耐過三個鐘頭纔得到了絕頂，這裏高僅次於百岡尖，俯瞰山中峯巒起伏，都在足底。山外清江映碧，海甑島渚多如星羅棋布，海氣蒼然如夜色，風濤起自天末，羣鳥飛繞峯頭，展開一幅奇偉廣渺的景象。

雁湖於高寒中展開在眼前了。周遭高起如江隄，中間有小陂如田塍畦埒，分成三個體圓的窪。據溫州府志所說：「雁湖在雁山頂，方十里，半爲蓊林，餘皆水草，雁多集云。」湖水現在雖涸而不燥，所以有人說這是海眼。其中的葑田土，非沙非泥，脚踏上去四邊微微震動，透溼鞋履。我曾將手杖用力刺插下去，普通深入只有尺許；只有幾個地方是連一條手都要插進了而不知所底。湖中叢生蘆荻萱草蒲公英等，沒有竹木水石，但不時可看見牡蠣和赤色的小蟹之類，而鼠大如狸，兎和野豕也很多。雁山石多於土，只有雁蕩峯頭的湖窪埉深數丈，深秋蘆花映帶如同江渚，這不是奇事嗎？祗是遊人到此已是很少了。

湖南潭龍溜奇蹟

湖東畔現有玉霄觀，我們入內休息一回之後，從北嶺下山，道中觀湖南潭和龍溜諸景。龍溜也是個奇蹟，水自湖南潭出，衝瀉在斜下的大平岩上，被刻畫成一條長約三四十尺深廣各三尺許的溝溜，蜿蜒光滑如龍游痕跡，可見水力是多麼的强大，而這段的石質也許比較鬆脆些，如果從力學上來研究我想是很有趣味的。

再下經過櫻箬叢生的狹道，我們隨時在提防着那些箬葉莖下的毒蛇。過了好久，那錯落在疏林間的南北閣的村舍已歷歷在望，亦自秀媚，過佛頭東轉是南閣村，道經章綸公墳墓旁，茂林秀水滿蘊着一段清麗，望閣中左右奇峯拔地挺秀，頗有桂林山水之奇。

這裏我還想起前回過此遊顯勝門和散水岩的一個故事來。那天當大家佇看這道畔幾個婦女跪在一塊方正的平岩上晒麥時，我們同伴中有人在對這塊岩稱讚不已，說是如何的好看！忽然那個晒麥的老婦人接起來說：「嗄，先生客們，我們只要今天有得喫就好，好看還是明天的事啊！」大家聽到這話微微一驚，這句眞實而富有警惕性的話是深深地感刻在我的心坎裏。

在暮色蒼茫中，我們打起精神再越過一條高入空際的馬家嶺，下嶺時風驟然大起來，天早已暗黑。過眞濟寺口回到靈峯，時已入夜快九點鐘，同學們夜自修也已下課了。

這天足足走了八十多里的山路，攀登兩萬多級的嶺砌。流汗最多，觀感也最深。

濃濃淡淡的山峯

天氣漸漸地熱起來，正午也好穿單衣了。靈峯寺前球場上不時傳來一下細遠輕鬆的蓬蓬的聲音。樓外澗樹上的鳴蟬也在奏着夏的長曲。忽然想起了大龍湫，幾個師友都讚同去作一度訪遊。

我們從靈峯經過靈岩，越過馬鞍嶺，沿着紆迴的錦溪向北進入。同行有夏師瞿禪友人王伯敏林松暹諸人，那是五月下旬一個半陰晴的午後。



•湖南潭龍溜•

澄碧的湫水從錦溪石上澄澄地平流出來，溪石滿作紫紅色的縱橫的紋理，陽光下照時瑩晶晶地奪目。石間清沙的礫和水邊茸蒲豐綠，點綴這溪流成爲山中最能引人入勝的秀媚。

溪路向西北漸入漸深，山寂靜得只聽到自己蹬蹬的足音。溪北千岩競秀，濃濃淡淡邐迤着約二三里，遠遠地看見一個峯頭，如女人隱在屏後露出她的雲髻，接着她的眉目和肩胸也漸漸呈現在眼前了，眞是一個清俊健美的女人，背倚在石屏上微微抬頭向北凝神遠望，在注視着什麼似的。

我們邊走邊看，不覺已近峯下了。不知幾時這美人和石屏忽然變做一把擎立當空的大剪刀，從澗水中刺挺出來，高二千多尺，上半兩股相倚而呀然中空，股端尖削削的如有鋒利，揮向靑橫薄過來的流霞，如裁錦綺似的發出澌澌的聲音，這就是山中有名的剪刀峯。從峯北轉繞過去，仰頭看剪刀忽又變做大屏。再前走幾十步時，大屏竟擴展開去成爲二百多尺闊的一帆峯了。它的前面隆起如被風逼狀，水奔其下，雲流其上，宛然布帆航海，而這陵谷也恍如翠島錯落在汪洋浩瀚之中。

這時在前行中遙見森翠如凝雲的北嶂，它的頂端有蒼烟狀勃勃上浮，隱聞一片輕雷聲起自峯外，我們知道大龍湫是快要到了；但這時再望一帆已過，却浮出一個巨大的鰲頭，活生生地放豎着許多顋鬚，直視人走到連雲嶂外，這個鰲頭在回望中便不見了，不知幾時突然拔起一株十多尺大二千多尺高的玉柱峯，矗矗然危峭孑立在那裏，威凌凌地嚇人；等到走近南岩址再看，又作捲旗狀而漸漸下殺了。這個移步換形的秀異的奇峯，它屹立在大龍湫嶂口，彷彿給人以一個奇異而多變的預示。

大龍湫凌空瀉下

在蓬蓬的大壑裏，我們繞過峯下，轉入嶂中，仰望從天際凌空瀉下的大龍湫，吐出寒茫的白光搖閃地射人，她如銀河倒瀉以的奔向下面一個兩畝多廣的大潭裏。那壁立幾千尺高作蒼紫色的連雲嶂，左右圍抱成一個廣約二里多的大環形，獨開東南一面如天闕似的。閻王鼻和風洞珠簾水分在左右壁點綴着，與嶂口孤立的玉柱峯對望在雲靄中。大龍湫正從這嶂底絕頂上凌空瀉下，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而變幻無常。

我們佇看片時就先到龍壑軒中來。這是在潭外百多步的一座中西合式的樓房，是二十年前山人蔣叔南所重建的。中堂有康有爲題軒名的橫額；兩邊並寫有大字聯云：「一峯拔地起，有水從天來。」頗能攝取眼前景物作有具象性的表現。

浴後移椅坐樓前平台上觀瀑。軒中老道人泡來幾杯湫頂雲霧茶。他並挈出一隻油箱，把箱中的茶葉拿出給我們看，說是今年新茶好，賣得也便宜，八百元一斤。軒中還有一個虹橋姓姚的客人，他說和老道相熟的。因此我們談些虹橋情事，後來又說到龍湫和珠簾水。

飛瀑如滿空夜雨

這天晚上太空有淡薄的微雲，到更時纔漸漸散開，月亮已高臨玉柱峯頭了。她浮動在遙遠寒茫的夜空裏，依稀是「冉冉幾盈虛，澄澄變今古。」那片廣渺空朦的景象。而龍湫呢？却如無數夜蛟在交相怒吼矯舞，雪浪翻騰，搖閃着無數銀光滿射嶂底。

於是我們帶着燈籠雨傘，走出龍壑軒去看夜瀑。夜是那麼森肅，風吹草動如驚蛇乍起。轉過兩個彎就到潭畔，身上便覺有些寒意。

　我們從湫右嶂底石砌上探步下去，早巳有濛濛的微雨飛撲過來。大家都聽不到說話聲音，連忙張開傘子，再俯身探步下去，這時漸到湫下潭後了。從傘下探頭窺看龍湫，已化做滿空夜雨，紛紛落下，月光從前面透射過來，如風入白綃紗帳在飄旋捲動；如空白的銀幕在迅閃地奔逝；忽然變成白烟飛雪朶朶散開；而忽又化做無數銀絲鋼針密密擲下。潭中滿是珠璣冰塊雪球交相滾躍跳盪。

　這時空中恰有一片浮雲橫過，月色乍黯，那些白烟飛雪銀絲鋼針又都化做濃烟黑霧打滾地掉落，有濃淡，有疏密，有沉重疾馳而下，有飛捲久不得降。一霎時雲過月明，水皆不見，與夜空一色，只有淡烟狀縷縷下降而後騰起，撒落萬斛珠璣在潭中閃湧着如游龍搶珠。這時夜月去人只有數尺，她似乎也投在這烟雨中被浸潤溼了。伯敏松暹二兄挺着傘子探步到湫水下注的近灘上去，剛一下去便縮瑟地連忙跳回來，因爲敵不住寒氣，夜服盡濕，傘子受湫水的壓力也擎不住了。

　看了好久，月亮已轉向嶂左了。我們提着燈籠走向湫前潭畔，探照白天曾看見過的刻有「審言來」諸字的那塊岩石。這時嶂右外斜坡上忽閃出一點火光，霎時間就不見了。不久我們也就回到軒中。那時快十二點鐘。

　這一夜宿在龍壑軒中，如在風濤澎湃的海上，如在空山雷雨的夜裏。

登絕頂忽然平坦

　第二天一早便被湫聲驚醒。早粥以後，携杖出發上登龍湫背探尋湫源。走出嶂口兩里外，過瑞鹿峯附近渡錦溪，再向東走經千佛寺旁北折



大龍湫之下部

上嶺。道中佇看飼玉峯和東下的化城障，它的左邊有歧石如婦人抱兒狀，叫做抱兒峯。兒貼依在她的胸前是那麼和善柔祥，也似融醉在那無聲的偉大的母愛中。

　再前有西接連雲嶂的千佛岩，石是參錯的黑白相間，凹凸層疊，直起和人立一樣，從錦溪上仰視如千百僧人會集在虛空裏。瞿禪師說從前曾有一度過此，忽聞山童拍手叫絕，回望千佛岩恰在斜照中放出萬道輝煌的金光，如諸佛在璀爛世界。千佛岩的上面還有高聳天際的常雲峯，是浙江洋面海舟的南針。因峯頂常居雲霧，所以叫做常雲。

　由峻嶺上登到絕頂，走過薜蘿蔓延着的嶺道，約莫三里光景，山徑纔覺平坦起來，障前的一帆峯已在足下了。從這裏可以察見大小龍湫和水簾初月谷等都是水鑿之穴，從下面望是高崖削壁；在上面看多是平地，以至於諸峯之頂也低於山頂的平地。

　再走兩里穿過松林，林外有一溪，溪北有白雲庵。因爲湫水上下多白雲；或說是昔時有五臺僧白雲結屋住此，所以庵名叫做白雲。

　渡過溪走到庵前，這時環看四面的山儼然如平地，眞是寂寂深靜的絕境。庵中只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和尚，耳目還很聰明。他說自己每天在刈草砍柴種山園燒蕃薯乾湯喫這些勞動工作中過日子的。他確是用自己的力來維持自己艱苦的生活，雖然那生活是帶有魯賓遜式的孤寂；但已足使世間那些慣於剝削別人和坐食人家汗血的人們無地自容了。

千折萬轉而來

　我們從庵前沿溪向西南行，撥開亂枝蔓藤前進，或在溪石上跨踏過去，約莫走了三里多路，忽然前面一座橫石突起，溪流到此便轉成石谷，這就是龍溜。大家攀着枯藤亂草，爬踞在右壁的危崖上側身下窺，那龍溜斜下約有三十多尺深，溜底的石捲起，兩邊高約四十尺許，闊四尺光

景，紆迴穿曲而下抵湫頂，上面有一大竅，下有如圓盂形的很大的龍潭。據說從前有一個諳習水性而性喜探險的人曾繫繩縋入潭中去看；潭廣圓約有畝多大，水在轉動迴盪作大漩渦。潭外有一條石檻，檻外就是大龍湫的絕壁了。溪水源出遙遠的絕頂南常雲峯夾塢中，千折萬轉而來，流到橫石前因緊束而奔注溜中，連轉而趨入潭裏，急起而翻作飛瀑。這樣上下連貫轉注，風起激水從石檻間倒飛至橫石，騰舞在空中久而不下，而成爲大龍湫的奇觀。

從湫背潭下來。過道松洞。道中聽山人說湫背近時常聽到虎叫。我因此想起靈岩老虎喫牛靈岩人伏在稻桶中槍擊老虎的故事。現在，這大地上也都有人虎了，這艱危的世路已在告訴人們是要經歷艱苦的戰鬥纔會走向安坦光明的大道上去的。

回到龍壑軒已是傍午，飯後再看大龍湫。

十丈以下全是烟

在風濤似的大聲中，我們冒着烟雨輕霧又到湫下來了；但這番景象又大不同，湫水騰飛矯舞得更健，潭中波浪湧盪，萬象搖空。我從潭後崖凹中攀緣進去，幾回險些兒掉在潭水裏。凹下斜崖都是參差剝蝕的層片，水還是頻頻地驚拍着它。這一帶崖凹在潭前看只是一條橫痕而已，但在凹中看時便有四五十尺高。人在這裏看龍湫是最好的地方，因水沫不大飛撲得到，只是很少人會到這裏來的。

天空在仰望中變做大三角形，湫水如驟雨滿天漫谷而下，定睛看時直從白雲中流出，正如袁枚所說十丈以上還是水，十丈以下全是烟了。飄飄轉轉，噴噴散散，無數大珠小珠滾滾落下；忽地中間被風揭起，生出婀娜悠曳的百媚舞態，而冉冉遲緩不下；一霎時忽然化做怒鬚噴沫的游龍騰擲空外，如噴水機向人噴射，人雖急急走避而衣服已都溼了。而湫水乍湧如銀河直瀉，下衝大潭。綠色的潭水震閃着白光，激起無數大大小小的白鋼球在追擊天空的雲影。時谷風颯颯急轉，水烟飄飄襲人。望潭外嶂壁如隔輕綃，眼前已是一片迷朦了。

湫聲巨細不定，如急雨打在秋江裏，如沸水騰在汽鍋裏；如遙遠的大海潮音，如羣衆的呼號；如迅雷撼震深谷，如機羣盤旋當空。那時陽光正從嶂頂上下照，忽見高壁間橫掛着幾道美麗眩目的彩虹。這就是「蕩雲化作雨，秋日射成虹。」的景象。

湫水是不舍晝夜的飛流着，雖積月亢旱也是不斷的；如在大雨後，她的雄健奔迸的氣象更使人不敢逼視，她是擁有幾百萬萬匹馬力向前奔騰，水烟飛騰直吞潭外的龍壑軒。這時如有雷電，眞要崖崩石裂山搖谷鳴，那景象是極其可怖的。至於冬月和初春時，那飛撲在潭上嶂壁的湫沫，層層凍積往往厚至盈尺，到陽來暖照時便一塊一塊的墜落，如小炸彈下擲，轟然的聲響，三四里外也可聽得到。

大龍湫的生命是偉大的，多變的；她又能統攝山中衆瀑之美：有小龍湫的雄健，飛湫的深秀，三折瀑的瀟洒，羅帶瀑的嫵媚，梅雨潭的輕濛，西石梁瀑的洪大，散水岩的奔濺。眞的，雖善狀者亦不能盡其態，所以胡適在廬山遊記中也曾說廬山三疊瀑是比不上雁宕的飛泉。

我彷彿不是在觀瀑，而是在看一部永遠綿續着的複綜錯變的人類活動史。這中間有時代思潮的激流，革命者的心的騰沸，先知者的智慧的啓示，現實中的英雄的搏鬥，輕妙多變的世態，人生理想的追求；我彷彿又是在讀着偉大的詩篇，自然、飄逸、奔放、深沉、雄大、激昂和警醒，富有節奏韻律，多麼驚心動魄的英雄的描摹啊！

潭邊有距羅亭舊址。北面的嶂壁上刻有「白龍飛下」「活潑潑地」「縹渺空濛」「矯若游龍」「千尺珠璣」這些大字，下面各有題字人的姓名。

離大龍湫不遠右邊障壁間有珠簾水，飛流幾百點，垂垂然從嶂頂灑落障側，滴在日光中一顆顆晶瑩如明珠連串飄捲着斜飛下來，有的未到地面上就不見了；有的落在衣襟上或鑽到亂草中去。大龍湫如生龍翔舞，使人激動奮勇；而珠簾水却以瀟疎稀淡表現她的風致，另有一種輕妙明淨的感覺落在人們的心坎上，這正是她的智慧。正是大自然的秘奧。

不覺已是午後兩點鐘了，我們離開龍壑軒，和龍湫作別。走出障口，大壁漸漸地遠去，可是那種偉大而多變的幻象還是搖閃在我的眼前。

歸途中好景不絕

我們仍舊沿着錦溪到能仁寺，這是由西外谷入山的第一化城寺，舊時的富麗早已消逝在如今的冷寂中了。祇是寺旁亭中護留着一隻大鐵鑊給遊人憑弔而已。據說這大鑊是宋代遺物，重約二萬七千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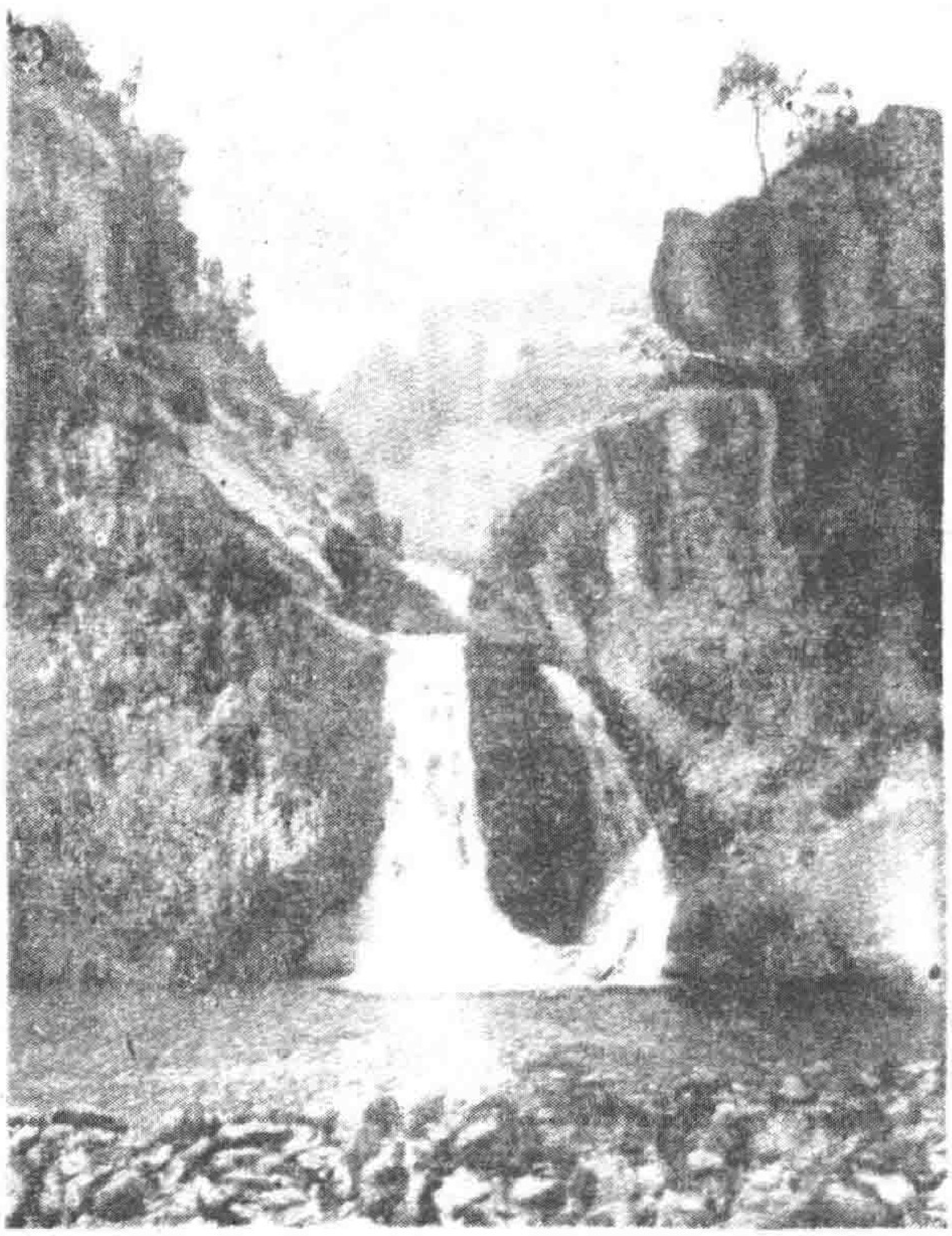
在亭中休息一回，我們再從寺東南山峽入斤竹澗，這澗水正自大龍湫流下轉入淸江的。從前謝靈運渡江曾到過這裏，因澗道難行就未曾入山，只有一首從片竹澗越嶺溪行詩。這事曾爲後人所惋惜的。

我們在紆迴百折的澗道中，有時攀登山徑撥穿蔓枝枯藤，有時走下澗中跳過荆棘亂石，大家都已氣喘喘地滿身大汗。這時看眼鏡潭連環潭中的水如翡翠的玉色，使人遍體生涼。再前進攀緣過幾重危岩側石，忽

見有一段平坦的澗石呈着霞色，石上留有節節竹莖的痕跡，這便是澗中最奇異的地方。過此澗道絕險不能再前進了，我們方繞轉身回來。

這時太陽早落在嶺外，澗谷中有陰暗寒茫的荒烟漸漸騰起，山風嘯颯如猿啼豹吼，那可怕的幽悄孤寂使人更感到羣體的溫暖和可愛。

回來時過能仁寺東北再登飛泉峻嶺，道中松杉展開縱橫的行列是非常整齊平遠。我們走走坐坐，再絆上有些破斷了的草鞋繩，直到嶺頭飛泉寺夜飯。時夜風來自四面，呼嘯而至，如聞一陣苦難者悲痛的哀音，



·能仁寺燕尾瀑·

和一下下洪重的聲音漸漸沉落，在那廣渺的蒼茫的遠方。

下嶺時只見深谷在空濛黝暗中，但高處已得月，一片輝光和下面厚積着黑暗在搏鬥着。

在深夜得月的谷道中我們回到了靈峯。

古竹洞和長春洞

我們從大龍湫回來之後，不到幾天，校中又鬧米荒了。因爲公糧一時無法領到，而且菜價又漲得很快，同時恰因大雨過後，白溪的溪水很大，不能通渡到市街上去，這樣一來，校中幾乎要告斷炊了，由於這個嚴重的問題全校師生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同學們回家去先帶米來暫時維持膳食，以後由校方補還，因爲東鄉一帶非淪陷區的同學佔着多數。這困難就算暫時解決了。

校中在課餘時也曾舉行過爬山比賽。我也從紫竹林西上崎嶇的山徑，登來儀亭。這是溫嶺阮氏醵資建築的，是綠油油的八角形的一個亭子。依岩結構，恰是位在西嶺分道的歧點：由此西上千多步到長春洞，而東轉盤登曲徑三四百步，就是古竹洞了。

古竹洞深靜異常，一進洞門便聽得小鳥在夾道的修篁中發出啁啾的聲音。我們進入一座茅亭中，在那濃蔭掩覆之下，亭中的石榥滿浮着綠光。

洞舍幽潔明敞有點像靈岩寺，而門對五老峯却另有別境。背倚高岩削壁，而面臨深谷，不禁令人股慄。僧人和悅地指點着左右的岩壁，說是這裏形勢非常雄險，兩邊有獅象守門。接着引我們到樓上去，樓是在一片大岩石斜偃之下，恰成了天然的檐瓦；只是層片的石紋被人題滿了字，入眼却有點不自然。

那西嶺絕高處的長春洞，山路比古竹洞還難走。它高與五老犀牛諸峯平齊，下有深谷迴環重抱。這裏晴日可遙望對山外那遠在天際作水雲色的隔海的方岩，許渾所謂「望山多遠情」在這裏可喚起無限的愴感。但這是中午前後的景象，早晚多是雲霧，迷漫了全谷，彷彿洞舍浮在一片白茫茫的浩瀚中。

這裏比古竹洞大得多，大大小小有七八座宇舍，可容四百人左右。洞下砌道傍有百歲坊，並可供遊人坐憩。

老僧很和藹的與人恂恂述洞中故事。時庭中有白雄雞一隻，高大如鵝，伸嘴啄人。老僧恍有所感的想起多年前的往事來，他說：「有一天向晚，獨自個下山，剛走到來儀亭畔，那時來儀亭正在建築中，幾個石匠在打石刻字，看見我時忽然大聲叫喊：「老虎來！老虎來！」我連忙回頭一看，眞的一隻老虎，跟我後面走來，你想，好不危險！那幾個石匠喊得聲也嘶啞了，抓起石塊石屑拚命奮擲亂投，不料倒把那老虎嚇跑了。那老虎是花斑色的，怕還是虎子呢！」

「雁山原是猴子的家鄉，幾十成羣的，牠們有時也到這山崗上來。」老僧又接着說，同時指着洞口左邊的高崗上。「那猴子們是很活潑敏捷的，跳的跳，攀援的攀援，有的剝果實喫，有的折樹枝玩。那母猴抱

着小猴子，如父母撫愛小孩子一樣，怪有趣的。牠們最會偷蕃薯，附近山園上種的蕃薯，幾乎被牠摸光；還帶到高崗上來喫，人在洞口看牠時，也滿不在乎。有一回，有人對着高崗瞄準，他們就知覺，連忙搖掌，有的跪下膜拜，也似在祈求和平。忽而砰然一聲，四面山鳴谷應，再定睛看時，猴子們連影兒都不見了。」

最後，老和尚還告訴我靈峯一帶多生藥材，只是採藥的人太少了。我因此想起友人蘇滋泉曾在這兒集采過標本，說已識得的有五十二種：如細莘、麻黃、半夏、白茅根、何首烏、金銀花、鳳尾草、麥門冬等等，想其他未發現的還不知有多少呢。

舊曆的端午節剛一過去，久傳西鄉和城中敵兵撤退的消息，現在已獲得事實上的證確了。從淪陷區中據點的收縮，燬壞防禦工事，拆電線，拉民伕，扣集船隻等等而至於報來敵兵除一小部向海面退去外，大部分連福建退過來的部隊有取道東鄉虹橋芙蓉雁山大荊這方面轉向天台臨海北去的趨勢。因此附近地方都準備臨時疏散；我們學校臨時疏散的地方，也就是這附近高嶺上長春洞。

動亂中的日子又過去了幾天，敵人已陸續竄退虹橋芙蓉，沿清江北岸轉向東北行，逼繞雁山的外圍，直到白溪。因連日大雨之後，溪水高漲阻渡，所以白溪更重受慘刼，曾在夜裏一度撲到山門，山中感受極大的波動。

第二天水退敵去，不久有一隊携帶新式武器的士兵經靈峯，開向大荊，說是追擊敵人的。

這時便有很多被敵人拉去中途逃回來的民伕，他們經過或投宿在靈峯也不少，其中也有年老髮白的人。他們歷述在敵人撤退前幾天不分晝夜的那種恐惶擾亂的情狀，被拘捕後家人的驚怖和營救，以及這次脫險的經過。他們的眼眶裏滿含着淚和憤恨之光，那焦枯的面色和疲憊的肢體已足够說明這次所忍受的慘痛了。

最後，他們還在悲悼着在途中曾脫逃回來的那些遭受敵人洗刼和被慘殺的同伴。

時候已是七月初旬，山中有時覺得有些悶熱。不久校中是放暑假了，同時有一部分校具也開始運回城中去。因此我們也就離開靈峯，別了雁山，回到家鄉去。

廣大華行

THE CHINA MUTUAL TRADING CO., LTD

上海中山東一路一號　電話 一四四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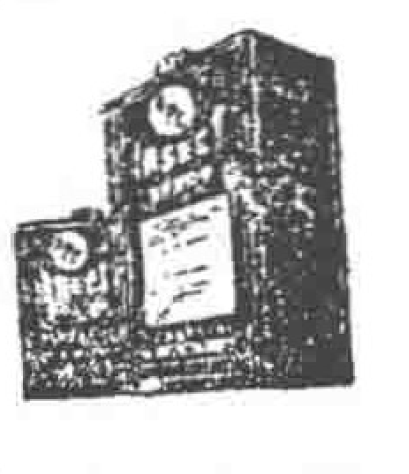
中國獨家經理

美國 施貴寶藥廠

E. R. SQUIBB & SONS N. Y.

各種名貴藥物

美聯太平洋公司
ALLIED PACIFIC CO.
5% D. D. T.



1 加侖听
¼ 加侖听

哈脳維亞 太陽燈公司
HANOVIA CAEMICAL & MFG. COMPANG



太陽燈，紫光燈

費軒化學 器械公司
FISHER SCIENTIFIC CO.



化驗儀器

吉士玻璃 材料公司
CHASE BOTTLE & SUPPLY CORP.

玻璃器皿

莫·斯·科 生活素描

郁陀

美國「世界報告」週報莫斯科特派通訊員，勞勃脫·克利孟，這次採訪莫斯科外長會議消息，從蘇京用無線電話報告莫斯科人的生活情狀，所述多為外間所從未前聞者。

譬如蘇聯人民的生活情狀怎樣？他們如何生活？他們所想的，講的，和閱讀的是些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他們的影響，又怎樣？克氏的報告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列甯去世已二十三年，他的遺體還是安置在莫斯科紅場的列甯陵墓中，公開任人參謁。克氏附帶着「列甯墓觀光記」，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旅行資料。

雖然第二次大戰日本投降以來，已將兩年光景，而莫斯科六百萬人口所受到這次戰事的影響，仍舊灼然可見。

蘇聯首都遭受德國空軍的轟炸，所受損失並不十分重大。所有表面的毀壞，大部份均已修復。被炸毀的房子，不是夷為平地，便已重新建造。可是除了這些表面的東西之外，最難消滅的，倒是蘇聯人民的生活，和他們內心及思想上的創痕。

久居莫斯科的美國僑民告訴我，在這次戰爭中，所有莫斯科的蘇聯人，沒有一個沒有喪失過他或她的近親。我曾經在這里，遇到過一個從列甯格拉來的一個蘇聯女教員，她的三個弟兄，她自己的丈夫，和她的父親，都在戰爭中犧牲了，列甯格拉遭受長時期和慘酷的圍困，，接連着大饑荒，使她僅存的骨肉，就是她的母親衰弱不起。

戰事之前，這個女教員和她的丈夫——蘇聯的官員——居住在具有九個房間的新式房子中，有兩個浴室，汽車間和種花的庭院。

蘇聯的土地雖然完全國有，可是蘇聯人民對於個人使用的其他產業，儘管可以自由添置，政府不加限制。這位女教員和別的蘇聯人一樣，向政府租了地，自己蓋造房屋。她和丈夫結婚時都是卅歲以上的中年人了，便自己設計建築這房子，他們大部份的積蓄，多用之於建築，和置備傢俱。

她的住屋，和她父親的房子一樣，給德軍的炮彈，炸為平地。

目下，在莫斯科的房荒期中，她在陋巷區找到了一間寬七尺闊十四尺的房間，已認為上上大吉。在這屋裏，所有浴室廚房要和其他五家合用。照蘇聯法律的規定，每一個人的住所不能超過八碼寬廣，而這間屋子居然大了三方碼，她豈非幸運麼。

其實，這個蘇聯女教員的遭際並沒有什麼特殊。今日莫斯科城中不知有多多少少的蘇聯人，其境遇正和這位女教師相仿，不過情形略有不同罷了。

嚴重的損失

德國納粹黨佔據的蘇聯廣大區域——略等於美國領土的五分之一——其中六百萬棟房屋和工廠，三分之二係住家，都給炮火所毀，使無家可歸者多至二千五百萬人。為了這些地方的戰事損失，莫斯科市民的日常生活，便遭受了重大的影響。因為未受戰爭損失區域的人民，必須縮衣節食，使受災區域的難民獲得衣食和住處。因之莫斯科工廠中的出品，大部份係供給復興及工業上用途，而不能純粹給消費者享用了。

根據蘇聯政府的五年計劃，所有戰事期中受有損失的住家工廠等，預計於一九五〇年修復，這實在是一件非常艱苦的工作。如果這計劃而能達到目的，那末蘇聯的軍事和平民工業力量，就能恢復到一九四〇年的水準了。現在僑居莫斯科的歐美人，他們胸中都有一個極注意的問題，就是這個蘇聯的工業力量，是否要轉變為製造軍火，或者為適應蘇聯人民的需要，而製造民間用品。

這個問題，在蘇聯人民的腦中，也是居於最緊要的地位，因此他們對於莫斯科四强外長會議的進行，和國際情勢的開展，都顯示了十二分的關切。

莫斯科市民對於報紙最感興趣，一等到報紙出版，他們把一份四頁的報紙，要從第一版仔細看到最後一版。報紙上刋載着國際間新聞，無怪他們要字字細嚼了。

莫斯科最主要的報紙像PRAVDA和IZVESTIA，都是行銷全國的日刊，雖然每天的發行數目超過三百萬份，可是因為蘇聯人的注意時事，還是求過於供，不敷支配。

這里莫斯科的牆壁上，其他城市間，都張貼有主要的報紙。好幾百萬人，並不在早餐或進茶時看報，卻站立在街頭巷角的雪地上，翹



莫斯科歌劇表演

首閱讀日報。當他們讀報時所發出的論調，足以反映蘇聯的輿論。譬如，他們表示，蘇聯讀報者心目中所謂「好新聞」也者，無非是聯合國協調，或國際問題上的合作等等消息。關於蘇聯與西方各强的不協調，或爭論齟齬等消息，讀報者看到之後，不期然的會臉上現出嚴重的樣子，口中還喃喃的道「Ochen plotko」——太壞，太壞。莫斯科市民和其他各國的讀報者一樣，總是把這種齟齬的錯處，推在別國頭上。

蘇聯的新聞報導，其態度不像美國負責的報紙客觀，新聞中間隨便攙雜編輯者的意見，這種主觀的論調，反映蘇聯政府的主場，所有蘇聯國內的報紙，其論調完全相同。

美國杜魯門總統對於希臘及土耳其的宣言，蘇聯報紙刊載時，曾加以刪削，莫斯科市民對此宣言作爲談話的資料，大加討論。他們的表示，不外乎「醜惡」，「不忠實」，和「帝國主義」等，正和蘇聯報紙的社評，同出一轍。

在公共汽車或地下電車上，常常可以聽到乘客們對於時事的論調，大部份莫斯科報紙的讀者，不相信蘇聯對於希臘及土耳其，有侵略的野心。其次，他們議論着，蘇聯對於達達尼爾基地權利要求，正和美國之於巴拿瑪運河一樣，這也是蘇聯國家報紙的論調之一種。

邱吉爾曾發明過一個對蘇聯看法的新名詞，至少他曾在國際間極力宣傳過，也許要說這種蘇聯人的反響，是由於「鐵幕」而起，把英美和其他各國對於蘇聯的立場，完全隔絕，不令蘇聯人民知道。可是從仔細閱讀蘇聯報紙，所得的結論，這說法未見得對，因爲蘇聯報紙的讀者，對於時事情況，倒是瞭如指掌的呢。

國際情勢的惡化，使若干蘇聯人表示着十分緊張的樣子。莫斯科某公使館的女祕書曾說，她到了莫斯科有六個月之久，一句俄國話也不會講，而蘇聯人的臉若冰霜，毫無笑容，使她「毛骨悚然」。其實，各人的經驗不同，有時候爲了使用自己生硬的俄語，倒能博得他們噗哧一笑，引起了一連串的談話資料哩。

錦繡的往日

據久居莫斯科的美人說，目下的蘇聯，若與一九三五—三七年間相比較，眞有恍同隔世之感。那幾年眞是「旺年」，老百姓們消費的東西，堆如山積。配給制度早不存在。到處大興土木，踵事增華。莫斯科的華美地下車站，就在這個時候，舖起大理石來。

蘇聯政府化了十萬萬羅布，（每一羅布官價合兩角美金，外交人員匯率爲八分美金，）拆除了所有的破舊廢屋，改建爲大廈式的公寓和官署。莫斯科所有的小街狹巷，一律拆改爲植樹大道。

老莫斯科城內的建築，係拿破崙進攻時，把原有房屋一把火燒掉之後所造，都是些兩層樓的高大石頭房子，那時候開始重新建築，改爲現代的都市，市民都有成功和進步的同一希望，擺在眼前。

到了今日，一切變化，劫後餘生的莫斯科市民，都有一種疲莫能興的現象。配給制度在戰事期中早經恢復，政府雖有於一九四六年終止配給之說，可是目下還是保留着。

莫斯科人對於往事，不勝緬懷之情。你可以常常聽到他們說：「假如我們沒有遭遇到這次戰爭的話，你現在一定可以大有所獲。我們的生活將大爲改善。可是十年工夫給白費了。現在我們只得重新做起，把五年或十年的時間，從事復興工作，再行出發。」

蘇聯人民的生活尙未正常，其需要恢復常態比了美國人尤爲迫切。一切的一切，他們需要和平。當然，他們不會比美國人化更多的時間，去考慮國際狀態。他們所苦心積慮的，還不是麵包問題，力求改善現狀，找尋一切可以獲得的享樂而已。

莫斯科人好像紐約人一樣，他們一天到晚，趕到東趕到西，集中心力，無非爲了事業，走路的時候，心不在意，往往踐踏了人家的足趾，木然無覺的還是「直奔前程」。

交通繁忙時間中，莫斯科的地下火車與紐約孟哈登的情形相仿。公共汽車電車無一不擁擠得水洩不通。常常看見十來個男女，吊在電車門外，一隻脚在車裏，一隻脚懸在

五七—五三四

車門外。馬路上遊手好閒的行人亦屬不少，汽車在五十步之外就狂鳴喇叭，一直衝向人羣，並不煞車或將速度緩下來，令行人自己急步躲避，這是開車者的心理。

交通規程和美國不同，只規定少數地方可以向左小轉灣，大轉灣倒是到處通行，因之走路人或小轉或大轉，也可以隨心所欲，不受拘束。

莫斯科人對於新型汽車的注意，初不亞於美國人。蘇聯新出的一種叫做「勝利」牌子的汽車，是一種中型車，形狀和一九四一—四二年型相仿，引起了他們非常的注意，街頭路旁吸引許多人去細細端詳。

大半的莫斯科人受僱於工廠或政府機關。一小部份人在全市五千家零售商店或批發所服務。莫斯科是工業中心，戰前工廠出品佔全國生產額七分之一。目下正確之生產量尙未能知，不過其比例當亦大同小異。

莫斯科的工業區，環繞城郊，最大的製造品爲汽車、農具、麵粉、皮革、紡織品，機器工具和電氣用品。工廠工人，公共機關職員和其他行業的僱員，每天都工作八小時，每週上工六天。

戰事期中，工人們大多逾限工作，如超過一小時至兩小時的，工資得依時加五成，至第三小時則加一倍，但公家規定逾限工作不得超過三小時。

戰前，莫斯科人都渴望着「過去的好日子」再回來，那時，他們每天只工作六小時至七小時。他們需要悠閒享樂呢。

文化的中心

莫斯科除了都城之外，又係蘇聯文化中心。據統計，這個具有六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只有五十五家大戲院，可是合法的劇場倒有四十處。蘇聯人歡喜舞台劇遠較電影爲甚，每一家劇場有他們自己的演員和劇目，每晚上演的戲劇，各不相同。他們把俄國古典劇，英國、法蘭西、德國的古典翻譯劇，和蘇聯的現代劇，輪流搬演。

我們最近曾觀賞了莎士比亞、薛立敦、羅斯坦、和喜勒的名劇。美國戲劇亦不時搬上舞台。看戲的票價很平民化，並不昂貴。

音樂會隨時舉行，代價更較戲劇爲低廉，在音樂館中可聽到蘇聯第一流作曲家休士太高維的著名音樂，他在披亞娜上奏演自己作的曲子，和以四聲絃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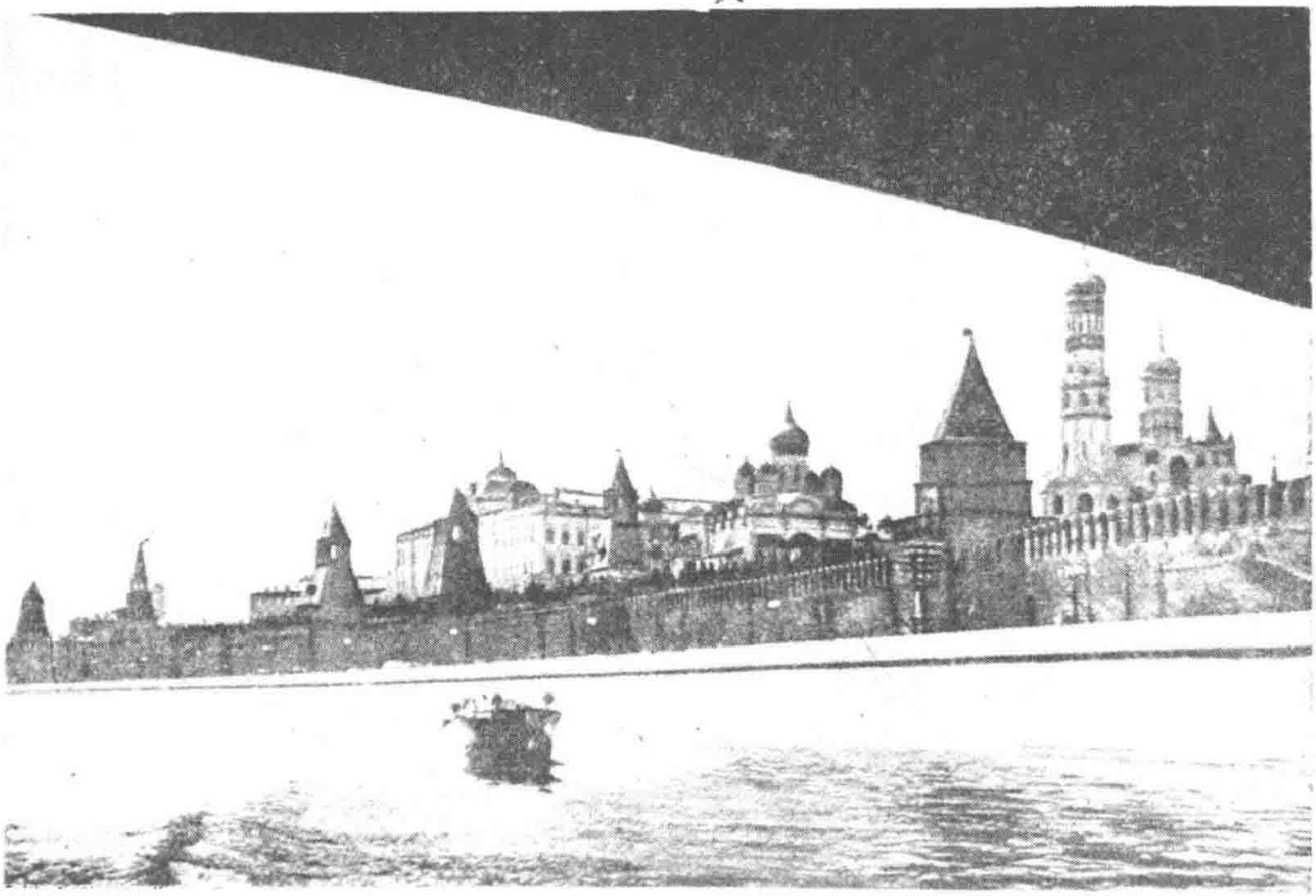
如果要聽名人的音樂奏演，非得在奏演期前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前，郵購入座券。但是正和其他國家一樣，在音樂正要開奏時，你只要多付一倍或二倍的票價，便可獲得兩只座位。不過這種出售戲票的「黃牛黨」，如果被察出，就有拘禁的危險。

參拜列寧墓

世界上任何國家的老百姓，能在他們的「國父」逝世多年後，仍舊瞻仰到金鋼不壞之肉身的，除了蘇聯人民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國家了。V.I.烏拉諾夫——世人和蘇聯老百姓都知道他革命期中的



玻爾希劇場



莫斯科河畔的克林姆宮

假姓名爲尼古拉·列甯——去世了已經有二十三年之久，但是他的肉身，利用科學方法的保存，直到現在還是安放在莫斯科的紅場中，任人參拜。

瞻仰列甯遺容的，差不多天天不斷，有時候人比較少些，只有數十百個，有時候却有好幾千人，分了幾排，竚立在紅場裏，等待到謁陵。據官家統計，自從一九二四年以來，謁陵的人數已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之上。每逢星期三到星期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爲陵墓開放時間，任人參觀。在此時間中展謁的人踵爲之接。

陵墓的本身構築非常簡單，從四分之一英里外的紅場大門內窺，那紅場，棕色大理石砌造成的陵墓，對比着克林姆宮高大的紅牆，渺小得幾乎看不清楚。從整個的位置來說，列甯墓的左右，其建築物爲：克林姆宮的雉堞，和四角上細修高聳的尖塔，十六世紀聖巴塞爾大教堂，矗立在紅場的另一端，此外還有其他巨型圓頂作洋葱頭式的教堂，點綴其間。這些偉大的建築物和列寧墓相形之下，這一代革命巨子的陵寢，格外見得卑不足道了。外表上，這陵墓好像一只箱子，整個的立方體，樸實無華，除了墓頂三道凹渠之外，不加藻飾。

那天我們一起有二十多個人去謁陵，其中多數來自鄉間。我們包圍着口中正在講解的嚮導，呆呆注視着各種景物，正像世界各地的遊客在旅行中所經歷的一樣。

那時候不禁回想到華盛頓觀光時的情景，嚮導口講手劃，對着遊客發表「宏論」，他道：「太太們，先生們，在左首，你們看到聖巴塞爾大教堂，那是沙皇殺害革命同志的地方。右首，諸位可以看到進入紅場的大門，兩旁係歷史博物館。在每五月節及十月革命節時，遊行的羣衆便從這門進去。羣衆們要穿過這方場不知要化多少時間，而同時方場中有整千累萬的羣衆，擁擠着不得動彈哩。」

嚮導講到這裏，方場中——其實是長方形的，起了一陣喧鬧之聲，原來有兩輛掃雪的摩托車正在場中開動，把前面的行人都驅散了。

嚮導接續着講下去：「那列寧陵墓上面，每當大遊行時，史太林同志和其他領袖們便站立在那裏。大遊行有時繼續着至八小時或十小時，史太林同志從未離開他的位置，或坐了下來。」

謁陵的羣衆們，源源不絕地向墓門進去，在觀光者的四週圍，很可以顯示出節假日的氣氛。許多住在莫斯科城裏，或列寧格拉，以及其他都市裏的遊客，從他們的衣着便一望而知。他們穿着光亮的皮靴，皮領的緊身上裝。農人和村夫們，穿的是縫合在一起的棉上衣。還有遠道自卡白洛夫克或烏克蘭來的邊區鄉民，身上罩着褪了色的馬夾

，足下登着氈靴。

他們儘在外面有說有笑，一到走進陵門，便鴉雀無聲，大家肅靜。陵寢之內，從黑色大理石牆壁上反映出一層黯淡柔弱的燈光。除了細碎的脚步聲外，一片寂靜，大家眞心誠意，緩步徐行，等待展謁。

我們起初四人一排，走下一段大理石的石級，及至底層，兩個立正姿態——站在那裏的蘇聯步兵，低聲道：「排成單行。」於是我們便改成單行，魚貫步入方形的地下陵寢，這便是列寧遺體所在之處。室中僅有的燈光光線，來自棺架上面的天花板，所有的燈都隱閉在橢圓形的凹壁中。屋子四週，每隔三碼，站立六個兵士，而對着棺柩。他們恪恭嚴肅，直立不動。這時候，每個人繞着棺架走，連細碎的脚步聲音都消逝了，每個人的目光都注視着這具玻璃棺木。

沒有一個蘇聯人立停了脚步，去仔細端詳列寧的遺體，是否准許可以這樣，一時也無從知道，不過要是你脚步滯緩下來，將要立停的當口，衛兵便低聲道「朝前走。」一連串人向前走動着，你也只好順流而下無法停頓。

列寧的玻璃棺材，安放在齊人腰高的台架上面，台架四週，繞着一道離地面三尺深的旱溝道。兩個守衛兵，一個在棺材頭，一個在棺材脚，站立在這溝道中。每個兵手中，各執着一枝上有槍刺的自動來復槍。他們一動不動地站立着，有如石像一般，他們的眼睛一霎也不霎，注意着列寧的肉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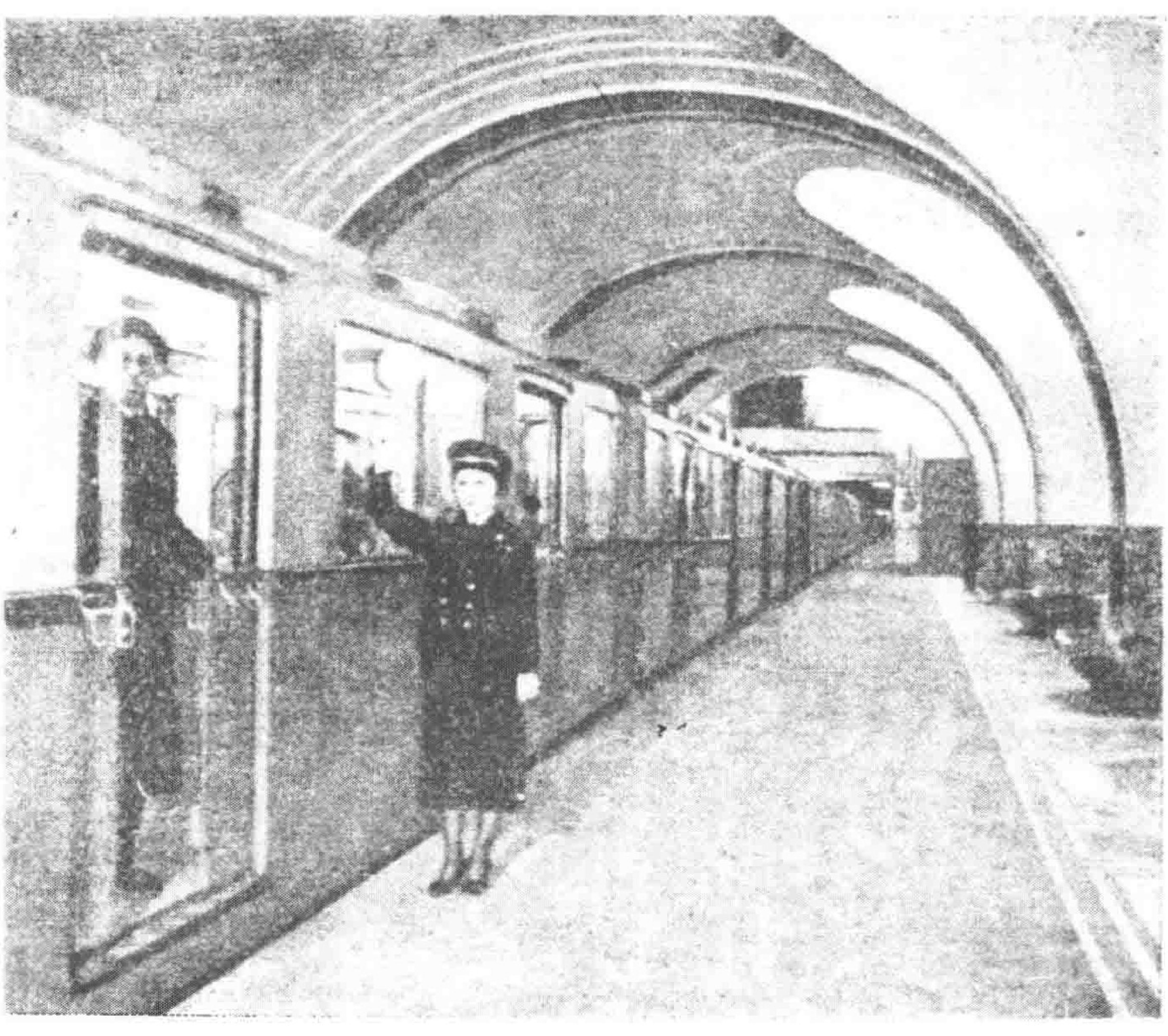
列寧，倒是相反的，好像安睡着一般，頭靠在枕上，短小結實的身子，小的手和脚，甜息似的偃臥着。毫無錯誤，他面部的特徵，他的黑髭，萬達克式的鬍子，高廣的前額，禿頭，流綫式的頭髮，一切的一切，生氣盎然，都像活着一樣。

列寧去世之時，保存屍體的方法，還未發明。蘇聯科學家於是不得不應用他們的新技術，使列寧永垂不朽。經過了二十三年之久，他們相信已獲得成功，使這蘇聯領袖的肉體，一直延長下去，防止腐化，也許至無窮盡的時期。

明察秋毫，歷盡滄桑，在俄國革命時期中，撥亂反正，把握着一切危機的眼睛，現在已合上了。以冷靜而沉着的邏輯，把握住大衆心理，簡樸的聲音，現在已靜止了。可是你只朝參謁了列寧遺體的蘇聯老百姓看上一眼，他們從墓門中出來，無不面現喜色，好像心坎深處，受到了宗教的靈感一般。這才不得不承認，在每一個蘇聯人心裏，列寧是永生不滅的哩。

外客遊蘇難

蘇聯雖已把對外界隔除了很久的「鋼幕」舉了起來，開始歡迎外來的遊客，可是到蘇聯去遊覽，現在，甚至最近幾年中，多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蘇聯政府對於遊覽者的入境護照，和一切旅蘇條件，限制得非常之嚴。糧食、居住、和交通等問題，在復興中的蘇聯，還不能使遊客們可以自由享受。所以今後最有希望到蘇聯去的，還如目前去的一樣，勢將限於美國的外交官



•莫斯科地下車站•

員，軍事聯絡員，工程師和與政府交易的商人等。

蘇聯對於外來的遊客，雖然因環境關係不能多所吸納，但是她在國內遊覽事業的發展方面，已經着手進行。一俟機會到來，無疑又將如戰前的發達，在各地大事宣傳，以期吸引外資，增加國庫的收入。

目下美國人在蘇聯作客的，大約可分為兩類：即（一）政府的賓客，和（二）公使館人員及新聞通訊員。這兩部份人，在蘇聯所得到的待遇，各不相同。即使蘇聯人也是如此，其所得國家待遇的差別，完全看其對國家的貢獻如何而別。蘇聯人向有好客的傳統作風，凡屬政府賓客，可以獲得種種優惠待遇，不但受人尊敬，且可到處遊歷不受拘束。至於使館人員和新聞記者，不覺相形見絀，遠不及政府賓客的遭受歡迎。

紐約時報通訊員阿金生氏，曾分別於一九三六年及一九四五年，兩度訪蘇，第一次因係受蘇聯政府招待，起居飲食無一不佳；第二次奉報館派遣往莫斯科採訪新聞，若干地方未免受到牽掣，又因時值戰事之中，物質方面的供給遠不如前。阿氏曾以兩次遊蘇的經歷，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假期」雜誌上，頗饒興味。

他說，一九三六年受蘇聯政府之邀請，往列寧格拉及莫斯科參觀蘇聯的戲劇節季。他們夫婦二人從倫敦出發，坐了很舒適而乾淨的蘇聯輪船往目的地列寧格拉。除了戲劇圈內不能暢所欲言外，這次遊程，處處感覺愉快。九年後二次訪蘇，在這一段過程中，蘇聯遭受了兩大變故。第一件事是清黨，從此對於外人未免多所猜忌，態度上未免歧視。第二便是戰事，蘇聯遭受了未之前有的蹂躪。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本來是不高的，經此打擊，生活情狀更為困難。

兩次遊蘇印象

單以所就擱的旅館來講，其前後情形，大相逕庭。一九三六年到達蘇境之後，政府方面早已為他們預備好了「都城旅館」的房間，這「都城旅館」是莫斯科設備最講究的大旅館，貴賓要人都在這里作下處。原來所定的房間有一只床，一只寫字台，和靠着史伏特洛夫街的大窗，可以眺望街境。阿氏因為除了作客之外尚有工作要做，見此房間未免感覺到太小了些，可是因為他們是客人，也未便啓口調換。旅館裏的辦事員倒是再伶俐不過，一見阿氏神色之間欲言不語，就立刻將他們的房間調了一個有三間屋子的套房，那里有鋼琴，有大寫字台，和洋台，當然比了那起先的一間屋子，不知要舒適多少。

阿金生氏夫婦二次遊蘇，情形卻大不相同了。從蒂蒂蘭出發，經過了兩天的航空行程，到達了莫斯科，舊地重遊，進了「都城旅館」，可是這一次與九年前截然不同，不但沒有預先定好的房間，到達之後卻只能等待在黑暗的串堂間裏。紐約時報在「都城旅館」裏本來定有第三百七十三號的長房間，並且也付足了押櫃。可是因有政府貴賓兩人要住，這個長房間便不翼而飛了。最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獲得了一間光線極弱的小房間。

莫斯科鬧着房荒，不要說外客沒有住處，就是當地的土著也不容易解決住的問題。那裏的美國大使館共有隨從館員一百二十八人，而有一個時間中，其住宿的地方只能容納一百二十六人。於是有兩個館員只好被差遣到別處去了。差不多可以住宿的地方，都已運用殆盡，而外客們所獲得的，比較起來，總較當地人為好。

莫斯科的吃

講到吃的問題，在莫斯科也是叫人費腦筋的。食糧有限，而又實行配給制，大家只好因陋就簡，但求果腹，不遑其他。外客們可以進食，而無需配給券的商業餐館，在莫斯科約有四五處。那裏有充份的食品飲料備着流行樂隊，可以跳舞取樂，不過代價之昂，卻可驚人。若以規定的匯率去購買羅布來折算，賬單開來，准可叫人嚇得一跳。通常在這種菜館裏，請上八個人吃吃便飯，連酒水及加一小賬，一起總要三百五十美元哩。

莫斯科主要的飲料為伏特加酒，在酒排間或伙食店中，可以零沽或用配給券購買整瓶。俄國人聯歡交誼，都要喝伏特加助興。俄人一舉一盅，大家乾盃，彼此「心照」，其樂融融。可是酒量好的俄國人，可以喝上一玻璃杯，甚至鯨吞而盡，若無其事哩，啤酒雖有，可是帶着些肥皂氣味，喝起來不大上口。

多數俄國人都喜歡抽烟，莫斯科市上的香烟，枝頭甚長，路畔有售烟的攤販，可用配給券往購。火柴似乎比較香烟為難得。如果你在馬路上擦火吸烟，很可能的旁邊走上一個人來，向你借火抽烟。身上懷有火柴的，到處可以給人方便，為人所歡迎。抽板烟的比較少。

外來遊客，如果在莫斯科沒有一輛汽車代步，出入便大感不便。公共汽車和地下車的擁擠已如前述。出租汽車雖有，而要在馬路上臨時叫雇，卻很困難。假如要遊覽各地，最好於數小時前先行接洽，以免臨時倉卒。

冬天，戶內並無可以消遣的事，無論土著和外來的遊客，都往外面去運動，溜冰，為最普遍的一種。離莫斯科城中心數英里之遙的列寧山，是這種運動最好的去處。逢着假日，莫斯科人裝束齊備，羣往莫斯科河敲冰垂釣。莫斯科四郊，肥沃的田野及深邃的森林頗多，一到大地回春，陽光普照，無論男女老少，都準備着前去踏青取樂呢。

美國的旅行事業

本誌駐美記者張延祥

余來美，原不是遊歷，寫不出什麼描寫風景的文章，更不是來考察美國的旅行事業，但反要講外行話，寫這個題目，我目的決不是給國內辦交通的人，做參考資料，不過就旅中所經歷的種種便利，報告一些而已。

美國辦理旅行事業，是不是亦有一個美國旅行社？是的，不祇一家。上海的通濟隆，Thos. Cook & Son, 587 Fifth Avenue, New York,運通公司 American Express, 65 Broadway, New York，都在這裏。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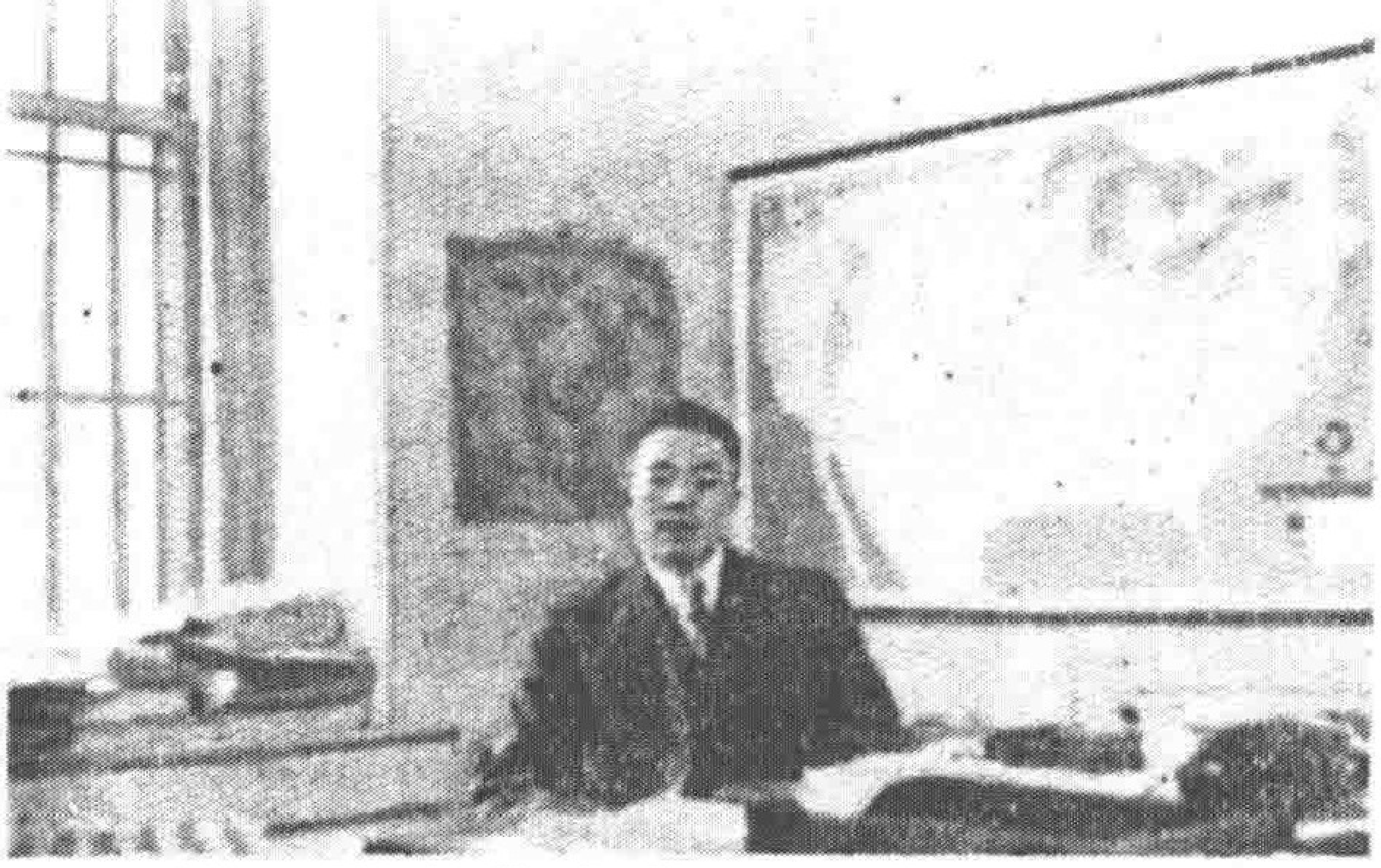
American Society of Travel Agents, Hotel Mcalplin, New York City,N.Y.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17th. Street, and Pennsylvania Avenue, Washington, D.C.

Travelers A'd Society, National Association, 425 Fourth Avenue, New York, N. Y.

都是全國性大的組織，其他各城鎮的旅行社，不勝其數。

但，辦理美國旅行事業的，不祗旅行社而已，上自總統府，內政部，各省各城商會，鐵路輪船，航空汽車公司，旅館餐館等等，都各負一部份責任，盡一部份能力。這一層，我特別要提醒讀者，希望讀者要明瞭中國的旅行事業，不能完全責成中國旅行社去辦好，我們大家，任何一個人，都有幫助中國旅行社的責任。



本文作者張延祥君

總統府亦辦理旅行事業，並不過分。每年有幾十萬旅客，到華盛頓來，進白宮遊一次。至於內政部則統管各處國家公園，設立 National、Park Srevice，最大的要推黃石公園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最富地質科學意味的，要推大峽谷 Grand Canyon，（共有二十六處國家公園）還有各處國家森林，歷史古蹟公園，紀念碑，古戰場等，吸引不少遊客。每年由聯邦政府負担的經費，亦在幾百萬元以上。關於National Park Srevice 的一切，我可以找些資料，另寫一篇報告。中國的廬山管理局，莫干山管理局等等合併起來，亦正是一個National Park Service。（上海的外灘公園、虹口公園，天然亦要參加在內。但我懇切地請求上海市政府，公園門口不要買票了，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創例）。

美國人的生活很優裕

我說，美國旅行事業，所以能發達，自有他的種種背景。他們交通便利，鐵路公路四達，這是果，亦是因之一。他們生活優裕，平均工作酬報，五分鐘可買一磅麵包，半小時可買一打鷄蛋，肚子吃飽了，有錢多，自然想各處走走。餓了肚子的人，祇有鋌而走險的一途。他們事業發達，是靠大衆，靠一萬三千萬人口的大衆，決不是靠五百家百萬財產的富翁。他們的民衆心理，喜歡動，所謂醉心自由，就是要到那裏去就去，去找尋新的豐富生活，適宜的氣候，快樂的環境，或是厭惡家庭，社會，去另換一個新的空氣。他們工作時間，一星期從四十八小時減至四十小時，星期六整天休假，一星期有二天可玩，星期日街上店舖子都關門，迫你要到郊外或隣近名勝區去玩。有了汽車，二天內可兜一個五百英里的圈子，（上海、蘇州、嘉與一個圈子祇二百餘英里）。工作慣例，每年還有二個星期休息，任你避暑避冬，聖誕復活，全國兜一圈子，綽綽有餘。在我國要談發展旅行事業，還沒有以上各種先決條件。

眞是為遊歷的旅行，還祇一小部份。大部份卻是為工商事業「因公」的旅行。工商事業發展，人的流動性隨之大。各鐵路把沿綫各地的詳情，調查報告出來，各州各城的商會，把當地適合某種事業的條件，盡量宣傳，目的不是吸引遊客，而是吸引新事業，吸引新資本，新人才。他們隨時隨地想發展，第一條件是人，人多了自然發展。他們絕對沒有因本地產糧食不足而忌外地人遷來。他們亦不怕對門或隔



紐約華爾道夫大旅社——蔣夫人到美時，在此演講，大受朝野歡迎。

壁設立一個同類工廠和他競爭。（外國人入境另一問題）。開墾新的地域，在第二次大戰四年中Texas州增加了不少新的事業和人口，戰後到現在，California州又在勃興了。我國在抗戰中人和物資的內遷，實是給我國旅行事業發展的極大刺激，以後地方平靖，交通暢達，人的流動，亦必天天增加。

因公旅行，不要自已掏腰包，可增進個人的見聞，機會難得。所以美國海陸軍招募志願兵，特別把「旅行」宣傳出來。年輕的人，誰不願意去見見世界的每一角落●

我個人的經歷

至於商會對於募生客的熱忱，我亦有一段經歷。

上月，我到Connecticut州South Norwalk一個工廠去參觀，那鎮並不大，祇四萬餘人口，有Nwe Haven鐵路經過。我請問了許多朋友，都未去過，不得不先調查準備一下。乃寫了一張明信片，給該鎮的鐵路車站問訊處，索取該地地圖及旅館地址表。不上五天，收到該鎮的商會寄來一份地圖，一張旅館表，再有一張說明書。眞詳細極了。我選了離工廠最近的旅館，寫了信去定了房間。那天坐火車到達該鎮，已半夜十一點多鐘，按圖索驥，直趨該旅館，一些沒有做黃瓜兒。商會說明書中有三十八項節目，列舉很簡單的統計數目字，我隨便選譯幾項，來表示美國工業區中的普通一個小鎮，牠斷面是怎樣的：

歷史——一六四〇年向紅印度人購地……一八九三年註册設鎮……

面積——二十六點六方英里。

人口——一九四〇年聯邦統計三九，八四九人。

銀行——城國家銀行二家，信託公司二家，儲蓄銀行三家。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存欵總額71,601,830.32元。準備總額 79,241,816.68元。

教堂——浸禮會五所，美以美會五所，羅馬天主教堂五所，……（總共二十九所）

市公債——一九四六年3,267,000元。

教育——小學十二所，初中三所，中學一所，教養院二所。

工業——製造工業一百二十家，僱工約一二萬千人。1940年工資總額約 12,230,000元。

出品——汽車另件，……等有五十七種。

郵政——郵政局三所，僱員一百另一人，郵政收入一九四六年462,138.20元。

公共圖書館——四所，流通書籍約五萬九千冊。

交通——離紐約五十四分鐘，每天來往火車各三十次。長途汽車公司十家。

醫院——床位二百十一人。

電氣——一九四六年用電88824177字。

煤氣——一九四六年用煤氣454,576,000立方英尺。

電影院——四所。

旅館——四家共房間一百五十間。

住宅——一九〇〇年統計共11,645宅。

警察——五十名。

自由職業——建築師九人，律師四十七人，牙醫生三十六人，醫生六十一人。

俱樂部——青年會，市海濱浴場容一萬人，俱樂部五所，船艇俱樂部五所，鄉俱樂部一所，音樂俱樂部三所，海濱俱樂部三所。

以上我寫了一大堆沒有關係的數目字，我不過想把牠和國內的城鎮比較一下。以上海附近來比，蘇州城內恐不祇五萬人，南翔一個鎮恐不到二萬人，牠的地位，或許和松江或崑山差不多。松江或崑山的商會，能不能給一個中國人（不要說外國人）一些統計數目字？能不能在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把卅五年十二月的銀行存欵，電氣煤氣用量等等詳細正確的數目字報告出來？我想，這並不是不可能，而是沒有這需要。我們的旅行事業還沒有發展，另

一方面，當地的人士，根本不歡迎外鄉人去參加發展經營，地方上的一切，愈祕密愈好。即使政府的測量隊去清丈，尚且要動武。更不幸是歷年內憂外患，當局盡力設法防止間諜反動，關卡檢查，旅客連環保證，安分良民，祇得閉戶裹足。此果環境使然，然我們不得不放開眼光，看看他人怎樣？希望當局亦少加一些阻礙，提倡一下自由交通。要統一全國，統一民衆意志，須得靠人的流動來實現。美國眞是統一了，全國都是同一式的商店商品，都讀同一類的雜誌刊物。我們中國各地都是同一式的城牆，是古代的統一。我們應當加些新的因素，去表現新的統一中國——人的流動。



旅助會的標誌

旅行紀念品的普遍

靠旅行事業發展的旅館、餐館、交通工具，不勝枚舉。其中最小的，旅行紀念品，最普通，最價廉的，是一分錢一張五彩風景明信片，大半都是畫的。大的城市有幾百幾千種，各百貨舖、各藥房、各車站書攤，都有出售，銷數很可觀，有幾家印刷公司專門做這生意。我記得三十年前上海商務印書館，亦有西湖風景明信片等，但美國的風景片，甲地的風景，祇有在甲地可買到，在他處買不到，否則不算紀念品了。有許多大旅館，自已印了五彩明片，供旅客免費用，實際上是給那旅館寄廣告品。還有一家著名的老牌餐館，顧客吃飯時，可把桌上他的五彩明片寫信，他們還賠郵票，代你免費去寄。（美國生活程度，亦日趨高漲，一分錢除了買五彩明片，和一分郵票貼明片外，買不到其他怎麼東西）。其他紀念品，如旗子，紙壓風景，海濱螺殼製的飾品，墊子套（人造絲織品），凡當地特別的東西，都可吸引旅客荷包中花花綠綠的鈔票。

在美國沒有「土產」這一名目，全國各地，都有Coco-Cola可口可樂（舉一個例）都是同一價錢。要買「派克五十一號」自來水筆，各地都有，價目一律，要買Arrow襯衫，要買G-E電燈泡，要買Royal打字機，要買Ca.mel香煙，要買留蘭香糖，你不必打聽牠是那地的土產，你祇要說出牌子，隨地可買。所以在美國旅行，決沒有大箱小籠帶一大堆土產品回來的事。著名的產品果然亦有，如Virginia的火腿，但若你要，郵包很便利，一天寄到，不必勞駕親征。他們的紀念品，都是玩的東西，裝飾的東西，沒有吃的用的東西。他們的土產品，都印上Made in U.S.A.字樣，其實，我們的土產品，西湖蕈菜，無錫麵筋，景德鎮瓷器，四川綦江廣柑（呀！我正想念牠！）正可做我們吸引旅客的商標。我們現在還不可能學到美國無論這麼事吹着Nation Wide或Coast-to-Coast網，（如廣播，鐵路，零售批發商），我們可注重地方上的特產，使吾們的旅行，不祇尋找快樂，兼可交換文化，傳播農工商業。（讓我題外講一句話，中美許多事相反，中國亦有全國網，如銀行，出版商如商務，科學等，差可謂已具雛形，但在美國，銀行不准在他處設分支行，祇准在一城內設分支行，出版商不兼零售，他們把製造，批發，零售三層分得很清楚。所以美國的旅行支票，由American Express發行，牠可和各地的銀行訂約兌欵。）

游覽刊物的發達

關於旅行雜誌出版品，除各種贈送的廣告刊物外，美國有十七種之多，讀者如需知道美國幾千種雜誌的內容，價目和出版地址公司名稱等，可詢Commercial Engraving Publishing Company, Indianapolis, Indiana, U. S. A.。去年有一本Holiday 雜誌（月刊）出世，風行一時，印刷編輯，均屬上乘。每期五彩風景畫片數十幀，看了不是臥遊，確屬神往。

各大城的旅業公會，各有一種當地遊覽週刊出版，一週間的電影、劇場、運動球類、跳舞排有課程表，當地的住宿、娛樂、飲食、交通、展覽，趣味風景，都詳盡介紹。無論旅客外賓，隨便索閱。即使本地居民，亦從此得到不少消息。這種刊物的名稱爲When, Where, What。又大城市的出差汽車公會，亦都有類似的週刊，你走出車站，踏上出差汽車，就可翻閱一下，決定如何消遣你旅中的光陰了。即

使你不顧意多化錢，亦有許多不化錢的去處可介紹你去。他們旅行是求快樂，他們意想不到所謂旅中寂寞的滋味。

旅助會到處皆有

旅助會 Travellers Aid Society，這譯名恐不大妥當，本文內用牠的簡稱ＴＡ爲便。我去年到美後，從舊金山坐火車直達華盛頓，不料中途誤點，到芝加哥時，已脫班二小時，預定銜接開往華盛頓之火車已開出，不得已在芝加哥等候七小時，掛下班火車開出。當時是上午九點，很想趁這機會，觀光一下芝城。奈人地生疏，不辨東西南北，假使亂撞，亦不是辦法。和同行者王守則兄，走入車站，想找問詢處。四處一望，看見一個櫃台上面寫着 Traveller Aid，櫃台上有二盞電燈，燈罩上正是牠們的標誌(見上頁)，我想，這恰好了。就上去問他們有沒有芝城地圖，何處可玩？一位女書記大概看我是黃面孔，有些阿木林，反而特別殷勤，給我一張簡明的地圖，指示我左轉右轉，湖濱公園、水族館、博物院、美術館、動物園……等等，我們二人依着走去，眞玩暢了。我因出國不久，時時和國內所見者比較，杭州的西湖，北平的萬牲園，南京的藝術館，水族館却國內沒有，ＴＡ國內有麽？

於是我很注意ＴＡ的組織，到華盛頓、紐約等火車站中，都看見這ＴＡ旅途中的明燈。ＴＡ共有八百餘會，是地方組織，由當地熱心人士主持，經費由社會公益捐欵內撥付，不是營利機關。各地ＴＡ聯合組織全國總會，各地ＴＡ的活動範圍，工作進行，聯絡辦法，都由全國總會決定指揮。總會成立於1917年（已三十年）但第一個ＴＡ已成立將百年了。ＴＡ不單單是問訊處，亦不是售票處。旅費不够，可向他去借。病人或殘廢者出門，可託ＴＡ沿途照料。小孩去遠地學校讀書，或入夏令營，可託ＴＡ護送。初到一地要找房子，可請ＴＡ介紹。ＴＡ對於出征軍人，及異國生客，特別照呼。ＴＡ很愼重表示：「一地的文化程度，看他們對待來到門口的朋友態度而定。」

美國的汽車會

無論那一大城，電話簿打開第一頁第一行，是AAA，這就是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的簡寫。

在上海所見到的汽車照會上面，有時亦看見三個Ａ的牌子，這不是玩意兒，是一個服務組織。這是全國總會。在各地的支會稱作 Motor Club或Auto Club，共有七百二十五個單位，分佈各州每一中大城鎮。均互相聯絡。你汽車上掛了這塊牌子，任你走遍全國各處，假使中途拋錨，打電話到附近的支會去，就派車來救濟。你路上如出了意外，撞了人，警察要你保人，你可拿AAA五千元的保單給他，就不至於喪失自由。你的入會費常年祇十五元，（第二年十二元，第三年十元）。

AAA印了幾百種公路圖，城市圖，印了四厚本公路旅行指南，印了許多五彩說明書，（均屬免費），每月刊印一本 American Motorist雜誌，贈寄各會員。各地還有特約旅館，掛上AAA牌子，包你不是「黑店」，各地的支會，均有旅行社，代辦一切郵電遊覽等事項，眞使你「賓至如歸」。

AAA辦有汽車駕駛學校，陪你去考駕駛執照，（普通學八小時即可去考。美國考執照比上海容易，祇考停車Park，沒有考三面六個樁子的麻煩）。極力宣傳「安全第一」Safety First「慢慢跑」Take It Easy。

AAA還代你辦一切領汽車執照，換執照等瑣事。（假使你自己去辦，排隊等上半小時，實在太擠了）。又辦理汽車保險，傷害保險。各地又有特約修理工廠，把發票寄回AAA，可有盈餘分配。AAA又代辦飛機、火車、輪船客票，及國外旅行事宜。不僅汽車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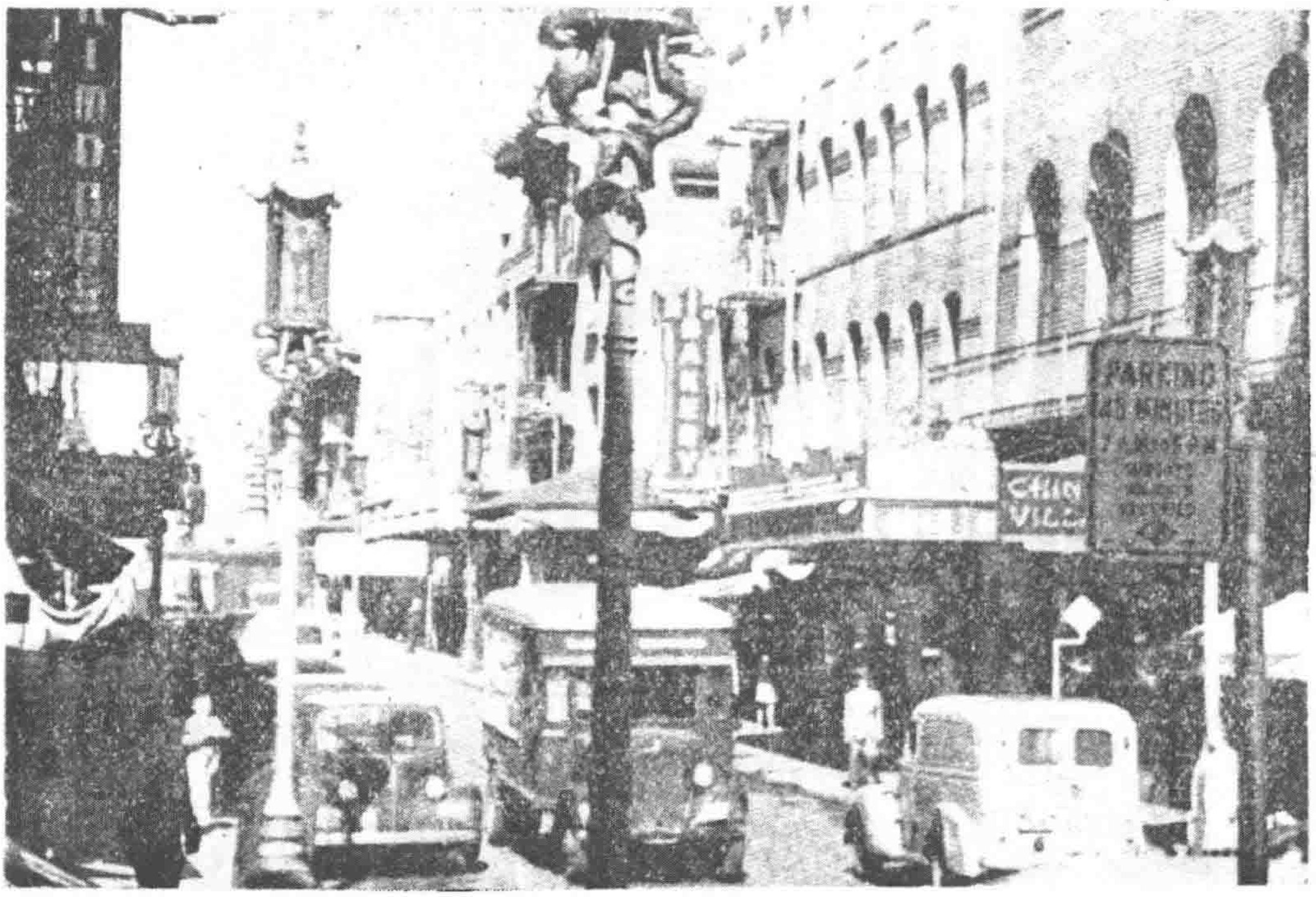
服務Service完全是組織問題。旅行事業是服務，是組織。要研究他們怎樣辦理旅行事業，不是一個匆匆跑一週的旅客，從皮毛上所可看到的。應當研究他們的組織。我想以前已有不少的博士們研究過，寫過論文，我可以擱筆了。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于華盛頓

姚鵷雛近詩

友人李楚材君歸自于湖，爲予中江校舍懷爽樓已改建，赭山滴翠樓亦榛莽矣，慨然賦此，並悼沈逋翁丈，即似道冲先生海上。

人才異代常爭出，緬想江南未寂寥，風景不殊雙鬫玉，詩壇稱霸幾嫖姚。赭山樓圮巖猶翠，避舍堂荒艸自驕；更向蘇門念秦晁，橫雲千尺歎松凋。



三藩市唐人街，右手第二家為廣東酒樓

三藩市唐人街巡禮

徐同鄴

三藩市唐人街是世界著稱的中國雛形。我遊過唐人街以後的感覺是外國人看牠像中國，中國人看牠像外國，因爲唐人街的「中國化」太矯揉做作了，反而失去眞實性。在中國任何城市，決找不出像三藩市唐人街那樣的一個地方。

我於二月二十五日從曉市頓乘聖泰斐鐵路的卜爾門臥車西行，在頭等車中碰到兩位美國籍的日本小姐。普通的日本女人都長得身材短小，面目扁塌，這兩位小姐卻亭亭玉立，艷麗絕倫，看慣了粗眉大眼的美國小姐，對於香扇墜型的東方美人値得鑑賞一番。她們是週末返家省親後同隣邑的一個女子大學，所以當夜二時就下車了。

二十七日經過阿利桑那省的金門，見金門飛機場停有B—17,B—29等重轟炸機不計其數，火車走了一刻多鐘纔走完。金門飛機場原爲美國空軍射擊學校，我曾駐此七個星期，學習空中射擊，彼時我所乘的飛機爲B—17，每星期練習空中射擊三次，每次六小時，在七個星期訓練中曾消耗白朗寧機關鎗子彈數萬發。今於勝利後經此，不禁感慨係之，舊日美國同學在歐洲及太平洋戰場捐軀者不知凡幾。

經過兩天半又三夜的旅程，二十八日上午十時餘到達三藩市對岸的渥克蘭，下火車後登路局公共汽車，汽車票已包括在火車票內，汽車駛過長橋Bay Bridge經半小時始抵三藩市的市中心區。在聖泰斐路局隔壁第四街克斯登旅館開了四樓四二〇號房間，附有獨用浴室，每天房租三元，房間並不甚大，佈置亦極平凡。洗浴後下樓，向掌櫃問明路線，越過大道Grand Avenne到唐人街。

整個唐人區在一個高崗上，有狹狹的直街一條，兩邊通十幾條橫街，所有店鋪，尤其是飯館，極盡雕樑畫棟之致，在橫街上有一所電話局，居然是八字牆門，泥金匾額，長幅楹聯，十足京朝氣派。電話局係中國人所單獨經營。可用廣東方言通話，職員均爲中國人。唐人街交通，有穿中國

制服之華僑兒童義務警察，手持木棍，在街心指揮汽車。唐人街一切行政事宜，悉由中國人自行處理，三藩市當局向不過問，不啻爲一種變相之治外法權。

美人鑒賞中國古董

唐人街的商業以古董舖及飯館爲最多，華僑本以經營飯館雜糧舖洗衣作起家，自從美國人所經營之洗衣作利用機器以後，人工洗衣成本太高，華僑洗衣作營業一蹶不振。古董舖僅集中於少數繁華都市，蓋美國人性好新奇，祇有大都市裏住着假充風雅的古董鑒賞家，而實際上則美國人對於鑒賞古董，並不十分高明，所以膺品充斥市上，在中國俯拾即是的東西，一到美國便身價十倍，小脚繡花鞋象牙鴉片烟鎗及清朝衣冠的祖宗畫像，都被美國顧客視作中國古董。不過名貴的古董並非沒有，在直街上一家古董舖玻璃窗裏陳列着一根四尺長的象牙。開設在直街上的古董舖大約有二十家左右。

中國飯店價廉物美

中國飯館是櫛比鱗次，直街上幾家大的兼營夜總會，每晚有大腿戲表演。這些中國飯館開市極晚，有幾家規模大的要到傍晚纔營業，顧客以美國人爲主，橫街上的次等飯館供應眞正廣東菜，大可稱得價廉味美，魚尤爲便宜，在萬國酒家吃清燉魚，每碟僅售二角，其他如菠菜燒肉、炒肚絲、豆腐燒魚，每碟亦不過三四角。還有一種專賣客飯的小飯館，每客五角，白飯一盆，鷄或肉一大塊，海員及店員在此進食者最多。

直街有好幾家鷄鴨舖，斬鷄斬鴨之聲不絕於耳，鷄鴨毛舖滿街面，經太陽熏蒸後，臭氣非常難受，不過在鷄鴨舖工作的夥計是不會感覺其難受的，路人匆匆掩鼻而過，大有避之若浼之概。還有魚店將魚陳列在玻璃櫃中，任人鑒賞，也足以引起食慾。雜糧舖門口有巴斗存着桂圓綠筍香菇木耳之類，掌櫃在賬桌上打珠算，海外覩之，倍覺親切。

粵劇院及電影院有好幾家，規模極小，彷彿中國內地的小電影院，開映粵語片及火燒紅蓮寺一類影片，戲院外表絕似小型城隍廟，屏門繪有門神，大門口之壁畫頗有城隍廟大殿所見十八層閻王殿壁畫風味。

華僑報紙別具一格

三藩市華文報均爲對開二張半，編排仿國內報紙，社論副刊應有盡有，材料以剪自上海報紙者爲多，副刊長篇小說以鴛鴦蝴蝶派爲主。本埠新聞多爲某某堂某某君五十大慶或某某君令郎彌月之消息。廣告以祕製靈藥爲主，披讀廣告，琳瑯滿目，令讀者大有躍躍欲試之概。美國報紙向例拒登不道德廣告，但筆者之意並非說明美國人不製造興奮藥物，例如西班牙蒼蠅即係極不道德之興奮劑，僅不皇皇登諸文告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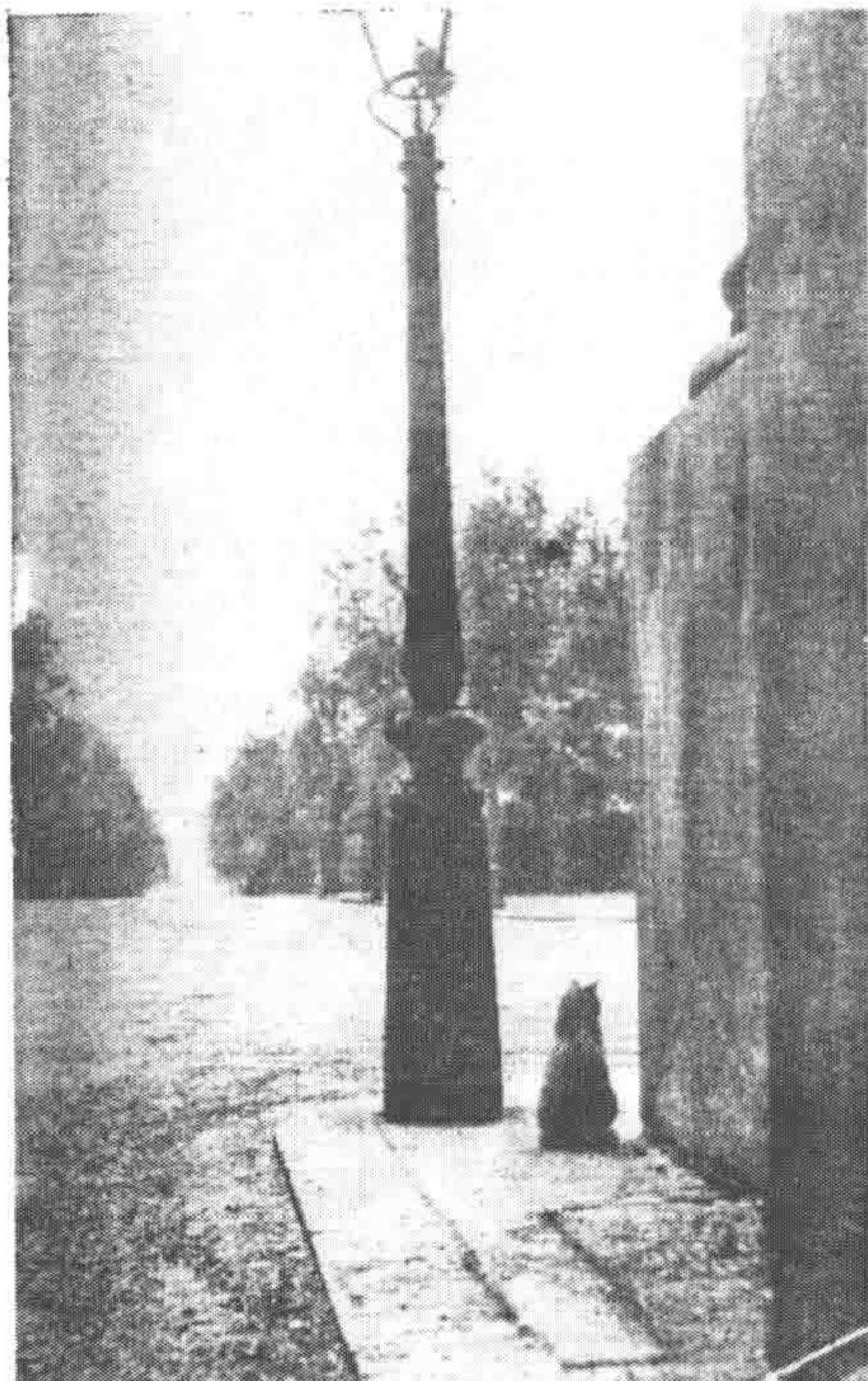
華僑敎育頗稱發達，有中小學數所，並有比較空曠之運動場。有禮拜堂數處：其中一處附設軍人俱樂部，招待中外軍人遊宴，由中美小姐伴舞，小立門畔即可見碧眼黑髮共舞，英語粵音同鳴，中美兒女如水乳之交融，置身其間，幾不知唐人街外尙有排華反美之運動。

禁城夜總會的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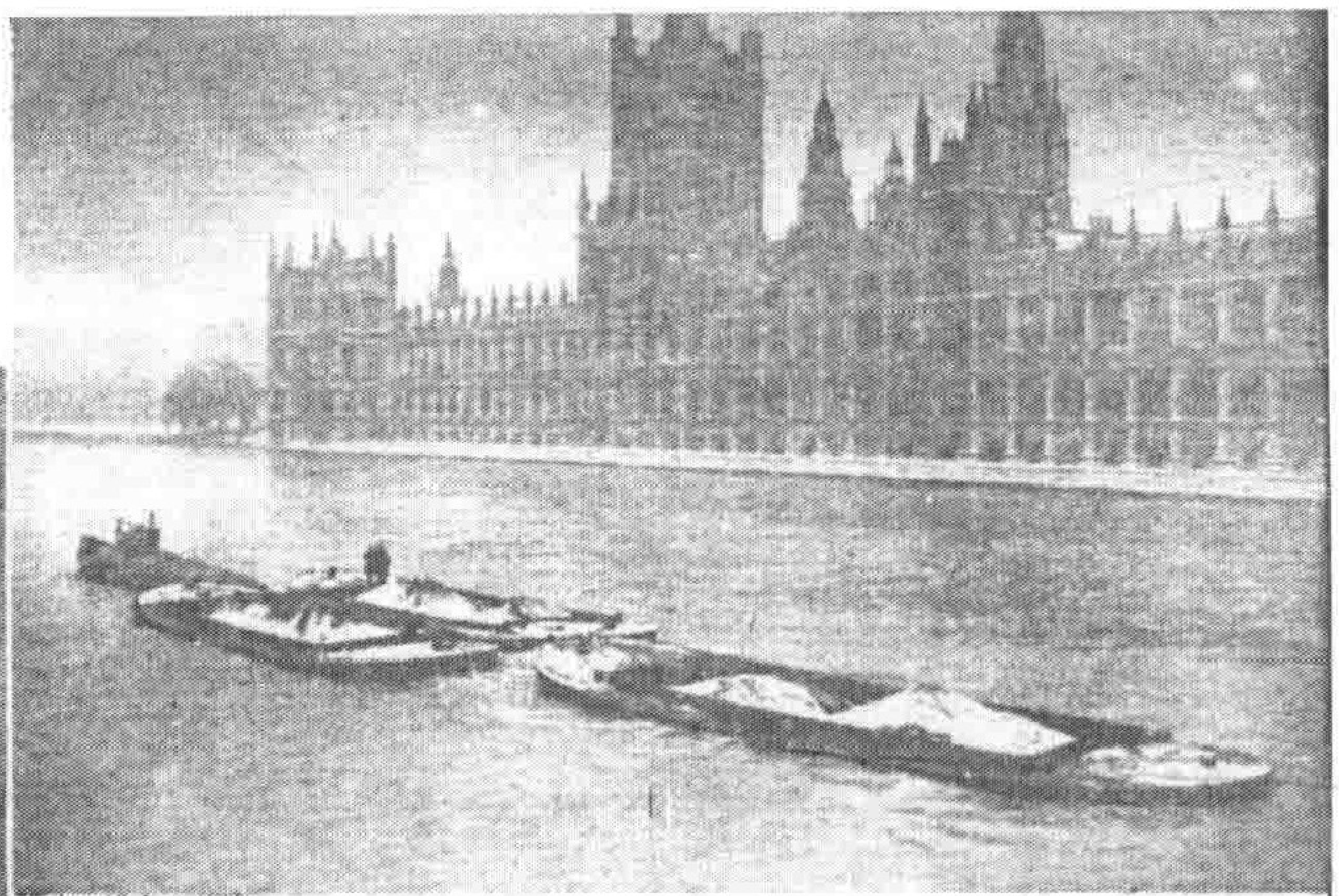
三藩市最大的「禁城」夜總會Forbidden City也在唐人街，畫閣雕樑，全部東方色彩，這裏是舞場式的飯館，有跳舞，有裸體表演Floor Show。演員都爲華僑子女，節目極爲精采，剝衣舞 Strip tease dancing，草裙舞，武術，清唱，牧童耍繩，載歌載舞，應有盡有。所謂剝衣舞者係少女一人，載歌載舞，逐漸將外衣襯衣襯褲剝去，至臍下僅留一薄片，經觀衆催促再三，最後將臍下之薄片亦卸去，於是一絲不掛而鬚眉畢露焉，而表演者又跳近食客之桌畔，湊近觀衆之鼻子，以博閧堂大笑。美國特具風趣感，在歡樂場中，遭女性之極端狎侮，亦決無惱羞成怒，摔盤子，擱耳光之笑話。武術包括叉缸走索三上吊盤杠子等等國粹節目，完全山東派頭。表演叉缸者係一十足山東大姑娘之小脚女人，盤杠子者爲彪形大漢二人，此種武術在中國內地城市不過爲街頭賣膏藥之流藉以招徠顧客者，竟能引得洋人哈哈大笑，嘆爲東方大觀，中國領事亦引爲殊榮，中美溝通文化，蓋端賴此輩小脚女子與彪形大漢焉。



英倫的早晨



⇩晨光曦微中，靜穆幽美氣氛籠罩下的一個街角。



⇧太晤士河邊的英國議會，在早晨格外顯得雍容華貴。



⇩英格蘭銀行前，清晨行人稀少，可是一到七八點鐘，就要熱鬧了。



⇧夜間守衛英格蘭銀行的兵士，清早整隊返回倫敦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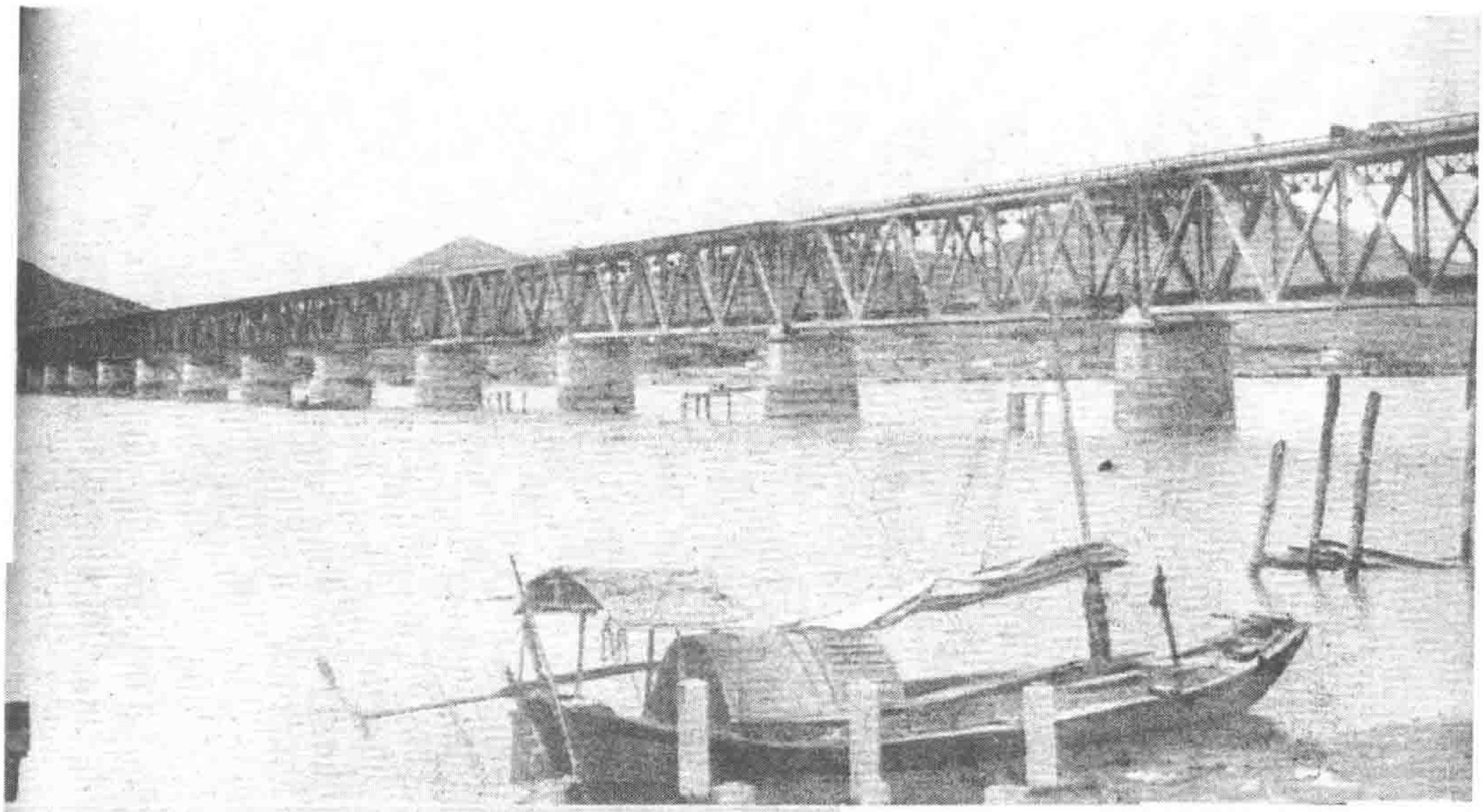


。馬路亮，的教聖六⇨
尚上着依路堂保時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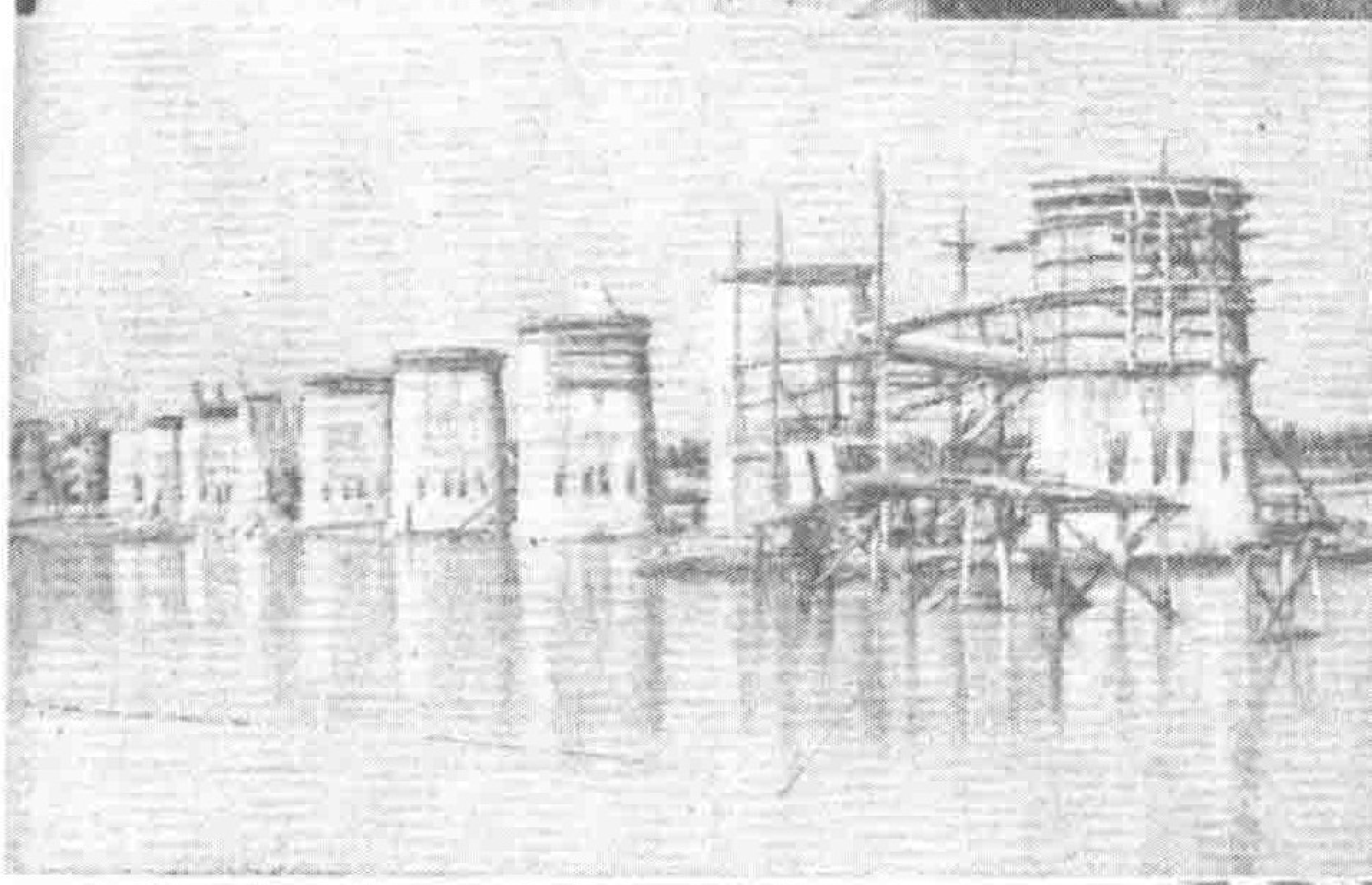
五七—五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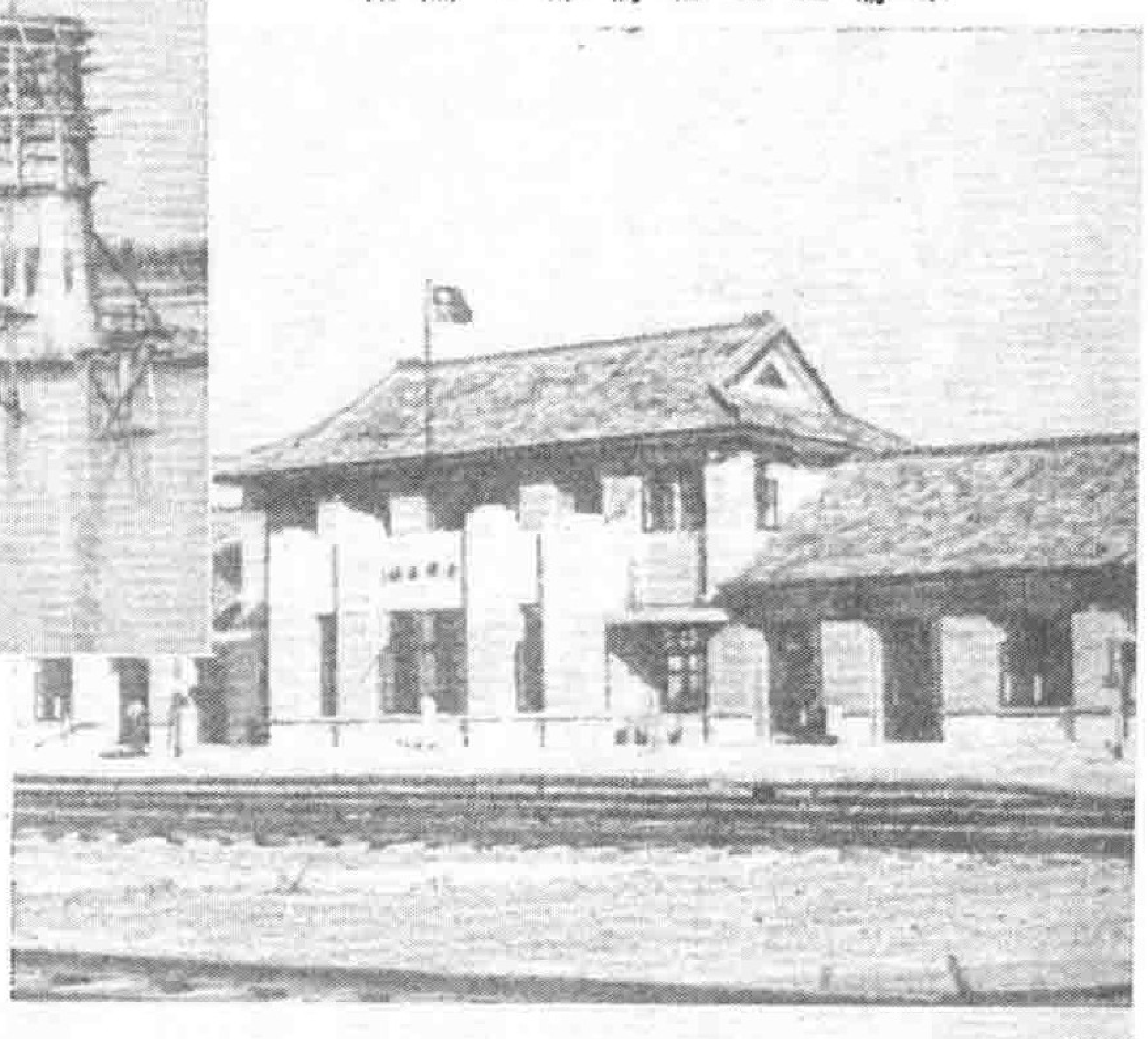
復興中之浙贛路

◇錢塘江大橋經本年二月修復，上面行汽車，下面行火車，爲浙贛路最大橋樑，並爲東南偉大建築物之「



◇金華江大橋修建工程，至爲積極，現橋墩大部完成，將待舖設鋼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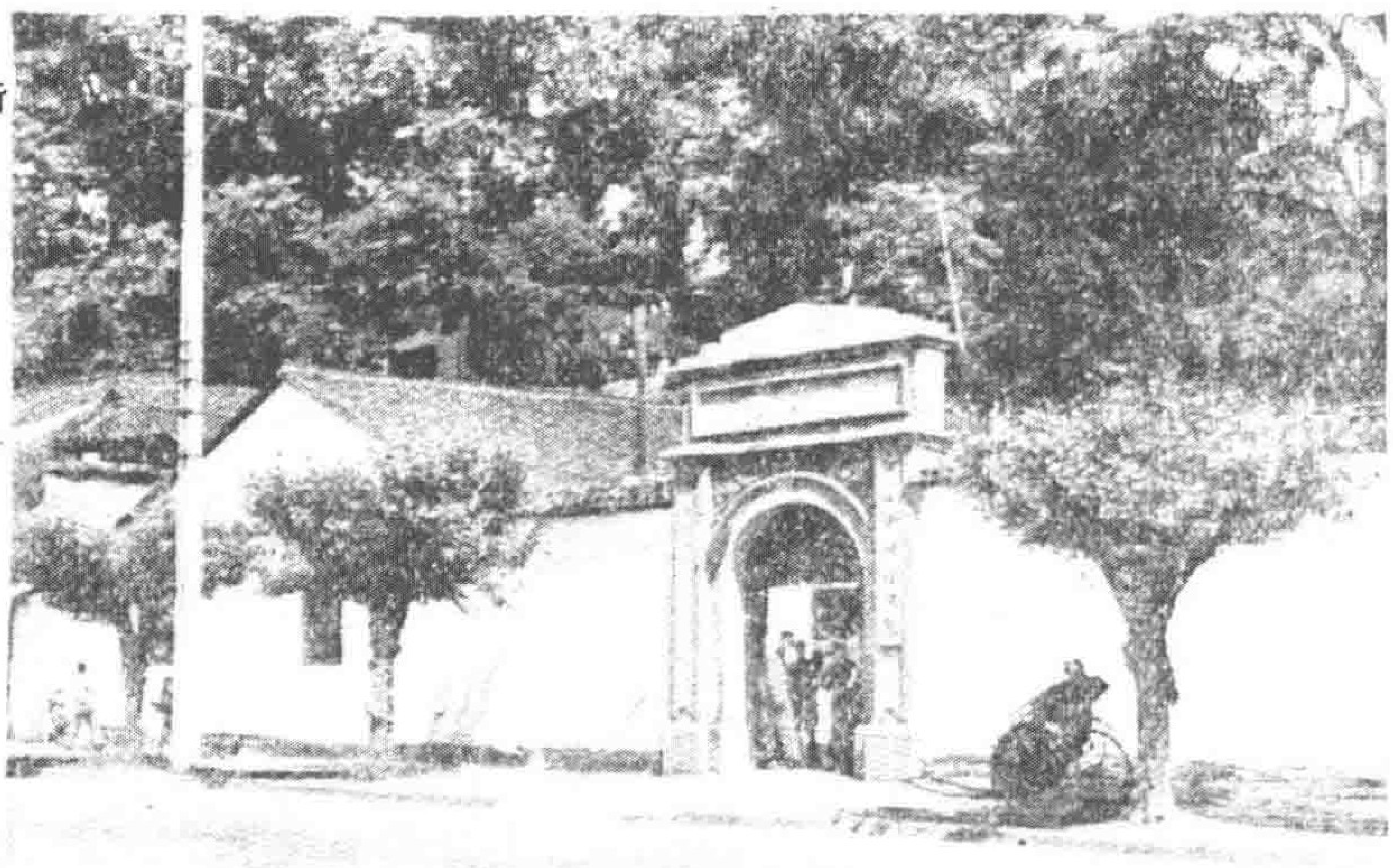
◇金華車站係重新建造，雄偉富麗，極具規模。

◇杭金快達直車，行車平穩，秩序井然，二等號車對內，爲旅客怡然自得、





◇杭金段沿線，遠山疊翠，清流曲繞，風景至佳，圖蘇溪站附近，碧水小橋，白沙行人，如一幅名畫。



⊙ 杭州裏西湖之浙贛路局

浙贛路

杭金段考察記

陳其英

浙贛鐵路爲貫通東南各省的大動脈，關係東南各省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太重大了，因之，東南人士對於修復工程，寄與殷切的期待。盼望能于最短期間全線通車；使全國鐵路網更以浙贛路的貫通而打成一片，於交通史上創最光榮的新頁。筆者乘杭金段通車之便，作專行考察，實際情形概述如次：

路局環境幽美

首先敍述的，浙贛路局的本身，是一個奇蹟。浙贛路局的組織，與其他國營鐵路局大致相同，無何重大差異的地方。路局是全路的首腦部，全路各段站所有工程進展，運輸調度，以至其他較爲重要的事項，均受首腦部指揮監督；路局內辦事效能與全路每一部份，均有極密切的關係。路局所在地，在抗戰期間以特殊情形，常離開路線之外；在大概情形均在路綫的要點，重要站的附近，總局所屬各部份均集中在新式的偉大建築物中，雖然很够堂皇富麗，不免呆呆板板，缺少詩情畫意般幽靜情趣。浙贛鐵路局却在杭州西湖的風景區中，局內各部份分開爲一座座房屋，隱約于葛嶺山麓或半山的茂林中，均面臨裏西湖，在表面看，似乎是舊式房屋，裏面多爲新式設備，非常整齊清潔，辦事人員均在沈靜地工作着，這裏的環境，非常幽美，即使在暑天，也不會悶熱；工作效能的高度增進，是毫無疑義的，這是全國各鐵路局環境最佳的辦公地方。

筆者進至山上的一座小辦公室中，會晤侯甦民局長，他是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工程碩士，我國有名的鐵路工程專家，在抗戰前後最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建造不少的鐵路，尤其以前曾任浙贛路副局長兼總工程師，並主持杭玉，玉南兩段工程，著有很大的功績。這次重長浙贛路局是駕輕就熟，以他豐富的經驗，和偉大的魄力，自然對于浙贛鐵路修復工程種種困難，當較易解決，這次以四十四天的時間而完成諸金段一百零八里的釘道工程，是他偉大功績的初步表現。現在雖較數年前在桂林時，稍覺着老些，身材仍前時那樣的雄壯；精神仍那樣飽滿：我們寒暄後，略談關於浙贛路修復工程概況；因爲他太忙了，尙有許多事待辦，不再談下去，便匆匆告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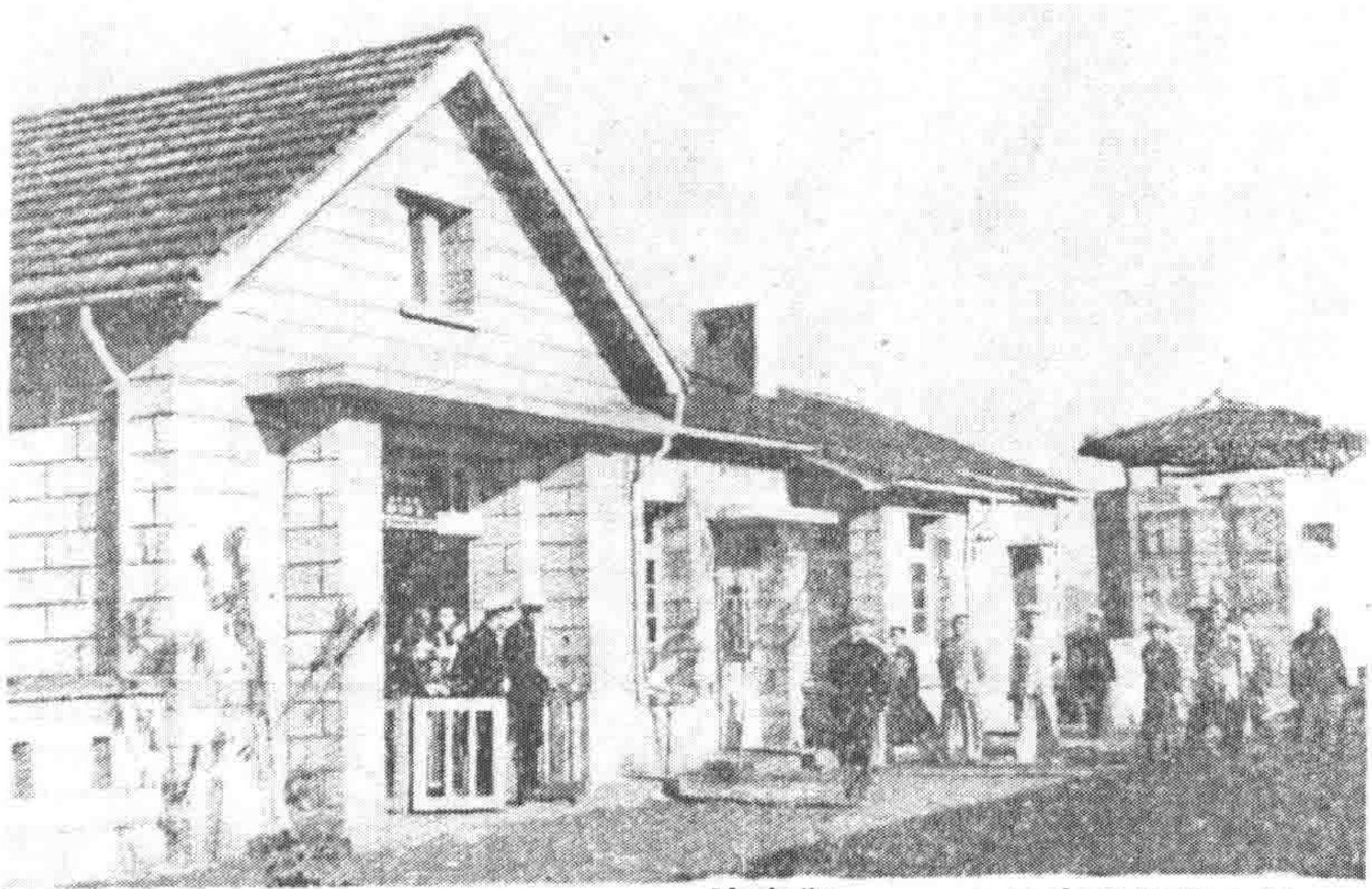
一頁光榮歷史

浙贛鐵路僅有二十年的歷史，比較爲年輕的鐵路。正因爲年輕，一切突飛猛進，不愧稱爲「後起之秀」。牠是建造于極艱難的環境中；完成以後，又適抗戰軍興、擔負軍運的重責，發揮鐵路上應有的效能，在極險惡的狀態下，破壞了又修復，修復了又破壞，寫上鐵路一頁光榮的歷史。

首先值得欽佩的，是張靜江先生。當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奠定東南後，張先生受命主持浙政，鑒於交通與民生關係的重要，發動以浙省的力量，建設杭江鐵路，因經費無着而擱淺；至十七年底，力任鉅艱，開始籌措，十八年起修建。當時計畫：只在建造自杭州至江西至山的一段，定名爲杭江鐵路。原來預擬取道江左綫，與富春江平行，經勘測後，以桐嚴間山嶺重叠，工程艱鉅，時間經費兩不經濟，乃取現在的江右綫。由杭州至蘭谿一段二百零八公里，于二十一年三月完成通車；繼續以金華爲出發點，展築至江西玉山的一段，計長一六四公里，于二十二年十一月完成通車。

會養甫先生長浙省建設廳，再與鐵道部、江西省政府商洽合作，繼

續展築玉山經南昌至萍鄉一段。玉山至南昌全長二百九十二公里，於二十五年一月完成通車；南昌至萍鄉全長二百六十三公里，于二十六年九月完成通車，同時由鐵道部將株萍路劃入，正式改名爲浙贛鐵路。



杭金段新建車站之一——鄭家塢

浙贛鐵路路綫本爲 國父實業計畫東南鐵路系統中，連接東方大港的一條幹綫，自全綫完成貫通，接連了株萍、南潯兩段，並改用重軌，北接滬杭路，西通粵漢路，於是，浙、贛、湘三省打成一片；同時，使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長沙、廣州這幾個大都市聯繫起來，爲中國交通史上創開一新頁。

抗戰破壞慘重

抗戰初起時，西南健兒北上參戰，滬粵物資互相供應，多仰賴浙贛路；不久，淞滬應戰，浙贛路又負擔了疏散物資的重任，各鐵路數百輛機車和無數的車輛，許多工廠的機器，都經過浙贛鐵路而轉到西南大後方。隨後，戰事蔓延到了路綫以內，遭受敵機不斷的轟炸，和敵寇流竄的打擊，整條路綫被東截西斬，支解爲數段，額路上員工盡最大的努力，分開爲東段與西段各自行車；各自維持了相當時期，直至軍事形勢完全轉變，無可再維持，盡了最後的貢獻，大部份作有計畫的澈底破壞。

修復工程概況

談到現時修復工程，須先補述敵偽期間的情況：浙贛路綫大部份淪陷後，敵人于三十二年間將杭金段一八五公里修復，舖設重軌通車；至三十四年夏間，勝利前的不久，敵人又將諸暨至金華一段破壞，將路軌、鋼樑等材料移津浦路應用；勝利來臨，浙贛路全綫一千餘公里中，僅杭諸間一小段尚保持完整；因此，浙贛路修復工程，實較其他各鐵路爲艱鉅。侯局長甦民於本年元旦接任以來，對于全綫修復工程，當先爲詳盡的計擬，作最高效率的積極進行。

橋樑工程：本來鐵路修建工程，以橋樑與隧道爲最艱鉅，浙贛路綫所經，雖非如滬杭路的一片平原，但無高山峻嶺，可說是丘陵地帶，以百分之一的最大坡度拉接起來，尚無深塹高填；鄭家塢附近盤旋于龍王山麓數公里，雖間有懸崖峭壁，以半挖半填築成路基，工程稍較艱鉅；惟全綫不用建造隧道，較之粵漢、滇越，湘桂黔等山嶽地帶，須建造許多隧道，自較爲便當。惟河流紛錯，橋樑較多，實爲最艱鉅的工程。以前橋樑，大部份早經破壞，尤以上饒南昌間破壞最烈，修復也最難，侯局長爲了趕速修復橋樑，將全綫分爲三個區橋樑工程處：第一區設金華，督修金華衢縣間的金華江、義山港、東蹟江等大橋；第二區設梁家渡，督修上饒南昌間的上畹港、鄧家港、撫河支流等大橋；第三區設樟樹，督修南昌萍鄉間的陝溪、山前、贛江支流、袁山等大橋；基礎工程經趕工，大部份于春汎前完成。現時所感到困難的，爲材料與工費的問題，舖橋鋼樑須仰賴外國運來；工費以現時物價變動過劇；均須煞費苦心籌劃，以爭取時效。筆者抵金華後，即訪第一區橋工處葛處長君博陪同參視金華江大橋工程，這是一座長約三百公尺，十二孔十一個橋墩的大橋，原來橋墩，僅四個可用，餘七個均須重新建造；詳談後，藉悉葛處長于橋樑工程，學識經驗均非常豐富，與在事各員工的一致努力，始能打破種種困難，將原定計畫，逐步完成。現時橋墩工程，大部份完工，須待鋼樑運到，即可舖架。

復軌工程：至全綫復軌工程，計分爲：諸衢、衢饒、饒南、南潯、南萍六個工程處，同時各自負責趕工。上饒至衢縣一百廿公里，於一月內完成通車了；萍鄉至株洲六十八公里於五月間完成通車了；南昌至九江段，除德安至南昌尚在趕修中，九江至德安間五十公里於五月間完

成通車了。諸暨至金華一百零八公里，於三月二十五日完成通車，較預定日期提早一個多月，工程進展奇速，實為浙贛鐵路創一新紀錄，值得較詳敘述。

杭金通車現況

杭州至金華為浙贛路最主幹的一段，修復工程及行車現況，概述如次：

車站設備：浙贛路以杭州滬杭路城站為起點，經南星橋過錢塘江，經靜江、蕭山、白鹽塔、臨浦、尖山、湄池、直埠、白鹿而至諸暨共十站，南星橋為滬杭路老站，經日人重建的有：蕭山、臨浦、湄池、直埠、及諸暨等五站，其餘各站由修復後重建，靜江站為紀念張靜江先生而命名，站名與位置相配合，很有意義。自諸暨以上至金華十一站，均為重新建造者，以安華、鄭家塢、蘇溪、義烏等站均具相當規模；尤以金華站為最雄偉寬敞，且適合實際應用。至各站站台，柵欄、雨棚、貨棧，閘樓等經在先後建築中。



金華北門之佛壽亭距雙龍洞三里之山塢山迴路轉流水潺潺景色絕幽

行車班次：浙贛路現時是分段各自行車，杭金段自三月二十五日通車後，每日各對開直達客貨混合列車二次，杭州諸暨間及諸暨金華間又各有區間車一次，自五月二十五日起，杭金直達車改為杭蘭直達車：快車，每日上午五時四十分由杭州城站開出，除諸暨、金華外，沿途各站不停，十三時四十五分抵蘭谿，十四時四十分由蘭谿開返，二十二時四十分到達、蘭谿每日上午四時二十分亦有直達慢車開杭，十二時五十分抵杭，十四時三十分開返蘭谿，二十三時零五分可到達。此外杭諸及金蘭，均有區間車往返各一次。

列車編配：現時以機車、車輛均缺乏，每次列車編配均客貨混合，客車暫設二三等；快車二等係對號入座，此項客車係用舊車皮，自行改造；二等客車用籐製坐墊，尚覺舒適。車廂內外均整齊清潔；雖尚未備餐車，而茶水供應週到，于旅客不少便利。每列車中有一輛車專裝柴油發電機，自行發電；晨晚間車上電燈大放光明，即他路最富麗的專用車，也沒有這樣明亮。

行車人員：浙贛路在修復工程期間，即着手訓練車務、機務、等人員，訓練班是設在杭州，由路局派經驗學識均豐富的高級人員，從事切實訓練。現時訓練完成的，有車務方面十餘班，機務方面五六班，車上侍應生二三班，每班約三四十人。筆者此次所乘的杭金直達車，車上的侍應生，就是新近訓練完成的，他們多是初中肄業及高小畢業的，年齡在二十餘歲左右，身體强健，勤勞、活潑，對旅客彬彬有禮貌，富有服務精神，至可嘉許。此外各站售票司事和行李司車都很年輕，做事很有精神，也是新近訓練出來的，這是浙贛路訓練人才，培養人才的成績表現。

沿綫風光一瞥

浙東景物之勝，實冠東南。筆者此次浙東之行，於富陽、桐廬、金華等地均各有一二日的遊覽、考察，擬另文記述。而自杭州至金華，經過各站，雖稍有停留，惟時間過匆促，同行者有浙贛路陳副處長佩玉，於沿線情形甚熟悉，承詳細告訴；並就站上人員及當地人士略為咨詢；此外就路綫所經，縱目視覽；有時於車行時，就窗外未設電線一方面，攝了幾張風景照片；連走馬看花也說不上；茲述其概念。

蕭山湘湖：車過錢塘江橋即進入蕭山境，蕭山縣以縣治一里餘的蕭山得名，這是浙省歷史很久，文化很高的縣份；筆者此次僅在蕭山站高處，遠遠眺望蕭山晴嵐，湘湖波光而已。蕭山楊梅早著盛名，杭州市



金華北山之梯田

上鮮楊梅及蜜乾楊梅，均來自蕭山；湘湖蒓菜至美嫩可口，產量甚多，杭州西湖所產蒓菜，供給一二家著名酒館尚不敷，所謂西湖蒓菜，大部份來自湘湖，湘湖距車站僅三里，每當春欲暮時，湘湖上下湖均長滿香蒓，少女如蝴蝶般各泛小艇，露出雪藕般的玉臂，撥水挑蒓，水綠如藍，與碧蒓相映，蒼翠欲滴；這些採蒓少女中，不小唱出美妙的歌曲，風光旖旎，杭州獅峯採茶時節，實在比不上。淸時毛奇齡湘湖採蒓歌：中有幾句為『藕根菱葉生滿湖，艇子瀠瀠不知處，晝竿十丈挑碧絲，香蒓宛轉生華滋』。確是寫眞，淸情況直到現在仍未改變。

諸暨美人：諸暨也是歷史很久，文化很高的縣份，人們一談到諸暨，便往往聯想到絕代美人西施，生長在這裏的苧蘿村，現時村中尚有西子祠。五洩山風景，尤為雄奇，十二年前的遊蹟，此時仍浮現腦際，惜以時間匆促，未及重遊。諸暨以山水毓秀，產生美人，「湖田近水濱」，水綠如藍，蓬門少女，雖粗布衣服，不加修飾，而眉目清秀，肌膚潔白，實美不勝收。唐李白浣紗石上女詩：「玉面耶溪女，靑娥紅粉粧，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實够使人尋味。

義烏古風：義烏縣以秦時有顏烏者，事親至孝，父死負土築墳，羣鴉銜土為助，烏吻皆傷；又傳：有羣烏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人以為慈烏銜鼓，欲令至孝遠聞。因之，漢初置縣，名曰烏傷，後改為義烏，這裏有許多關于孝義的故事，浙贛路在義烏境，就原有地名取為站名的有：義亭、孝順，這無疑的是一個風俗很淳厚的地方。

自靜江（西興）至金華路線所經，完全是農業經濟社會，蕭山、諸暨以平原佔多，山地較少；義烏、金華則山地多于平原；但金華這一帶地方能將山地開闢為梯田，使地盡其利，不讓四川農民專美。自杭至金，均以米、麥、豆、甘藷等為主要農產品；其次要農產品，杭暨間以桑、茶、棉花等為多；諸金間所有田陌、山塢、及其他隙地均栽有棗樹、烏臼等；蜜棗為金華一帶有名的土產；烏臼利用子製成白臘，葉可製染料，也是有利可獲的植物。此外農村最主要的副業為養豬，金華火腿與宣威（雲南）火腿均馳名國內各地。棗樹枝葉扶疏有致，烏臼于春初時嫩葉嬌紅如霞，秋後經霜又變深紅色，實至美觀。這裏風景至佳，勝蹟尤多，實為很理想的風景區域。

金華社會動態

金華在抗戰前後十年間，一切變動太利害了，值得略為敍述。

金華原是浙東的古老府治，自民國廢府存縣後，便消失了他的治政領導地位，是農業經濟自足自給的山縣，民情風習，淳厚古樸。到了民國二十一年，杭江鐵路完成通車，金華以交通便利之故，開始向新時代前進，土產更易輸出去，洋貨也源源流入，經濟脈絡舒暢了，新式建築物不斷地出現，街市面目，為之改變。尤以抗戰後二十七年起至三十年間，金華的繁榮，像暴發戶般，突飛猛進，一躍而為東南的大商埠，許多抗戰物資、商品，從上海、杭州、寧波以至其他敵後的地方，通過了封鎖綫，集中在這裏，再流散到西南大後方，一羣一羣的冒險家——單幫客、走私商們都以這裏為金窟、樂園，摩肩踵接，擠滿了整個的金華市面，可說是金華的黃金時代。隨後經過敵僞的流竄蹂躪，一切被破壞了。現時雖以浙贛路的修復，交通是較便利，市面仍十分衰落，眞像金華江般，僅數年間由滾滾的洪流，變成一片的淺灘，實在不易恢復前時的光輝了。筆者以為：金華現時的經濟地位雖告沒落，若以金華山水的雄奇，文風向來甚盛，正可造成浙贛路的風景區與文化區。這裏原有許多中等學校，國立英士大學現時是設在金華，校舍大部份是借用寺院和租用民房，如能在金華建造永久的校址，是很適宜於潛修學術的。宋時史學家呂祖謙、女詞人李淸照的許多偉大作品，是產生在這裏的。「明月雙溪水，淸風八詠樓」，正期待着新生的文學家快來欣賞歌詠哩。



屋頂最高層「星光」樓，是紐約最有名餐舞廳之一。上圖正在舉行時裝表現。

華爾道夫

世界最豪華旅館

張蔭槐譯

紐約的老華爾道夫是美國空前最大最華麗的旅館。它的後繼者新華爾道夫也許便是旅館業中絕後的傑作了。因爲專家們都認爲，未來的大飯店極可能爲了「效率」而犧牲「壯麗」與「豪華」。

新華爾道夫是旅館業歷史上絕世無雙的偉業。它建造於一九三一年，當時造價美金四千萬元，建築最優美，名字最老。上下四十七層，共有二千二百個房間，總面積超過四十頃。它備有世界上最寬廣最豪奢的套房，以及規模最大最完備的菜館，餐廳，酒排，起坐室與舞廳。它實在是世界上最大最豪華價格最貴的旅舍。

同時，它也是最著名的旅館。去冬聯合國大會在美國舉行時，聯合國官員向華爾道夫定下了五十三間套房，安置各國代表團首長。舉行外長會議時，華爾道夫亦會騰出七十餘個房間作辦公場所。也許這是世界列强假旅館作正式會議場合的第一次。

「那一位國王？」

華爾道夫在過去五十四年中，幾乎每一個美國知名之士與每一個國際著名人物都曾住過。不多幾年以前，有人搖電話到那旅館裏，問起「國王在不在？」接線生看了一看旅客名單，立即反問道：「那一位國王？」這倒是眞的。因爲在當時旅館中住着有兩個國王：希臘的喬治與南斯拉夫的彼德。

新華爾道夫一開業，美國國務院便用它作爲招待國外貴賓的紐約寓邸。理由之一是因爲它有個專用的汽車道與專用的入口，使得防衛方面可以容易得多。那旅館曾在同一時期容納過三百五十位外國外交官，在同一天內住下的大使，有次曾多至九位。這種情形，有時也會引起些許麻煩。華爾道夫通常總在幾個大門前懸起各國官吏的國旗。但當若干國家的官吏同是那裏的旅客時，旅館當局就須研究一下倒底那一個比較重要，譬如說，阿富汗的大使與尼泊爾的首相，地位那個高。當然，這種問題不是每家旅館都有的。

政治家還沒有如電影明星那末令人頭痛。西納撒拉或范喬生的影迷是羣兇猛可畏的野蠻民族。無論什麼時候，這二位先生中的一個一登記，華爾道夫就得準備開仗了。接線生受過叮囑，以免誤中影迷們的鬼計——例如一天中可能有一千以上的電話冒稱「我是西納撒拉夫人」的。四十八個

旅館警察嚴防着他們從防火梯或黑甬道等處混進來。

從未到過華爾道夫，但由銀幕或無線電中看到或聽到的人，為數也有幾百萬。米高梅公司的「瓊樓風月」便是以華爾道夫為背景的鉅片。美國無論那一家旅館的經理，倘若遇到這樣一個機會，一定把它作為宣傳資料了。但是羅西斯鮑麥却反而差一點拒絕了那部影片的攝製。他堅決地說，他旅館裏決不會有像影片中那種竊珠鑽賊的。工業界鉅子也決不會跟他的女秘書住貼鄰的房間。米高梅因此不得不把情節略加更改。「瓊樓風月」在無線電城音樂廳（紐約第一流影院之一）連續演映九星期——成為該院歷史上第三部映期最長的影片。

「瓊樓風月」中間還穿插有柯茄樂隊的演奏。這柯茄是華爾道夫的一個發現。當他還未出名的時候，他的樂隊在好萊塢的椰林酒家伴奏。華爾道夫的勃拉克在假期旅行中遇見了他，立即拍電回去，說柯茄有新鮮玩意兒。如此便展開了「倫擺」的時代。現在華爾道夫在娛樂方面的支出約八千美金一個星期。

供應食客三千

華爾道夫的酒席也是極有名的；從一八九〇年以來，紐約的盛大宴會幾乎大部是在這裏舉行，它能在預定時間內招待幾乎是任何數量的賓客。例如，戴高樂將軍有個時間偈促的宴會。華爾道夫便在卅分鐘內供應了近三千人的午膳：用去了一千磅的龍蝦與蟹肉考克退而，二百十加侖湯，一千五百隻鷄的嫩肉，一千磅馬鈴薯，一千磅刀豆，六百唠特冰淇淋，二百磅水果，三萬六千塊小蛋糕與三千杯咖啡。同時，在三十分鐘內，廚房人員洗淨了二萬四千柄刀叉匙，三萬六千隻瓷盆和一萬二千隻玻璃杯。這些工作勛員了八百四十三人——其中侍者有五百個，廚子五十個，洗器皿的五十個。



餐廳裏的壁畫，名聞世界。

不管新華爾道夫的盛名如何的與日俱增，旅館中的一些老伙伴有時也還憶念着老華爾道夫。

最初的那家華爾道夫是威廉·華爾道夫·亞斯德與他侄兒約翰·約可勃·亞斯德所造，地址在第五街與第卅三街之間相連的巨廈中。有一個丹麥移民鮑爾特從他們租得了這旅館，用來招待歐洲來的貴族，於是立即在紐約社交圈中紅了起來。他邀請了卡羅沙與麥爾波等著名音樂家舉行音樂會；也替馬丁夫人舉辦了一次豪奢絕世的盛宴，據說那一次社交宴會耗資共達五十萬美金，一時成了全國的談話資料。

鮑爾特替其他的第一流旅館開闢了新路徑。他首創在客廳中派駐副經理，招呼賓客。他將室內服務制度介紹到美國。華爾道夫是上等旅館中允許男客在餐室內吸烟的第一家，此外還介紹了種種新的時尚新的禮貌習慣給新大陸的豪富們。

睡房內附連浴室，亦是華爾道夫首創。他第一個將大房間作為公寓式的長期出租（新華爾道夫頂上層的大多數套房都是公寓，房金貴達一萬八千美元一年）。

於是華爾道夫旅館斐聲一時，成了同業的牛耳。但是當紐約市區開始向四郊發展開去的時候，華爾道夫顯得落伍了。終於在一九二八年，旅館當局宣佈將它拆毀,另建寫字間房子——那便是目前世界最高的帝國大廈。

舊華爾道夫出售後數天，有幾個紐約金融家決定重建一所新的。紐約兩家鐵道公司籌集了一千萬美元，並且供給了一個館址，那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市區地產之一。其他廿一位銀行家金融家投資了七百萬美金。這是一九二九年十月廿八日的事情。第二日便是美國金融史上所謂「黑的星期二」。股票市場一致傾瀉。市場普遍不景氣。但是重建華爾道夫

的人士還是勇敢地前進。最後，他們不單造成了一所旅館，終於造成了另一所的華爾道夫。每一片金屬用具——每一個門上的把柄，窗上的拉手與裝飾——都是特別設計起來的。甚至浴缸龍頭都是特製的。英國式房間中，特地從英國貴族的莊園裏搬來整間的陳設。西班牙名畫家裘西沙特被請來，替旅館中最時式的一間餐廳繪製壁畫。

在開幕的一天，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來參觀的有二萬五千人，莫不表示贊歎，美國總統還特地致送賀辭。

虧折美金千萬



酒排間謝絕女性入內，是怕麻煩的男人們藏身之所。

但是三個月過去了，那所嶄新的旅館中，空着的房間有三分之二，有幾個晚上，全部二千二百個房間中，只住了三百個旅客，整層的客房空鎖着，沒人住。到了黑夜，幾個老職員悄悄地掩上樓去，扭亮了空房裏的燈，免得被外間看出這是無人居住的所在。四年之間，虧折的資金積達一千萬美元以上。

為了維持傳統的豪華氣派，那旅館每天得把七千美元擲向無底的漏洞。幾個副經理依舊穿着得跟王公貴族一般。看門小童與電梯司機們的制服潔淨無瑕。飲食儲藏室裏堆滿了雉雞、鵪鶉、鵝、甲魚、牛肉，各種鹿肉，甚至刺蝟。地窖中藏着法蘭西與萊茵河流域的名酒。它宛如一個墮入惡運中的豪門巨閥——仍舊陳設着它的名貴的銀具與燭台，將那最後的一文錢化費在香檳與魚子醬上。

華爾道夫直到一九四三年方又走紅。那時旅館事業開始繁榮。華爾道夫的收入倍了又倍，到一九四六年年終，盈餘的毛利約達一千六百萬元——成了歷來旅館收入中的最高紀錄。

旅館當局不但不用担心賓不滿，現在反而要挑選來住的旅客了。他們考慮讓忠實的老主顧先住。旅館方面對過去若干年間六百萬個老主顧的姓名愛惡，俱有紀載。也許這客人是迷信的，不愛住第十三層樓。也許有的不愛綠色的被單，就給他預先換上白色的。倘使他厭惡電話，那一層樓的事務員便給他代接。

那時候，所有旅館都是發賬的，但是沒有一家旅館發賬的數字多至一千八百萬一年。在大多數旅館中，假如有

這些制服漂亮整齊的侍者每星期二要聽訓一次



人自稱是印度王公而想簽賬，賬房也許會說（至少是想說），「哦，眞的麼？」但是在華爾道夫，倘使什麼人如此說，他絕對可能是眞的王公。因此華爾道夫在賬單方面的損失是異乎尋常的微小。

電話接線間有接線生一百四十名，規模之大足以爲二萬五千人口的城市服務。各種不同顏色的小燈代表着不同的意義。紅色的也許是指旅客在房中，但是不接見新聞記者。綠色的也許是指勿必接通打往外間去的電話。這是預防在宴會中，也許有人得了點消息，想與倫敦或別的地方通話。

嚴格訓練侍者

華爾道夫每天供應八千到一萬客膳食。它有一個大問題是侍者不夠。對每一名新僱用的侍者，華爾道夫發給一本一百十八頁厚的規則。他們絕對不許手腕上搭着抹布，絕對不許在餐廳內聚集着竊竊私語，也絕對不許擊掌呼喚小童。最最要緊的，是絕不能對小賬的多少表示不滿。

每二星期，侍者要聽訓一次。勃拉克常敎導他們不必自視過低，要多知道各種常識。他說：「一個好的侍者應比常人有更豐富的知識。假使顧客希望知道他吃的牛排是那裏來的，你最好讀過地理。那位太太若想知道樂隊奏的是勃拉姆或是巴哈，你就應該懂一點音樂。諸如此類的事情，會使你的口袋豐滿起來。」

當那旅館剛開業的時候，薪金支出，據估計是一百六十一萬三千七百元一年；現在大約是那數目的二倍半。這樣的侍應費用，也許不免過於昂貴。但是華爾道夫當局認爲如此奢華的旅館在將來美國生活方面，還是可以存在的。

不久前，有位華爾道夫職員曾如此說：「窮奢極侈的人，永遠有的，所不同者只是口味而已。華爾道夫會跟這房屋一樣長久地存在下去，只要我們能繼續供應，不管是牛肉餅，還是烙鷄。」



旅客在華爾道夫遺忘的物件，卽細小如夾髮針，亦必獲歸還，因爲他們派有專人收拾管理。

渣華郵船公司

地址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

巨型快輪　艙位舒適

直放　香港，菲列濱及

荷屬東印度各口岸

智·利·風·貌

雷紅

Carleton Beals著 譯自「聯合國世界」二月號

在智利丹姆科的大光明飯店(Grand Hotel of Temuco)，一頭老鼠把我太太的一隻玻璃絲襪拖進了一半到牆頭洞裏去。

「唔，是呀，」女傭說，「我知道是那一隻老鼠咬的。我想去追着牠呢。」

用這樣來開始一篇旅行的文字，我知道完全不對。但是沒有一個旅客會到丹姆科去。他可能在法爾巴來索(Valparaiso)去看落照：在老式的別墅裏喝一盃雞尾酒，望望海景；在市政當局主持的俱樂部裏賭博。沒有幾處地方比這更舒適，更偉大的了。

或者旅客可以揀散佈在智利奇妙的湖區左右的第一流豪華旅館裏留宿一宵，其幽美富麗，堪與瑞士諸旅館相比擬：如在冷桂吼湖(Lake Llanquihue)的萬雷嘶旅館(Hotel Puerto Varas)，或是諸聖湖(All Saints Lake)畔庇掘洛休鎮(Petrohue)和剖拉鎮(Puella)上的諸精舍都是。旅客會發出驚奇的歎息，如泰岱·羅斯福(Teddy Roosevelt)所見到的一般——當他望見了積雪滿頂的安度斯山(Andes)，全世界最宏壯的海水撲擊着山麓的岩石；雪，冰河，海水變幻出紫的，綠的，藍的顏色，千萬種的變化。

南部智利可以釣魚，狩獵，世界上只有少數地方可以及得上，而要遇見幾個典型的智利人，也只有到這種地方去。跑出聖地雅歌(Santiago)不多幾哩路，從安度斯山滑雪下來，一年四季無不相宜，確是一種與緻飈發的經驗。但就我個人的經驗說來，要講熟悉智利，就非到丹姆科和散佈在安度斯山麓四圍的安拉卡諾(Araucano)印第安村落不可。要熟悉智利，非要見到北部產硝酸鹽區域的苛酷生活——一面為了簡單的生活而鬥爭，一面狂賭以求豪富的生活。我覺得沒有到過南部多霧的小島，就不能算熟悉智利的情形。

要認識丹姆科，就要讀一本偉大的智利古文，早年西班牙人陳納茄(Erchalha Y Zuniga)所著的「安拉卡諾人記」(La Araucana)，此書刊行之後，智利的大書局中從此有了此人的名字。還要讀一本十八世紀法國旅行家法來旋(Awadee Frezier)親切而同情的旅行描寫：智利秘魯海岸行脚。而智利的一切，完全包容在內的則首推到過智利的最偉大的旅行家：達爾文，他用手指細細檢查過智利的砂粒，給與每一棵砂粒以一個特殊的解釋。

智利是拉丁美洲諸國中最混血的國家。西班牙征服者的血液和土著安拉卡諾人完全混合起來了。智利人自己現在完全是屬於智利的，對於他們的祖先不管是西班牙和安拉卡諾，沒有一點同情。大概智利人想消滅安拉卡諾文化，要安拉卡諾人穿西裝，要他們放棄掉銀打的胸圍，穿著陰丹士林布。這當然不大好，因為一國主要的特點消失了。其實，智利在拉丁美洲中並沒有藝術精神，而安拉卡諾人中間的織物和銀器之精緻，為現代智利人所不能企及。最佳的智利音樂還基於安拉卡諾的樂譜。

「你為什麼要費了這許多時間在丹姆科？」一位旅行社代理人問我。「此地是頹廢的地區，而看見的僅只是印第安人。」

但是你看過了他們的舞蹈，參觀過國立歷史博物館地室中關於人類學的搜集，以及聖地雅歌的桑他羅西亞山(Santa Lucia)上大學展覽會的展覽品之後，你才可以得到一個清晰的概念：為什麼堅忍，嚴肅，耐心，精巧的安拉卡諾人雖經長時期頑強的抵抗，仍舊是締造現代智利中的一個有力分子。

智利是拉丁美洲中的清淨教徒，並不是性的方面清淨教徒；乃是與自然，貧困作殊死鬥爭的結果。這是一種尚武的清淨教。安拉卡諾人就有這種特徵。智利人從茶色的沙漠，安度斯山的巉巖，和安拉卡諾處吸收到了這種教義的精神。這使智利人有時微微有些倔強，粗暴和無禮。使他們愛好形式，法律和謹嚴的行為。他們愛好規律甚於藝術，有一點像蘇格蘭人習氣。關於智利人吝嗇的笑話極多。相近波多蒙德(Puerto Montt)有一座凹形的山谷。「一個智利人落掉了一個小錢在裏面，他滿山去翻掘，想把一個小錢找回來。」

「你是到此地來渡蜜月的吧？」一個朋友問。

「是的。」

「但是你的新夫人呢？」

「我們想在安妥福斯他(Antofgasta)渡密月。她現在已到那邊。我是已經去過，所以無需到那裏去再花錢。」

在中央山谷部份，葡萄園與各種異花極爲豐富，生活是非常之美滿的。不過這裏的所謂「天堂谷」(Vales of Paradise)不能生產供應全智利所需要的糧食。沙漠，山，多霧的森林包圍在山谷四周。此地是一片膏腴之地，農夫，礦工坐了牛車出出進進，從農場到礦區，從牛棚到木房。

這種爲了生存而堅苦鬥爭的情形使智利的人民在南美成爲最勤儉與堅定的民族。他們在大陸上有最好的鐵路，但他們費了很大的勞力去建設和維持，從不希望以此獲利。他們是愛國主義的象徵，有民族自尊心，有軍事技術，企圖要把散播在沿海狹溢平原上孤立地區的人民統一起來。但是在商業上他們永不能沾到利益。

我在北方產硝酸鹽的沙漠中灣灣曲曲跑過一趟之後，一個在哥克巴(Coquibo)銀行裏的英國朋友對我說：「你現在所看到的，是智利最壞的一面。」

說他壞也隨你的便。當然你無法找到像南部派普度(Papudo)海濱浴場這樣舒適和安樂的所在，沒有世界上最豪華，富麗，著名的旅館；但有一種景象爲智利國內任何地方所沒有的。從太平洋旅館(Pacific Hotel)望出去，只見秘魯邊境明媚耀目的亞列加山(Arica)，向中央望過去是山谷，雖然沒有什麽勝景足資流連，甚至一切供應方面特別惡力，但港埠熱鬧，幾與美國相等。因爲地點冷僻，他們的音樂廣場和運動場都是老式的西班牙式。國際方面對於此地的興趣不因爲是英美銀行業投資所在，但因爲它是阿根廷和玻璃維亞的門戶。從安妥福斯他新舖好的鐵軌，直達阿根廷之沙爾他(Salta)，可使阿根廷中央區域與紐約的距離縮短數千哩。

北方的伊基圭(Iquique)有冬季最好的氣候，而民風古樸，可發一噱，其地產硝酸鹽甚富，附近多破屋陋巷。你在這裏無法表現你一套最新的游泳衣，因爲在港口沿綫有車站，貨棧，廢物垃圾堆。

一片荒涼的平原——其實乃是不毛的丘陵，由安度斯山脈伸展到海邊——有它自己的閱歷，一大片白的是硝酸鹽，瘦瘠的斜坡，偉大的色彩，從明亮的橘色到紫色，投射下來成爲最可愛的藍色。最上層是安度斯泰山巔的積雪，如同可以用手掬取的一般。車輛駛過時，揚起一陣硝酸鹽的塵埃，有時你甚至可以嗅到這股氣息。從安妥福斯他駕機而飛馳下來，到科克白(Coquimbo)，其景色之雄偉富麗，無與倫比：：左面是安度斯山積雪滿崖的巉巖和峯巒，下面是棕色、橘色和白色的斜谷，處處有黑色的岩石散佈着，像孩子口袋裏的甘草片。往遠處，浩瀚的海洋不時向你瞥視着。經過了這一次旅行之後，你才會明瞭智利北部的人民及其與自然鬥爭的史實。你可以在一瞥之間看到整個智利的闊度——壓榨在海洋與巖崖之間的一片土地，永恒是介於山與海兩重性格之間的國家，這一種構成體範圍了每一種活動。

南部智利多霧土地的鬥爭是嚴肅的，雖然糧食問題並不十分嚴重。在無數羣島之間——智利有整個一省完全是島嶼組成，約有一千多個。——在劃分安度斯山的背脊，像挪威所見的深的峽江中；在密集的森林裏；你可以捉摸到人民的意向是在往邊疆移動。

他們在森林裏開掘窖洞——智利有良好的木材——建造新居。波多蒙德是南部一處令人難信的美麗如畫的港口，不知來自何處森林，沼澤，峽江的人民，神奇地撐着木筏，木筏上裝有引擎或布帆，載了一批園藝材料，運到市集去。總之：這一區域的人民的性格令我想起和梅恩(Maine)成凡蒙德(Vermont按均爲美國城市）相像。

漸漸的會使你歡喜這片土地，這些人民。也許他們是太成爲極端愛國主義一點，太尚武一點，太歡喜侵犯人家一點，但這僅是鼓舞他們精神的一部份表現而已。因爲這片長而狹的土地，而對了自然的否認，形成了統一的局面；反抗了河流之奔竄入海，把土地割成碎片，却完成了不少公路與鐵道；並且呼喚人民能够操縱一切國內外的障礙。每一件事情在智利多少要化費一點。每一件事情都難以完成。鐵路、住所、糧食、房屋、政府、法律、藝術、文學都太耗費。但是都有存在着，不使其他生活優裕的先進國家有所嘲笑。

雖然有這許多艱阻，智利人總能好好地完成，換了其他民族，雖遇少量困難，也難討好。智利是拉丁美洲人口最少的國家，但除阿根廷以外，比了其他使用西班牙語的國家印有更多的書籍。（墨西哥如連國家的印刷書籍一起估計在內，也許超過智利）美國同樣大小的城鎮，書店就不及智利多。

智利在其特殊情形下，有許多方面成爲拉丁美洲的領導者；諸如城市設計，公共居住問題，工人組織，對於私人企業不感興趣而於國家必需的新型實業之計劃，以及種種與公共福利有關的進步活動，都惟智利的馬首是瞻。

到智利去的聰明旅客不必向明亮的大沙漠投以疲倦的眼色，他必需要看到在成長中的新智利。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有到達旅行終點之便利如智利者。「自然」並不要它如此，而是智利人民赤手造成的！

◆ ◆ ◆

新疆大而不當

——西北邊地拾異之十六——

陳澄之

過去軍事一斑

新疆的軍事，一般人樂聞其中內幕。但筆者一則不是軍人，不懂軍事，再則我最怕談軍事，不怕別的，惟恐有隔靴搔癢，越搔越癢之嫌。目下新疆駐軍若干？駐屯何處？事關國防，未便洩漏天機，况筆者一介小民，更當力避嫌疑。

盛世才時代的過去十年中，曾在軍事方面下過一番功夫。他的正式軍隊不見得多，重要的實力是正規軍之外的邊防大隊，當其時世人竟知其正規軍隊完全配合中央規定，不多也不少。但其邊防大隊內幕如何？你知道不？我麽？我認識一部份邊防大隊中人，相處雖日久，但始終沒有談到過邊防大隊的內情。盛氏另一主力是警察，當時全省警察的力量高於一切；我還記得警察的確有辦法，有力量。縣長辦不到的事，警察局長却輕而易舉。縣長遇到困難，要請示行政長（就是內地的專員），行政長也未必能爲之解決問題。但一位小小的警察局長可以隨時直接打電話到迪化，跟盛督辦並主席在電話中三言兩語就把事情辦了，問題解决了



新疆騎兵善馭之阿爾洛夫純血馬

盛先生是軍人，他在新疆時待軍人最厚亦最嚴。我見到過很多場面很大的檢閱，在新疆也參加過一兩次。中外各國的檢閱都是值得讚揚的，那麼耀武揚威，令人肅佩。新疆的檢閱亦復令人肅佩。如果覺得在這場面裏的隊伍可以打仗，而且一定打勝仗的話，那麼舞台上跑龍套的也可以打勝仗了?!

盛世才先生曾經親口對我表示：「我的任何一個連、排長都不敢吃空額，他們就不知道什麼是「吃空額」？他們是不敢違法的，即便瞞過了我，却瞞不了我的士兵，士兵們會得直接告到我的面前來的。」——「我」字在盛先生看來是一個很重要的字眼；同時這「我」字從他的嘴中吐出來的時候，是有相當的沉重的分量的。

他對筆者作如此表示時，正是內地第一批軍隊開達新疆，駐防哈密。

盛氏得勢之初

在金樹仁出走，盛世才未得全力之初，新疆全省的兵力，不足四萬人。最後盛世才得勢，當然人們就以爲他的力量最大啦。

我在伊寧時，曾訪前統帶白俄歸化軍的素托夫 So ov。他的二子一女

都因新疆的亂事而死了，素托夫太太在一九三一年回到蘇聯去了一趟，不久就又回來了。據素托夫告訴我，民國廿一二年時，新疆兵力的梗概：

歸化軍是白俄編成的，約有二千之衆。軍備還算齊全，可惜都是陳舊的了。

「九一八」之後由東北經蘇俄轉道入新的蘇炳文，李杜、王德的殘部，約有七八千人，武器不全，却是新疆的一支生力軍。

阿爾泰的鮑受亭，因爲他是北路漢回領袖，有槍枝五六百，人約一千。

維爾吾部隊有四枝：實力在萬人以上，裝備有英國的，也有繳自金樹仁的。其首領是駐喀什的阿不都．易引木．巴依。轄一師三團：師長親王馬甫恩，駐庫車；第一團駐庫車，團長爾里木阿吉；第二團駐溫宿，團長司馬懿．巴依；第三團駐阿克蘇，團長鐵木耳。另三支一屬和加尼牙孜；一屬曾任馬仲英補充旅長堯樂博士；一屬深得哈薩人敬佩的雪里弗漢。

馬仲英部有萬餘人，槍枝不足。

魏鎮國部約二三千人，轄步兵兩團。

張培元部領第五師，駐伊犂塔城，轄步兵四團，駐兵二團。

當時盛世才初任剿匪指揮，僅轄步兵一旅，騎兵一團；不久改任新疆暫編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計有騎四團；礮二營（砲十六門）；機槍營；奮勇隊及衛隊各一營。他這時候的實力有槍三千五百枝；人四千上下而已。

金樹仁主新時，天地良心，他並沒有擴充軍隊。所有部隊都是楊增新的舊部，僅不過依照國民革命軍的編制改編了一下。改編了六師一旅，其餘各地巡防營，阿山營務處，喀什馬紹武部，及蒙哈騎兵皆仍按楊時舊制未動；駐迪化，劉希曾一師；駐塔城，蔣松林一師；駐伊犂，牛時一師；駐阿山，魏鎮國一師；駐阿克蘇，張子亭一師；駐喀什，鄂英一師；駐焉耆一帶，蒙古多氏騎兵一旅。

楊增新由民元至民十七這十七年間，軍隊的編制混亂不一，名目繁多，分爲陸軍、新軍、巡防營，號稱有三萬之衆，實數不過萬人而已。

陸軍駐迪化者爲第一師，師長蔣松林；及第一旅，旅長杜發榮；駐哈密者一旅，旅長劉希曾；駐喀什者一旅，旅長鄂英；駐伊犂者一旅，旅長由鎮守使牛時兼任，並轄錫伯、察哈爾、厄魯特、索倫四大領隊。

新軍分漢回兵、新回兵、蒙古騎兵、哈薩克騎兵。漢回新兵駐迪化步兵五營、騎兵十連，由楊氏自兼統領；駐喀什步騎各二營，轄於馬紹武、馮永賢。駐阿山步二營、騎三營、機砲各一連，營務處長張明遠；另有漢回步兵九營，騎兵二營五連，新回步兵三營分駐各地。

蒙古騎兵駐焉耆二十營，由蒙古汗王兼統帶；又騎兵一營，營長蒙古郡王兼。駐烏蘇騎兵一營，營長巴圖拉克，斂珠親王的族人。駐精河騎兵一營，營長蒙古親王濮爾拜。駐和什托諾蓋騎兵一營，營長蒙古親王爾載泰。駐北塔山騎兵一營，營長科布多蒙古親王拉木加旺登。

哈薩克騎兵六營均駐阿山。三營由哈薩克郡王艾林統率；其餘三營統帶爲哈薩克鎮國公寨大庇雅。

至於他的巡防營，分駐南北疆各城，計有二十二營之衆，每地多則駐一營，少則駐一連。日後盛世才的邊防大隊，也是由此巡防營蛻變出來的！

這是一個大而不當的省份

新疆行政區域的分劃，至今很有好些人還有點兒不大清楚。這是值得一談的。這一行省的面積實在是太大了，且戈壁阻隔，天山橫亘，形格勢禁，交通艱危，所以新疆固大，實際上是大而不當。例如新疆的面積究有多大？至今我們未便敢信口指說，過去所有的統計中，究竟那一個統計較爲正確，就未能確指。最近美國地理學會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的會長季爾白Gilbert Grosvenor 先生也曾向筆者提出這問題，我沒有辦法，因爲我沒有親自勘測的條件，就祗得把我所知道而認爲比較正確的統計提供出來：

克勞西Krause	431,800平方英里
利特爾Little	580,000平方英里
肯　尼Keane	581,000平方英里
馬太氏Matthews—Northrup	633,802平方英里
日本東亞同文會	550,340平方英里
莫斯科地理研究委員會	597,451平方英里
新疆省政府	5,563,400平方華里
中國政府正式統計	4,947,778平方華里

新疆地域既如此之大，其行政區域的劃分，必然複雜；而事實上呢，全境內不是沙漠便是石磧，有的是高山和峻嶺，最大的原因當以人口稀少爲行政區域繁密不起來的主要因素，更何况稀少的人口之中，種族龐雜，語文各異，而生活的方式又各不相同。中國自古以來，多依天山劃分南北而治。祗是在漢設西域都護，役屬諸藩時，沒有顯明的山南、山北之分。

事實上，天山南北除了各有一大塊沙漠之外，一切的自然現象迥不相若，而居民的生活、語文、風俗、習慣，又完全不同，故自漢以後，宜其有南北之分。

倡建新疆省的龔自珍

遠在西元四五一（後魏太武帝正平一；宋文帝元嘉二八）年，董琬自西域歸來，說西域實有三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始略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西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

南北的分疆而治，始於唐代。當時監北道，設北庭大都護，昔之庭州，今之迪化；監南道，置安西都護府，昔之龜茲，今之庫車。可惜至晚唐淪於回鶻吐蕃，宋時又悉降於遼。在這個期間，當然無治可言。

元代治置也是相當成功的。蒙古帝國的雄視歐亞，威棱赫濯，細細分析起來，不能不說是由於這一大片位在歐亞之間的地域，分疆治理而得的宏效。當時元人把這地帶分做四個行政區域：阿母河行省（轄葱嶺以西阿母河以南）；別失八里（迪化）元帥府（轄天山南路）；阿力麻里（伊犂）元帥府（轄伊犂，治天山北路）；曲先元帥府（統吐魯番以東）。如此一來，今日的新疆及邊外一些地帶，在元人的控制運謀之下，竟成了內控中原，遠拓歐洲的樞紐。現在呢，竟有人把新疆視爲棄贅，得不令人興嘆乎？

清代自康熙乾隆以降，確實對新疆曾下過一番工夫，也誠有其成就，這是不可抹殺的。但未得竟收同文同種之人與地於疆域之內，這是一件莫大的遺憾，亦復是今日西陲多事之根本原因。今人每言新疆建省是左文襄所倡，劉錦棠、譚鍾麟促使實現，其實遠在道光年間，就有一位龔定盦先生早巳倡議西域建置行省了。

定盦是嘉慶進士龔闇齋（諱麗正）夫婦（夫人乃段玉裁的女兒）的兒子，原名自珍，更名鞏祚，字義人，道光進士，博學輿衍，特長於西北輿地，曾奏請新疆建省，計劃周密。惜乎先生雖係名門之後，而官祇不過禮部一主事，人微言輕，政府未予採納，而左宗棠一奏即准，劉、譚再奏即行。但今日新疆省治的劃分，是否合理，很有許多人在高喊重行分設，事實上主張新疆省重行劃治的呼籲，不始在今天，遠始於清末建省之初。現在我們再把龔先生的主張翻開來細讀一遍，確有其卓見，那是左、劉、譚一干戎馬書生所不能及的。中國之事誤於權位勢利，以及「另眼看待」四個字者衆矣，何止於此一端？但我輩却不能因此而抹殺了龔定盦之才學博識。

新疆建省之初，設道四、府六、廳八、分防廳二、直隸州二、州一、縣二十一、分縣二。

中國旅行社

導游叢書

杭州導游　定價每冊四千元

北平導游　定價每冊二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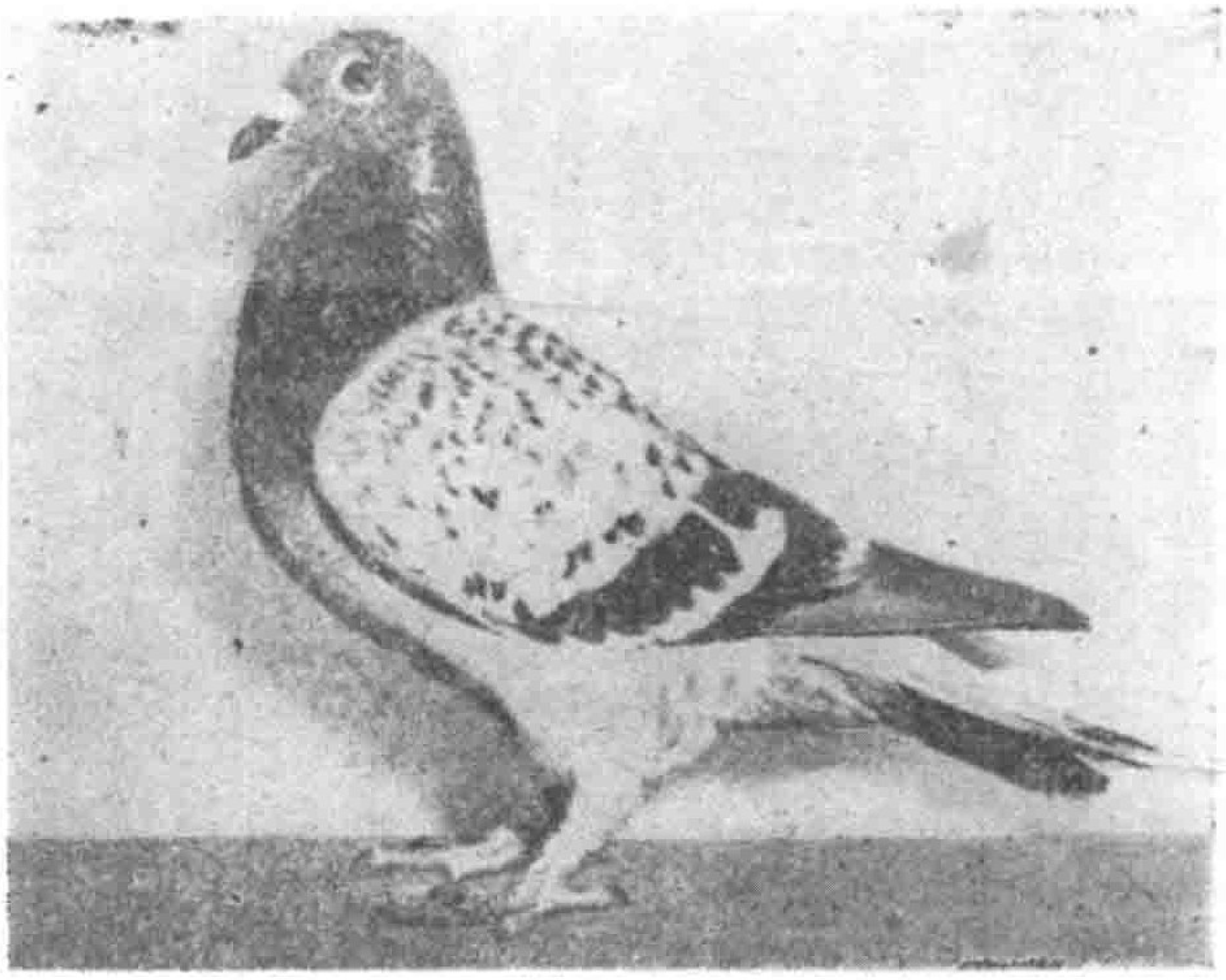
南京導游　定價每冊二千五百元

歡迎惠購

「飛行電報」——信鴿

伍墨衢譯

美國陸軍信號團騎緝隊中校約瑟夫・史丕亞斯著



緬甸后：它在九小時內飛越緬甸山地三二〇哩，攜帶盟軍一支隊被困的情報到達總部。雌雄鴿子都善於傳訊。雄鴿的頭嘴較雌鴿稍大，腿脚稍長，肩膀稍闊，頸脖稍有力。

在今日雷達和月亮的接觸跟無線電控制火箭和飛機的靈便正在發展的時代，最古的軍事通訊法之一——信鴿——仍佔頗高的位置，這也許要使許多人覺得詫異。這些靜默的傳訊者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多次戰役中建立了很大的功勞。

一隻出生四個月的雄鴿名「Jungle Joe」曾隨同美軍航空巡邏兵一隊在降落傘的容器中降於緬甸日軍陣線外的遠處。那時無線電工作員業已喪生，那一個單位無法再和司令部用無線電接觸。

這個巡邏隊費了七天工夫蒐集了關於日軍陣地和軍隊行動的許多珍貴消息，於是草成了一封緊急祕密情報，將「Jungle Joe」由竹器中放出，帶了這封情報送往司令部。它飛過鷹隼充斥的地域和許多高山峻嶺，歷程二二五哩，將這封非常重要的情報送到目的地，而使盟軍因此克服緬甸的土地一大部分。（見圖一）

另有一次戰於緬甸暹羅邊界的盟軍一支隊受巨數日軍的攻擊。當時悉將無線電密碼銷燬，以免落於敵軍手中，該區的盟軍指揮已和退走的支隊失去接觸。於是便派出米契爾式轟炸機一架攜帶一隻出生五個月的青嘴雌鴿名暹羅后，它安然降落於地面軍隊的中心。它在上午六時帶了情報出發，飛過緬甸的許多高山，歷程三二〇哩，而在當天下午三時到達它的鴿房。（見圖二）

暹羅后只經過十一星期的教練。它放出的地點距離平時教練飛行的路途一二〇哩，但它却能完成它的使命，而造成了信號團的一種光榮。

「GIJoe」保全一千生命

又有一鴿名「GI Joe」，曾在義大利境保全盟軍兵士一千名的生命，建立了顯著的功勞。先是英國步兵第五十六師曾於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晨間請空軍協助擊破德軍在考爾德凡契亞村所設工事堅固的防線。當盟軍飛機將要出發炸平該鎮時，「GI Joe」帶了情報飛到，報告該村已被英軍步兵一旅佔據，於是飛機便臨時取消此行。

情報所註的發出時間證明「GI Joe」在二十多分鐘內飛行二十多哩。戰爭後它休息在紐遮賽州孟茅資砲臺中，最近曾經攜往英國受倫敦市長所贈的狄克金獎章。這種獎章等於贈予人類的維多利亞獎章，非英國種的禽獸獲得此種榮譽，以它爲首。

在瓜達爾開那爾一位信號員領到某軍官的一封情報後，將它摺起，塞入一隻塑型質的小盒中，繫在美國陸軍中一隻雄鴿名「Blakie Halligan」的一條腿上，而在日軍排砲砲火中放出，它因身中鋼碎片，曾墜落在荆棘地上。這封情報二十分鐘本可到達，却逾時未到，但在五小時後，這隻體殘流血的忠鴿，終於飛達目的地，腿上的情報完整無損。

在法屬摩洛哥一隻青嘴雌鴿名「阿斯托夫人」的，曾飛行九十哩送到關於戰術的重要情報。它在途中頭頂曾被擊中兩次，一翼也被彈洞穿，當降落在信號團的鴿房中時，已力盡筋疲。

鴿報傳訊　有翼的傳訊者不但受軍隊人員的信任，而戰地訪員遇到缺乏其他通訊方法時，也常利用此禽。當戰爭進行之際，許多日報所載

的消息有時在日期下註有「鴿訊」二字，在這種簡訊中時常含有和報上新聞同樣引人注意的事實。

美國路透電社的北非訪員台德特・白朗曾發出下列的鴿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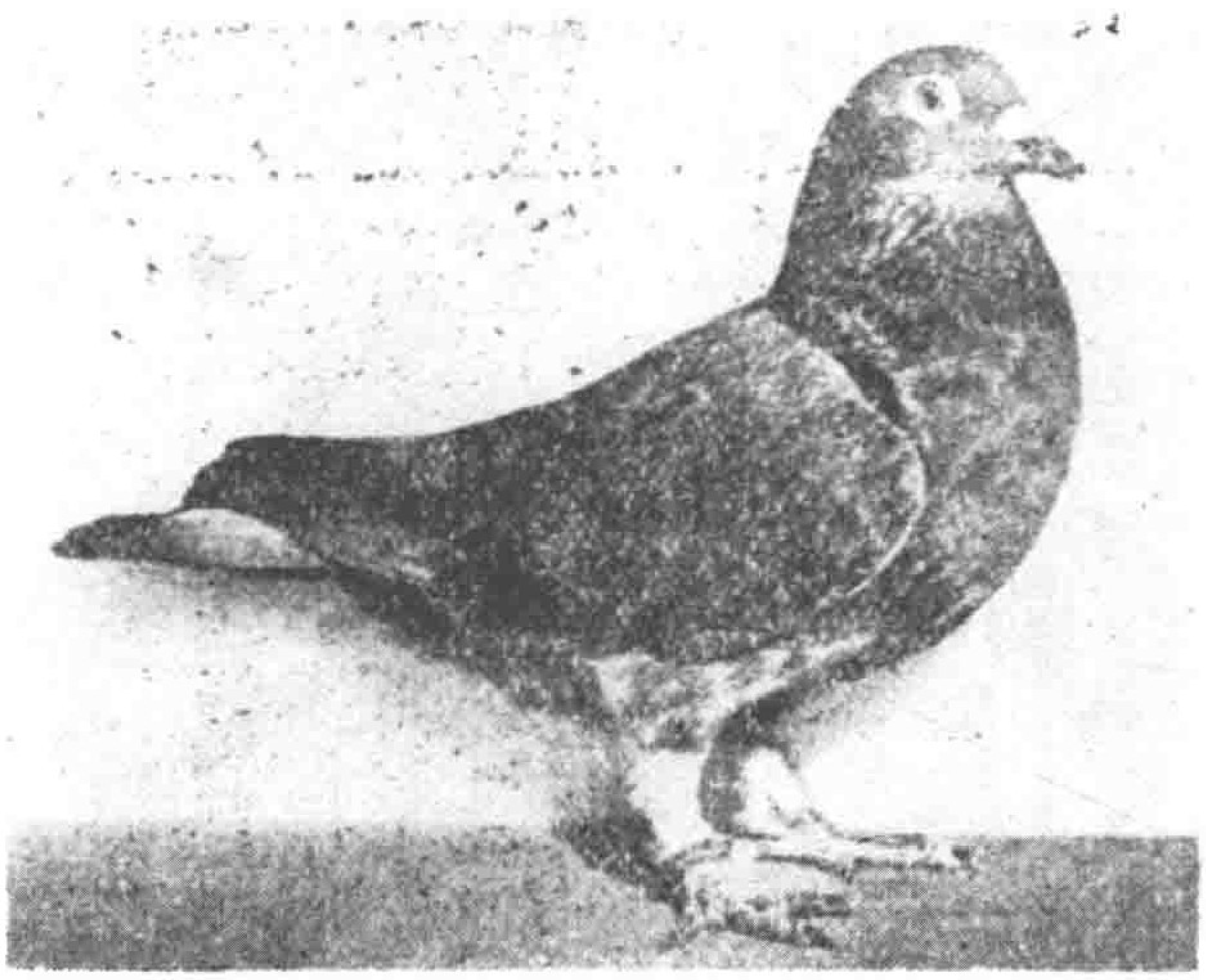
「十時正式向愛爾格太進攻，後半小時義軍開始撤離迦夫薩。十一時左右美軍攻入該城，僅後衛稍作抵抗。路透訪員白朗。」

信鴿「揚基」曾以百十分鐘飛行九十哩最初傳到迦夫薩陷落的消息，它後來又在非洲戰役中傳送緊要情報數次。

另一戰地訪員曾用靑嘴雄鴿「第七八三號」在四十分鐘內飛行四十哩傳到台波爾巴的敵軍向突尼斯退走的消息。這是戰地外初次聞悉突尼斯已有城鎮陷落，其地曾經過激戰數日，而使盟軍因此得進佔比碩特和突尼斯。

這些不過是信鴿在戰時所立的成績數千件中的幾件。某一個鴿中隊曾在一月中傳發消息六千次之多。

當第二次大戰結束時，信號團陸軍鴿務處曾以敎養和利用鴿的技術練成軍官一百五十員，和募士三千餘名。美國信鴿中隊和支隊等曾在各戰區服務。它們大部分的工作乃關於我們戰略事務處在諸陣線後的一切活動。



Jungle Joe的姿勢

陸軍中的鴿子正和陸軍中的文員一般，會經過跟和平時大不相同的改變。它的「家」換了地方，它的習慣曾經改變，它的職務，新而且奇。它必須受特殊的敎練，而合於一種特殊的工作，一切端賴它所屬的隊伍支配。

當信鴿初習服務時，或隨人乘吉普車出發，或置在軍艦和飛機中，或由人攜在背上，或放在軍用犬的肩上，或奉秘密使命飛出，那祕密即至今日仍未便宣露。凡陸軍、海軍、沿海衛隊、海軍陸戰隊所到之地，鴿子也可以飛往。

每小時飛行七十哩

在戰爭時期中陸軍鴿務處曾練成傳訊鴿五萬四千隻，其中三萬六千隻乃派往海外軍中服務。敎練的方法已獲有長足的進步。軍用鴿飛行的速率和旅程已逐步增高。現在陸軍中最佳的傳訊鴿在良好狀況下一日間飛行五百哩，每小時速率超出七十哩，已不算一回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軍用傳訊鴿有百分之九十飛回它們的鴿房，敎練員已很滿意。今日飛回的若不超過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敎練員即將大覺失望。

自從遠古挪亞放出白鴿啣了一片橄欖樹葉飛回方舟後，這種飛禽已成了傳遞消息的「飛行電報」。至於用鴿攜帶情報，却自所羅門和古代希臘人創始，他們大約曾從波斯人學得練鴿的技術。希臘奧令匹克大運動會中獲得錦標者的姓名，曾由鴿送達他們的各本鄉，因爲鴿子是天性愛鄉的。羅馬著作家，浦拉埃尼（生於公元後六一年）曾稱：當羅馬時代，諸顯貴紛出巨價買鴿，「並且，它們必須經過血統和種族的審核。」

文獻的考據示明戰爭中用鴿傳訊，乃始於公元前四十三年，那年白魯吐斯（羅馬省長）在慕蒂那被馬克・安吐尼包圍，羅馬政府執政官希爾透斯和班薩率領沃克太維亞紐軍前往解圍。二執政官曾用鴿攜帶情報飛過圍軍之首傳達白魯吐斯。

公元一一五〇年土耳其王曾在報達設立一鴿報所。

十字軍戰爭中回敎軍曾不時用鴿傳遞軍報，一二四九年法王路易第三攻入埃及，進抵達米太時，埃及王也由傳訊鴿得到這消息。

一五七三年哈爾蘭被圍，荷蘭沃蘭巨親王維廉曾用傳訊鴿勉勵守軍。內有一隻落於西班牙軍的手中，此後西班牙軍一見鳥類飛近營旁，即加擊死。

一八七〇——七一年普法戰爭巴黎受圍的數月中，由傳訊鴿帶入城中的官方情報，共有十五萬封，另有私人消息一百萬件。大批傳訊鴿能用汽球運送。今日用縮小的攝影機將情報攝在膠片上，一鴿能攜帶等於四萬封情報的膠片。這種攝影的函件甚至報紙都可在收到後放大，而在幻燈下閱讀。

第一軍用鴿房

信鴿作實在的軍用，乃使此禽受國際的注意。德國是首建軍用鴿房的諸國之一。

一八七八年信鴿始輸入美國陸軍中，那是由信號團軍官向費城養鴿專家購得若干隻，以供達哥太斯第五步兵聯聯長米爾斯上校使用。惜缺乏經驗，加以西部印第安區鷹隼滿飛，幾爲不可克服的障礙，諸鴿全數死於非命。後來在佛洛利達州西鈴地方和墨西哥邊界一帶從事試驗，也僅獲得一部分的成功。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陸軍中還未設立有組織的鴿務處。用鴿與否任令各司令隨意自決。一九一七年七月間美國遠征軍總司令潘興將軍發來一電，力促立即設立鴿務處，他的主任信號官曾援引法軍英軍德軍都用鴿傳訊，而稱「這鴿務處的關係重大，現在已毫無疑義。」於是鴿子乃成爲美國軍事機構中的一個正規部分，美國軍用鴿數隻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永遠留名的英雄中博得位置。

最顯著的兩隻，一名「可愛的友」，以二十五分鐘飛行二十五哩帶來敢死隊的危急消息，它的一腿已被開花彈擊碎，胸前也擊穿一洞。一名「威爾遜總統」，也在履行它的使命時失去一腿。它們的遺體曾用消毒劑保存原形，陳列在華盛頓的史密斯森尼安博物館中。

還有一受傷的英雄名「模仿者」，曾獲得特勳十字章，和法國的戰功十字章。鴿的壽命正常是五歲到八歲，但它曾活到二十一歲。

馳名全球現猶生存最長壽的一隻鴿名「凱撒」的，曾在青年時服務德軍中。當一九一八年美軍在法國末斯河取攻勢攻擊德軍第一道戰壕線時，它被美軍捕獲。戰爭結束後，美軍攜它回國，現在雖已三十歲，——人類的正常壽命和它比較，已爲一百三十五歲，——仍爲美國陸軍中最佳信鴿的領袖。這隻忍耐勞苦的鴿的長壽記錄眞使愛鴿者望塵莫及。

「凱撒」的腿上今仍縛有不銹薄鋁的身份帶，上面還有德意志皇帝的印號。它和其他的鴿子分居，而和它的配偶「裴爾夫人」同住在一所白色小房中，其中備有電氣取煖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爲美軍捕獲的德國軍用鴿若干隻，現都住在孟茅資砲臺中。但聞「凱撒」已慣於美國的生活，不屑和這些戰俘相伍！

數月以前「凱撒」患病頗重，當時怕它不能長存人世。陸軍軍官曾和史密斯森尼安博物館的祕書亞力山大・威特摩商量在它死後保存它的遺體。但是陸軍中最精的一位鳥類病理學家居然將它醫治痊愈，現在它仍健存着慶祝它的三十生辰。

教練增進歸家的能力

最近數年中世界上各國的陸軍大約沒有比美國的陸軍更專心努力教練傳訊鴿的。美國的海軍也進行同樣的工作。這還是在一八九七年開始，經過多次的試驗，已獲得很大的成績。

照管信鴿的人員必須心平氣和，刻苦忍勞，才能應選合格。戰時教養信鴿的工作，每星期七天中沒有一天休息，並且由日出前服務，須接續至日落後始止。練鴿者所希望的報酬，乃在或有一日他的長久勞苦的工作能夠救全一人的生命，或傳送一封至關重要的情報。

陸軍中所用以傳訊的鴿子，種類不一。這是經過審慎的異種配偶而產生，目的在獲得控制的和直接的最長途程和最高速率的飛行能力。

一隻上選的信鴿應有短而精壯的軀體，闊的胸膊，狹小的後部。從上面下觀，它的輪廓線等於一個等邊的三角形。它的兩腿應比較短矮，它的兩翼應富有筋力。至於它的顏色，却並不關重要，但是在色度的濃淡中現出悅目的光澤，這便是強健善飛的佳徵。我曾發覺常宜避免教練白色和極淡色的鴿子，因爲它們飛在空中很易被獵鳥的鷹隼瞭見。一隻長成的雄鴿體重應自十四至十七盎斯，雌鴿爲自十三至十六盎斯。

接吻以成配偶

一隻覓求配偶的雄鴿在它所擇定的情侶面前昂頭闊步，連鳴不已，且張開它的尾部，竭力炫示，以求博取對方的歡心。那雌鴿若肯爲它的配偶，便彼此接吻。雄鴿先將喙張開，雌鴿便將它的喙尖伸入雄鴿嘴中，於是它倆的「婚姻」即此成立。

養鴿者爲求混合鴿羣中最美的特性以期獲得良種起見，大都不聽它們自行擇配，而替它們愼選配偶。鴿子是行一夫一妻制的，一旦有了配偶，便終身同處。養鴿者大都只許雌雄的鴿子每年接尾三次，時期隨各地的氣候而定。我們常在二月三月四月間使它們交配。交配之後，便須在每一格房中置一泥土製成或木槳壓成的圓巢，再以烟草梗和其他築巢的材料如鉋屑等放在旁邊。

父母分負孵雛的義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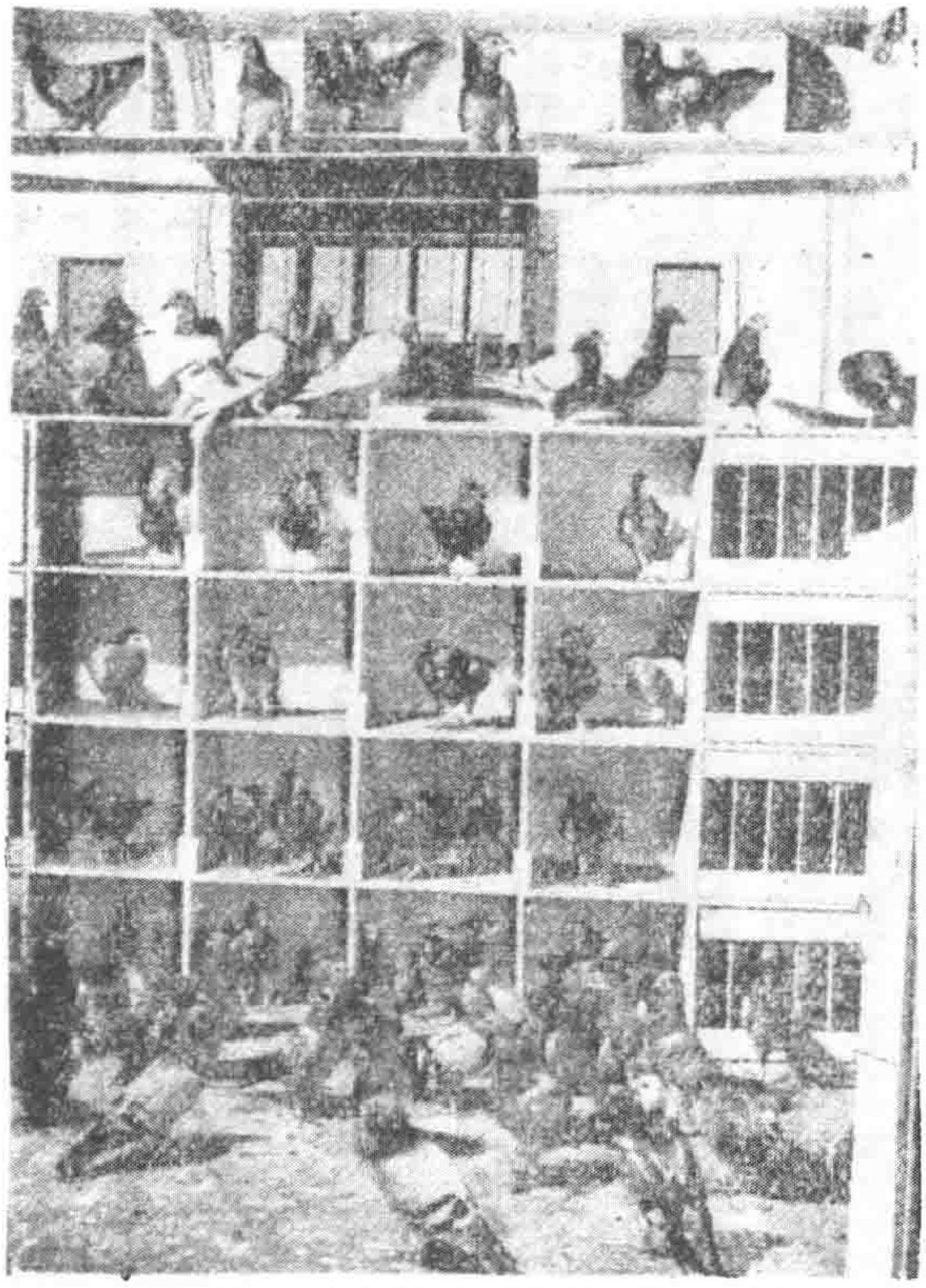
兩蛋成爲一組。第一蛋在入巢後第七天至第十天的下午生下，第二蛋在四十四小時後生下。第一蛋生下後，父母並不伏在上面，須至第二

蛋生下後始肯同孵，以免先出世的第一隻雛鴿大過第二隻，而將它的弟弟弄死。這樣兩雛鴿可在一小時內先後出世。（見圖三）伏巢的時期自十七天至十八天不等。

父母倆輪流孵卵。雛鴿的工作約自下午四時起至次晨十時止，其餘的時間由雄鴿担任工作。父母倆用一種稱為「鴿乳」的液質吐喂他們的新雛。新雛長到五六星期時，即須施用防鴿痘液，那是將它們胸膊上的毛羽拔去五六根，再將種痘液擦入它們的卵胞中。

一切鴿子除特別留出以供留種者以外，在出生滿二十八天後，都須受教練，直至它們不再能任傳訊職務時為止。在教練之中，若干隻要被淘汰，因為無論父母是屬於任何良種，一部分的後裔往往不合傳訊之用。

鴿子最神奇的能力，——由遠處覓路歸家，——是由天賦的。但發展這種能力至最高度，而使能為人充分盡職，必須受恒久不斷的教練。在雛鴿能飛之前，許它們出入住籠，這樣好使它們熟悉四周的地方。到了第二十八天時，可放它們在鴿房的附近試作短飛，一待它們的兩翼已覺强健時，便將它們放在一隻籃內，帶至遠處放出，並逐步增長距離，



流動陸軍的鴿房：每一隻鴿子記得它的「鴿洞」，據練鴿員稱，假使不移換它們的住所，它們飛得可以更佳。

直至它們能飛百哩為止。放鴿的地點應在希望他們將來服務時循以飛行的同一方向。

諸鴿每次飛近他們的鴿房時，教練員便引誘它們降落，而使儘速歸入房中。所用的方法是低吹口笛，和擊響盛食料的錫罐。每鴿飛入它的鴿房時，立刻可以享受它所愛的穀實。

雛鴿開始受教練後，如氣候准許的話，必須每天繼續不斷。教練員必須充分利用良好的天氣，因為雛鴿投入惡劣的天氣中容易消耗它的氣力，這足延遲它的發育，並損折它的勇氣。

我們的教練大概分為兩類，——短飛，和長飛。滿一歲的幼鴿教練至能飛百哩為止。但例外的上材有時在第一年中即能飛達五百哩之遙。幼鴿漸漸地長大，教練也漸漸地加緊，直至它能飛千哩為止。保養良好的鴿子常能作長距離的飛行，直至滿五歲至七歲時始漸漸地退步。

流動戰爭中鴿的教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我們覺得教練信鴿回到它們的固定「家」中，已不適用。近年來戰爭的策略與技術已大加改變。在這新戰爭中尤其重要的是軍隊能够迅速移動。為配合新時代迅速變動的戰術起見，我們設法製造流動的鴿房。在一九四二年初，我們已製成每輛能容五十隻鴿子的拖車，而能由一輛吉普車拖行。（見圖四）

這是教練鴿子技術上的一種革命的理想。這時鴿子實際已成旅行者，拖車和吉普車所停留之處，便是它們的家園。這時我們的教練員不得不教練它們知道回至常常移動的家園。諸鴿却能豪俠地起應時勢的需要。

在我們所發展的制度下，雛鴿一旦離巢，便須開始教練。教練員在鴿房中費去許多時間喂雛鴿食物和水，使它們儘速純馴。一待雛鴿能够試飛，便在薄暮放它們出去，而不供給它們尋常所吃的食料。它們因為腹中飢餓，而天色也漸漸地轉黑，所以不敢高飛遠舉，但它們因此却有機會觀察四周的境況。

教練的時期中流動鴿房從不停在一處至一日以上。但在初步階段中，只作短距離的移動，——約一哩左右。雛鴿翼力增强時，鴿房的移動逐漸加遠，而達五哩，但有一點須注意的，不得兩次移至同一地點。這種教練方法使軍中的指揮在片刻間可以利用鴿的傳訊。每一流動鴿房移至新地點後，第一晚須將

諸鴿分放在數隻籃內，攜至稍遠之處，將它們放出。至第五天將晝時，教練員便能在距離五十至百哩處以情報傳給他的指揮。

由於信號團員士恒久不斷的努力教練，這些鴿子在到達新地點七八天後，即能飛越更長的距離回到它們的家中。

夜飛

鴿子甚至受夜間傳訊的教練。這須以忍耐和恒力引誘它們變更生活的習慣，而在白晝安睡，並在黑夜飛行。另一特殊教練的成績是練成鴿子作一返一往的飛行。這須使它們在一個地點進食，而在另一個地點得到飲水和睡眠。

在我們的教練中，——至少是正式的，——我們並不需用詭術，即使是奇妙的，如利用鴿子的妬忌力引誘它們歸來。那是在遣發鴿子遠飛之前將它的配偶當它的面前和另一勁敵接吻情話。鴿子向守一夫一妻的習慣，這種手段未必收效。假使它是曾受過良好的教練，不必再用引誘它歸來的方法。

鴿子和競賽的馬匹、傳奬的拳師、足球的選手、以及其他運動家相同，需有耐勞的體力，所以必須善加保養，而使它們體力充足。最要緊的一件事是注意它們的衛生，以免患病，和身上染有寄生蟲。

鴿子飲水如馬

鴿房中必須常備豐足的清水，因爲鴿子愛飲喜浴，尤其在炎熱的氣候中。鴿子飲水和大部分的鳥類不同，它們並不以喙淺嘗，然後以優美的姿勢傾側它們的頭。鴿子却以喙深浸水中，而像馬一般作深長的吸飲，所以飲器中的水必須常常深至一吋半至二吋半。

我曾聽人說，鴿子飛在河上或湖上時，會直向下降，啣水在嘴裏，而作吞咽的狀態。但這是很少見的。

無經驗的養鴿者常犯使鴿過飽之病，結果足以損害一隻良好的鴿子。鴿子進食太多，便無力而懶惰。當教練之際，每天只應給它們吃兩次，——晨間宜少，晚間歸來後宜稍豐富。倘若每天試飛一次以上，每次歸來後，應稍以它們所愛的穀實作爲酬勞。鴿子的食料爲一種名 Leguminous seeds 的豆料、穀實、綠色食品、和雀麥。

鴿的讎敵

鴿子不時遭受鷹隼和鷂類的攻擊。老鷹是它們的最強勁殘暴的讎敵之一。它們常常靠了飛行的迅速，閃避的敏捷，而從死裏逃生。但我們的鴿子飛回鴿房時，往往內有一隻因在天空受到此種攻擊，負傷流血。在鷹隼充斥的區域中陸軍鴿務處必須在每一鴿房設備一枝霰彈鎗，藉以保護鴿羣。（見圖五）

我曾見一隻毛羽發光的老鷹伏在隱處，等待將要放出的鴿羣。我又曾見幾隻老鷹甚至飛入鴿房上的鐵絲網，以圖攫取一餐，它們顯然爲飢餓所迫，挺而走險。在教練中的鴿子，常易入於鷹隼的饞吻。教練較久的鴿子，損失較寡，尤其是教練精熟的鴿子，機警而勇敢，它們一經放出，立即騰空迅飛，如遇危險，却即下降，或取其他閃避的行動。

人們對於信鴿常常要問的一句話是，「爲什麼它們總飛回家來？」大多數的鳥，若干種哺乳動物、若干種蟲類、都有覓路以達遙遠地點的能力，而令人不解其所以然之故。鷄、鴨、燕、雁，當遷徙之季，都能準確地飛行數千哩，這種神祕久已爲世人所驚異。此外若干蝙蝠也有同樣的能力。至於信鴿的這種技能，已經發展至最高程度了。

鴿子經數千哩而歸

諺語象最富於記憶力，但和鴿子比較，却有愧色。養鴿者常常將佳種賣給世界上各處的同志，得主總將它們關在籠內，以防它們飛回原來的鴿房。有許多鴿子在經過八年或十年之後，仍舊會飛行數百哩，有時甚至千餘哩，而逃回它們原來的鴿房。這都有紀錄可考的。

紐約長島愛爾芒地方有一位養鴿者曾將他的佳種之一賣給來自委內瑞拉國加拉加斯地方的一位船長，數月之後，這隻雌鴿飛行三千哩，逃歸它的長島舊主人處。紀錄上最卓越的飛行，大約要算那由法國阿拉斯飛出，經七千二百哩長程而到達越南西貢老家的一隻信鴿了。

養鴿者對於這種神祕，曾提出種種原理，其中包括記憶力、光線、氣流、磁性吸力、無線電波等等，但無一項曾受過科學研究的試驗而能成立。

無線電波毫無影響

聽到許多報告說，鴿子在無線電臺附近被放出時，現出驚亂之象，我便試驗數次，以決定高頻率和低頻率的無線電波對於鴿子的返家能力有無影響。這是在陸軍鴿務處機關設在地的紐遮賽州孟茅賚砲臺舉行的。凡無線電、雷達，和其他用電通訊方法都曾在距離鴿房數百碼處試驗一過。並且我曾在逼近一座最活動的無線電臺地方維持一所鴿房，教練

鴿子數月之久，在我們的敎練程序中從未有一次遭遇任何困難。

但我曾受到一次經驗，至今仍使我迷惑。據老於養鴿者告訴我，他們曾發覺若干名「磁性場的地方」，鴿子不能飛過，且不能保持認取方向的意識。我起初不相信，直至在紐遮賽州配恩森林中試驗敎練鴿子時，才知確有其事。在這一地點鴿子會旋繞狂飛，而在遠處放出後，它們常常永不回至鴿房。飛回的也必延遲數小時。於是我們決計將鴿房移遠五哩之遙，然後敎練才覺順手。後來有一組無線電員正在訓練海外服務的技能，曾移至同一地點，也感覺收發無線電的信號時頗多困難。

歸家的神祕

若干研究員覺得鴿子所以能千哩迢迢飛回家中的神祕，是由於它們的目力非常銳利。我們知道鴿子的視覺很是靈敏，而在它們的敎練中佔一重要部份。

鴿子的目力確然和覓路飛越短程，並飛越前曾飛過的地面而歸家的能力有關，這是我明白了解的。但有時將一隻鴿子放在不能看見外面的籠子中，由關緊車門的一輛快駛汽車運至千哩以外，它也能飛越從未見過的地方而安抵家中。或將這鴿由在距岸三百哩的海中船上放出，那裏並無陸上的目標，却也能飛回，這和目力有什麼關係呢？

在許多原理都經打破之後，人們又歸至常談的一句話：信鴿具有「第六意識」，因此它自然而然知道飛回的方向。但在龐雜的說素中，似乎有某種事實：即一隻鴿子能飛行長程而歸至它的鴿房，這一定是它的父母也有歸家的能力。它必須富有智慧，它必須體力充實，最後它必須曾受敎練，這是幾個必要的條件。倘若你要再問我「爲什麼鴿子總會飛回？」那我只能回答道，「朋友，請你去問鴿子吧。」



許多信鴿常死於這隻鷹的猛爪中：法境的美兵兩名曾獵獲一鷹。鴿房雖備有霰彈鎗，但這些保衛鴿房的兵士仍攜有短銃。有時飢鷹不惜冒險，鼓勇直撲保護鴿房的鐵絲網，而被兵士獵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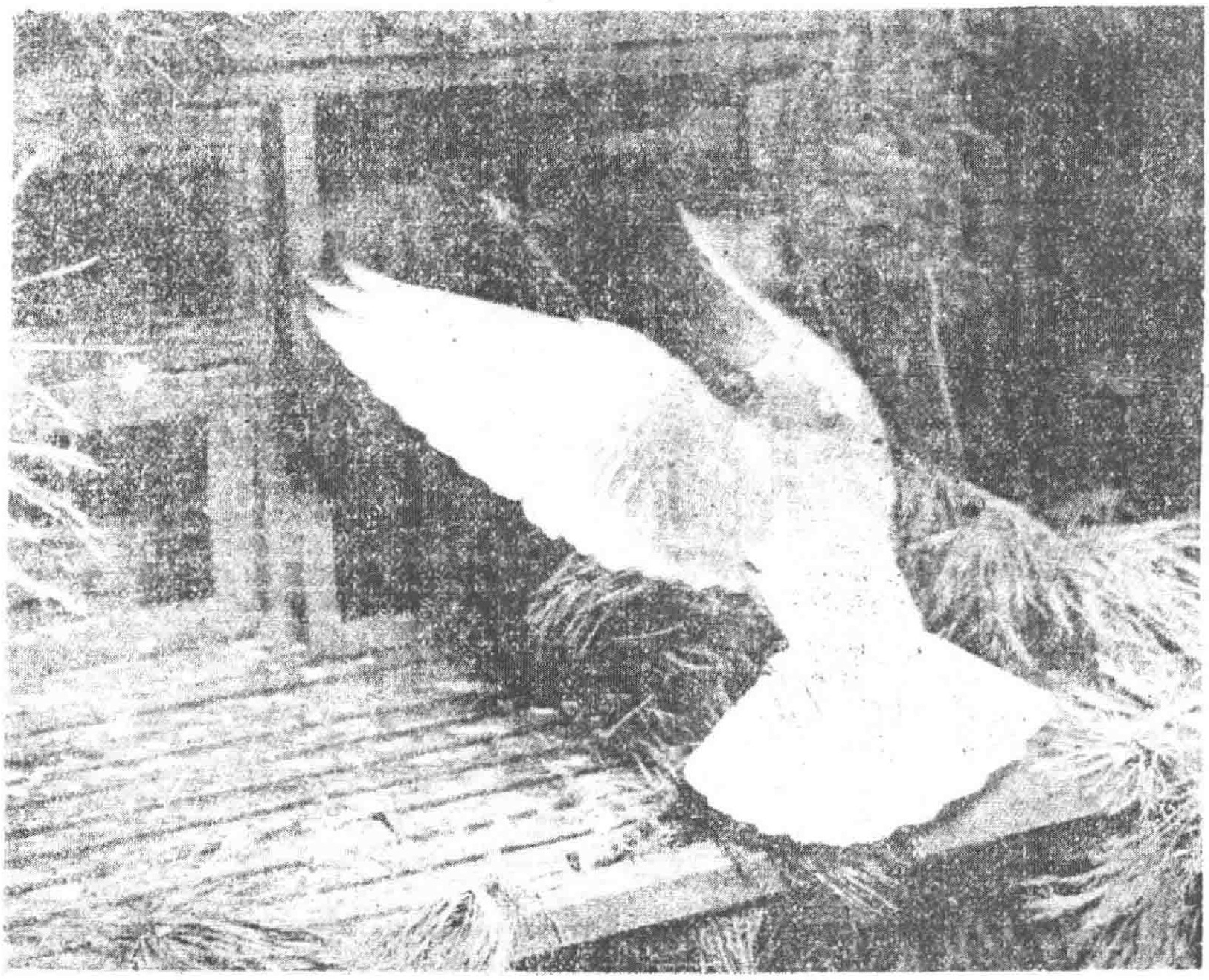
鴿子的天然保護

較小的陣雨，和濛濛的細雨，對信鴿的飛行能力沒有多大影響，因爲它們的毛羽上有一層白色名「粉衣」的保護質。如果是猛烈長久的大雨，那將減弱它們的飛行能力，有時甚至將被迫降落到地面。雪、霰、和冰雹都足使它們受到不利的影響，但僅僅氣候寒冷，並無特殊的危險。因爲鴿子正常的體溫常在華氏一〇七・二度左右，所以在極冷的空氣中足以保持它們本身的溫暖和氣力。

當鴿子遇到迎面而來的逆風時，却和其他許多鳥類相同，將減低飛行的高度，儘量逼近地面和水面飛行。我曾注視在海中船艦上放出的信鴿起初飛時，高過桅頂，轉瞬間立即下降，仿傚附近的海鷗在波浪之上飛行，有時甚至會被浪花掩蔽，不見它們的蹤跡。

鴿子通常飛行的高度僅約距地六百呎，但我們會同陸軍航空隊試驗之下，證明它們能飛至極高度，無需補充的養氣。起初我們將鴿子帶到距地一萬五千呎的高空中，它們並未顯露不安的狀態。然後我們升高至二萬呎，更增高至三萬呎，最後達到三萬五千呎，那氣溫已低至零點下四十五度。

這時人們都穿着很厚的皮衣，戴上養氣的面罩，但我的小朋友却都蹲在籠中，眼睛半開半閉着，毛羽根根豎起，以抵抗極冷的空氣。高度對於它們似乎毫無關係，而養氣一節，似乎更不成問題。它們中空的骨骼，和它們十個主要的氣囊，以及它們的肺部，是否和忍受高度的能力有關，却無人知道。



黃沙和挾灰塵的風暴，若不太猛，也不會影響它們的飛行，因爲它們另有一層透明的內眼膜，可以隨意開閉，這是保護它們的眼睛免被外面的塵沙侵入。但我們在沙漠區域中使用信鴿，距離不能超過百哩，因爲那裏空氣太乾燥，並且缺乏飲料。鴿子在沙漠中飛行超過百哩以後，都會減輕體重數盎斯。我們曾得到最佳的成績，那是在晨間九時以前放出信鴿。鴿子在有山脈的沙漠中，常會覓得隱着流通的谷溝。許多信鴿曾死在油池的附近，因爲它們誤認是水池而飛入。鴿子的毛羽一沾了油，便不能飛行。

森林中最大的障礙是獵鴿的猛鳥，和損害鴿子健康的濕氣。

鴿子怕水

我最感興趣的是教練鴿子在廣闊的水面上飛行，——從船上到岸濱，或從岸濱到船上，或從此島到彼島。通常鴿子不顧自動地在廣闊的水面上飛行，許多養鴿者在競賽鴿飛時遭遇失敗，大都由於他的鴿子不取最短的直徑飛過水面，而沿着湖或灣的邊際飛行。但自一九四二年初起，因爲需要水陸兩用的鴿子以應付戰爭，便開始這種新教練。隨後我在安那波里斯州附近東面海岸外，和墨西哥海灣佛洛里達州外從事教練。

我發覺教練鴿子從船上飛至岸濱，不必多費工夫。鴿子天性怕水，只要由船上放出，它們便會取直線飛回家中，並且，無論距離陸地多麼遙遠，它們在海中一經放出，總會取回到鴿房的正確路線。

我們在開船之前將鴿子放在甲板下的艙中，直到駛至不見陸地處才將它們放出。某次在霧中將它們放出，它們到達目的地的時間並未受到影響。它們在水上飛行的速率高於在地面飛行。

教練鴿子從岸濱飛到船上，這種工作增加不少困難。這必須在幼鴿能飛以前將它們放入船上的鴿房，使它們知道常住之所，才能成功。並且每天須將這些航海的鴿子放在高踞在它們的鴿房

〔上圖〕歸家的能以銳眼直飛入隱蔽的鴿房：戰地的鴿房多用綠葉掩蔽，以防敵機轟炸。但傳訊鴿在鴿房處降落時，會從一個狹門飛入鴿房，然後由人將它所帶的情報取下。它在飛行數百哩後如何會飛入隱藏的小家，這是大自然最費人思索的神祕。發展這種能力至最高點，必須經過辛苦的教練。

頂上的瞭望籠中，使它們常時看見它們的船和四周的水。在它們受教練的期中，絕不讓它們在陸地上飛行。這樣它們便成了水陸兩用的佳材。

仿傚海鷗的損害

我們在這種全部教練期中，只喪失了一隻鴿子，因爲它蹲在烟囱之上，被烟窒息而死。另有一隻也幾乎喪生，它加入鷗羣，仿傚它們降在水面的狀態，飛落水面，險些兒淹死。

和平將臨的時候，陸軍中過剩的信鴿都賣給私人養鴿者，內有許多現用以作飛行競賽。在美國和其他各國中，這種競賽都很盛行。最普遍的是在比國，每一村中都有一個賽鴿俱樂部。比國在一八一八年第一次舉行百哩以上的長距離飛行競賽。一八二〇年復舉行從巴黎到比國列日的飛行賽。三年後又舉行從倫敦橫渡海峽而達比國的競賽，這是信鴿越海的創舉。

比國常年舉行的競賽大會曾在一八八一年開始由法國杜洛斯到比國約五百哩的長程競飛，同年英國也作按期在國內舉行的第一次競賽。那時飛行的速率每分鐘約一、二五〇碼，不久便超過此率。後來在倫敦哥倫巴利安會社舉行的競賽中，有一隻勝利的鴿子曾達到每分鐘一、八三六碼的速率。每一個鴿房都設有一個機關，使鴿子只能飛出，不能飛入。在競賽中有特別設計的時鐘紀錄競飛鴿子飛入鴿房的時間。

一鴿走回家中

若干熱心的養鴿者會告訴你它們的鴿子只要會走，也會走回家中，——這有實在的證據。住在美里蘭州米特砲臺中鴿房的一隻鴿子名「Clarence」，某天它在美里蘭州沃登頓地方和其他幾隻鴿子同被放出，受例行的短距離教練。日落後餘鴿都安然飛回，只有「Clarence」不知何故，却杳無影蹤。

第二天有一兵士沿着向沃登頓的大路前進，忽見「Clarence」在步行回家。它大約曾墜入油池中，它的毛羽已被油黏住，不能繼續飛行。但它是一隻忠勤的信鴿，保持它的忍耐，一步一步地沿着大路向米特砲臺中它的鴿房前進。

這是我平生所見的一隻十足可靠的信鴿！

◆ ◆ ◆ ◆

鴻運航務局

水陸運輸
倉庫堆棧

迅速
穩妥
負責
可靠

地址：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一一七〇六號

五七—五七〇

取消戰時限制 各國吸引游覽客

大西洋航空客運漸復原狀

范叔謙

據倫敦、巴黎、紐約各大都市的綜合報導，本年今後幾個月中，往全世界各地旅行，在各國把七年來戰時所訂的各種限制取消之下，雖然一切可以方便得多，但是到一九四九年，歐洲旅行事業尚難望蓬勃。

由於各地交通和行旅的設備，尚未能恢復到戰前正常狀態，旅行事業的前途，未免受到重大打擊。世界上幾處遊客常到的著名地區所在，輪船火車和居住的設備等，都為戰事所破壞，甚至全部毀滅，在短時期內尚難恢復原狀。

在戰前，美國人可說是各處最能化得起錢的旅行者，可是由於上述的種種原因，歐洲各國所期望於這批大主顧的，其結果將不能盡如人意。歐洲各國目下正迫切需要美國洋鈿，去修復她們戰事上所受的損失，一方面也可借以減輕美元債務；而美國人呢，在戰事期中的積蓄，正也要找歐洲的名勝地區，作為消費的對象；可是旅行的工具和設備，既因戰事大受損失，結果今年只能有少數的美國遊客去化錢，歐洲各國的一筆遊覽收，連帶便大打其折扣了。歐洲各國受戰後經濟影響，通貨膨脹，物價昂貴，遊覽者所化旅行的代價，比了戰前不知要漲起多少倍哩。

優惠外國旅客

歐洲各國政府，為促進旅行事業的早日恢復原狀起見，已想出種種優惠外國旅客的方法。所以戰後的趨勢，便是先把戰事期中各種限制取銷，促使這全世界最偉大之一的商業，得以早日復元。但是照美國的情形來說，出國旅行的第一步還是以商人佔先，次之才輪到遊覽的旅客。美國人如果要往歐洲去旅行，請求護照的時候，須證明已把來回的舟車票子整備齊全，在外國的居住設備，也已經有了着落。美國務院對於旅客們往遠東遊覽之舉，暫時尚不加鼓勵。

美國政府對於戰時國際旅行的限制條例已加廢除。原來往各國的航空和輪船附加費百分之十五，業已由美政府取銷。如此往歐洲旅行，如搭乘輪船而購買頭等票，就可省去美金一百十元之鉅。統扯往歐洲旅行來回票可省去九十美元，往阿根廷的布爾諾斯・愛累斯如搭乘飛機，可以節省一百四十美元。

各國對於外來遊客的護照簽證，大半都已廢止。美國人往西半球若干國家旅行，不用簽證便能入境。英國人已和斯干的那維亞各國，和西北歐洲各國商妥，一路遊歷可以不必簽證。各國對於管制使用貨幣的匯兌條例，也有若干地方予以修改。目下美國人可以儘多儘少把美元帶出美國，攜往任何國家。惟有繁榮的瑞士，需要法朗票遠較美國貨幣為殷切，她們限制遊客一星期只能用一百二十五美元。

歐洲各國因為外匯和貨幣的短少，已到了嚴重的階段，不得不叫歐洲人閉門在國內遊覽。譬如英國人或法蘭西人，他們如果要往美國去遊覽，只准攜帶三百五十元美金出國。食品和汽油本來在歐洲各國最成問題，而管制頗嚴的，目下情形緩和，遠較戰後任何時期為佳。遊客如自己帶有汽車的話，他們特准予以配給。食品雖不能說豐富，可是足够的份量已能獲得，但代價則遠較戰前為貴。

各國政府為吸引遊客計，所有旅行代辦機關又恢復了廣告招攬方法。單以加拿大一國而言，為吸引美國旅客往其名勝地區而化的廣告費，每年就要一，二五〇，〇〇〇美金。

戰後旅行事業上最大的障礙，厥爲交通和居住等種種旅行設備之不敷支配。現在大多數的國家面臨了兩難的階段，即一方面希望獲得外來遊客的金錢，去恢復交通運輸和居住設備；而另一方面則尤亟需有交通運輸和居住設備以吸引外來的遊客的金錢。

往來於大西洋上的船舶，艙位求過於供，差不多二十五個請求搭載的乘客，只有一個人有希望可以獲得艙位。在戰前，大西洋上往來載客的船舶何止數百艘，而現在恢復航行的却寥寥可數。大多數船舶在戰時期中，早經改爲軍隊運輸艦，恢復原狀的工作，不但費錢而且也極費時間。此外有些船已經沉沒，還有些船已不堪再爲載客之用。

美國公司的船舶行駛歐洲線的，所有夏季的客票早經訂售一空，回程的船票在十一月前休想買得到。目下往駛歐洲線的美國客運船只有二十一艘，每一航程可以載客四千三百五十九人，其中只有一條是設備華麗的。在戰事之前，美國的運客船共有一百六十二艘之多，每航行一次共可載客五萬六千五百十六人，其相去之比例，可以想見。

在本年七月中，英國將有三艘頭等艙設備的巨船恢復航行，每船每開航一次可搭客二千人。所以今年夏季，歐洲去旅行的美國人，勢將搭乘英國船去了。東航線的船票極少，須至夏季之末方可買到，而西航線的船票則需要更殷。

荷蘭人所經營的只有一隻小型客船。斯干的那維亞各國共有船舶三艘。開往地中海、太平洋、和南美的船舶亦甚有限。輪埠港口的擁擠或設備不完全，亦使戰前的客運事業不能完全恢復。法國的阿夫爾，德國的漢堡，和若干英國港埠，目下均無法停靠外來商輪。拉丁美洲各港埠因爲貨運船舶擁擠，客運船均無法駛往。

航空客運發達

戰後航空事業日見發達，今年飛機客運，預料亦必見蓬勃。由於海運船舶之缺乏，今年夏季空運就起而代之。戰前，差不多橫渡大西洋的客人都搭載船舶，到一九四六年美國人前往歐洲的，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改搭飛機。目下東航飛機的客艙坐位常常空着，只得把貨運來塡其空檔，購買飛機客票因而較爲便捷。春夏兩季氣候轉晴，航空客運勢必大爲發達，超過載額，正像地面上的運輸一樣，旅行者如欲購買西航客票，其困難亦必重重。

歐洲各地的鐵路，現在多已在趕緊修復中。各主要路線的臥車或餐車亦早經恢復。不過在旅行季節尚未開場之前，欲往歐洲旅行，亦必於一個月前訂購客票，方爲妥善。因之遊客們所有的旅行計劃，行程日期，一一均須於事前早爲安排，而臨時亦不得隨意更改。

在歐洲要找尋旅館等居住場所，也是件非常頭痛的事．因爲歐洲旅館設備的缺乏，其情正和美國一樣，尤其像大都市如倫敦及巴黎等。惟有未受戰事損失的地區，旅客們事前雖未準備，尚可勉强旅行。大體上，歐洲的海濱遊覽區設備尚與戰前相仿。瑞士因未受戰事損失，所有旅行上的交通和旅館設備，未遭破壞，可以容納大量的遊客，一如打仗之前。

戰後歐洲旅行費用和生活程度之高，遠較戰前爲甚。在戰前，美國人往歐洲旅行者，除了舟車客票不計在內，每天大概用七元美金已足。去年他們平均每天要用到十塊錢。一九四九年遊歐旅客們所費的錢當還不止此數。旅行事業的最旺年，即一九二九年，美國人在海外所化的遊覽旅行費，總數爲美金六九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去年，即一九四六年，美國人所化的旅行費爲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往年歐洲各國所得的總在半數之上，而去年她們却只得總數中的十分之一，加拿大和墨西哥倒單獨獲得了總數百分之七十五呢。

一九四七年的情形大致將和一九四六年相仿，所不同的其數目字將增鉅而已。英國希望有七〇、〇〇〇美國人去觀光，由此可望賺到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法國人的希望也與此相彷彿。估計今年往歐洲旅行的美國人，只限於商人和少數巨富而已。美國本土、加拿大和西半球各國，今年倒可做上一筆極大的旅行生意，單就美國本土來講，今年的旅行遊覽費其總數將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之鉅哩。

大西洋空航鳥瞰

大西洋上定期客運空航，在戰前早經成立。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橫斷北大西洋上空的載客飛機奠定始基，對於歐美兩洲的遊覽旅客，給予了不少便利，堪稱爲旅行事業上的一個新時代。一九三九年夏季泛美航空公司（PAA）開航從美國直接飛航至英國的一線。不幸這一年秋間希特勒發動所謂「閃電戰術」，把歐洲的終止站縮短到里斯本，而北大西洋上空就有大規模的軍事運輸組織起來，以代客運。

斯干的那維亞和美國的空航聯絡計劃，也早於戰前商洽定當。一九三九年秋，丹麥、挪威、和芬蘭各航空公司，合組了斯干的那維亞大西洋航空委員會，與美國泛美航空公司商定租借「飛剪」號飛機以應急需。當時的航空路

線，爲自挪威的斯德凡格出發經過紐芬蘭的賓德和而達紐約。其後又經雙方一再磋商，經改訂爲以挪威的柏爾根爲起點經過冰島、賓德和、而達美國紐約。並決定在一九四〇年中開航來回程八次，翌年增加爲十二次。可是時隔數月，挪威、丹麥爲德軍佔據，這個大西洋上的空航計劃，終未實現。

嗣後，雖在戰事期中雙方仍不斷計劃這橫斷大西洋的空航，不過限於環境的支配，只能紙上談兵，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廿六日，才實行了第一次的試驗航行，路線爲從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至紐約，當時僱用了富有經驗的駕駛員，在德軍警戒着的航線上冒險飛航，結果有兩名機員爲德人射擊喪生。當時所用的飛機爲空中堡壘B一七波音式，在戰事期中這種飛行堡壘往往在瑞典境內被迫作緊急降落，經美國政府移贈瑞典政府，改裝爲運輸及客運飛機。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紐約拉瓜底飛機場扯起了瑞典國旗，這是戰後大西洋上第一家商用航空公司瑞典國際航線（SILA），開闢了全球首創空航線的象徵。一九二六年中，斯德哥爾摩紐約間來回航程共計二十六次，都是用B一七波音式空中堡壘的。因爲限於地位，除了機員六名之外，只能載客六人；一切條件限制得很嚴，只有瑞典政府和聯合國軍事當局介紹的旅客才得搭載。所裝載的貨物也只限於極重要的實業出品和郵件而已。航程時間爲二十四小時，而使用這種波音一七式空中堡壘又殊不經濟。

瑞典國際航空線早就計劃購新式巨大而舒適的客運飛機，一九四五年夏季，他們與道格拉斯飛機公司訂立合同，購買四架DC四式飛機，可以搭載三十個客人飛渡大西洋。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美國瑞典間開始了第一次的不停頓飛行。惟公司方面爲力求乘客們的舒服及航行時的快速起見，去年二月間又向波音公司訂購斯脫拉都式巨型機四架，在短程航行中，這種飛機可搭載一百十四個乘客，長距離飛航則爲八十個人，其代價爲八百萬美金。瑞典國際航空公司爲使旅客格外舒適起見，更把它改裝，一切均照瑞典的標準，每機只預備載運四十至五十個客人。從斯干的那維亞飛航紐約，中途並不停頓，計爲十四小時，堪稱爲大西洋上劃時的空中旅行紀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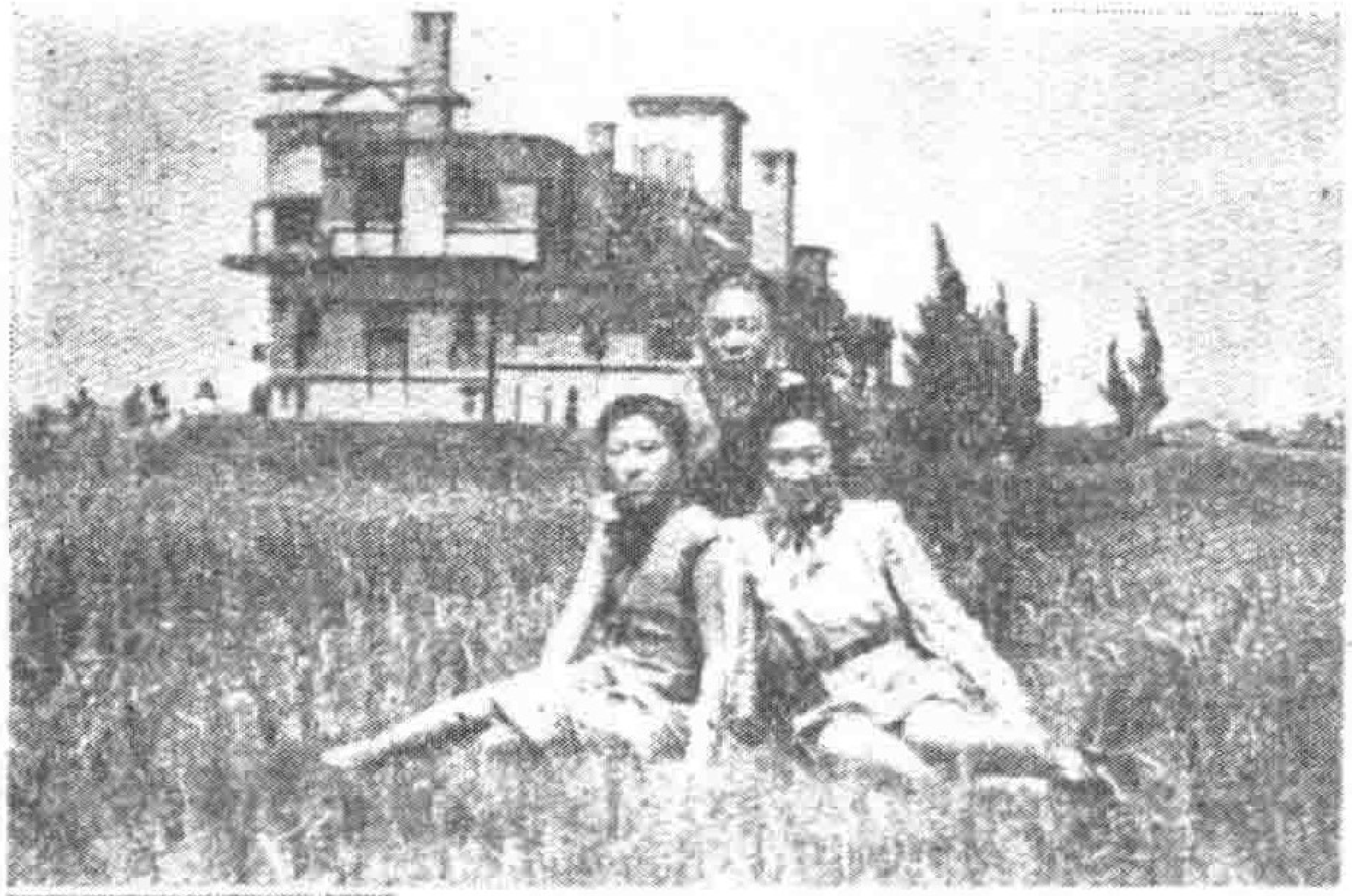


五七一—五七三

週末遊閔行

萩園

僻處鄉曲的人，渴望進城觀光一番，鄉下人上城，東張西望，什麼都感到新奇，久住城市的人，終日悶坐在高樓中辦公，受不到日光的照射，呼吸着二氧化碳，渴想着到鄉村去呼吸些新鮮空氣，將城市煩囂一洗而盡，鄉下的一草一木，似乎都比城市來得天眞，不消說魚是新鮮的，菜是新鮮的，陽光完全免費，空氣不含過量的二氧化碳，到鄉間去並不是一件難事，怎樣去法却成了問題，坐汽車去吧，那七高八低的公路，不但震疼了你的尊臀，也縮短了汽車輪胎的壽命，陸路似乎不合理想，空中則因距離太短，犯不着，而且可以降落在屋頂的直昇機尚未風行，最理想的去法，莫妙於水道了，黃浦江的一泓泥水，雖則惡臭，却頗平靜，承同鄉薛樹榮先生邀作閔行之行，約定星期日上午八時半派汽車來接，我攜着康泰時照相機跨出大門，薛先生和愛迪許先生已迎面而來，轉過灣步入薛先生一九四七年新型汽車，，不消一刻已到了外白渡橋畔。



快艇總會前



島上遊客如雲

出乎意料之外的，那上船處却在外白渡橋上的木柵門內，將門推開，顯出石板碼頭，一脚高一脚低，完全內地鄉村風味，想不到流線型的鋼架橋下還有這古色古香的洞天福地，ORIL遊艇泊在蘇州河邊，我們踏上跳板，跨過別家的船到了目的地，愛迪許用滑稽的口吻說：「你從空軍到了海軍，」這一艘船確可象徵中國的袖珍海軍，愛迪許夫人已斜倚在船首的籐沙發上，不一會薛樹榮夫人，黎明暉小姐，王錫祺伉儷，唐氏伉儷都到了，頓時船上熱鬧起來，旅行本佳事，挾儔侶與俱，便更錦上添花了。

薛先生導遊全船一周，共分二層，甲板中央樓艙一大間，四面玻璃，陳設精雅，稱得明窗淨几，不染一塵，底層船首有臥室一間，設單人舖二，梳粧台一，附專用浴室及壁間衣櫥，中央爲餐室，設沙發床二，亦附專用浴室，再後則爲船員寢室及機器間。

上午九時解纜，開出蘇州河，循外灘公園轉進黃浦江向東，一泓濁水，本已惡臭刺鼻，一經攪動，更覺不可嚮邇，所謂毛坑越掏越臭，這一條蘇州河的臭水，象徵了中國的政局，有許多政治販子在那裏溷水摸魚，大家掩鼻而過，等船駛過南市，臭氣逐漸稀起來，太太們利用空閑時間，在樓艙合成麻將一局，遙遙相對的有先生們的撲克一局，愛迪許伉儷和我既不擅麻將，也不來撲克，祗好坐在船梢喝西北風，事實上，我們上船後，肚子裏已裝滿了香腸、麵包和牛肉茶。我們的談鋒漸漸轉到船的本身，從愛迪許的談話中，得知此船是上海目前最華麗的遊船，戰前以英國機器在上海製造船身，日軍侵佔上海後，日方高級軍官屢次想收買及霸佔此船，都被飾詞機器已壞或需要修理等等拒絕了無理要求，直到勝利，始得恢復自由，仍得鯨遊於黃浦江頭或吳淞口外，據主人薛先生說換一只新馬達，便可直駛香港，維持一艘遊艇，需要相當化錢，大抵除船老大外，要用四五個助手來担任船上一切工作，和清潔事宜，臨時上船的大菜司尚不在內，單這五六個人的薪資伙食已是一筆很可觀的數目了。

下午一時半駛過閔行鎮而到達快艇總會Yachts Club會址在一個小島上，建有像飛機場管理室般的洋樓一座，原爲英人之產，戰時無條件交由中國會員保管使用，現由薛樹榮先生主持，並非公共所在，不過在上海住膩了的人士，星期日

都開了帆船、登陸艇、快艇，甚至小火輪，來此世外桃源，偷得半日閑，在此綠茵如錦的草地，小姐們舒展玉腿，小臥片刻，作一會春眠的史湘雲，在與僻的鄉間，平時祇有水聲鳥鳴，至此幾許春色，天地有靈，亦當囅然而笑。

快艇總會的房屋既不是公共場合，有許多遊客事先未徵求主人同意，竟自攀登頂層，赤身露體，大洗其日光浴，結果被看守轟走，房屋建築很相當恢閎，樓下有極大的餐室，酒排（實係冷飲櫃 Fountain），三間淋雨浴室，廚房，樓上都是臥室，節假有閑，攜眷來此小住，豈非大佳，不過四週並無圍牆，半夜來幾個不速之客，袖出手鎗，禁止聲張，不特鈔票鑽戒會不翼而飛，恐怕小靈魂也要嚇出了竅，所以要來住夜的話，得攜帶機關鎗左輪或毛瑟數事，以資自衛。

主人伉儷在餐室招待午膳，除同船者外，有外賓多人參加，一大盆鷄絨湯，三只大明蝦已使我醉飽，紅燒牛肉和鷄腿簡直使我無處安排，最後又來了飯和奶酥布丁，主人好客，我則好吃，每星期日來大快朵頤一番，既享田家之景，又恣口腹之惠，眞一舉而兩得者也。

薛夫人吃朱天素，親自入廚，治白飯及油燜筍，外國太太們以筍爲無上珍品，咸自席間一躍而起，爭食油燜筍以資笑樂，席間歡聲雷動，一週煩俗，藉以清除，其地惟舟楫可通，座無俗客，縱有美酒，席終爲遊侶攝影以成趣。

鄉間新鮮鷄蛋大而且廉，薛家庖丁搜購盈筐，返途小泊閔行鎮，街道湫溢，未遑久留，唐夫人購葧薺二斤，以饗嘉賓，旋即解纜離鎮，向上海市區鼓輪而進，晚七時半抵達海關碼頭，興辭返寓，重墜十里洋場中矣。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爲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海屋劍客羣

(十六)

葉勁風

「情節索引」——天目迤西有深谷，四面絕嶺屏障，覺厂老人闢為桃源，隱居其中，題名大覺谷。二十餘年以來，老人親友共居其中，為數頗衆，老人擇其中優秀子弟，授以武功及養生術，且遣赴各國，研究新學。為集思廣益計，在上海唐氏家祠，成立百忍莊，聯絡同志，研究新村計劃，以大覺谷為實驗區，作全國新村先驅，以開闢邊疆為最大目標。百忍莊成立後，數年內聚有若干新舊同志，學問之外，尤注意武事及養生術。蓋老人認為凡體格不堅強者，意志每薄弱；一遇困難，不沮喪，即淪為巧取豪奪，運用陰謀欺詐技倆以求達目的；實我國自私卑鄙怯懦之病源。百忍莊同志，疾惡如仇，嘗為社會鏟除不平，有如劍客行為。七七後，老人鑒於倭寇猖獗，乃決暫留「海屋」，指揮同志，暗中活動，補助我反間諜網人力之不足。廬山會議時，潯陽江頭，當地土劣，受倭命綁架代表；「海屋」同志，即聯合我警務，剷平匪窟，破除其陰謀。次在首都集合同志，鏟除漢奸走狗之新青社。八一三前夕，滬地戰雲瀰漫，百忍莊同志，誓與倭寇鷹犬週旋。哨探鬼蜮動向，掃除恐怖根源。一日，同志曾守一，邂逅某祕密社員，告以日倭現方發動「失踪」陰謀，製造啓釁口實；並囑守一行釜底抽薪計，設法捕獲串演「失踪」主角宮崎貞夫，暴露日倭陰謀。守一義不容辭，以事急，乃立着手進行。尋跡宮崎至狄思威路，方擬單刀直入，誘脅此獠。經過兩番激鬥，終被其漏網而去。守一乃窮一日夜之力，費盡心機，兩度搜尋，始又略獲眉目……

到了第三度出巡，已是夕陽西下，當日「租界」當局，也在這時候，協同派了巡捕，加崗出巡，表面上比較前度更加嚴重，實際上却是鬆懈之至。這由於無論日人，外人，國人，對於「失踪」戲法，一次又一次，看得太爛熟了，明知是假戲眞做，故此人人，連日寇在內，表面雖裝得「煞有其事」，心情上却是在那裏敷衍場面。守一這一度出巡，却在封鎖點的統計上，收到了一個小小結論，看出了一個特殊情形來；在斐倫路末端，距離「驗尸場」不遠的南面，這種白晝都冷落得惡鬼顯形的地段，却無端封鎖十分嚴密，並且穿進了這地區之後，守一還沿路發現了好些便衣之類的東西，佈着崗位。

得到這個岔眼形跡，而且又恰恰符合了守一的計劃主標，守一立刻把自行車送到車行交割了，匆匆趕到漢壁禮路一家羅宋餐館裏休息進食。一面清心淨慮，細細計劃了一下。到了九點多鐘，守一又一度出伐了。這一次的目的，就集中在斐倫路岔眼的那一段上。這時如若有人在這一段路上行走，就可看見一個高大個子，穿着日人和服，光着頭，右額貼着一塊紗布，手上提着一個日本包袱，赤足，却是穿的皮鞋。這人好像吃醉了酒似的，在路上晃晃蕩蕩地慢步蹀着。

根據偵探學的理論，化裝愈特別，愈是岔人眼睛；最好樣子平常，省得合人注意。可是守一這時裝束，叫我們看來，確是特別，於學理似乎不合；可要知道，守一的打扮，從我人眼中看為特別，但在日人眼中，却甚平常，況且他的對象是日本哨兵和便衣呢。這時日本便衣暗探，特工，浪人，等等之類，正是四出活動騷擾的時候，多了守一這麼一個化裝浪人，在日人活動範圍內，簡直一無希奇，平常得很。所以不但能夠自由行動，並且分外便利。

守一把這斐倫路嚴重的一帶，仔細巡查了一度，沿路遇到可疑的便衣之類，守一還故意親近一些，交換一兩句寒喧。這一度巡視，叫守一更加斷定了他的觀察沒有錯誤。他於是準備進一步下手了。他從過去的注意中，找到了一個較易下手的對象。這個對象，在路上走着時有些鬼鬼祟祟，好像準備偷偷跑到哪裏去偷懶一下的樣子。看準了這一點，守一便跟定了這像伙，若即若離的蹓躂着。不多幾步，他們漸漸走到漢壁禮路了；這裏距離吳淞路那個老太婆的酒店只有幾步。

「喂，弄一瓶去吧，老哥。」守一捲起舌頭，在那像伙身後這麼說着；又好像自言自語說酒話似的。他計劃把這像伙弄到老太婆那個

酒店去，一面利用那位芳子小姐，來灌他幾杯，好探聽一點什麼消息。

「嗯？」那傢伙果然放慢了脚步，帶着些猜疑，「是招呼愚下嗎？」

「嗯？」守一也這麼哼了一聲，「這裏還有誰？……鬧了幾小時了，照理也該下值了，……橫豎無事一大堆。」守一說着，猛然想到自己化裝，怕那個酒店的芳子小姐不認識他，以致誤事，便把下顎上的紗布扯去了，恢復了一些本來面目。「這是我今晚服務的符號……這裏用不着了……」守一故意打了一個哈哈。

「老兄是那裏遣派的？」那傢伙候守一趕上之後，邊走邊問，却又滿腹狐疑似的；「愚下還有幾小時工作，首腦又……」

「沒有關係，」守一猜到對方狐疑，並非關係工作的目標，乃在他自身職務上的考勤問題，這原是一般低級人員惟一注意的重心點，所以守一不理會他上句問題，只截斷了他下一句關心的事。「貴上也不過一個小隊長吧，鄙人却是軍部特字號，叫山本正岩，閣下大約聽見過？」

「哦，軍部的山本老爺，……愚下失禮了。」這傢伙行了一個便禮，聽到「軍部」二字頓時嚇矮了一截。

「我們都是弟兄，拘什麼鳥行子禮貌？」守一假話裏滲上了酒話，「我撈了一小票，還有一個娘兒們等着我的，你到底去不去擾我一杯……嗯？」

守一的行動，在這傢伙眼中，不免有些奇突，又有些不明朗，心下雖保不懷着些鬼胎，但這些鬼胎，可用那一條魚市招酒店中的宮川芳子消沒下去。但有一點危險；因守一在這芳子眼中，是個初到上海的孤魂野鬼，而在這傢伙面前却又冒充的一個老上海資格，並且有相當高的職位。守一當然顧慮到了這一點，所以先拿「女人面前，千萬不能露出你我本來面目，因女人的嘴，是闖禍的根！」的這句話，來籠上了一重煙幕。……

「芳子小姐！」守一拉着那傢伙一進酒店，頂頭就碰到了那位滿臉塗着白堊的芳子，這時她却打扮得花枝招展，忙着招待來賓。

「喨，山本老爺……」芳子乍見守一，因他換了裝束果然有些認不眞，比及定了定神，認明是守一，才忙不迭一面鞠躬，一面這麼說。

爲愼重計，守一還怕露了自己痕跡，忙着止住了芳子的話，「有話再說，芳子小姐，這是我另一位好友，要來痛吃兩杯，休息一下；馬上還有公事，給我們一個最最安靜的雅座罷。」

這裏面沒有「無巧不成書」的成分。守一費了若干心血，耗損了多少精力，實事求事，一按步就班，弄到水到渠成，好容易這才收獲到了一個主要的效果：三杯之後，守一從那便衣步哨口裏，探到了一個確實消息，據說他們放哨，是在保護一個神秘人，即晚十二時，至遲明晨三時，就要把這神秘人送到輪船上，讓他好秘密回國，乘的是山城丸輪船。另一方面，那位傾心顚倒于守一的芳子小姐，却把守一喊在一邊，偸偸告訴了他一個更重要的消息，這消息是芳子從一個酒客——一個認識的軍人——那裏打聽來的；「等到貴友宮崎上船，出了吳淞口，中日大戰，就要啓幕了。……因爲留心替你打聽貴友宮崎的事，所以聽到這個不好的消息了！……」

這兩個消息一合併，守一當然明白斐倫路的封鎖，大概就是爲了要保護那個「失踪」的寶貝。如今人是有了着落了，此後宮崎的行動也已探明，時間也確定清清楚楚，賸下只有「定計捉賊」了。

守一根據這意外收獲的兩個消息，料到這晚十二點到明晨三點之間，必是日本便衣護送宮崎登船的時刻，但自己如何去接近宮崎，如何混上山城丸，倒是一個困難問題。此外，縱令混到船上，自己如何藏身，也不是一件易事；一者，日本航船管理很嚴，沒有購到艙位，不易登船，就是送別親友，也有相當限制；二者，日人這時既送宮崎上船，所怕就是暴露了形跡，一切戒備情形，必定比較平時不同；也許還得臨時封鎖，借名上船搜檢旅客。這種工作，正是針對守一這一類人的行動而發，對於守一，當然是不利的。再者，宮崎上船之後，是否還有特派的護送人，或是由船上特派職司保護，也應當是一個可慮的困難點。

守一想到了這幾條不利于自己的難點之後，一面敷衍那個便衣傢伙，一面暗自籌劃，好一會，這才「計上心來」，便問着那個醉醺醺的便衣：

「老夥計，你剛才說還得護送了那個神秘人物上船之後，才得下值？」

「誰說不是？我們一羣都得去，眞够倒霉哩！……我想告辭了。這裏就擱很久了，怕隊長要找我哩……」

「那我得請求你一件事……我的職務是在船上保護，可是我又想儘快回到這裏來，省得芳子等候，能不能請求貴上允許你幫我在船上多站一會，譬如說，等到開船，你再下來？那麼，就省得我在船上呆站了……節省我自己一點時間的思意。」

「承您下交……這事我愚下當然應當盡力。只不曉得辦不辦得到。」

守一這個要求，當然是一篇鬼話，可是鄉

五七|五七八

便衣傢伙，尤其鬼話連篇；像他這們低的職位，一切都得聽令行事，這頓酒，不過乍着胆子，偷着空來吃的，哪裏有資格敢向自己隊長開口說話？不過這時吃了守一許多酒，迫於面情，不得不含糊答應，且又可以當着芳子面前，敷衍自己的面子。但守一明知這傢伙辦不到這一步，却又爲何要有這麼一個要求呢？殊不知其中正有一番機巧作用哩。

「辦不到也不要緊……我到時候必先在船上，你隨着貴同事，護送那神祕脚色上船的時候，如眞的辦不到，也得告訴我一聲，……千萬要告訴我一聲！……可以嗎？」

「這個，」那傢伙想了一想，「這一點一定可以辦到。」

這一點可眞的辦到了！原來守一送那傢伙出了酒店，自己便坐上一部人力車，趕到匯山碼頭。爲謹愼計，且不上船，先在碼頭上，細心打量一下，看看倭鬼是否佈下了特工崗位。誰知事情出乎意料之外，這個緊要所在，既不封鎖，也無特崗形跡，更不像要檢查行人的樣子。倒是出乎意外的冷淸，岸上只有少少幾個脚夫，往來勞動。

「也許時間未到？」守一踅上躉船，這們想着。這躉船好像一所巨型健身室，上面有屋頂；靠碼頭一面，全有板壁，只有一個入口，一丈多寬，從碼頭下來的人，走過一段石級，就有一段木級，也可說是跳板；走過這段跳板，才可進入這個躉船。躉船上倒也有小販，賣着夜食，都聚在入口的右側；共有十來個人，擠在一堆；所以守一很容易隱住身形。一切一切，都與平日一樣，好像並沒有「神秘人物」將要上船的痕跡。守一混在小販堆類，略一施展，立卽泯去痕跡，無人注意。守一候了約莫一個多小時，想想快近兩點鐘了，守一這才聽見岸上有好幾部汽車駛近岸邊，停住的聲音。一會兒聽得木級上步聲雜沓，漸向躉船這裏走過來。因隔着板壁，又不便窺覷，所以看不出究竟。一聽這聲音，估計來人至少有十來個之多。

如要說守一這次的工作困難危險，這一霎正是困難危險的頂巓。

守一雜在小販堆裏，留心觀察那走下躉船來的，究竟是些什麼脚色：是護送宮崎的便衣？還是巡邏的陸戰隊？還是派來封鎖的憲兵，特動隊？還是日倭大使出面掩護的特工份子？還是軍部的情報人員？

「陸戰隊！」六隊共十二個人，一律全身披掛，如臨大敵似的走上了躉船。這小小隊子，踏着出征的步伐，逕直穿過躉船，上了接船的跳板，向山城丸入口走去。這船上入口，比較躉船又高出六七尺，所以這六隊人上船之後，如何行動，無法看得明白。

「槖……槖……槖……槖……！」隊子剛剛登船之後，守一聽到從岸上到躉船上的木質跳板上，傳來這重沉重的軍靴着地聲音，好像一個極重身軀的傢伙，一步一頓地向躉船上走來，步踐聲響裏，挾着一股傲慢威武的殺氣。

「那話來了？」守一心下這們猜想着。但立卽又糾正自己推測的錯誤。宮崎沒有這們重的身量。比及那槖槖的步聲，一脚踏上了躉船，守一不覺自己失笑了；原來那慢吞吞走來的，是一個矮而肥胖，小隊長打扮的東西，全副長像，活像一隻東瓜，上面加了一個頭，下面添上了兩條腿。人面未見，先聽到了沉重的喘息。日本軍隊裏，像這樣蠢笨的東西，倒是難得看見；這一位，大概是一個例外吧。

「啊呃！」這東瓜一上躉船端着「目中無人」的凝重身分，扯起大喇叭一樣的嗓子，朝山城丸入口走了幾步，便停住了；這們吆喝了一聲：「下來一個吧！」他對準上船的跳板頂上這們叫着。

「嗨！」船上應聲下來了一個陸戰隊，想是入口處擺下了崗位，這傢伙便是個値崗的。這傢伙跑到東瓜面前，行了一禮，挺直的站在那裏。

「上船的弟兄們，巡邏是要嚴密，旅客又不要驚動；勤務完了，整隊回營，知道嗎？」這是東瓜「後補」的命令。守一從這命令裏，聽出了這陸戰隊的使命。

「嗨！」陸戰隊答應一聲，正式向後轉，又跑到船上去了。

這東瓜發了命令之後，好像交代了大事，才把那繃緊的東瓜威勢，放鬆下來，在電燈光下，打量這廣大空洞的躉船，從東頭望到西頭。比及他一眼發現這靠近入口角上一堆夜食小販的當兒，立刻又把剛才放鬆的東瓜威勢，重又繃緊起來：頸項一僵，胸脯一挺，兩拳一拿勁；那五石瓠似的大肚皮，却不免特別凸了出來。

「啊呃！」他又放出喇叭型的嗓子，這們一叫。

「嗨！」又是那個崗値跳了下來。

「淸除一切雜色人等的命令，難道沒有執行？……這一羣支那馬鹿怎麼可以留在這裏？」東瓜伸出一隻肥豚蹄般的手，指着小販堆。

「嗨……」那陸戰隊向守一伏處的那一堆小販，瞧了一眼；「報告……報告隊長，剛才查問過了；那是躉船上例行許可的小食販子，就和船務水手，職員，脚夫，是一類性質，所以命令他們聚在那隻角裏，不許亂動。」這傢伙倒能隨機應變，放出這種救急屁來。因爲，

設不如此掩飾，就等於違背命令，違背了命令，就得處罰。

「不行！」東瓜發威了。

「嗨！」陸戰隊忙着答應；站在當前靜候下文。

小販們是沒有關係的；大不了被這東瓜傢伙，一聲令下，驅逐上岸。問題就在守一一人身上。日本軍政兩界，最擅長的拿手戲，就是「吹毛求疵！」整個的國策錯了，沒有關係；整個行軍計劃錯誤，尤其沒有關係。可是枝枝節節的小處，却是錯誤不得。一切長官的傳統本領，就在這些枝節的小點上找錯處。一旦他們認爲抓住了一個小錯，就得不惜工本地大事挑剔，大做文章。一點點小錯誤，得擴張得大大地，反反覆覆，顚來倒去，要研究得一個海乾河涸。

譬如一次，在十二八太平洋戰事暴發的前夜，撤退回國的西人中，有一個女孩抱着一條小狗，隨着大人上船。這時檢查的日本官佐，對這些回國的人，故意多方留難，惟恐抓不到一絲毛病。這時發現了這隻狗，於是大做文章了；他阻住了那女孩子全家，指着狗，操着東洋式的英文發問：

——這是什麼？……牠有姓名沒有？……牠爲什麼要叫吉米？……牠有父母嗎？……父是什麼種？……母是什麼種？……牠本身是什麼種？……幾歲？……牠是雌的還是雄的？……有幾個弟兄姊妹？……曾經患過傳染病嗎？……有嚴重的遺傳病嗎？……一天吃幾頓？……吃些什麼？……爲什麼吃這一類東西？……晚上睡眠嗎？……白天睡眠嗎？……牠的日常生活有什麼特徵嗎？……？……？——

這裏所記，大約僅有當時詰問的十分之一；當然得由狗主一一照答。而這發問的脚色，英文程度，不大高明；每一問，必得先打腹稿，搔首摸腮，半響才有一句問出。統計前後，費時二小時有餘。問完，方才想起把兩個最主要的問題忘記了，於是重又把這一家大小，攔了回來：又恐單把這兩個主要問子發出，顯出是自己遺漏的錯誤，於是又把上項一連串問子，揀了很多，重複詰問一過，最後才拿出那主要的疑問——「這旅行登記單上，沒有把這狗的名子寫上，什麼原因？……牠有抗日思想嗎？」

這時守一，萬一叫這小隊長發現，既非小販，又不是旅客，請教，這篇賬目，哪一輩子才算得淸楚？守一全身都是本領，略一施展，這隻東瓜當然不足一擊；然而這却不是打的時候，也不是一打可了的事哩。

「不行哪，……不行哪……」東瓜隊長唸唸有詞。自己好像一時拿不定主義，如何處理這個新發現似的。

「報告隊長，可要破例，把這羣小販驅逐上岸？」值崗兵替這東瓜隊長貢獻解決問題的計劃。

「不行哪……不行哪……」這傢伙仍舊這般嘟唸着，肥得滴油的那張臉盤上，却木木地一絲表情都沒有。

「報告隊長，要不要把他們的執業執照，取來請隊長過目一下？……部下的意思，設若這些出賣品裏，有『違禁物』的話……！」

「哈！」東瓜隊長猛然如有所得，那張油光水滴的臉盤上，忽地一亮：「把各個傢伙的出賣品，都取一兩件來，我要檢查一下。要代表品！」什麼叫「代表品？」大約就是稍有價值的，看得上眼的。

「嗨！」值崗的表示接受了命令了。「部下照辦……可是……」似乎還有所商討。

這時陡見小販堆裏，一個高大個子，穿着日本和服的，一躍起身，扯起和服下擺，棒當兜囊，迅疾敏捷，把那些小販攤兜裏的東西，如香煙，糖果，蛋糕，凡是看得上眼的，挨排逐一挑選，從排頭到排末，揀出一大衣兜；挑揀的手勢身段，迅速無比。揀的當口，不斷地細聲對小販說着：「回頭都由我給錢！」這步手續，從發動到完成，總共不到兩秒鐘。

守一把東西揀好，一回身，看見那個值崗和那東瓜隊長，仍舊站在原地，沒有挪動；好像對守一這個動作，感到詫異，有些驚怪似的，便兜着這些東西，迎了上去：

「隊長，鄙人失禮得很！」守一非常有禮貌地，對那東瓜傢伙上了一個鞠躬。

「呃……閣下……？」東瓜臉容上，現出些許尷尬的神情。

「是，」守一抄着純正的東京音；「鄙人到此不久，現在軍部特務處有點小職務，今晚因特殊差使，派到這裏輪值……這些傢伙們」守一瞧了那些小販們一眼，「鄙人很注意，也『搜查』過了……這些東西，恐怕要請隊長費事，帶回貴營，仔細檢查，警戒他們下次……」說到「搜查」兩字，守一用的特殊語調，這語調裏帶着些某種曖昧成分，又好像表示這是例行的不規則行動，却不觸犯軍規的意思。

「呃……」東瓜眼中，覺得守一的位置，並不太高，且又言語得體，但又少不了一點做作：「既是閣下搜查過，一定是可靠的了；這些物品，大概不用帶營檢驗了……」說着又瞧了那崗值一眼；滿臉表情，都是一副貪得的寫照。

「檢驗也是應該的吧！」崗值從旁湊趣了。

五七—五八〇

「對呀……支那馬鹿的東西不檢驗，還有誰的東西應當檢驗？……」守一裝出一本正經樣子，像演劇一般自言自語；說着，又對那羣小販堆大聲喊着「喂！……」旋即打着簡明手勢，意思叫他們拿東西來，把這衣兜裏的擄獲品，包紮起來。小販當然懂得，於是就有一個胆大的，搜得了兩大張舊報紙，和現成的舊蔴繩，跑到守一這裏，手脚伶俐地，把這一堆擄獲品，紮成一個方裹。

這裏的「公事」方將料理完畢，陡然聽得岸上和山城丸的跳板上，雙方都起了嘈雜的騷動：岸上有雜亂的步聲，由木級走來；船上却是喊喳人聲，夾着登登橐橐的脚步；兩股人潮，透着洶湧勢頭，都集中向這躉船捲襲過來。這躉船的空氣，頓時緊張。

就在這樣緊張的局面下，守一仍舊保持着鎮靜的態度，若無其事地，把小販紮好的包裹接過，遞給身邊的那個値崗：「費神，老哥，替隊長帶回軍營去，讓他仔細檢驗，這是公事，不能草率的！……」說畢，又對那位東瓜隊長行了一禮：「隊長，鄙人總算沒有失職，請過了一天，鄙人也許要正式到貴部來，給隊長請安。我們出征在外，正要多多交接幾個朋友，才彼此都有照應哩。」

「哈！」東瓜這才裂開嘴笑了，「看不出閣下這們能幹，又這們多禮。我們將來一定是朋友……請教貴部，貴姓……」

岸上下來的，和船上下來的兩枝人馬，在守一和東瓜周旋的當口，雙方碰了一個正着。躉船頓時鳥亂起來。雖然，亂中却還有些秩序。

船上下來的，當然就是剛才上船巡邏檢查的陸戰隊子，這時由東瓜一揮手，排成了一條直線，好像替岸上下來的人，站班迎候似的。

岸上下來的，也有七八人之多，却是五顏六色，也有和服，也有西服，也有半軍裝的，却都提着手槍。

「來了吧，衆位？」東瓜大剌剌地一擺身份，對岸上來人問着。

「嗨！」一個西服傢伙，不卑不抗地這們答應了一聲，行了一個軍禮；「已經在岸邊，只等這裏報告。」

「報告嗎？這裏的報告，只有『淸淨』兩個字！」東瓜的喇叭型嗓音把躉船的空氣都振盪得翻騰起來。也許能够維繫他這個軍職，全靠這副喇叭嗓子。

「嗨，部下就去報告了。」這西服傢伙說畢，立即返身向岸上奔去。

守一這時的地位，最感困難：他不能過於顯露，恐怕叫人岔眼起疑；他又不能藏匿隱形，因他要利用這千載一時的良機，冒充一個「個中人」混到船上，發動計劃作用。這一點頗難弄得恰到好處。但守一却是弄得恰到了好處。原因是他隨時利用種種「因緣」造成了一個對他「混跡」其中的有利形勢。這時他至少可說有三個朋友了：一個當然是那位東瓜。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獲，雖然是冒着極大的危險，替自己打出的江山。

不過這個危險，冒也得冒，不冒也得冒。這是由於他秉性聰明機警；就在東瓜發威，大喊着「不行哪」的當口，他第一點，看準了這個東瓜傢伙，一定生性顢頇；第二，他知道日本人最貪小利，並且看透了東瓜說「不行……」的當口却是正在打主意想找「外快。」第三，他這時抓住這點機會出場，還有一線有利自己的形勢；萬一其時稍一躊躇，竟讓那個値崗的動手，而發現他穿着和服，不倫不類，既非小販，又非旅客；試想，那個地位，比較自動出頭，恐要危險百倍了。有這種種原因，他不得不出場扮演這一段插劇了。

那第二個朋友，自然是那個値崗兵士。守一當然看出値崗當時在東瓜面前的窘態。因此守一借他的口風，替他把事情順利辦成，有着代人受過的意味，也算替這値崗解了一圍。然而所怕就是東瓜忌諱同行，在同行面前露出不規則弱點。守一哪裏看不出這一着？所以他對東瓜的演出，不卑不抗；拿「搜查」二字，暗示自己已經不規則過了；又是那麼「曉事」而有禮貌。因這一來，東瓜成了朋友，値崗的也對他有好感了。

那第三個朋友，是花了錢買來的一個閑着，這時不想也眞的用得着了。這就是那個和守一同去吃酒的便衣，這時也在便衣羣裏；酒是醒了，但還沒有忘記守一的友誼。語云「吃人的口軟，得人的手軟，」正是這個道理。守一在同東瓜周旋的當口，早一眼看見這隻小老鼠，在便衣羣裏，隨着走來，守一於是當着東瓜，對這小老鼠，很巧妙地打了一個手勢，讓東瓜和小老鼠雙方，同時覺得這個手勢，又拙笨，又太明朗。然而在守一方面，却是成功的巧妙。因在這手勢之下，雙方都認爲守一是個「兜得轉」的朋友；各方面都有關係。

守一正在這玄妙的境地裏，施展他的「遁甲」妙用當口，只見那個西服傢伙，從木級上直竄進了躉船：

「報告隊長，來了！」

「呃！」東瓜好像吃得太飽，打了這們一個大呃。「戒備罷！」他瞧着自己的部隊，揮了一揮那隻肥豚蹄。戒備什麼？這道命令眞可說是妙到無以復加了。

「嗨！」有兩個聲音，同時答應；一個當然是那陸戰隊裏的小頭目；另外一個，却是守

一。他一面在替這東瓜撐場面，一面替自己找掩護。

這一聲喝答未了，甕船入口，一排三個人，同時跨了進來；一排站住。千不巧萬不巧，這三個人中，一左一右的兩個，正是下午在狄思威路上襲擊守一，又被守一壓倒的那兩個便衣。當中的一位，「別來無恙，」却正是那失蹤主角宮崎貞夫。

三個人跨入甕船，站在入口處，等候行動命令；守一看見情勢不妙，雖說化了裝，却生恐他們乖巧，看出眞像，便一低頭，減去船頂直射在他面部上的光線，一面似乎對東瓜耳語似的，喊喳了一句不知什麽；只見東瓜挺起胸脯，對那一條線站着的陸戰隊，提高了喇叭調門，高聲喝着：

「六個人先行，六個人後衞，……預備！……脫」這「脫」大概是行動命令。喝畢，又對宮崎貞夫這一行，擺出了一副特殊架子；又像敖慢，又像客氣似的，壓低了些嗓音；「御登船行罷！」

十二個陸戰隊，分作兩小隊，把宮崎貞夫押解囚犯似的，送上了船。那邊剛上接船跳板，守一冲着東瓜，行了一個軍禮，口中念念有詞，一回身也向跳板跟踪了去。在一回身的當口，又向那位「酒朋友」打了一個莫明其妙的手勢。這一個手勢，說也不信，竟把那七八個便衣，連那西服小頭目在內，一齊行動，都跟在守一身後，向山城丸進展。這個動作，有兩種理解：其一，也許那便衣們誤會守一是陸戰隊關係人，認爲他奉了那東瓜隊長的命，叫大家一齊登船。其一，也許這羣便衣，本來就要登船，守一這一手勢發動，不過時逢其會罷了。

守一這段插曲，演到這裏，也就算達到了高潮。上船之後，他擠在人堆裏，把幾個要點弄明白了，就此隱了身形，架起遁光，一去無蹤。好在這些人，原是兩個集團，各不相謀。其中各人都是機械式的幹着各人的勤務；就連那同宮崎貞夫寸步不離的兩個便衣，把他送入了艙位，除了回家銷差，再也不會想到搬惹是非，橫生枝節。

縱然有這麽一個陰臉傢伙，覺得守一行動特殊，要研究一兩句，也有那東瓜隊長，那值崗的仁兄，和那「酒肉朋友」替他圓場。縱無這圓場，這時船上汽笛已放了啓碇信號，守一早已隱到一個奇妙所在去了，也奈何他不得；除非把這宮崎貞夫，臨時又架回行營裏去藏躲起來。然而這一點，也事實上辦不到了；因這失踪一舉，一切一切都是奉了日倭駐滬最高當局命令，按計劃一步一步做來的，這時並無顯着不利於這計劃的勾當，就憑一個小小便衣，就憑他看見一點莫須有的疑竇，高級長官，絕對不會注意，恐也無法掀起偌大波濤來吧。

這位失踪寶貨一經上船，這船倒也在破曉前三點鐘正，準時啓碇了。要在白晝，這時船上船下，當然大有一番喧鬧，船下送行的臨別「尊重」，船上旅客的最後「再會」等等，還有那「今朝離別後」者，不免要到甲板上依依惜別一番。但這時半夜已過，去天亮還遠，正是酣睡甜夢時刻，送行告別等等節目，早在幾小時前，熱鬧過了；所以這時船上，竟是靜蕩蕩地。那江面水上，除了幾隻大輪船漏出幾點寒星似的燈光以外，尤其一團漆黑，一片沉寂。

然而這時，這隻山城丸上，除了船上輪值的工作以外，却有這們一個脚色，兜着一堆心事，既不是愉快，又不是憂愁，僅僅覺得有些說不出搔不着的不舒服處，在那裏無法安排；所以還在船上最高一層甲板上，撫着欄杆發呆。這當然就是那位失踪主角宮崎了。他爲什麽這樣安排不下？原因就在一點；他雖做着英雄勾當，無奈這個勾當，苦於無名，人前不能說得嘴響；因他既是一個「失踪者」，從此以後，只能隱姓埋名，直要等到將來的將來，日人夢想的併吞了整個中國之後，他也許才可出頭。這時他雖明知不到幾十小時，就可回到本鄉本土，也可領取一筆賞金，並可終身免役。然而他總覺得這件事，前前後後想來，却有些搔扒不着的無意味。所以在這輪船啓碇後的一霎，對這永別的上海，不禁也有些感慨低徊的意思。

「宮崎貞夫！」一個高大身裁的黑影，對準宮崎襲了過來。……

「這又是誰哪！」守一對我們說到這裏，在座人中，惟有守一的嫂嫂伍氏，最爲老實，也最關心這位小叔，聽見守一，爲這個失踪傢伙，受了許多苦，費了許多精力，好不容易，弄到這裏，可說水到渠成，正可甕中捉鼈了，聽見守一說「一個高大的黑影，對準宮崎襲去，」生恐又另生枝節，不覺焦急，無意岔出了這一句話。

「我就知道；」守一身邊坐着的小淘氣子珊，冲口而出；「除了守一哥還有誰？」

「喲……好聰明的孩子！」姐姐子玉饒她妹妹不過，這們譏諷了她一句。

「噓……！」子珊對她姐姐扮了一個鬼臉，「少說廢話，聽故事罷。」

「嘿，我就有一條不大明白——」建中在我身邊，忽然問着守一；「——您這時候，究竟是個什麽主意；宮崎那玩意兒上了船，您也上船；您不趕快動手，弄他下去，還自己藏了起來，是不是想護送他回府……到日本？……

嘿嘿嘿！。」

「您別着急，時大哥，」守一笑着回答；「您要知道，我這一步，也是有計劃的。您如說動手，早在那傢伙上船之前，我不是不能蠻幹一下；……譬如說，乘他未到躉船之前，就伏在木級上，把他捉住，往水裏一鑽。但這一個地區，那時大概都在小鬼警備之下，縱然把他弄到水裏，又往哪裏走？上岸吧，料想有不少便衣和其他警備，他們人多，我只有一雙手，不見得照顧得那們週全；要說游到浦東去，也許可以辦到；可是江面有那們寬，他們都有武器，一陣亂射，誰能担保不弄得和那傢伙同歸於盡；豈非不合算？況且，好處又在那裏？他們失踪目的仍然達到，倒把我這們一個大傻瓜給饒上了……

「再說，他們人多，見我落水，未必沒有這們幾個好水性的陸戰隊，跟着下來，或弄兩隻小划子趕來，那還得一場大水戰；勝敗就不可知了。就往好裏說，就算我把那傢伙弄到浦東登岸，至少也得半小時以上，他們還能不打幾個電話，增援，甚至從山城丸上放下小艇來，派兩隊人追踪趕來，一個大包圍，——並且陸續加調人馬，——我一個人，還帶着那個負累，怕也很難闖出重圍哩……

「我的計劃，——在他上船之後，探明有無保護，或其他情形；待那船走到相當有利地點，——只要在吳淞口以內——我再設法，把他扨了下來，先對付他兩隻臂膀，給他一些痛苦，他喊叫不出，然後赴水，或向浦東，或向浦西冷落所在上岸。再設法把他弄到租界以外任何地點……

「比及我見那幾個便衣傢伙，把他送到艙位裏——可憐哪，一個三等以上二等以下的夾等艙裏，他們叫作「特別三等」，也許隱祕些的關係——並沒有船上的任何保護，等於一個普通旅客，所以我更放心了。這，想必他們認爲船是日本人的，上了船，就等於到了日本了，所以無需保護。……

「船一開頭，我立刻從藏身的地點鑽了出來……」

「大哥，」子珊聽到這裏，又插口了；「您說駕起遁光，一去無踪，究竟駕的什麼遁光，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尿遁——我猜，嘿嘿嘿。」建中替守一解釋出來，滿足了子珊的好奇心。

守一笑了笑，「我鑽出之後，走道前後，簡直一個人影都沒有。我立刻趕到那傢伙艙位門前，見房裏沒有燈，還當他睡了。但有些不放心，輕輕試了試那門，並沒上鎖，一擰就開了。窗外走道上的燈光，映得屋子裏很清楚，見那舖位上，並沒有人。……他的包裹提箱，仍舊放在那裏，並沒有動過。『難道也上廁所去了？』我這們想着……

「我不便老在那裏逗遛，便穿出走道，隱在甲板的黑角裏。心裏老是有些忐忑。這時船雖然啓碇，並沒大走動，只離開了躉船一丈多遠；正在發動，迎着逆水震蕩——那船頭本來朝西，逆水停着；如要開動，還得逆水朝西走動一段，繞一個大圈，調過頭來，才算正式行動——我在外面藏了三幾分鐘，放心不下，於是又回到那傢伙房住的窗外，偷着張張，誰知房裏仍舊空空如也。……」

「他跑到上面甲板，舉行臨別紀念去哪！」子珊怕她姐姐，又要罵她，放低了聲音，這們揭露了守一的下文。她知道人家要討厭她多嘴，說過這話，接着冲着她姐姐伸了伸舌頭。

「我這一次隱身的所在，在近船尾的一段，正可看清那頭等艙位的甲板；湊巧一抬頭，無意看見一個人影，在靠岸的一邊，貼着欄杆站着。雖是側背影，可還辨認得出，就是那個傢伙。也是一時冲動，我繞道上去，在他身後，喊了他一聲。這眞有些輕舉妄動哪。萬一他一時情急，大聲叫喚起來，我怕我的事情，就要弄得功敗垂成哪……

「還好，眞是傲天之幸，那傢伙回過身來，只輕輕問了『誰？』一眼看見我，也許因我穿着和服，一時認不清，走了過來。我們開上談判了：

——閣下……？——他狐疑得很。

——我嘛，山本正岩也行，龍之助也行，是你的一位朋友——

——又是你？——（他有些記起了昨天的事。）

——對哪，你叫我到海員同樂會去，我倒去了，你不該失信。

——爲什麼一定要追踪我？閣下到底是支那特工嗎？——（這表示他承認自己是宮崎的正身。）

——不對，我是自由人！

——爲什麼一定要找我？

——你欠着我的人情哪——我仍舊同那傢伙搗鬼。

——什麼人情？

——爲你花了一百幾十圓，加上好些精神；你得賠償給我。

——你死了心罷！這裏是大日本的勢力範圍——（他惡狠狠地）——我也不必過分難爲你，現在還來得及，你投了江罷！

——假如我反對？

——反對也無益……我這就算宣判了你的死刑！

——假如我不贊成？

——大日本的武士道是不受人欺侮的，你這些行動，就算侮辱了大日本的武士道和一個爲國盡忠者。我要執行刑罰的。

——你不講道理嗎？——（我故意表示胆怯；因知道日本鬼子，學了幾手柔道，老是喜歡露露臉。）

——這就是我的道理——（他話還沒說完，就是一個耳巴橫掃過來。）

——這是野蠻行動——（我讓過了他這一掌；準備好好給他一點痛苦，又怕他驚動人）

——要比試，也有一個場地，也有一點禮節不是嗎？（我這們問他。）

——對支那亡國奴用不着禮節。……好罷，那後弦是空着的，我們也不應該驚吵人的睡眠，我們就到那裏去淸算一下——（後弦就是我藏身的所在下甲板上，倒是一大片空場。他好像很有把握可以把我擊倒似的。）

「這一場比試，是一幕滑稽戲。他給我只摔了一下，大約知道敵不過，睡在地上休息了一會，爬起來假裝繞圈子，找我的弱點進擊，我們相距有五六尺遠近，他繞着繞着，也是我一時大意，只見他忽地一轉身，三脚兩步，跑到船邊，一撑船欄，踴身一躍，往江裏跳了下去。……

「我攀着船欄，借着船上朦朧的燈光，定睛一瞧那水渦，見他冒出了水面，這才跟着躍到水裏。本來還想多待一會，看他一個究竟；怕下艙面工作的水手驚動，把事擴張起來。好在這時船上機器發動，船身的響動震撼，已經逆水走了一段了：那傢伙投水的響聲，竟沒有被人發覺。……

「在水裏我同他周旋了兩下，就把他兩隻臂骨，給他脫了骱，讓他服貼。我托住他的後腦，在水上游着。這水面距離江岸只有二三丈。正想游到岸邊，上了碼頭，再想辦法。正在這時候，大約三點半吧，忽地聽得「烏，烏，」兩聲拖長的汽笛，就在左近發出，原來是太古碼頭上的長江輪船，已到啓碇時刻。這一聲汽笛，倒給了我一個提示：我立即定了主意，把這傢伙弄上輪船，只需花兩張船票，就可把他送到南京。」

「今天報上，說這傢伙明明是在靖江被人撈起的哩。」紹華有些不明白，這麼問着守一。

「對哪，」守一笑着答應，「一過吳淞口，我見那傢伙，因雙臂脫骱，大約疼痛難忍，面孔上都變了色，所以我又給他接了骱，還弄了東西給他吃。……到南通當口，他還很聽話，却是毫無表示。誰知他在蓄養精力哩。幾小時後，乘着我在打盹的時候，他忽地爬起，飛一般地，跑到艙外——不過一兩丈路，——又一躍入水。

「至於他是想自盡還是想逃走，我也無法斷定。比及我抓住他的時候，他已經閙了一肚江水，人已經有些昏迷了。這時輪船上雖是聽得人聲喧噪，船却沒有停。我踏着水把那傢伙拖到岸上，才知道那是靖江地界的什麼港，離城還有二三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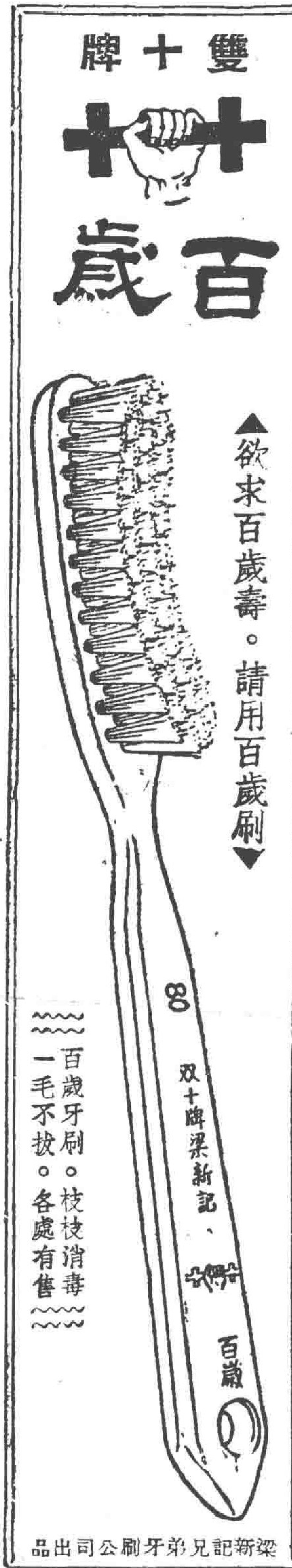
「嘻！」伍氏這們吁了一口氣。

「辦得好——雖說這一路各節，不無一些僥倖成分，可是除了守一老弟，旁的人都辦不了哩！」陳華冑這們批評着。

「君慧姐，紹華姐，咱們明天上虹口去看一個人！」子珊這個小淘氣，一本正經地這們提議着。

「看誰哪？」伍氏搶着問。

子珊嗤地一笑，「看那個塗着一臉白堊的芳子小姐去！」（本章完）



五七—五八四

交通消息

招商局各航線調整班次

國營招商局對國內外各地航線班期，無時不在改進中，如長江線早先僅有四輪往返行駛，現已增為五艘，外洋線亦由四線增闢為六線，最近該局更重新調整各線班輪，定六月一日起正式實施。茲將各重要航線分述於下：

一、外洋線——已由四線增為六線：

（一）中印線：由上海經香港新加坡仰光而至加爾各答，派海天海長二輪負責行駛。

（二）中暹線：由上海經汕頭至曼谷，派海黃輪行駛。

（三）由上海經關島至浮琴尼亞，派海地輪行駛。

（四）由上海至日本佐世保，歸途兼灣基隆，由海黔輪行駛。（六月中旬開航）

（五）（六）二線均由香港為起點，分航馬尼剌及新加坡，由海隴海廈二輪行駛，並計劃該線擬擴展至美國檀香山及舊金山。

二、南洋線——華南沿海分由漢民、林森、仲愷、培德、海滬、海濱、海浙、海粵等輪行駛下列各線：

（一）滬港線

（二）滬汕線

（三）滬榕線

（四）滬廈榕汕線

（五）滬廈台線

三、北洋線——北洋線最重要者，首推滬津線，該局除以元培錫麟秋瑾等三艘快輪，每週往返行駛外，復以其美執信蔡鍔黃興四輪輪流替換行駛，務使滬津線之客貨運，暢利無阻，其他又有上海至青島，上海至營口，上海至秦皇島，上海至葫蘆島，上海至海州等地之航線，每週均有班輪往返其間。

（四）長江線——滬漢間現由江新、江安、江寧、江泰、江津等五輪，往返行駛，其主要口岸，除漢口外尚有宜昌沙市重慶三地，由江和江濟江慶及華字登陸艇等六艘輪流負責。此外招商局對滬漢線復規定四點：（一）上海每逢星期二四六結關，星期一三五日開漢，漢口每逢星期一三五結關，二四六開申。（二）中途各埠進口貨，隨到隨卸，出口貨請預先報妥海關。（三）到期或有參差，惟開期務必按時遵守。（四）各長江輪在上海漢口兩埠，均限清晨四時至六時開船，如有潮水不合等情，應請派拖輪幫助離埠以免誤時。

中國航空公司

定期開航中美線

中國航空公司中美航線，自六月一日起派四引擎空中霸王機正式飛航，規定一，十六日由滬起飛，途經關島、威克島、及檀香山、直抵舊金山，全程僅需四十小時，票價以國外航空公司所定為標準，由滬至舊金山合美金七百五十元。

粵漢鐵路廣九段增加票價

粵漢鐵路廣九段，自上月廿三日起增加票價，頭等十五萬元，二等十萬元，三等五萬元，又自九龍至漢口段即將直接通車。

中暹航行暫停

中暹航線經中航公司數月來之籌備，已於上月十九日正式開航，第二次班期原定五月卅一日由滬起飛，嗣接交通部電令，中暹航線暫停飛，俟中暹協定正式簽訂後，再行恢復，故中暹航線自即日起暫停飛行。

京滬線鐵路區況

（一）京滬車票不漲價　據交通部某最高級官員稱：外傳京滬路將於本月中旬漲價一節，純係猜測，並非事實，該部部份同人雖有要求漲價加薪之意，但並未正式提出，目前政府決定對公用事業繼續補貼政策，則鐵路自不能單獨調整票價。

（二）擬舖雙軌　據悉交通部亟欲增進京滬線之貨運，辦法全線改為雙軌線或若干段改為雙軌，建立中央運輸控制系統，以及改善自動信號系統。然改雙軌所費太大，故後兩辦法可能被採用。經費不足實為最主要之困難，而五億美金借欵如得成功，則可望以一部份撥付交通部也。

（三）自造車輛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近以向國外訂購車輛，費用殊鉅，為節約外匯起見，曾飭所屬戚墅堰機廠，自行製造車輛，經數月之努力，頃已完成藍鋼皮車四輛。按：路局計劃造車一列，計包括頭等客車七軍，餐車一輛，行李及守車一輛，全部九輛，內部冷氣暖氣等設備一應俱全，其座椅及門窗亦屬新式，且合乎科學化，車身及底架係用電桿結構，轉向架正由該廠特製中。預期三數月內，即可全部落成，鋼皮流線型各車在國外盛行已久，在國內則尚屬首創。

中興公司調整票價

中興輪船公司自五月十五日起重行調整各線票價如下

（一）上海至基隆（中興輪）

特甲	三五二，〇〇〇・〇〇元
特乙	三〇二，〇〇〇・〇〇元
特丙	二七八，〇〇〇・〇〇元
二等	一二四，〇〇〇・〇〇元
三等	八七，〇〇〇・〇〇元

（二）上海至天津（平興輪）

特甲	五九七，〇〇〇・〇〇元
特乙	四九四，〇〇〇・〇〇元
特丙	四一八，〇〇〇・〇〇元
二等	二一四，〇〇〇・〇〇元
三等	一五一，五〇〇・〇〇元

（三）上海至青島（景興輪）

特等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頭等	一八一，〇〇〇・〇〇元
三等	八二，五〇〇・〇〇元

（以上所列各線票價均包括餐費在內）

京滬路時刻表

上海北站至南京

站名＼車次	54 滬京四等客車	52 滬京三等客車	4 凱旋號頭二等特別快車	76 滬錫區間二三等車	6 滬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8 滬京頭二等特別快車	78 滬錫區間二三等特快車	2 金陵號杭京直達頭二等特快	74 滬常區間二三等車	28 滬京混合四等車	80 滬錫區間二三等車	10 滬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12 滬京頭二等特快夜車(臥)	16 滬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72 太湖號遊覽車	82 太湖號遊覽車	84 太湖號遊覽車
上北開	1.10	5.10	7.00	7.30	9.00	11.00	12.15	13.30	15.10	17.30	18.35	21.50	23.00	23.20	17.15	6.40	20.30
蘇州到 開	3.26 3.34	8.22 9.07	8.41 8.48	9.42 9.49	10.57 11.08	12.57 13.04	14.29 14.36	15.17 15.26	18.01 18.09	20.37 21.00	21.38 21.50	0.20 0.27	1.06 1.13	1.26 1.33	19.03 19.09	8.26 8.31	22.31 22.38
無錫到 開	4.45 4.55	10.25 10.39	9.36 9.42	10.50	11.57 12.06	13.55 14.02	15.25	16.14 16.23	19.23 19.30	22.23 22.33	22.55	1.22 1.29	2.08 2.15	2.28 2.35	20.00	9.25	23.30
常州到 開	6.03 6.18	11.50 12.11	10.31 10.40		12.59 13.08	15.01 15.15		17.09 17.19	20.45	23.50 0.18		2.27 2.37	3.13 3.25	3.33 3.45	本次車星期日停駛	本次車每星期日開駛	本次車每星期日開駛
丹陽到 開	7.36 7.46	13.29 14.20	11.38 11.41		14.00 14.03	16.13 16.17				1.40 2.05		3.56 4.00	4.29 4.33	4.49 4.53			
鎮江到 開	8.47 9.27	15.11 15.24	12.18 12.25		14.40 14.45	17.01 17.17		18.46 18.53		3.06 3.16		4.46 4.55	5.18 5.27	5.38 5.47			
南京到	11.40	17.45	13.55		16.10	18.50		20.20		5.40		6.30	7.15	7.35			

南京至上海北站

站名＼車次	75 錫滬區間二三等車	73 常滬區間二三等車	51 京滬三等客車	1 錢塘號京杭直達頭二等特快	5 京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77 錫滬區間二三等特快車	15 京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7 京滬頭二等特別快車	79 錫滬區間二三等車	53 京滬四等客車	3 凱旋號頭二等特別快車	57 京滬混合四等車	9 京滬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11 京滬頭二等特快夜車(臥)	71 太湖號遊覽車	81 太湖號遊覽車	83 太湖號遊覽車
南京開			5.0	8.00	9.00		10.0[illegible]	11.00		14.15	15.45	16.30	22.00	23.00	本次車星期日停駛	本次車每星期六開駛	本次車每星期日開駛
鎮江到 開			7.14 7.29	9.24 9.32	10.21 10.28		11.59 12.07	12.59 13.07		16.26 16.40	17.15 17.23	19.33 19.48	23.56 0.09	1.00 1.07			
丹陽到 開			8.20 8.27		11.05 11.09		12.55 13.05	13.55 14.05		17.38 17.43	18.03 18.12	20.50 20.58	1.02 1.07	2.00 2.03			
常州到 開		6.10	9.47 9.58	11.06 11.17	12.09 12.22		14.08 14.20	15.08 15.20		19.33 19.47	19.06 19.16	22.18 22.38	2.24 2.35	3.20 3.30			
無錫到 開	6.00	7.18 7.24	11.13 11.19	12.04 12.11	13.18 13.24	14.10	15.21 15.27	16.21 16.27	17.05	20.57 21.07	20.03 20.10	23.52 0.17	3.33 3.39	4.19 4.26	10.15	20.55	15.40
蘇州到 開	7.05 7.15	8.34 8.43	12.34 12.42	12.59 13.06	14.19 14.33	15.09 15.19	16.21 16.29	17.21 17.29	18.05 18.12	22.19 22.29	20.58 21.06	1.53 -2.06	4.32 4.39	5.19 5.39	11.06 11.12	21.46 21.52	16.40 16.46
上北到	10.25	12.00	16.55	14.45	16.25	17.10	18.35	19.35	20.20	0.55	22.45	4.50	6.35	8.00	13.05	23.55	18.30

滬杭路時刻表

上海北站至杭州

站名＼車次	23 滬杭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21 西湖號遊覽車	61 滬杭二三四等客車	67 滬杭四等混合車	25 滬杭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1 錢塘號頭二等聯運特快車	41 滬杭二三等客車	27 滬杭頭二三等夜特快車
上北開	6.45	8.00	8.15		11.30	16.00	16.15	22.45
松江到 開	7.49 7.54		9.46 9.56	10.29 10.40	12.38 12.43	17.03 17.08	17.46 17.51	23.50 23.55
嘉興到 開	9.02 9.16	10.02 10.08	11.40 11.50	12.50 13.15	13.50 13.58	18.16 18.26	19.23 19.33	1.06 1.16
長安到 開	10.31 10.36		13.18 13.26	15.56 16.10	15.04 15.11	19.32 19.37	21.01 21.06	2.20 2.25
杭州到	11.30	11.55	14.45	18.10	16.20	20.30	22.20	3.25

杭州至上海北站

站名＼車次	92 杭滬頭二三等特快車	42 杭滬二三等客車	2 金陵號頭二等聯運特快車	68 杭滬四等混合車	26 杭滬頭二三等特別快車	22 西湖號遊覽車	62 杭滬二三四等客車	94 杭滬頭二三等特快車
杭州開	4.25	6.10	8.00	8.30	14.00	16.00	16.25	18.25
長安到 開	5.17 5.21	7.22 7.27	8.54 8.58	10.2. 10.40	15.02 15.06		17.37 17.42	19.27 19.34
嘉興到 開	6.26 6.35	8.55 9.04	10.04 10.13	12.45 13.10	16.11 16.20	17.47 17.54	19.12 19.25	20.50 21.00
松江到 開	7.47 7.51	10.38 10.44	11.21 11.26	15.22 15.29	17.39 17.48		20.54 21.00	22.12 22.17
上北到	9.15	12.15	12.35		18.55	20.05	22.30	23.30